

1 9 3 3 之

國

際

關

係

國際週報社
叢書第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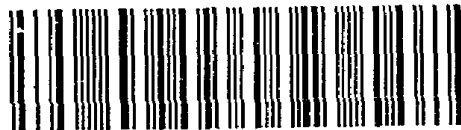
國際週報社叢書第一種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公孫先生 敬正

公孫先生 敬贈

十月十日



3 0619 8690 1

引言

無疑的，一九三三年是一個劃時代的年頭。這是經濟恐慌發生後的第五年，這也是資本主義走至窮途末路而轉變方向的一年：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轉變到國家資本主義，倫敦經濟會議的失敗，就是這件事最好的說明。同時經濟的國家主義之抬頭，更使各國間之對立趨於尖銳化。這裏有舊世界霸主之英國與新世界霸主之美國的對立，在歐洲有法國與德意之對立，在太平洋有日美的對立。各國相互間之衝突愈甚，各國軍備之擴張亦愈甚。所謂國際軍縮會議，毋寧名之爲軍備競爭會議之較爲適當。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夜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夜的區別，就是

現在有了一個占有世界六分之一面積的蘇聯之存在。以前只有資本列強相互間之對立，現在除此以外，還有資本主義列強與蘇聯之對立。資本主義列強處心積慮地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爲列強間反蘇聯之戰爭，蘇聯則竭力避免這樣的戰爭，而欲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爲列強間相互之戰爭。列強深恐己爲鷓蚌，而蘇聯爲漁翁，故不敢輕易發動比第一次大戰還要慘酷的戰爭。所以蘇聯之存在，實爲第二次大戰遲遲未即爆發之重要因素。

現在講到國際問題，總不能剔除蘇聯這個因子，故本書第一編之「最近各國間相互之關係」，共文十九篇，其中論及蘇聯者即占十二篇，第二編爲「美國最近之外交政策」，第三編爲「世界經濟

會議」，至論列德國現狀之文字，爲篇幅所限，未能列入。本社叢書第二種擬爲「法西斯蒂的德國」，該書對於德國現狀，當有詳細之檢討。

國際問題，本至繁複，欲作精詳完備之論列，當非此一冊叢書所能竣事；不過最近之國際形勢，閱此書後，當可得其梗概。本書倉卒付印，疏忽恐所不免，如蒙讀者與以指正，實至欣幸。

鄧季雨 一九三三年九月，南京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引言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目次

一 最近各國間相互之關係

- 1 近年來日俄關係之內幕……………一
- 2 日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二四
- 3 論日俄訂立互不侵略協定……………三四
- 4 日本對世界之蔑視……………四八
- 5 日人眼中之蘇聯與國際聯盟……………七一
- 6 日人之日俄親善論……………八五

- 7 法俄互不侵犯條約成立之意義……………一〇四
- 8 中俄復交之意義……………一一〇
- 9 太平洋上列強對峙之政治的與經濟的背景……………一一五
- 10 蘇聯之假想敵……………一三〇
- 11 英國在波斯之煤油權利（英俄關係）……………一四五
- 12 德法關係之史的研究……………一六二
- 13 希脫拉政策與俄法兩國之關係……………一七六
- 14 四強合作條約與德國……………一九五
- 15 變化中之英美俄關係……………二〇八
- 16 所謂波蘭走廊問題（德波關係）……………二二一

17	蘇聯與歐美各國最近之關係	二五二
18	中歐新局面之開展（德奧法意相互間之關係）	二七九
19	修改凡爾賽條約問題	二九一

二 美國最近之外交政策

1	美國承認蘇聯問題	三〇一
2	美國之對俄政策	三〇六
3	美國新政府之外交政策	三二五
4	最近美國遠東政策之轉換	三四二

三 世界經濟會議

1	世界經濟會議之動向	三五五
---	-----------	-----

- 2 世界經濟會議之任務……………三七六
- 3 世界經濟會議之展望……………四〇一
- 4 國際軍縮會議與世界經濟會議之關係……………四〇八

一 最近各國間相互之關係

一 近年日俄關係之內幕

本篇爲前蘇俄高級外交官柏西托夫斯基氏之論文，曾於本年四五月間，先後登載於巴黎發行之俄文報紙。近由日人譯載於滿鐵經濟調查會出版之「蘇維埃聯邦事情」雜誌中，其內容敘述十年來日俄關係之內幕，實係外交秘史之一部。其中除日俄本身直接關係外，與我國相關之處頗多。閱後足以窺知赤白帝國主義者近年謀我之急，用特譯出，幸國人加以注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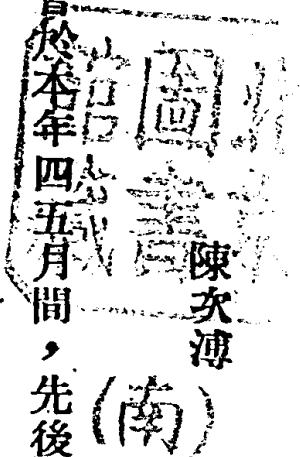
(1)

蘇俄自日本軍離開極東俄領後，（按係一九二〇年事詳後）非欲卽行統治其地：蓋以日軍雖從「後貝加爾」及「沿海州」撤退，而欲於伯力組織極東革命委員會及極東執行委員會，則須經過相當之時間，於此期中，乃有所謂極東共和國（「緩衝國」）出現焉。此緩衝國並非另一新國家，又非右翼白俄所組織之國家，乃自日軍撤退後，列甯所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一

578
4.26
2



計劃者也。

試綜合列甯之見解觀之：即莫斯科政府，深恐與軍備龐大之日本直接衝突，故列甯認將來爭持問題解決以前，須有標榜獨立外交政策之緩衝的共和國介於其間，以隔離日本，較爲單純而妥當。此時列甯且利用日美間齟齬之尖銳化，認爲一極重要之時機。假令日本佔領軍之撤退後貝加爾及沿海州，爲因該二處農民組織國民軍頑強抵抗之故，毋甯謂以顧慮美國之反對態度爲其主因。

日本決定出兵西比利亞時，依日美協定，不得超過七千人；然而實際上，派遣七萬人。一九二一年之華盛頓會議諸問題中，如「山東及俄領沿海州等處，日軍之最大限度以上佔領地域，」與「日軍之從亞洲大陸上佔領地方撤退問題，」不得不加以審議。

莫斯科政府與美國之某方面，得直接接近之可能性，而此接近之結果，使美國對日壓迫加強，兼以活動得法，於華府會議中有其代表，認爲極可注意之事實。然而美國極端反對與莫斯科政府直接接觸，故華府會議所派代表，非莫斯科政府之代表，而爲極東

共和國國民政府之代表，該代表斯庫爾斯基氏，駐在華盛頓，（按斯氏現仍駐華府，已非赤塔政府之代表，而爲莫斯科非正式代表，）對於日美交涉頗有斡旋之勞，然而已使日本懼與美國關係複雜，引起糾紛，而有種種之重要讓步。

華府會議終了後，莫斯科政府，經齊趣林氏訓令極東共和國外長雲蓀氏，關於對日一切未決問題，有開始向其交涉之必要，於是雲蓀氏本此目的赴大連，舉行第一屆日俄會議。此會議，後於一九二三年在寬城子（長春）舉行，並無良好結果。

日軍雖離開大陸，然尙占領北樺太，且由日人支配勘察加漁區，同時中東鐵路，亦脫離莫斯科政府之勢力圈。莫斯科政府爲欲將此等關係加以救濟，非出以更堅強之態度不可，故人民委員會決定派遣越飛至東京，並廢止極東人民共和國，而爲蘇俄之極東地方。

越飛於一九二三年夏飛東京，表面上係應前內務大臣，故後藤伯爵之招，實則由日本政府召往，日政府隨命前駐莫斯科總領事川上氏爲議長，組織特別委員會，開始與越

飛交涉。

日本方面要求絕對承認「樸資茅斯」(Portsmouth) (按該地係日俄戰後講和訂約之處) 條約上一切義務；此外並主張關於分配滿蒙之兩國勢力範圍所訂之祕密協約，即所謂本野男爵協約之效力保存；最後且拒絕北樺太撤兵，要求已入掌握之勘察加漁區之確認，并於沿海州各處開始採伐森林，及繼續開掘礦產，於是交涉棘手，陷於停頓。

日本之欲掌握北樺太之議，乃爲「尼港」事件代償之要求。該事件之真相，茲概括言之：一九二〇年對日軍占領而起鬥爭之農民別働隊，占據黑龍江沿岸之尼港市，將日本僑民無論男女老少，盡數虐殺，且槍斃駐尼港之日本領事及其他日本外交官，總數達數百人。此事日本與極東共和國交涉結果，曾經一度圓滿解決，即由莫斯科政府，命令槍斃該農民別働隊首領脫利亞畢金，及其妻無政府主義者勒柏特瓦，而洩日人之憤；雖然，日本外交方式，向有所謂「複式簿記」之傾向，在前者人之問題解決後，復繼續要求割讓北樺太。

越飛因病，且慮此複雜之交涉，難期相當結果，遂即他往。莫斯科政府，關於「樸資茅斯條約」問題，及其他日俄間協定，雖有讓步之意，但對於割讓北樺太之要求極端反對。其後日本後藤伯爵，以妥協方式。提議售賣北樺太。莫斯科政府表示原則上同意，然特提出金額十億圓，明知日本不能接受之數字。

九月大地震之三週前，越飛帶病離東京，於是交涉中斷，震災後不久，越飛接川上氏書翰，告以日本政府有再開交涉之意。適彼時莫斯科共產黨政治部，決議派遣越飛赴維也納，担負全巴爾幹問題之政治的指導責任，故此項交涉，於北京再開，另行任命加拉罕爲代表，日本則以當時之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爲全權。

一九二四年之北京會議，於若干變遷之情勢中進行，即當時中東鐵路問題，由柯芝納錯夫與張作霖奉天協定之結果，大體解決！中東鐵路，宣布係中俄共同經營之營利企業，任用蘇俄職員；當時與莫斯科政府有密切關係之廣東政府，基本勢力，已日漸雄厚；廣東政府不致威脅日本之權益，反因英國之故，而遭威脅。日本認英國在華勢力若受

打擊，可與其本國以掌握幾多解放市場之可能性。

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結果：日本放棄日英同盟，新嘉坡建設海軍根據地，足使日本政府警惕；且使日本政府懷疑新嘉坡之根據地，不僅英國海軍且亦為美國海軍之戰略上支點。上海之日本紡織工業，逐漸發展，在華中一帶，日本之總投資額，已達十億圓。最後，日本銀行團，於揚子江中流之漢冶萍煤鐵公司，投資數億圓，獲得巨大冶金混合企業之指導權。

莫斯科政府，在華中華南，顯為英國勢力之敵，但日本對此，不時送其秋波，且其外交政策方針，殆因各項已定之情勢，發生影響，即日本海軍軍令部祕密會議之結果，決定一九三二——三三年，華盛頓協定期限經過後，不得以任何方式拘束日美造艦計劃協定。美國之專門言論機關，且開始揭載著名海軍專家等之「未來日美海戰問題」之論文。

日本海軍軍令部之根本計慮者，為應日本海軍之需要，在樺太地方，建設不許美軍

接近之石油根據地，及美國有在勘察加建設空軍根據地之可能性上，應如何保障日本是也。是項見解，可視作日美海戰時，爲日本方面應有重要之意義：（一）日本海軍本仰給石油於「斯達」列島，但此處航路，戰時或被遮斷，惟樺太之石油根據地，可不使敵人接近；且該島所有大油層，戰時採油之度，得使有充分發展之可能性。（二）將來美國「或將在勘察加建設空軍根據地」之舉，使日本海軍軍令部，感受極度之不安：緣勘察加根據地，可使美國空軍縮短線路，接近「橫須賀」「吳」及「佐世保」等日本海軍根據地，與以必然的攻擊故也。

加拉罕氏巧於利用此等見解，當其與日使芳澤開始交涉時，先言日本如讓還北樺太，則日本可獲得當地之石油利權（彼時蘇俄政府已與美國之興格勒公司訂約放棄該處石油利權）。又言莫斯科政府，亦可約定勘察加地方，無論何時何事，不被第三國利用作爲空軍根據地。當時加拉罕已暗示提出根據地建設之點，曾有其事矣。此非彼之故作危言，實際當時駐劄瑞典大使唐夫格勒夫斯基氏處，有美國之大航空公司代表前來交涉，

擬利用勘察加之一航空地點，聯絡北美與亞洲大陸之交通。

加拉罕與芳澤交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成功。莫斯科政府，承認「樸資茅斯」條約所負之義務，並特別發表宣言，聲明：「對於從前之帝俄政府簽訂之本條約，有不得不予追認之事勢，俾解除自己之政治的責任」。因此讓步，日本特簽字於祕密協定，其內容爲：關於「祕塞拉皮耶」併合於「羅馬尼亞」之英法意日四國議定書，相約不予批准；關於尼港事件，莫斯科政府，以書面向日本謝罪；同時以特別議定書，確認「樸資茅斯條約所發生之一切協定及協約」；最後莫斯科政府約定日本締結漁業協約，及享有最惠國權利之通商條約，又約定許日本在北樺太採油面積一千平方俄里，採炭地點數十，並供給大陸及樺太島上幾多之林區，自此北樺太又爲蘇俄之屬地。

一九二五年之北京協約，爲日俄關係之出發點。考察莫斯科政府，依日本提議主張任命正式大使至東京，足見日俄關係之初期經過，頗有相當之期待與希望。當此情勢之下，一九二五年夏，外務人民委員部，派遣優秀外交官一人哥布維克唐爾赴日，爲蘇俄

大使，且賦與哥氏以全權，與日方協定所有懸案。

(II)

一九二五年夏，哥布大使抵東京，即開始極重要之日俄交涉。莫斯科政府，最先希望者，在於調整「俄國在滿，長期間中勢力失墮結果，所起之情勢，」其情勢爲何？即日本利用其有壓迫張作霖之可能性，獲得鐵道敷設之諸權利。其在急速度建設之新路綫中：有自北滿聯絡南部之大連，而吸收貨物之純商業的意義；及於滿洲全盤，建設有系統之軍略的路綫，而爲純軍略的意義。

對於蘇俄權利最感危險者，爲建設軍略的諸鐵路是也。此等鐵道中之二線，乃日人侵滿之威脅上，含有最大之意義：其一爲洮昂線，此線迂迴小興安嶺之「博克圖待避驛」附近之著名螺狀隧道，使日人得以進出於中東鐵路西部；（按：螺狀隧道在大興安嶺之博克圖待避驛附近，洮昂線不迂迴其間）另一爲吉敦線，此線將滿洲之鐵道網，連絡朝鮮之國營鐵道，而出清津，使日本陸戰隊，得清津進出滿洲之最短路線。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俄使向日交涉停止此等鐵路之建設，毫無結果，於是莫斯科政府，謀間接壓迫日本，派交通人民委員塞勒柏利亞哥夫赴奉天，許張作霖增加中東路撥付奉天省庫之款，並成立某種協定。

塞氏滯奉，並未得有現實的效果，而張作霖曾使中東鐵路支付數千萬圓，關於軍路線問題，概僅與以曖昧之約言。塞氏習得張作霖所好之麻雀，兩者漸臻親密，談話之際，張氏屢次責難日人，且微露「莫斯科倘能援助武器與人員，則對於日本鐵道建設之鬥爭，或可得有實際之成效，」之意，塞氏卽將是項談話，報告莫斯科，莫斯科政府爲之驚駭。旋命塞氏參加於東京舉行之鐵道建設日俄秘密會議。

此會議繼續數週後，日本堅決不允停止軍路線之建設，且一再聲明「此等路線，決非直接針對蘇俄之權益，」要求諒解。在某次會議之席上，日本關於本問題，且有較深刻之說明，卽：「我等在滿洲喪失二十萬人之生命，又有數十億圓之投資，日本國民咸以爲日本流血犧牲，而爲我等之將來，含有巨大意義之地方，非得完全保障任何第三國

不來侵略而使我等確信以前，不得安枕；但我等並不疑蘇俄爲第三國，故諸君亦可不疑是等鐵道爲反俄之用。」云云。

日本聲明之大意既如此，哥布大使及塞氏，無論如何努力，欲使日本放棄建設中之鐵道，必無何等結果。莫斯科政府知此種不易調解之態度，遂將塞氏召還，更命彼赴奉天，與張作霖交涉。塞氏要求張作霖，許與中東鐵路建設培養線，在某種程度內減殺日本建設新路線之意義，但此次新交涉，張氏毫不爲動，仍無何等效果。

此次失敗，莫斯科異常憤激，召集共產黨政治部特別會議，席上脫洛斯基報告事態經過，其決定之要旨，爲：「張氏乃中國革命之障礙物，而爲中國革命利益計，須於奉天要求一對於國民革命運動，較有理解者，出而繼任之人物。」關於解決此繼替人物之實際問題委託「中國委員會」與加拉罕大使及鮑羅庭代表，協商進行。

莫斯科政府認此種繼替，並不困難。基督將軍馮玉祥之軍隊，改稱國民軍，接近國民黨，與張作霖漸呈隔離之形，此外在彼周圍將領中，再覓蹶起反抗之適當人物可矣。

加拉罕與鮑羅庭旋覓定奉天軍中實力雄厚之戰將郭松齡，緣郭氏在相當時期以前，曾有接近國民黨之傾向，故彼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末，遂乘機公然反抗張氏，從天津附近回戈東三省。當時張氏遭此意外，其地位及生命，或將發生危險，乃不得不求助於日本，日本雖允予援助，然乘機要求幾多新鐵道之建設利權，及增加南滿鐵道地帶之守備隊兵員，不得持有異議之保障。時張氏方在極端狼狽之中，對此類條件，完全承諾。於是日軍占據南滿鐵道地帶，不許郭松齡軍通過而與奉天軍以方便，當時黑龍江督辦吳俊陞奉令自齊齊哈爾出動，率其部下精銳之蒙古騎兵入援，衝擊郭軍右翼。

哈爾濱及北京之蘇俄代表，立即探知此項行動，謀所以救助郭松齡，遂使中東鐵路管理局長意華諾夫，拒絕輸送黑軍騎兵，加拉罕及鮑羅庭復自北京電共產黨政治部，立命海拉爾方面，起一種軍事的牽制行動，以沮喪黑軍士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乃召華洛希洛夫將軍商議，華氏依軍事的觀點，認該牽制運動，並不困難：可調駐屯伯力之赤軍日軍團，不必派遣其他援兵，或能完成此牽制運動之任務。然而脫洛斯基氏反對此種

牽制運動，蓋彼以赤軍部隊出現北滿，而欲以蘇俄傀儡郭松齡排除日本在奉天之勢力，則東京政府，必不坐視；若其軍隊出動於長春哈爾濱間，恐不免與赤軍發生衝突。其時斯丹林氏，亦贊成其議。但彼之見解，認：『郭松齡縱無彼等援助，或足以擊破張氏。』且覺此種見解爲正當，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共產黨舉行第四次大會，斯丹林於其演說中，有：『張作霖今在奉天滅亡，蓋因彼反蘇俄利益而起之事態』云。

在北京之加拉罕及鮑羅庭，觀察事態之變化，遠較莫斯科爲精確，彼等認蒙古騎兵如衝破郭軍之右翼，則郭松齡勢必敗北，故彼等復電請莫斯科速從巴爾虎（呼倫貝爾）作軍事的牽制運動，但莫斯科置之不理。當時吳俊陞騎兵，以實力輸運材料，自動乘車南下，於新民屯附近決戰，郭軍受奉軍步兵之襲擊，及藉口「保護，中立」下之日軍砲擊，雖經頑強抵抗，卒以騎兵進襲，不支敗退，郭氏身爲俘虜，與其妻同處死刑。

企圖驅逐日本在滿勢力，歸於失敗。拒絕輸送奉軍之中東路局長，激怒張氏，遂遭逮捕，於是張氏掌握中東鐵路一部之企業矣。

莫斯科在此益覺不利之情勢中，更提起軍事的牽制運動問題：飛行隊移動至「赤塔」，「裝甲列車出發至依爾庫茨克。當此軍事牽制運動以前，一九二六年一月斯丹林命哥布大使，刺探日本對於「俄軍出動中東鐵道地帶」之態度。哥布大使會見日本外相幣原氏，後藤伯爵，出淵氏及駐日德國大使曹爾夫，刺探消息，三日後報告莫斯科，謂：「赤軍部隊，如出現於中東鐵道地帶，日本或將立即占領哈爾濱」。同時哥布氏報告：日本政府爲欲避免糾紛，「或可勸告張作霖以更換俄籍之其他人員，任中東路局長爲條件，釋放被捕之前局長意華諾夫。」莫斯科政府對此同意，停止海拉爾方面之軍事牽制運動；裝甲列車運「依爾庫茨克」；以愛姆夏諾繼意華諾夫爲局長。

自此莫斯科與奉天之關係，轉趨沉寂。張作霖步步進逼排斥蘇俄在中東鐵道之勢力，掌握：松花江之汽船，大規模之麵粉廠，採木場，煤礦等，最後并奪取鐵道電話局。中東鐵道，被以日本爲背景之張作霖，重重壓迫，勢將化爲一湮沒之蘇俄勢力之小島矣。

張氏既敗郭松齡，又排斥中東鐵路之蘇俄勢力，得意洋洋，不數月間，對日本復露囑強之態；彼於吉黑兩省，拒絕日人之土地商租權，否認奉天之日本警察權，並要求撤回郭松齡叛變時日軍增加南滿之二個師團等，時日本參謀本部，以爲張氏忘恩負義，極度憤慨。日人既恨張氏，乃欲買收張氏左右，企圖毒害，不成，反使張氏激成反日態度。

張氏爲欲反抗日本而無後顧之憂，乃向莫斯科政府提議中東鐵路問題之協定。此時蘇俄認爲回復在滿權益之絕好機會，但中國情勢變化，莫斯科政府之意向，亦隨之變化；蓋中國革命進展神速，脫洛斯基以下舉行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中國委員會」對於「中國反動派首領」張氏間，無論締結任何協定，一概反對，緣當時「基於中國之政治的情勢，所謂純革命問題」，爲其要着；至在滿之蘇俄權益，尙其次焉故也。著者繼哥布大使之後，於一九二六年五月抵東京，而爲代理大使，業經中斷之日俄交涉，重行開始，然此次交涉之問題，則全異矣。

(III)

著者(柏氏)受命代理駐日大使，赴任之前，謁見斯丹林，請示對日交涉問題，斯氏指示之點，極爲單純：卽無論如何，設法制止日英共同對華武力干涉是也。蓋斯氏以當時中國革命，已循蘇維埃軌道進行，其唯一危險恐在日本之武力干涉；若英國單獨武力對華干涉，似尙微弱故也。

蘇俄之主要目標，爲日本不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故斯丹林認日本略取滿洲，威脅俄領沿海州等其他問題，爲其次焉者也。彼言『若世界革命之一部份，所謂中國革命之利益，需求維護時，彼輩可暫讓沿海州及後貝加爾』。當時外務人民委員部之基本的囑託：爲締結日俄不侵犯條約，及不以武力對華干涉之祕密協定。

日本審察各國勢力之消長，而謀本身有利之發展；其與英國共同對華干涉，並不表示任何意見，蓋亦以本國利益爲前提故也；其對於莫斯科此項政策，認爲表示親善之結果，然提出幾多要求爲代價，方得達成此等任務。

關於訂立「不侵犯條約」我等（指著者下仿此）竭力設法折衝，仍無結果。東京政府由出淵氏轉告：「日本政府在北京協約未得完全實行以前，與莫斯科不能締結任何新條約，」然而所謂北京協約完全實行者，即指：漁業協約，及享有最惠國權利之通商條約之簽字；北樺太所有既開油田，供給日本；沿海州之大森林利權，色令格沿岸之採金利權，興凱湖地方之稻田利權等，完全讓與；最後且承認日本在滿之特殊權益，即不妨礙日人建設之所有軍略及商業的鐵道路線之完成是也。

予在東京交涉之中，日本對於「在華之英俄紛爭，表示中立之價值，愈覺明顯」時，莫斯科遂呈混亂之狀，外務人民委員部及共和國革命軍事會議，對於日本之是種要求，異常憤激，共產黨政治部交斯丹林轉命：「無論如何須要求日本締結不侵犯條約」。其時中國革命進展神速，蔣總司令之北伐，不數月而達長江。英國砲擊南京，時思阻其軍行；日本則袖手傍觀，若槻內閣並嚴命在華之日本海軍，對於中國國民軍，不得加以任何之壓迫，因而日本海軍被羣衆襲擊時，幹部且禁其發砲還擊。

莫斯科對日人此種態度，引爲欣悅，而以爲外交上折衝之成功，然此項折衝，使我等不得不有艱苦之讓步。如鐵道建設之交涉結果，僅附『洮昂線不許與中東鐵道交叉』之一條件，默認日人所有鐵道之建設。日本對此同意，以故洮昂路線，延長至此次嫩江戰鬥有名之昂昂溪爲止。卽石油利權，亦使日本滿足其全部欲望。如實際上由海軍部管理之企業，所謂日本採油工場，（中里提督爲場長）續得一千平方俄里之油田；俄領林業公司，獲得大森林利權；日魯漁業公司，於勘察加又獲得大多數之漁區；最後，與日本有名財閥川崎氏爲首之利權會社簽字，讓與採金利權。此項交涉成功日本人甚以爲快。

至於張作霖之政策，雖云對日讓步，依然企圖保護滿洲住民之利益，益使日本參謀本部不滿，而欲覓得一直接起而代之者，此假想之代理人，乃張氏之參謀長楊宇霆是也。

若槻內閣掌握政權期間，其政府力圖制止參謀本部之積極行動，外務大臣幣原男爵

，深知覺醒之中國，決不許日本併吞滿洲，勢必引起糾紛與危險，外務省對於參謀本部之步驟及聲明，曾屢次予以非正式之說明與安慰，然而日本外交家之詞氣中，不免對於武人有恐怖之念，故當時之日本外交政策，爲外務省與參謀本部於某程度內，劃分二派而有均等之勢力。

若槻內閣倒，田中首相執政，事態驟然惡化，田中氏爲當時反動政黨政友會之總裁，與軍部及巨大財閥三井氏均有聯絡，三井氏乃掌握滿洲華北中一切日本企業統制權之人。

田中首相不僅即欲解決滿洲問題，且關於蘇聯之極東問題，並向我等提出。當其最初會見之談話中，稱：『日本雖不欲與莫斯科政府爭衡，但莫斯科政府應攷慮滿洲及包含烏蘇里地方之沿海州，爲日本必要的生命線一事。』

田中首相且明言：『希望割讓沿海州與日本，因蘇俄在該處，未有適當措施，如讓諸日本，於蘇俄何損乎？蘇俄領有西伯利亞之廣漠大地，蓋已足矣。予（田中）曾服務

於露西亞聯隊，經過西伯利亞，見有無數荒地，不知利用，若蘇俄能進而應允日本之生命的必要，則日本或將永久爲蘇俄之友國或同盟國歟，」所謂此類「同盟」之將來，固爲我等關心之處，故田中首相當時附言：若蘇俄對彼要求讓步，或可使我等獲得中國之南部中部及……印度方面行動之自由。

予聆悉田中陳述，頗感恐怖之念，視爲大有「政治的煽動」之臭味。然而共產黨政治部，對於此類談話，並不反駁，反覺日本「欲望」向滿洲及沿海州方面，而於中國革命之本部，不加注意，認爲適合蘇俄之願望。於是共產黨政治部，復命予不必與田中首相時常直接會面，爲聯絡起見，可另選居間奔走之人，此人予遂選定日本之大漁業家葛原氏當之。

爲欲縮小日本欲望，正在進行交涉之際，詎中國之事態變遷，已使該交涉更無進行之必要。即中國革命之內部，發生裂痕：蔣氏斷絕國民黨與莫斯科之傳統的關係，鎮壓中國革命之左翼運動。在此情況之下，「力脫夫斯克」條約，（按此爲德俄訂約之處）

在莫斯科視之，已失其一切政治上意義，而世界革命之利益，更大遭削弱；反之，極東之國家的權益，遂至獲得最重大之意義。

此次事態之變遷，遂反映於東京方面交涉之進行：蘇俄政府指令一九二八年赴任之新大使脫洛葉諾夫斯基氏，竭力阻止日本對沿海州欲望之增加；漁區發生多數意外事件；從前許日本之北樺太油田一千平方俄里，其土地丈量作業，故意遲緩，延讓不與；森林利權，又欲收回；因之日本政府，異常憤激，此種情勢，直繼續至一九二九年中間。當斯時也，日本參謀本部，復應用其狡猾伎倆，即假奉天之手，壓迫蘇俄權益，而使奉俄紛爭，從中取利。

奉俄紛爭激烈時，日本參謀本部，大肆活動，其對奉天方面：則約以日本不許赤軍出兵滿洲，於是中東鐵路之中國官員，開始「鐵道之直接掌握」及「排除蘇俄勢力」之各項行動。此等行動使莫斯科政府——斯丹林——陷於極困難之境地：緣時蘇俄內部，農業共營化之開始，及共產黨內部反對派之抬頭，並波及赤軍，實使斯丹林對於中東

鐵路上不能喪失蘇俄之立場，同時對於貧弱的中國，是否可以少數之優良軍隊制勝，尚屬疑問。

莫斯科政府對於滿洲出兵，尙未能即時決定，預遣其駐日大使脫氏，向日政府刺探：日本可於如何條件之下，嚴守中立？結果知日本希望蘇俄，對於日本在滿權益之承認，由密約而爲「公開」；且早已對於樸資茅斯條約之舊條文，所謂鐵道地帶守備隊，一料距離配置十五人之權利表示不滿；而於長春以北，禁止日軍出動，亦不欲加以尊重。脫氏並探明「赤軍出兵，如限於巴爾虎（呼倫爾）領域以內，日本不加反對；如出動至於海拉爾以東，則日本認爲宣戰之理由」。

刺探之當時，日本方面且有種種申說，蘇俄對之毫無反駁，是即默認日本要求之擴大。日本復約以「中俄戰爭時，南滿鐵道，不輸華軍」；同時，「基於相互主義」，反日暴動發生時，附以保留「日軍有立即進入中東鐵道地帶內之權利」之條件；在秩序回復以前，得暫時占領長春至哈爾濱一帶；關於中東鐵路其餘地帶，日本軍在「鐵道線路

南北二十五浬以內地域」，無論如何，非豫先通知蘇俄政府，不得占領；同時日本方面，並嚴肅保證日本軍無論如何，必不占領巴爾虎地方。

此種「默認」，爲日本帝國主義最近跳梁之基礎，而於吾人眼前，建立所謂獨立之（？）滿洲國矣。

二 日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問題

陳次溥

本文譯自第三卷第十號之蘇維埃聯邦事情，原著者爲小山猛男。作者主張日本應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爲日本與第三方面（美國與國聯）關係惡化時之助，認日本不顧蘇俄之提議爲非賢明之策。最後并謂即使日本暫時不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滿洲（僞）國須與蘇俄訂立該項條約。文中涉及滿洲僞國時，措辭荒謬，當屬不免，吾人所欲知者，爲日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醞釀中之日本方面輿論而已。

（一）

日本政府當列國視線集中之際，遽已承認滿洲新國家矣。其投擲全世界之波紋，鑑於從來對美關係與對國聯關係，牽涉殊多，自易想像而得。至蘇維埃聯邦，世人或豫料其將繼日本承認滿洲國，此緣蘇滿國境鄰接，從來政治上經濟上，密切利害關係之處頗多，目今蘇俄雖未實行形式上之承認手續，事實上則已持有承認滿洲國之態度：徵之中

東鐵路，確認滿洲國主權；並於其本國領域內，承認滿洲國派遣領事等，可爲明證。

然而此蘇聯之正式承認滿洲國問題，與有關聯者，爲最近日俄兩國間發生一新問題：卽內田外相，從前決意單獨承認滿洲國時，並希望勸誘滿洲接壤之鄰邦蘇聯，爲「承認之友」。蘇聯受此暗示後，旋由蘇俄駐日大使托洛耶諾夫斯基氏，告以蘇俄準備爲日本之「承認之友」，同時俄政府認日本之希望提示，爲一絕好機會，遂重提曾於犬養內閣時代締結不侵略條約之提案，以爲「承認之友」之代價。

最初卽去年十二月底，先由李特維諾夫氏於莫斯科向芳澤前外相提議：締結日俄互不侵略條約。其時蘇聯當局，自滿洲事變勃發以來，關於北滿問題，與日本間將出以特殊的諒解之意圖，自不待言；但日本政府對於當時提議，未予贊同，仍取沈默態度；厥後蘇聯當局，鑑於滿洲情勢變化，卽從日本之維持，實現滿洲之獨立建國等事實，愈感日俄互不侵略協定之必要，似將仍候適當時機，再求日本考慮。適此時該項協定，可與承認滿洲國問題相關聯，或將使其事之具體化歟？

然而對於「蘇聯意圖」之日政府態度，依然保持是項協定不必要之見解，預料蘇聯之提議，或恐難得同意。據聞日政府意向，大體如左：

日俄兩國，既各爲非戰條約簽字國，則不侵略協定，毫無必要；又北滿地方日俄之接近區域，日本無論如何，並無威脅蘇聯既得權益之意，因而日俄間紛爭事態造成之因素，根本無存，當此狀態之中，日政府倘獨與蘇俄締結不侵略協定，反滋第三國疑慮，益使外交局面有複雜化之虞，故此種條約，與他國各別締結，仍有害而無益。

如斯日本外交當局方面，認蘇聯政府若以承認滿洲國爲代價，要求締結日俄兩國不侵犯條約，則其觀念錯誤：緣兩者之間，並無何等關聯，且蘇聯政府承認滿洲國，結局爲蘇聯自身之利。如持此見解，結果日本政府關於勸誘蘇聯承認滿洲國，不得不暫行擱起，而蘇聯之承認滿洲國，自亦遭一頓挫云。

(二)

新興滿洲國今所渴望之承認問題，就實質上言之，彼與新國家壤地相接，而有密切

關係之日本與蘇俄，結局各將承認，無論何人諒無異議。今日本既已承認之矣，如更繼以蘇俄之承認，則新國家之國際地位，將益鞏固，不難想像而知。然今所期待之「蘇俄承認滿洲國」，如傳聞所云：因日本拒絕蘇俄提議之「日俄互不侵略條約」之故，遂使其事陷於困難之境，此為滿洲國自身及其利害相同之日本着想，不得不引為恨事。

然此或不足為嚴重情事，蓋以滿洲國之獨立，為既存之事實，他國承認與否，不過時期問題。現在最堪重視者，曾經一度被拒之不侵略條約，此時蘇聯舊事重提，與日本仍繼續拒絕其提議，發生日本之國際的地位是也。

著者曾於本誌第三卷第三號之「蘇聯政府之對日新提案」及第六號之「日俄關係之緊張」中，指摘蘇聯政府對日提議「締結不侵略條約」之真動機，實緣該國政府，對日本在滿軍事行動之意志，不能十分信賴，且慮侵害蘇聯在滿之權益，乃至進攻蘇聯之領域，惹起不安之念故也。今蘇聯與承認滿洲國問題相關聯，重提前議，畢竟蘇聯對日之疑慮未去；且當最初提議時，日本態度沈默；其後日本勢力瀰漫於全滿，愈使其對日

不安之念，更加深刻，此在蘇聯要人之談話，或報紙之論調中可以窺知。

此處發現當然之問題矣：即如日本今日在國際間，立於最嚴重時期之際，若復依然拒絕蘇聯之再度提議，致使龐大有力之鄰邦蘇聯，始終對日疑慮不安，在日本政府，恐終非賢明之策。

至日本之出此拒絕的態度，固以『非戰條約之存在，或恐引起第三國之誤會，徒使外交局面複雜化，務求避免事態之不利。』不能不認為事實；尤以滿洲問題，日本尙須列國之諒解與維持時，亦自有其苦衷，然則日本終無從別處考慮之必要乎？即從日本應諾蘇聯之提議，其所獲得有利之點如：（一）國際間之和平親善，如以相互理解為第一要義，則須緩和蘇聯對日不安之念，以促進兩國親善；（二）因日本之拒絕的態度，以致失却蘇聯對於滿洲國之承認，此時原因既去，較易實現；（三）美國及聯盟之對日壓迫，可得有力之牽制等等。最後，日本無論如何努力，萬一與第三方面（美國及聯盟）關係惡化時，蘇聯之向背，實有考慮之必要。依此種觀點，後者實較前者具有重大之性

能，蓋滿洲問題，美國對日，始終居於反對的立場，就現狀觀察，且有謂兩國之衝突，僅係時間問題。至在聯盟方面，曾以十三票對一票之表決，使日本受精神上之裁判，故不能認爲對日有好意的態度。其以李頓報告書爲基礎，解決中日紛爭問題之聯盟臨時大會形勢，亦似於日不利，或者小國之依然對日強硬論，與美國之暗中活動，日方決難樂觀，勢或發生『兩者之正面衝突，如五十三票對一票之壓力，日本自必退出聯盟；或根據盟約十六條，實行經濟封鎖條項等最險惡之情態，』亦未可知。換言之，日本應允蘇聯之提議，締結不侵略條約，相互間對於自國之安全與利害關係，成立特殊的諒解，在某種意味上，消釋強鄰之對日疑慮與不安，於萬一時，最低限度，或可使腹背受敵之虞，減免至某程度以內。

由此觀之，可知日本不顧蘇聯之提議，現在未必爲賢明之策。今者客觀的狀勢，已足信日本當局之態度，有慎重考慮研討之必要。

(三)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依據上述意見，假定日本政府應允蘇聯提議，締結不侵略條約，就兩國間現存之精神的及物質的條件，於事實上是否可能，似須加以研究。竊思兩國間實質上，現在並無何等紛爭原因存在，為兩國最近親善傾向之有力的要素。

更從他方面觀察，日俄國交之危機，如最近世界論議者，為近年未曾有之現象。然依我人見解，認此為未明事實之真相，不免皮相之論；即彼輩以資本主義日本與共產主義蘇聯之關係，儼然對立，結局或不免於鬥爭之論者，殆以今春日軍侵入北滿，及與彼有關之赤色恐怖事件（此非直接受蘇聯中央當局之意志，蓋係前方積極派之行動，為今日識者一致承認）等為基因，使兩國關係，一時呈緊張之狀態，而遽下此評斷歟？或因第三國方面，熱望兩國衝突，而故作宣傳耶？二者之中，不出其一。

實際滿洲事變勃發以來，日俄兩國所發表之聲明，或表現於事實上各自之立場，並未發見何等紛爭之原因，茲當分別論之：

（一）事變勃發以來，蘇聯表明：在滿權益如不被侵害，國境方面如不被威脅時，

保持「嚴正中立」之態度；縱前方官吏，稍有輕舉妄動，大體仍保持其中立態度。他方面，日本除保護在滿日人之生命財產，及擁護自國權益外并無他意，且聲明並無侵略蘇聯權益及國境之企圖，均可以事實證明。

（二）蘇聯現方舉國一致，努力於五年計劃之經濟的建設，此時不願對外構成事端，不得不竭力講求和平之策；日本亦深感滿洲問題，及以此為中心之國際關係等，形勢嚴重，方力避與蘇聯發生裂痕。

（三）掀起兩國間一時險惡空氣之日本北滿出兵，其目的之範圍，既如上述；但使人注目之蘇聯增兵遠東國境，亦不外準備萬一之自衛的處置，現已次第明瞭矣。

（四）兩三年來，所謂兩國國交之癥結——漁業問題——已於過去兩國之暫時協定，一掃而去矣。

似此兩國關係，在現在情勢下，因無「根本相反」之結果，邇來相互間，尤以蘇俄對日之疑惑不安，冰消瓦解，更進而漸趨親善的傾向，是為周知之事實。如上述北洋漁

業問題之解決，與近時石油協定等之成立，可爲明證。

兩國關係既如此，則謀確保將來和平，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尙無何等障礙，倘日本決意進行，自有成立之望。縱退一步言：日本之以滿洲問題爲中心，對聯盟及對美政策，務求協調，避免他方面之神經刺戟，竭力說明日本之正當處置；而滿洲國，亦應講求最穩健之方策，使日本以外之第三者，確認其獨立的存在。則日本當局，若一時不能遽應蘇聯之提議，而爲應付萬一國際的孤立之不利計，當須考慮其次之方策，即我人所謂以「締結蘇滿不侵犯條約」，替代日蘇之協定是也。

是項意見，鑒於日本與新滿洲國之特殊關係上，頗有充分理由；即就漁業問題解決後之日俄關係，締結不侵犯條約，成立相互安全及利益之諒解上言之，其大部主要事項：爲「今後可得豫想：北滿及蒙古方面爲中心，日俄兩國利害關係對立之可能。」故今後之滿洲國，就此種情勢上，足以推知將來對蘇聯之關係，與日本同一立場。

蘇滿兩國境壤相接，通觀過去現在，因有政治的經濟的複雜關係之故，爲避免將來

衝突，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舉，在兩國現在內外環境上考察，含有極大之意義；況如前述理由，實質上足以準據是種條約，概括日俄關係，則日外交當局，似宜速令蘇滿兩國間，締結不侵條約，以確保日俄滿三國之和平關係；同時可使日本在現在最不利之國際地位，得以稍稍挽回。甚望當局者縝密考慮，早日實現，不可不謂爲今日之重要問題也。

三 論日俄訂立不侵略協定

楊祖詒

蘇俄向日本提議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最初日本軍部反對，及至最近，日方空氣轉換，漸有實現之可能，日本謂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則偽國可得蘇俄之承認，使國際政局於日本有利，既可藉日俄提携以抵抗美國之壓迫，更可免中國聯俄以制日，顧日俄提携於我國影響甚大，斯篇論日俄應行訂立協定情形甚詳，故特譯出以供國人參考。

滿洲國之存在，已爲青天白日下儼然之事實，但滿洲問題，國際間尙未解決，滿蒙既爲日本民族之生命線，則滿洲問題之如何解決，爲關係我生命線之生死問題，此所以日本民族不能不傾全力以謀該問題之解決。立於此觀點，以考察對俄政策，吾人贊成日俄訂立不侵略協定，此爲日本脫去現在外交孤立之惟一方法。

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之併存

以共產蘇俄之存在，爲與資本主義國家絕對不能相容之議論，於思想論固爲正當之議論，然遽謂資本主義國之日本不能不攻擊蘇俄，於達到此種結論，尙有相當距離，相當階段。

以資本主義國家爲單位之國際社會，允許共產主義國之存在與否，爲議論已完實驗已完之問題，蘇俄聯邦自身之存在，已經充分證明，日本與列國承認其國家，與之交際，卽爲難以否定之左證。

然則蘇俄自己意見如何，認爲能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存否？若蘇俄認爲不能共存，則我方雖抱和平意旨，彼方或常出於使我方陷於瓦解滅亡之舉，故蘇俄方面之見解，有須先加攷察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初，波爾塞維克之首領等，倡所謂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內單獨成功，認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爲不可能，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不能兩立，兩者之對峙並存，僅爲一時之現象，早晚必須以武力或宣傳使資本主義各國瓦解，代以蘇維埃國

家，認此爲蘇俄存在之必要條件，故其外交政策，自然非和平與非協調政策。

其後史達林繼列甯之後，掌握蘇維埃之實權，倡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論，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之並存關係，有長久繼續性質，由此見地，不認資本主義各國之崩壞爲蘇俄存在之必要條件。

即主義上已得到蘇俄不定以我爲敵之結論，則彼我均不可單以一方爲資本主義國，一方爲共產主義國之理由，而必攻擊對方。

或有人謂蘇俄之一國社會建設可能論，係彼一時之便宜主義，轉瞬之間，可用宣傳或戰爭手段，以謀我之崩壞。此固容或如是，但共產蘇俄亦係國家，既爲國際社會之一員，雖以主義之普及傳播，及實現爲目的，現在爲一國家，對外有種種利害關係，不能不謀其利益之確保增進。利害關係中，有急迫者，有漸進者，其不能以終局目的之傳播與實現主義，而忽略現在所有之利害關係，固不待論。

他方蘇俄因謀革命後經濟疲弊之復興，深感有受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援助之必要，且

因致力於五年計劃，其外交政策，不僅從來爲協調與妥協，更進而與列國增進友好和平之關係，極力持迴避戰爭之態度。彼與鄰近各國，或訂立中互不侵略條約，或訂立關於非戰公約即時實施之議定書，或以議訂立經濟不侵略條約，俱係胚胎於前述之外交政策。

或有謂蘇俄倡軍備之全廢，陰謀軍備之充實，究屬何爲，此足證明彼之野心，此說或然亦或不然。

試易地而觀，目前之國際政局，移動於以和平主義爲宗旨之國際主義與以國力發展爲核心之國家主義兩者對立之上。事實上以後者爲指導精神，乃爲不可掩之事實。在此種國際情形之下，無論使如何抱理想主義者當其局，必不能忽略軍備，蘇俄既爲國際社會之一員，自不能獨爲例外。

若由蘇俄方面觀察，自知其在國際社會內爲異分子，受人冷遇有如繼母之子，况復含有僻見，有對俄十字軍說，有對俄共同戰線說等，常欲消滅蘇俄存在之主張，聞之已

非一再，則其講求自衛之策，不能不謂爲當然。

由此足知蘇俄之軍備，非必有意於他日之侵略。以上說明蘇俄之國策，非必與日本之國策不相容，至少此數年間，作此觀察，毫無不可。

日俄不侵略協定之積極利益

然則日俄不侵略協定，於日本有何積極之利益？間接與蘇俄以轉換方向之機會，直接之利益，第一使蘇俄承認滿洲國，由日俄滿三國之提攜，於國際政局可爲持久戰，第二擁有逍遙於國聯圈外之強俄，則有導國際政局於日本有利之可能性，第三足以減除英國對日本之壓迫，第四可使中國放棄利用蘇俄以牽制日本之政策，第五與蘇俄有無相通，則可互相增進經濟利益，第六日美間萬一有事時，可以縮短防禦線。

蘇俄之轉換方向

蘇俄採東進之政策，固爲事實，但果不能使之再轉方向乎？余以爲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爲使蘇俄轉換方向之惟一要素。

對俄主戰論之一半理由，爲防止蘇俄之南下，此係以蘇俄之南下爲前提，固然南下爲俄之傳統政策，可謂現在尙未拋棄此種希望，但俄之南下，不必定在遠東。

俄國之向東方，比較係近代之事，卽在俄土戰爭以後，以前係採巴爾幹或中央亞細亞南下之策，因爲英法德所阻，故轉向壓力稀薄之東方，採由遠東南下之政策。英法德各由自己立場，慫恿俄國出此，不圖在此方面遭遇強國日本之堅壘，代帝俄而興之蘇俄，最初亦以歐洲爲其活動舞臺，後又轉向東方，再衝日本之鐵壁。

日俄不侵略協定，實使蘇俄再轉換方向之機會，蘇俄已採由中央亞細亞南下之姿勢，在高架索方面，廣築鐵路，經濟上着着進行發展步驟，他方由諾波希彼斯克至達希根地之鐵路，已越帕米爾高原，南下可卽達印度。日俄不侵略協定，爲轉蘇俄之方向於此方面之機會，有爲推進力之可能性。

乘擊弱點，乃爲兵法之定則。水沿地殼之間隙而湧出，乃屬自然。然則蘇俄目擊中國之混亂，無政府狀態，豈就此看過放置，縱對於滿洲國不欲下手，對於中國邊境或其

中部，依然繼續其潛行運動，殆無可疑之餘地。此於日本固為將來之問題，而非現在之問題。

於此須一言者，有說以滿洲國之獨立為機會，須進而考慮西伯利亞及沿海州，如有不侵略之特別協定，則於日本為不便云。但僅一滿州問題已陷日本於國際孤立，遭遇未曾有之困難，此際若更考慮別事，外交上之不利，姑且不論，就財政上之見地，又果屬可能否，縱於國家百年大計，有絕對必要，亦須俟諸將來，目前以專解決滿洲問題為得策。若然，則現在訂立不侵略協定，並無何等妨礙，對於不侵略協定，可附以期限，期限滿後，回復雙方之自由。

目下蘇俄內政上有種種障礙與弱點，須極力迴避戰爭，雖為一時之方便，彼已進而提議不侵略協定。在現在之國際政局將滿洲問題為絕對有利之解決，乃為豫卜日本將來之發展。如解決一步有誤，則豈僅不能望向大陸發展，且有招致日本本身危殆之虞。此蘇俄之承認滿洲國，及其他蘇俄之出處，為解決滿洲問題之鍵。故蘇俄雖係由於內政上

之事情而提議訂立不侵略協定，日本不利用此好機會，殊難了解。

蘇俄之滿洲國承認

滿洲國之存在，爲儼然之事實，尙正在繼續長大育成，亦爲不可疑之事實，但正式承認其爲國際社會之一員，僅有日本而已。一方有美國之不承認主義，他方國聯以及列國，往往以滿洲國爲日本之傀儡，豈僅躊躇承認，尙有進而要求日本取銷承認之妄論。在此種國際情勢中，無論如何國家，有效日本所爲者，對於滿洲國在國際社會上之地位，可加一段之進步，况該國爲東亞之一國，更倍加其重要性，且爲與滿洲國有利害關係之國家，則承認有如千鈞之重，如此則蘇俄之承認滿洲國，於現在之遠東政局，可謂爲有指導與決定之要素。

若蘇俄承認滿洲國，則日俄滿三國可保持某程度之提攜，其餘各國，有追隨者，固可欣幸，縱令無之，亦無焦慮必要，徐觀內外情勢之推移，待國際情勢之轉變可也。換言之，日俄滿三國之親善提攜，縱日滿兩國仍在國際政局上孤立，亦能以持久之態度對

抗。

脫去國際孤立之境遇

立於國聯圈外，而自由雄飛，世人目爲惑星之國家者，有美俄二國。美國常有壓迫日本之舉，此時日本若利用另一惑星之蘇俄，乃在國際政局上，導日本立場於有利之惟一要素。德國被以法國爲盟主之法國系「國家羣」所圍繞，而陷於孤立之立場時，與蘇俄訂拉拍泊條約以抗英法，因此牽制彼等行動之效果如何，當爲世人所知悉，中國國民黨於廣東時代，採用聯俄容共政策，以增大其勢力，使英國如何感受掣肘與苦惱，亦歷史所明示者。面積占世界六分之一，人口一億四千萬之蘇俄，爲決定國際政局之有力要素，更何待言，蓋彼主義原則特異國家之行動，爲國際社會注目之的，殊無足怪。此有力之國際一票將投我，抑或與人，其決定權如在我掌中，當爲不能輕輕放過之問題。

余意如利用蘇俄，有充分牽制英美與中國之可能性。可牽制英國者，有三個國家，一爲美國，二爲法國，三爲蘇俄。美法姑且不論，蘇俄何以可牽制英國？波羅的海沿岸

之問題，於茲不論，英國因印度，伊拉克及其他之關係，常極恐蘇俄威脅近東及中央亞細亞之背後，此可謂為英國傳統之恐怖，常加以不斷之警戒，就中關於寶庫之印度問題，最近民族自覺之風潮甚盛，對於蘇俄之視線，英國常神經過敏，故蘇俄能掣肘英國在遠東之活動。又蘇俄鄰近之各小國，自然相當受蘇俄行動之牽制。

牽制美國之策

日本如利用蘇俄擁有之潛勢力，可牽制美國，至少可減少美國對日本之壓力。

俄在帝制時代，為遠東外交有力之因子，對於美國之向遠東進出，與日本採共同阻止之策，已非一再，諾克斯之滿洲鐵道中立案，即其適切之例。現在之蘇俄，亦屬同樣，只須日俄提攜，美國當不能妄出於壓迫日本之舉。現在漁業條約之訂立，即表示日俄某種程度之接近，引起美國之注意，更因煤油契約之成立，不僅為經濟上之損得問題，於國家全體之關係上，與美國以衝動，為不可否定之事實，此即減少美國壓迫日本之力，增大日本抵抗美國之力。

牽制中國之策

日俄不侵略協定，再其次爲可使中國放棄聯俄以牽制日本之政策。原來以夷制夷，爲中國傳統外交政策之一，欲制英國，則獻媚於日本，欲抑日本，則利用俄國，係歷史所示之事實。對於現在之中日紛爭，傳說中固將使美國以當日本，利用英國以牽制日本，更進而使英美聯合以壓迫日本，或聯俄以制日本，吾人聞之，已非一再。故締結日俄不侵略協定，日俄接近，更進一步，使中國失去施此慣用手段之術，放棄其利用蘇俄之念，反之，日本更可以與俄共同對付中國。

經濟上之利益

其次爲可由此與蘇俄有無相通，相互增進經濟上之利益。目下蘇俄所翹望者，要爲資金而已，彼將其農產品傾銷，畢竟亦爲希望資金。若他國信用彼，彼所欲之機械及其他工業品，有賣與者，則豈好將農產品投賣。但信任蘇俄，含有多少危險，此不能不豫先覺悟，不然，則惟有行物物交換，我賣與工業品，以買彼之農產品，此次日俄煤油買

賣契約，即其一端，更宜百尺竿頭進一步，以期質及於全面，日俄不侵略協定，即爲其推進力。

防禦線之縮短

若吾人想到日美間萬一有事之時，則有日俄不侵略協定，可十分縮短日本之防禦線。反之，日俄間若不訂立不侵略協定，兩國之間，有某種程度之猜疑心，則日本不僅對於日本領域之長海岸線，不能不施以防禦，且鎮壓中國，亦頗要相當之兵力（日美一發生戰爭，同時即爲日本對中美二國之戰爭），又陷於不能不防禦蘇俄之苦境，其立場如何不利，當亦思過半矣。

以上關於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所可得到之利益，已敘述其概略。

美俄提攜

若美國承認蘇俄，則日本由上述日俄協定可得到之利益，不僅歸於畫餅，反因美俄之提攜，國際政局的發生顯著之變化，日本立場將更陷於不利，自不待言，況在蘇俄提

議訂約受日本冷淡待遇之時乎。

加之，美俄提携及於中國之影響，當更可想而知。一方中國採接近蘇俄之政策，對日本愈採反抗之氣勢，殆無懷疑之餘地。中美俄三國之提携，將如何影響於滿洲國人民，又此等情勢，於國際政局上，有如何反響。美國之承認蘇俄，非不可能之事，美俄間現在之經濟關係，即已證明，美俄間之貿易，雖在世界經濟衰頹中，無正式國交，並有幾多不利之條件，尙且逐年表示發展之趨勢，誠爲可驚之事實，可謂世界通商上之異彩。

美國對列強之貿易，近年俱陷於不振，獨蘇俄對於美國貨物之需要，因五年計劃之關係，反呈益加增高之傾向，在各國之對俄貿易中，美國依然占第一位，且爲片面之貿易，即在美國爲出超，在蘇俄爲入超，殆純爲美國之賣出，此事實即說明美國難以長此將蘇俄問題置諸等閒，尤以最近美國政界及經濟界，蘇俄承認論擡頭，以此爲救濟經濟衰頹之一策，派遣經濟調查團。若總統改選後，美國政界發生變化，則美俄關係恐有急

轉之可能性。

要之，日本之前途多端，日美關係，甚屬危險，英國之遠東外交，亦未必能望其積極支持日本，法國對日本同情之態度，僅有牽制英美及各小國之消極效果，且法國之態度，亦決非固定的，然則日本其始終孤立，以獨力邁進乎？言辭雖壯，孤立即表示外交上無援助，無援助即常表示無力量。莫如多少覓取與國，以增大外交之輪廓。况蘇俄先行提議，且協定附以期限，如與日俄漁業條約等並行，則由此一舉可以制其他各國。故認日俄不侵略協定之訂立，無論從何點觀察，俱爲日本應攷慮之問題。（譯自外交時報）

四 日本對世界之蔑視

王伯祥

原文載於美國著名雜誌 *The Nation* 中，作者爲一對於遠東情形極爲熟悉之英人，因地位及職務關係故未發表真實名姓，但觀於文中所臚陳之事實及見解之透切，恐非在遠東外交界服務有年之人不能作此。因將全文譯出以供國人之參考。

滿洲之興起

滿洲近世史之演進實始於中日戰爭日本攫取朝鮮之際，而迄於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始稍爲停止。嗣後俄國即自中國獲得若干爲日本所垂涎之讓與，並於二十世紀之初年建築中東鐵路，開闢大連爲商埠。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始自俄人手中獲得遼東半島之租借地，以及由大連起而迄於長春之鐵路，撫順煤礦與其他各種之附帶業務。

中東鐵路之建築對於中國農人之向滿洲移民，實爲一極大之刺激。此種現象在北滿

尤爲顯著。嗣後該地各種財富之發現，如大豆及世界對於大豆所有需要之激增，亦爲促成此種運動之主因。最近二十五年來，中國東三省之財富實完全建築於長足的農業之進展。日本對於是項進展，如鑛山，鐵路以及其他之活動上，自亦有相當之功績，然若日本宣傳家之言，竟謂日人爲滿洲之創造者，則亦未免與事實相違太甚。吾人觀於英國駐滿總領事威爾金孫（Wilkinson）之言，即可知其中之真象，按威氏自一九二一年起至一九二八年止即任斯職，其對於滿洲之觀察吾人殊可信其不謬。威氏之言曰：

滿洲地方最近二十五年來之進步，大半由於中國人民在農業上之發展，實無人能加以否認。此種進步之可能係由於中東及南滿兩路之建築，吾人亦不反對；但該兩路之建築以及大連之開爲商埠皆爲俄人之功績，日人不過僅因襲俄人之計劃而加以擴充而已。以是日人在該地之努力雖有足多，而對於該地及其本國之商業亦皆有利，然若竟謂日人爲該地財富之創造者，則真荒謬已極。吾人觀於該地土地之肥美及天然富源之衆多，即可知一九〇七年以來該地之進步實無可驚。吾人以爲日人在

該地若無所謂優先權利，及彼等對於外人投資該地以建築鐵路及開發鑛產之限制，則滿洲今日之進步實尙不止此。

中國之東三省——遼吉黑——與熱河，卽世人所熟知之所謂滿蒙，其幅圓實較德法兩國之總面積爲大，該地除有豐富之農產外，復富於森林及鑛物，如煤鑛等。在冬季則有北冰洋之冷風，而在夏季則又有赤帶地方之酷熱，在有史以來滿洲與中國民族原屬攸戚相關，而在若干時代則更爲組成中國國家之重要部份。在此長遠的歷史上，滿洲更由接受中國民族的潮流而與之同化矣。中國向滿洲之移民，自耶蘇紀元以前卽已有之，目今該地三千萬之人口中，中國人民至少亦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此外則有七十萬爲蒙古游牧民族，六十萬爲朝鮮人，二十萬爲日本人，八十萬爲俄人。至若極少數之滿洲人，則併其語言亦已消滅，而與中國之人民無若何之分別矣。近年來中國對滿洲之移民尤爲踴躍，每年約計一百萬人。

自中日糾紛發生以迄於今，已有一年。在此一年中，日軍之足跡殆已遍佈滿洲，且更正式承認滿洲國之組織矣。滿洲在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大戰場，即李頓調查團在初次之報告中亦謂當時有十四萬名稱不同之武裝人民，正與日軍對抗，此項統計當然以後更已增加不少。初時日本頗思訓練若干之中國軍隊，使彼等在滿洲國旗幟之下與其同胞之國人自相殘殺，但以後若干滿洲國之勁軍，不惟相率反正，且攜帶大批日人所供給之新式軍火轉而與彼等周旋。其餘滿洲國之軍隊在臨陣時，亦大都向天開火，竟無一人肯認真作戰。至此日人遂不得不親自出馬，而駐滿日軍之數目亦遂迅速增加至八萬人以上。本年九月中旬日本報紙復又有增加一師兵力至滿洲換防之消息，但後來所謂被換之日軍亦並未離開滿洲一步。日本之軍事領袖現仍認爲此等數目實不足應付危局，要求多派援軍，而日本財相之反對此種要求，實使彼之生命岌岌可危。

經濟的崩潰

遼甯全省之稅收，在平時每年可有八千萬；但在滿洲國財政計劃之下則所入尙不及

七百萬。南滿鐵路之稅收年來亦減少百分之七十四，而在北滿，則所有稅收尙不及往年十分之一。此種現象當然爲普遍的戰禍與夫社會紛擾之所致。依據日本經濟學者之統計，本年滿洲之秋收，實只有四成希望，然此種統計尙爲水災以前所作，若再加以此次損失，則本年度之收穫當更遠不及此數。蓋北滿一帶幾於有八百萬人全被水災，而所有之禾稼亦顆粒無望也。滿洲現在有若干巨大之區域，早已淪於饑饉，而所有大豆及豆油之產業，亦幾完全絕滅。日本祕密借與滿洲國之借款，亦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滿洲國中央銀行在初行舉辦之際，頗爲有聲有色，但自二千萬之日本借款迅速的消歸烏有之後，社會之金融仍不能安定。滿洲此種崩潰之情形，對於海關及郵政之收入，亦有極大之影響。當滿洲國初次攫取海關及郵政時，原冀藉此可以增加收入，但其結果則反受許多虧累，亦足見滿洲財政之破產也。哈爾濱日日新聞爲日人在滿洲所辦大報之一，該報卽曾謂：

滿洲情形之壞至於此種地步，吾人實不敢妄冀在短時期內日本或其他人民之經

濟活動，能有多大之發展。爲今之計，吾人只有努力於已經崩潰的經濟基礎之重新建立，且尤應注意於農事及財政之規復。

據此以觀，吾人即可知何以現在掌握日本產業界而又與海陸軍部有密切關係之公司，如三井三稜等，對於日本軍人向彼等提出之投資滿洲之請求，大都深爲顧慮而不敢冒昧將事矣，不久以前，某日本重要經濟專家，（因彼不願公表姓名故無從知悉究爲何人）曾在上海字林西報上宣言曰：

在瀰漫滿洲全境的義軍運動，及其所自以取得供給及援助之泉源尙未肅清以前，捨狂妄之人以外，殆無人願以其資本投於滿洲以冒巨大之危險也。

日本在滿洲之軍事當局咸以爲欲恢復該地之安甯秩序，尙需五年至七年之時間，而日本出席國聯行政院之代表則謂十年。中國人民深信彼等能使滿洲入於永久的擾亂，至少能在日本軍人尙未能恢復該地之安甯秩序以前，利用抵貨之方法促成日本勢力之根本破產。（日本在中國所投之資本佔全數國外投資百分之九十五，近來因抵貨運動，損失

極大。)

暴動及罷工之繼起

返觀日本內部之情形，則亦至爲惡劣。日本金洋之價格在糾紛開始以後，即已漸次低落，至於今日則更跌至對折以下矣。至於日本對外之公債亦爲有史以來第一次較中國公債之價格爲低，日本對於今年及明年到期之外國短期公債，方自無法應付，而彼等又知自身之信用已失，欲展期付償此項公債亦不可能。此外若稅收之激減，儲蓄銀行存款之減少，以及國家預算上之入不敷出，亦皆爲日本經濟上危機之表現。日本本年度對外貿易之入超已達二億五千萬日金，至於陸海兩軍向外國訂購軍火之數目則更無從統計也。在農業一方面而言，則其危殆亦無法形容。目今在若干之省區中，農人之食料皆爲樹根草皮，即前日用爲肥料之物，現亦視若珍饈，且有將其弱女售入娼寮或全家坐以待斃者。大宗農產物之市價，且不足種植之血本，生絲之代價亦僅及養蠶所需之資本之三分之一。以是日本農人所担負之債務遂達六十五億圓，而每年又須償付百分之十以至百分

之四十之利息。每年是項利息之總數，與每年日本農產物之價值現已相去無幾，再加以應納之賦稅，（其中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皆用於戰爭之目的上）日本之農村經濟又安得不宣告破產耶？且日本對於鐵鑛，鍊鋼，造船，航業及化學等工業皆有巨大之津貼，而支持此種政策之來源亦無非仰給於賦稅，是則直接間接皆取之於農人也。日本目前之賦稅，較之歐洲大戰以前已增加四五倍，豈偶然哉。

因此日本農村之爲繼續不斷的農人與地主或債主間的罷工，暴動，以及流血的紛爭之場所，實爲無足驚異之事。日本雖爲農業國家，但在工業上亦甚爲發達，以是一般工人大都傾向於共產主義，及極端社會主義之思想。（西方各種共產黨之宣傳品一經出現，日本方面立即有日文譯本，而比較溫和的社會學著作則反不見甚爲行銷。）日本之智識界，大都染有極端急進的色調，而尤以各級學校之教員爲甚。

中國之不撓不屈

中國人民對於最後勝利之信念，實基於中國爲四億人——當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一 所組成而有數千年歷史之事實。在過去四千年中，中國人民在事實上對於無數之戰勝者，皆曾加以同化或將彼等消滅，以是彼等遂深信利用抵貨及在滿洲境內游擊作戰之法，足以使日本趨於破產而發生內部的革命。中國之人民深信在數千年歷史文明之下，若日本之侵略愈甚，則中國之民族精神的火焰亦可因之愈放光明；中國抵抗日本之決心愈強，則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亦將愈為提高。世界文明與和平所基以建築之各項國際約章，皆足為中國之保障，彼等遂亦深信此安塔斯式的中國，將以愈兇暴之打擊而鍛鍊出愈強壯之身體；及其終也，彼亦將有愈為不能抵抗之力量。（按 Antaeus 為希臘神話中之巨人，其母為地球，故當為敵人所擊倒時，一觸地面即能得加倍之神力而重新躍起。）

二 目今已有若干中國人士謂日本之侵略中國實為一種惠賜，蓋中國人民已因此而覺醒而趨於團結也。至於日本之人民則正宛轉呻吟於封建軍人的鐵蹄之下，日本軍人目前所持之政策愈橫暴，則日本國內外對彼等所發生之反抗力，亦必因之愈為強大。日本軍人之終將為其本國之人民及全世界之輿論所傾覆，在中國人視之殆為必然之事。

目前中國國民政府正採用九種與西方合作之友誼政策，而國內且常以未能作軍事上積極之抵抗與對俄復交相責難。若西方諸國在日本承認滿洲國與蔑視李頓報告書之情形下，甘認各種之國際條約爲廢紙而暴力爲世界無上之權威者，則中國人民亦勢將有更爲強烈之表現。且若中國竟爲西方諸國所棄置不理，則目前之中國政府自必不穩，而中國之民族主義，亦必將在更爲慘痛及更爲流血的行徑中得到最後的成功。雖然，此種未來的民族主義之勝利，自必非西方之友而爲西方之敵，且與蘇俄亦有聯合一致之可能矣。

日本之傳說

自中日滿洲問題發生以後，一時日本之和平主義者，耶穌教徒，以及一班信奉世界主義之人士，大都逞其如簧之舌於歐美各國，聲明彼等對於日本軍人所持之政策皆極爲遺憾，但同時復籲請西方之人士鑒於上帝之情面，勿反對日本軍閥之行徑，據謂若世界之輿論過於不相諒解，則實有使彼等惱羞成怒而令舉國皆趨於狂易之虞。彼等此種見解之出於真誠初無疑義，蓋彼等亦猶極大多數之日人，對於政治事務皆非常幼稚，故視日

本軍人之行爲皆含有萬分之恐懼，且彼等對於日本大和魂及武士道之傳說又相信極深，故對近代日本之實質反而不甚了了。

雖然，日本人民之爲此說固自有因，但若西方之人士對於此種似是而非之譌詞亦深信不疑，則吾人真不知其原因之所在者也。日本農人于強咽腐朽之魚腸，而痛思其淪于娼寮之妻女之際，此其間尙有思及所謂大和魂與武士道之精神者耶？日本之人民一朝開始發覺其政府之政策終將失敗，則全國之民氣亦將墮墜無餘矣。日本軍人在過去數種巨大之企圖上已有失敗之先例，日本輿論界亦尙有一種日本國勢究有遜於西方之牢不可拔的觀念，故若世界各國能拿出勇氣主張國際條約之尊嚴，以墮墜日本之民氣，以使日本陷于孤立之地位，則此種失敗之信念之發生，亦將速而且深矣。日人對於甯死不屈之傳說精神，充其量亦不過如戰前俄國農人，對於彼等之教堂，土耳其人對於回教之信仰，以及西班牙人之對於羅馬教堂已耳。

其在中國，則滿洲事變之來適值舉國忙於恤災之際，用是政府之力量爲之弱減，國

家之財富爲之枯竭，人民已極盡顛苦流離之慘狀，而共匪則又乘機猖獗，此種情形，吾人實未忍加以重思。然而國民政府究能出人意料之外而勉力支持，而尤以上海英勇一戰使全國人心爲之奮振，一時過去紛崩離析之現象亦似皆已忘却。此種熱情雖屬過去，然究不能遽謂已屬銷沉，蓋若任何政府與日本妥協而默認領土之喪失，即不能在中國有五分鐘之生命也。目前國民政府之問題實爲如何可以集中而且擴大其權威，然欲達到此種目的，其唯一之途徑即在於領導全國之人民以抵抗日本之侵略，而使人民深信政府有改善國內情形之能力。

李頓報告書

李頓報告書自十月二日正式公佈以後，須至十一月中旬始能在國聯大會加以討論。報告書對於日本在滿洲之侵略行動及一手成立並維持滿洲國之事實，皆曾明白肯定，而其所貢獻之解決方法亦係根據於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之精神，以保證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此種辦法日本自必加以反對，而在中國則大會根據報告書並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款

下所作成之建議，亦必能加以接受。

雖然，吾人亦可假定日本政府之將出以最大之努力，以使國聯接受此種形勢。蓋日本地位較高之當局殊與次要人員不同，彼等對於與國聯破裂感情實尚有所顧慮也。日本之能在國聯行政院中獲得常任理事之席，由此而與世界列強折衝樽俎以與於世界之各項重要問題，彼輩未嘗不加重視；且日本若一旦與國聯脫離關係，則今後中國之與國聯自必更爲合作，而時勢之進展亦非復日本之所能過問矣。尤有進者，日本雖曾虛張聲勢，自謂對於世界一切之非難皆可不顧，但此種大言之足以使日本在經濟上及輿論上處於孤立的地位，則亦爲彼等之所深懼。

日本於反對調查團報告書與繼續佔領滿洲之餘，猶復竭力表示其將繼續爲國聯行政上之一員，英國政府對此實應加以維護。蓋日本若與國聯脫離關係，則今後即將無法限制其行動，反是則尙可以以道德的力量使之就範也。日本之失敗僅屬時間問題耳，但若吾人必欲對於日本之軍人加以公開之反對則亦無用。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之中，本無中

國或日本須接受國聯報告之規定，以是國聯在現情形之下所可能爲力者，不過給與彼等三年或五年之時間對於當前之事件重加考慮耳。雖然，日本對於中國之侵略實已使國聯盟約第十條成爲衍文，而第十條者則又爲盟約之所由建立也。

若國聯請求九國公約簽字國以討論滿洲問題，則形勢上雖屬改變，但實際上則不過將此種責任加於美國而已。九國公約之簽字國，除美國而外亦皆爲國聯之會員，而國聯盟約對於會員之義務且較九國公約之規定爲詳密，故吾人可斷言美國之必不願接受。蓋滿洲問題之解決，在美國人士之心目中，實只有連合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以及非戰公約所有簽字國義務之規定始能得到最大之結果也。

此外吾人又可逆料國聯或將企圖將調查所得之報告交於中日兩國，而使彼等開始直接談判，但不規定雙方在談判時必須以報告書爲討論之根據，亦不提及滿洲國之承認及日軍之撤退問題。

第三種辦法之可能性，卽爲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駐東京記者之所主張，

應由日本在無害於該國在滿洲之形勢之下予國聯一種機會，使其可以顧全顏面並保持日本爲一國聯之會員。如此則國聯即不妨根據史汀生氏之不承認政策，而作一種空泛之宣言聲明國聯會員國之不能承認滿洲國。該記者復謂日本當局對於其他各國之願否承認滿洲國，曾表示不予介意，且若環境之形勢並不超過此種限度以外，則日本亦極願留於國聯之內也。

至若國聯竟不能不向日本屈服，而援引以前之先例，施用極大之壓力以強迫中國接受其某種決議，且從此便脫手不問中日之爭端，亦屬可能之事；但如此則國聯直將告中國以併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以及所謂李頓報告書皆屬廢紙，捨中國好自爲之之外別無辦法也。

國際聯盟會之地位

雖然，即英國真能援助日本，而日本之能否在國聯大會中得到此種政策之成功，亦自極有疑問。國聯所有之小國在本年三月之大會中，其態度既已非常強硬，則目前彼等

態度之愈爲堅決亦不問可知。在三月之大會中，各大國之代表曾對彼等聲明，若依照彼等之主張則勢必至於引用盟約第十六條，宣佈日本之武力行動爲非法，而各大國對於實行盟約之精神，實有相當之顧忌。並謂遠東之糾紛實爲一含有特殊性質而爲前此所未有之事件，故無法援例以實行盟約。彼等於既聆此項言論之後，故亦無法使國聯中之各大國拋棄其主張而同意於彼等之態度。再則彼等對於遠東之情形，所知究不若各大國之詳盡，同時彼等亦深知美國援助國聯之程度，實不過在欲求三月中所通過之不承認政策之實現，若超出此種限度，恐美國在目前亦不願有所舉動。

時至今日，事件之形勢已較以前更爲嚴重；上海問題不過一枝節之事，主要爭執之中心則仍在滿洲。當國聯大會於本年三月開會之際，尙可藉口李頓報告書之未完成，而採取一種牽延政策。但至今李頓報告書亦既已完成矣，若尙容日本覬顏列席於國聯，以肆其對於報告書之譏評並繼續其滿洲之佔領，是不啻允許日本以行政院理事之資格，反爲國聯解決是項糾紛時主要裁判者之一，而又爲國際合作會社之領導者。若國聯對於以

鼓勵另一會員國內之獨立運動爲目的之戰事行動，尙能加以國際道德的認可或至少加以赦免，則國聯亦可以休矣。世界各弱小國家處於強隣環伺之中，對於此種先例自必不能忍受。蓋此種糾紛若不能得到公平之解決，則所有爲國聯會員之小國，其處境將反較戰前爲惡，而國聯則非但遠離其保障和平之本旨，且一變而爲國際強暴者之虎俵也。李頓報告書現已供給國聯許多事變當地之知識，盟約之實行自當不成問題。况美國近來之態度已較本年三月尤爲堅決，對於各小國尙可予以充分之鼓勵耶。

法國及美國之態度

本年九月中旬以後，法國政府之態度較之往日已有極大之改變，此種改變之開端在九月十六日之巴黎時報中已具明顯之端倪矣。赫里歐之急進黨政府及其在議會中之急進派與社會主義派之同志，對於以前法國當局所採關於中日爭端之政策，皆曾表示非常不滿，而在爭端初起之時卽已主張實用國聯盟約。（按赫里歐與班樂衛前此處於反對黨的地位時，曾譴責日本之侵略行動）但在赫氏初握政權之數月中，法國實爲戰債問題，裁

軍會議以及各項內部問題所擾，故彼乃不得不一任彼不近情理之彭古氏，暫時秉承泰狄歐政府時代之呆弱態度，以處理此項事務。迨至九月中旬，法國內閣始於一線曙光中得到真理之實在，蓋國聯盟約之已被侵害者，至此已完全曉於法國之內閣矣。以是法國乃認識歐洲之時勢實已非常危險且已充滿各種不幸事變之可能性，因而決定法國對於唯一保障安全之條約必須加以堅決的擁護，且須與美國作友誼的合作。法國政府更認識對遠東及對歐洲皆應有一貫之政策，若任國聯盟約在遠東方面遭受侵害，而欲其在歐洲有保障安全之効力實不可能。法國對於歐洲安全問題之關切較之遠東之利益為甚，法政府權衡輕重而決為此種態度，自非偶然。

至於美國則現已深覺其三十年來對於遠東之整個的政策，以及太平洋和平與世界和平等，皆已陷於危險之境地。美政府深知國聯係唯一的各種條約的集體，而又為實行國際行動之機構，且亦甚願集合非戰公約以及九國公約以為與國聯合作的法律基礎。美國現已決意實行其所主張之不承認政策，以阻止日本之野心而使之陷於孤立的地位

英國之贊助日本

英國政府對於遠東問題之政策，吾人實可信其意見並不一致。英國首相以及若干頭腦較爲清晰之閣員，對於英美兩國政策互異之嚴重性非不認識，而對於一九二二年英國之不能不放棄當時之英日同盟，以遷就美國於軍縮問題及九國公約之事實，自亦尙能記憶。惟大多數之閣員則現仍擁護西門氏之飄忽無定的政策，以優容日本之侵略行動。本年八月十六日紐約泰晤士報之倫敦通信員，對於英國官方之態度描寫至爲正確。該通信員謂英國政府對於李頓報告書之足以構成日本在滿政策嚴重的控訴，已不復成爲疑問。在此種事實之下，英國政府實感覺異常棘手，而亟思如何可以使國內討論滿洲問題之狂瀾不再掀起。該通信員復稱：

英國素持避免與日本在滿洲衝突之政策，而李頓報告書則顯與此項政策相悖，故英國官場大都視報告書爲一種眼中釘，而深覺李頓之被推爲調查團主席爲英國之不幸，且英國尤恐日本誤解報告書所持之態度卽爲英國政府之態度，而影響於日英

兩國之關係。

於此英國所最感不快之事即爲對於滿洲事件與美國意見之歧異，此種歧異亦適構成西門外相所有妥協能力之試金石。美政府雖曾屢次宣示其對日之強硬態度，但英國是否將擁護美國之意見，現仍在兩可之中。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氏所主張之不承認政策，英國亦尙未認識其可以實行。英國官場對於最近史氏在紐約之演講雖曾表示贊許，惟彼等所贊許者係關於軍縮會議之一部份，而非贊許其爲對日本之一種警告。

英國一般政治家現正留意不使滿洲之糾紛影響於戰債之談判，然而事實上則英國一方面方期要求美國在債務上之讓步，一方面則又與美國之政策在今年冬季日內瓦之協議中有捍格之可能。英國之處境亦良苦矣。

英國前此曾同意於調查團之派遣，至今亦尙後悔不置；蓋英國一般官場之意見皆認爲日本在滿洲之優越地位，在過去之兩世紀中即已繼長增加，且此種形勢構成之際亦尙無所謂國聯盟約之存在也。一二八之上海事件雖曾震驚一世，願英國政府以及商業份子

則尙認爲彼等在遠東之利益，仍可於與東京之友好關係中得到較好之保障。即以滿洲而言，則英國亦寧信任一日本在該地之政權，而不信任一中國在該地之政權也。英國深信日本在滿洲之商業上雖有種種之優先權利，但仍能於日軍佔領該地之下獲得利益。

雖然，英國亦有若干之人士擁護國聯對於日本之裁判，惟英國政府則雖覺形式未可樂觀，亦仍顯然袒護日本，於此而欲英國政府態度之改變殊非易易也。

美國之不能有所偏袒

本年九月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盛頓之記者曾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氏所有之時間幾全費於研討中日糾紛之上，但彼對於英法兩國之附和則幾已完全絕望，（法國態度之改變前已述及）以是彼之政策遂一變而爲盡力援助國聯之各小國，以阻止英法兩國企圖掩護日本在滿行動之努力。該記者繼復引證美國斯克立柏賀瓦特系報紙之言曰：

日本對於美國政府及美國之輿論界固不惜加以蔑視，但對於世界之各大強國要亦有所顧忌。明乎此則對今日之國際局勢思過半矣。日本爲一國際條約之破壞者，

然而歐洲各大強國則似已放棄其擁護九國公約之義務，而反援助或至少默認日本之行動。英法兩國對美國譴責日本侵略行爲之宣言既不予附和，而歐洲各弱小國家欲使日本遵守其對於國聯之和平義務之努力，亦爲彼等之所阻撓。至於今日則該兩國又以企圖俄延國聯對於日本所採取之行動聞矣。

在日本方面則因有英法兩國此種態度之鼓勵，故據一般之報告日本政府現方又積極從事於大規模戰爭之準備。說者謂日本此種準備爲對蘇俄而發，但亦有人謂係對美國作戰之表示。

處於此種形勢之下，美國當局自必能記憶所謂九國公約者實爲美國犧牲在太平洋上某種海軍防預設備之代價，且若此種條約竟被破壞而不可收拾，則美國亦當立即知所從事。以是目前之問題，實爲英法兩國以及其他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之簽字國，是否將維護條約之尊嚴以謀對付日本也。雖然，吾人所謂維護條約者，亦非各國須以海軍及陸軍之力量實際從事於戰爭之謂。吾人僅主張各國施用道德的，外交的以及經濟的壓力以謀

條約的遵守，而於採用此種方法之際，亦較訴之武力爲有效而不違乎條約之精神。

現在吾人亟應採取以下兩種之步驟：第一，由美國公開的要求英法兩國明白表示態度。第二，由美國限制對日軍火之輸出。

以上所述各種關於中國，日本，李頓報告書，國聯中之各小國，英國，法國以及美國之形勢，皆將爲國聯大會討論之對象。然則英國官場之態度之是否將如紐約泰晤士報之所言，仍無所改變耶。

五 日人眼中的蘇聯與國際聯盟

楊祖詒

一

關於滿洲問題，各列強間利害錯綜，此次國聯行政院會議及臨時大會，豫料其必爲從來未有之外交激戰場，結果將成爲日本之孤立狀態，抑或國聯內部形成兩個陣容，一爲承認日本之政策與主張，一爲絕對否認之態度，此於日本誠屬最爲關心之重大事件。讀者閱本稿時，國聯之確實情形，或尙不能知悉，但其輪廓，大概可以明瞭，至若現在狀態，在美國領導之否認滿洲國輿論當中，日本爲孤立的立場，尙未獲得足以對抗之輿論。無論其國家主張如何正當，如何合於正義，苟欲聳動世界輿論，在國際場中獲得有利地步，非作一種獲得地盤形式之折衝，其不能得到有利之解決，乃爲國際會議外交之特質。滿洲問題固爲特殊地域之特種問題，不顧日本主張，使事體仍復舊態，爲不可能，以實力強制日本接受所不願之解決策，此與維持和平機關之國聯理想相矛盾。但吾人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七一

不可不知國聯在其構成之性質上，爲要求各國主張均衡與妥協之機關，由此而言，日本在以滿洲問題爲中心之國聯內部，當努力於獲得贊助日本之地盤，同時在國聯之外，亦須準備對抗美國否認滿洲國態度之地盤。故吾人所欲言者，要爲於國聯圈外之美國與蘇聯之二國內，利用蘇聯爲牽制國聯之重要任務，以鞏固日本之外交地盤，此須特別注意。現在日本與國聯之關係，彷彿締結拉伯羅條約時之德國立場，當時德國將加入國聯，以參加歐洲戰勝國之陣營，抑與蘇聯提攜以形成反歐洲陣營，對於此兩者之取舍，頗費躊躇，德國之外交，恰如時鐘之擺，迷於兩勢力之中間，雖結果終加入國聯，其間與蘇聯接近，以牽制英法之歷史，尙爲吾人所熟記。雖性質不同，以滿洲問題爲中心之日本對國聯關係，豫想日本或竟至脫退國聯，一方蘇聯之存在，對日本及滿洲國，處於微妙之關係，可謂日本現在立場與德國當時，有相似之關係。現在日俄間之不侵略條約問題，已表面化，往日內瓦之松岡全權，取道西伯利亞，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爲意義深長之接洽，爲獲得日本地盤之第一步，此事大引起歐美各國間之注意，此足證明國聯處理滿

洲問題，蘇聯之態度有重要之意義。研究蘇聯對國聯態度及蘇聯與美國之關係，乃爲本文之目的。

二

述蘇聯與國聯關係之前，且說最近國聯幹部之間，欲請美國及蘇聯兩國代表爲觀察者，出席於討論滿洲問題之會議。李頓報告書中，述滿洲問題之善後解決，須考慮蘇聯在北滿所有之利益，似爲請蘇聯參加會議之根據。蘇聯對此招請，將採如何態度，爲相當有興味之問題，吾人由從來蘇聯對國聯態度及對滿洲問題之態度而觀察，可斷言蘇聯對於此種招請，將拒絕參加。國聯創設之初，蘇聯已與國聯立於一種對抗之關係，不僅未請蘇聯參加國聯，且國聯之組織，其反蘇聯之色彩，頗爲濃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明在反蘇聯之意圖之下，而以蘇聯爲目標者。綜合蘇聯當局隨時公表之對國聯觀，謂「國聯爲英法兩國指導下之帝國主義機關，聯合國利用國聯爲略奪手段，國聯無力干涉參加國間之武力抗爭，且不能防止戰爭，對於強國之蠻橫，毫爲作爲，國聯要爲（在第二

國際支持之下）強國犧牲小國之外交交易所，且國聯爲攻擊無產階級獨裁國之危險機關。此爲蘇聯之對國聯觀，蘇聯與國聯純立於對抗之關係。然則蘇聯何故參加國聯主持之軍縮會議與其他技術會議，蘇聯說明，謂「於一般勞動階級有利益者，則與國聯爲技術之協力」。觀蘇聯對外政策之基礎，尤足明瞭蘇聯與國聯之對抗關係。史達林在第十回共產黨大會之報告演說，明白宣示左記五條爲蘇聯對外政策之基礎。

一、防止將來之戰爭，保持和平，與資本主義國確保平常關係。

二、暴露所謂爲和平之戰爭，暴露爲防止將來戰爭而爲戰爭準備之一切行動，暴露揭和平主義之旗幟而隱蔽實際上戰爭準備之行動。

三、國聯爲隱蔽關於戰爭準備之機關，故吾人不加入國聯，如加入國聯，則不能爲鐵槌或鐵床，吾人不欲以鐵槌加於弱國民，亦不欲爲強國民之鐵床。

四、於帝國主義戰爭敗北，受資本主義國家種種侮辱，因此採反抗聯合國態度之國家，吾人須謀與之接近。

五、謀與從屬國及殖民地之聯合。

史達林所明示之對外政策基礎，今尙無何等變更，在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存主義之下，繼續設定常態關係之方針，對於國聯，繼續其強硬之對抗關係，暴露國聯之內容與行動，與對強國持反抗態度之國家接近，以堅固其反國聯之陣營，故吾人謂蘇聯不至應國聯之招請，而參與滿洲問題之討論。

三

上記蘇聯對國聯之立場，就此次之滿洲事件，亦可明白看出。李頓調查委員會之報告書中，關於北滿之蘇聯利益，尤以關於中東鐵路問題，曾爲不少之敘述，一見似乎調查團提倡尊重蘇聯權利，暗示對於滿洲問題之善後處理，蘇聯當然有充分之發言權，但在他面，關於記述華南之蘇維埃運動，又暗示幾多反蘇聯之聯合策，蘇聯豈有不能看破國聯此種二段戰法之理。蘇聯對李頓報告書之批評，有較日本國內批評，更爲辛辣之處。蘇聯機關報意滋威士加主筆拉底克氏，揮其得意之筆，譏李頓調查團爲學術探險隊，

謂調查團認識不足，指摘調查團對於帝國主義過去在中國之罪惡，日美兩國在遠東之衝突，諾克斯提議滿洲鐵道由國際共同管理等，使日本不得不對滿洲採此次積極政策之重要要素，故意抹殺，其敘述如左。

李頓報告書，關於日俄戰爭及於日本人心理之各種影響，曾爲詳細之敘述，但關於日本對滿政策緊要原因之一之日美兩國利益衝突，則緘默不言。報告書中述滿洲鐵道問題之中日二國資本戰之章，只言日本以中國鐵道反乎日本之利益，對於中國在滿洲之滿鐵並行線欲連結於由美國出資之葫蘆築港，則無一言道及。對於日本所稱之中國建築貫通滿洲南北之鐵道，使滿鐵成爲無價值之物，用外國資本建築與大連競爭之葫蘆島港，則保持沈默。一九二七年，滿鐵向摩爾根商會提議借款時，因張作霖之反對，謂爲破壞中國之對美信用，而致於不成立之事，李頓委員會斷無不知之理。在華美國報紙，以張作霖炸死事件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美國與滿洲聯合之復仇，日本新聞以張學良之接近南京爲美國使滿洲與日本疏遠之行動。一九二

九年之中俄事件，美國政府欲干涉時，日本以此爲美國資本向滿洲進出之一端，目爲滿洲鐵道國際管理提議之前提，李頓委員會如不知此等事實，殊爲可驚，關於滿洲問題之日美抗爭，未曾何等言及，爲李頓委員會之認識不足。要之，國聯代表等隱蔽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之實際關係，對中國則爲擁護者，對於學彼等所爲之幼弟日本，則欲爲其教誨之師（十月十三日意滋威士加報所載）。

又共產黨機關報蒲羅達，另以別種意義批評李頓報告書如左。

李頓報告書形式上承認中國在滿洲之宗主權，事實上提議滿洲由中國分離，蓋事實上提議在各國監視之下，使滿洲爲殖民地化。置滿洲於國際管理，爲分割中國大業之第一步。又該報告書關於華南蘇維埃區域擴大激化之事實，提示中國中央政府之統一與中國內部改造之國際協力爲對策，如易以吾輩之言詞，則爲「（一）爲鎮壓中國之蘇維埃革命而援助南京政府，（二）置全中國於國際管理，使中國爲國際帝國主義之殖民地，（三）爲達到此目的而利用南京政府」

李頓報告書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費多數之言詞，於滿洲問題之解決，考慮蘇聯利益，此為視蘇聯之利益與帝國主義利益之性質相同。又該報告書力言蘇聯政府之政策與基於現行條約之其他列強政策相對抗，如易以吾人之言，則為「向全部帝國主義國家，力言反蘇聯之聯合」。（十月七日蒲羅達報所載）

引用上記報紙所載，乃為明瞭蘇聯如何與國聯對抗，對於國聯派遣李頓委員會報告書。作如何觀察，照此看來，無論國聯如何為牽制日本而高倡尊重蘇聯之北滿利益，又無論如何招請蘇聯，終屬無益。

四

國聯既為含有充分反蘇維埃之性質，於蘇聯為應警戒之機關，則蘇聯無參加國聯之可能，固屬明白。其次事實上在背後指導國聯，專意於反日輿論之統一，以金錢威力壓迫英法之美國，其與蘇聯之關係如何。以資本主義世界領袖自任之美國，縱此次選舉結果，政權屬於民主黨，與蘇聯在主義原則上立於對抗之關係，當仍無絲毫動搖，同時蘇

聯在主義上對於美之立場，殆無說明之必要。史達林謂「世界現分裂爲兩個陣營，一爲帝國主義之陣營，一爲對抗帝國主義之陣營，前者由資本主義頭目之英美代表之，後者爲對資本主義抱不平之國家，決死與資本主義抗爭之蘇聯代表之，此兩者生出正反對之引力中心，全世界生出被其中心牽引之兩傾向，英美爲資本家階級政府之引力中心，蘇聯爲西歐勞動者及東方革命家之引力中心，英美以其富力吸引，蘇聯以其革命經驗吸引」。此爲蘇聯所抱波爾希維主義對世界霸權之野心，與美國依金錢外交以掌握世界霸權之野心相對抗。自蘇聯立脚於「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論」，停止對外革命促進政策，持與資本主義國暫時共存主義以來，與歐洲及遠東各重要國家逐次恢復外交關係，依通商條約與不可侵略條約以保障自己國家之安全，同時踏進產業五年計劃，其間蘇聯向美國政府欲以關於舊債爲某程度之讓步，以開始交涉，但美國始終以蘇聯廢棄外債之無條件撤回爲原則，固執不承認蘇聯之態度，爲最後不承認蘇聯之惟一大國。美國國內固有一部分人士主張與蘇聯締結通商條約，個人有參與蘇聯之五年計劃，爲各種之企業通商

關係者，但此尙未足以變更美國政府之立場。將來蘇聯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與美國利害關係對峙之要素益多，使兩國接近之材料極少。蘇聯五年計劃之成績如何，且莫批評，此龐大計劃，係以美國爲最大目標，乃爲不可掩之事實，本計劃完成之後，關於農產品之輸出，蘇聯與美國在歐洲市場，爲對峙之運命。又關於對華問題，美國獨占中國市場之野心，不僅直接與日本衝突，與蘇聯之對華政策（中國蘇維埃區域之擴大），亦爲對峙之關係。美國政權移於民主黨，史丁生之威力半減，此卽表示美國欲統一世界反日輿論而引入蘇聯之計劃，已發生破綻。但蘇聯之現狀，雖史達林大言壯語，尙未達到與美國爲實力對抗之域，故蘇聯以極力延遲與美國之最後決戰爲得策，因此避免投入以滿洲問題爲中心之國際紛爭漩渦中，而極力暴露在滿洲之日美抗爭，欲由歐美資本主義國陣營內奪取日本，爲蘇聯對外政策之基礎。

五

吾人在上面已將蘇聯對國聯之關係與對美關係加以大體之考察，最後欲將日本今後

實現以滿洲爲中心之大陸政策，應如何指導國聯，應如何利用與蘇聯關係之點，略申述鄙見。國聯討論滿洲問題，以李頓報告書爲討論基礎，現已明白，該報告書提倡滿洲之國際干涉與中國之國際管理，根本上與日本之政策主張相反，其能緩和協調至如何程度，須視今後之形勢如何，由日本承認滿洲國而確立之遠東和平政策，係以排除國聯及各國干涉爲根本基礎，而要求國聯將滿洲問題丟手。國聯如不承認日本之要求，日本將被迫與國聯脫離關係，國聯縱提出中間的善後解決案，根本主張之矛盾既未除去，仍留難題於將來。若以此與日本滿洲國地理經濟關係最密切之蘇聯態度相對照，則蘇聯（一）迴避日本之衝突，提議締結不侵略條約，（二）對滿洲問題宣言嚴正不干涉態度，（三）反對國聯提倡滿洲及中國之國際管理，攻擊國聯之干涉政策，（四）對大亞細亞主義表示共鳴等，與日本之政策主張有幾多共同點。蘇聯之提議不可侵條約及現在之對日態度，固由於蘇聯本身利益所採用之政策，蓋由此（一）防止國聯內部反蘇維埃分子之武力干涉蘇聯，（二）引誘因滿洲問題而陷於孤立狀態之日本入反國聯陣營，（三）觀察

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矛盾日甚，以謀在此時建設國內之成功，（四）援救中國蘇維埃運動之國際彈壓，其基於此等術策而出者，固為不可隱蔽之點。但公平考察日俄間利益相反與其共同之點，日本如欲善處現在遠東變局，則日本與蘇聯締結不可侵條約，更進一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即對於亞洲門羅主義之確立，造成共同陣營，以發起排斥歐美干涉亞洲之大運動，乃與日本之遠東和平政策相符合，此問題非日本投國聯或投蘇聯之問題，視國聯之舉動如何，日本應為首倡者而必自行採取之道路。關於日俄締結不可侵條約，現在日本國內分贊否兩派，大概抱確知國聯此次態度後，再行考慮，亦不為遲之意見，此殆因對於日本與蘇聯在主義上對峙，關於華南蘇維埃運動，日本與蘇聯利益之相反，國聯參加國之反蘇聯運動等問題，加以考慮之結果，然借問今日除利用蘇聯，日本之外交可向何處尋活路。試想此次之滿洲事變，苟非現在之蘇聯，如舊日之帝俄存在，則將現出何種局面，恐與今日之情形不同，日本更陷於國際孤立之狀態。現在蘇聯之對外政策，確乎不動，與純為機會主義變更無常之列強外交，異其性質，此點最足令吾人安

心。今日之蘇聯，在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之中途，抱平和主義，締結不侵略條約之時代。蘇聯革命後十五年之外交史，可分爲四大時期，第一期爲革命外交時代（祕密條約之暴露，外債之破棄，對外革命促進時代），第二期爲獲得各國之承認時代（新經濟政策之實施，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共存時期，一部分舊債承認原則之適立時期），第三期爲建設時代（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論之實現，第一次五年計劃），第四期爲締結不侵略條約時代（五年計劃擁護之安全保障），現在爲第四期。華南之蘇維埃運動，蘇聯之共產主義宣傳等，李頓報告書雖曾提及，但現在之蘇聯實狀，以自己之內部建設爲惟一之對外宣傳，無再爲其餘宣傳之必要。蘇聯不賴他國之借款，以自己力量建設本國社會主義之社會，向經濟復興邁進，如無害於他國，則吾人無干涉必要，亦無以蘇聯繁榮爲問題之必要。日本應以滿洲問題爲動機，由遠東和平之見地而宣言國聯勿爲不必要之干涉，由大亞細亞主義之見地，使蘇聯參加日本之陣營，以向日本獨自之使命邁進，此種道程，於此次國聯討論滿洲問題之態度後，將更可以知此爲日本必然之途徑。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八四

(譯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之外交時報)

六 日人之日俄親善論

陳次溥

緒言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從追隨歐美的外交，還原爲遠東自主的外交；而且佔領了熱河，完全維持滿洲（僞）國的安全；和張學良的失敗，華北政情發生了變化；還有金圓國——美國的經濟恐慌，禁止金輸出；和德國國社黨希特勒的執政等等，事故多端，變化莫測，國際政局，好像是走馬燈一樣地活動着。

在這世界變化多端的當中，新駐日之蘇俄大使游列納夫氏，已於三月十一日到了東京。究竟是否趁着這機會：進行締結日俄或俄滿的不侵犯條約呢？創設日俄滿三國國境委員會，並使蘇俄承認滿洲國，設法確立遠東的和平呢？日俄關係究竟採取如何的動向？這或者是一般趣味集中的問題罷。要檢討這類的問題，在順序上，可以先把日俄或日俄滿關係的過去，來敘述一下。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最近日俄的關係

滿洲事變後，日俄兩國因爲滿洲（僞）國的問題，發生幾度微妙的關係，就中像去年二三月裏，王德林統率義勇軍在「潑古拉尼溪那耶」附近地方蠶起的時候，非常緊張。當時我（作者稱下同）住在莫斯科，聽說王德林軍被日本軍追到俄國領土那邊，而日本軍還是繼續地追擊過去，那時候我很擔憂日軍和集中遠東的赤軍（遠東特別軍團）發生衝突，並且曾經傳佈日俄開戰的消息。然而日軍並不渡過松花江以東，他的軍事行動，除了建設滿洲（僞）國以外，沒有別種企圖；同時蘇聯之充實遠東的軍備，不過爲着自衛的目的，以備萬一，他們對於日本在滿洲的行動，並無積極妨礙的意思也明白了，於是兩方用親善的步調，很快地接近起來。

從來認爲日俄兩國間的癥結所謂漁業條約的改訂，也因蘇俄好意的讓步，圓滿地解決了。這種癥結的治療，是以松方幸次郎氏獲得蘇俄石油精製品的販賣權開始；此外如向北樺太石油公司交涉俄製原油總經理權之進展；又當海倫貝爾事變的時候，日人避難

到俄領土內，和其他蘇俄努力於好意的斡旋也不少；加以松岡代表去日內瓦的時候，經過莫斯科，和外交人民委員李特維諾夫及加拉罕的接近，事實上已使日俄關係有改善的趨勢。而且對於未經承認的滿洲（僞）國，允許於赤塔，浦鹽，伯力，蒲拉谷威幸斯克，各處，設滿洲（僞）國領事館（現在赤塔及蒲拉谷威幸斯克二處業已成立）；承認滿洲（僞）國任命的中東鐵路督辦李紹庚；中東問題和滿洲（僞）國採取協調方針；默允滿洲（僞）國派遣代表到莫斯科；日軍在滿洲國內的自由行動；對於滿洲（僞）國的問題，一概採取不干涉主義等等事實，更給日本當局以很好的印象。從此日俄的關係，可算是達到極致，遠東和平的基礎，使人覺得可以建築起來了。這裏只有一種「締結不侵犯條約問題」還沒有解決。

不侵犯條約問題，在前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外相芳澤從巴黎歸途經過莫斯科的時候，由蘇維埃政府提議，但是因爲日本方面回答的遷延，以致無形擱置了。蘇俄方面的態度，好像是一切問題，以締結不侵犯條約爲前提，很希望這條約的成功。到了去年以

至本年初，日本外務當局和蘇俄前駐日大使托洛耶諾夫斯基，再三交涉的結果，日本外務當局，大體用口頭作以下的表示：

- 一、輿論沒有成熟，時期覺得還早。
- 二、把目前的爭執問題先行解決，然後商量不侵犯條約。
- 三、有沒有成立日俄滿三國國境委員會的準備？

蘇俄對於日本這幾項的回答和提議，表示不滿的意思，就是：保障日俄滿國境委員會，雖然有參加的可能；但締結不侵犯條約，所謂時期還早這句話，不過是迴避責任的話；而且目前爭執問題，與不侵犯條約問題，沒有聯帶的關係，可以個別地解決。現在日本既然這樣無誠意地表示，那明明是拒絕商議日俄不侵犯條約，於是蘇俄方面，就把從來兩國間的交涉經過，一概發表了。

蘇俄既經公表這交涉的經過，日本認為違反道義和國際禮儀，於是兩國間就發生了黯淡的層雲。蘇俄方面的態度，以為一切重大關鍵，都在這不侵犯條約的締結。而日本

不肯接受這項提議，那就萬事皆休，所以蘇俄轉變他的態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當時處於國際聯盟四面楚歌中的日本，碰到蘇俄這種轉變的態度，當然受了很強的刺戟。

本年一月上旬在莫斯科舉行的聯邦共產黨中央執監聯合會席上，斯大林說明第一次五年計劃成績的時候，說：『第一次期限以內，僅能完成九三%，還有七%沒有完成，他的原因，就是因為鄰國裏有拒絕締結不侵犯條約的國家，和遠東情勢複雜的關係，把幾個工廠變做製造最新式防禦武器的緣故。』這一種話，好像是第一次五年計劃沒有完成的責任，在於遠東的某一國——日本。當時會議席上，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摩洛托夫也說：『像內田康哉那類有責任的外務當局，把含有反俄性質憑空捏造的消息，在議會裏反覆地陳述，實在是『非常可惜』云云。

日本駐俄大使太田，對於這番演說，曾經於一月二十八日送達俄政府一份備忘錄，他的內容是：『內田外相言明中俄接近的結果，如果華南黃河流域地方的中國赤軍，越發利害起來，那就是遠東和平的重大威脅，所以日本非加以十二分地注意不可云云。』

後來於二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的集團農民和衝擊隊員大會裏陸軍人民委員長華洛希洛夫和蘇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摩洛托夫兩氏曾經力說：『遠東的國境上，現在處於不安的狀態，遠東的赤軍，非竭力地守護這國境不可。』

本年裏蘇俄的要人們，幾度公開的演說，聲明對外尤以對日，始終出以挑戰的態度，實在使有心人覺得啞然失望了。

當時日本在國際聯盟裏，陷於孤立的狀態，而久懸不決的中俄復交，突然在日內瓦簽字實現了。這大概是去年夏季由於渥太瓦協定，英國和加拿大之間，成立諒解，蘇俄商品之英國的市場，被加拿大奪去；後來英俄通商條約，又遭廢止了；於是蘇俄喪失了的市場，將要向遠東方面開闢，并且或有其他的意味，挾着滿洲（偽）國給日本以很大的刺戟。

但是蘇俄前駐日大使托洛耶諾夫斯基，和日本朝野非常親近，而又很能理解日本，他在東京先後住了五年，當他回國的時候說：『我在任的幾年裏，不能使日俄兩國締結

不侵犯條約，實在是非常遺憾的，」所以蘇俄前大使的歸國，使人很深刻地感覺到：日俄兩國親善上的連鎖，將從此中斷麼？

最近據伯力方面的消息：中東鐵路沿線，土匪橫行，常使鐵路的事務上感着威脅，因此請求滿洲（偽）國當局嚴加取締，但滿洲當局似取傍觀態度，以致沿線情形難免紛擾；另一方面傳說，說對方和土匪互通聲氣；又據浦沙的情報，說遠東方面赤軍，開始集中，并且浦沙附近，見到蘇俄偵察機的飛翔等等消息，愈使兩國的接近上，構成很深的鴻溝。

這時候，日本在國聯方面陷於苦境，結果不得不宣告退盟；而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因為商議滿洲問題，招請美俄兩國加入，想併合美俄的力量脅制日本。後來蘇俄不與國聯合作，標榜對滿不干涉主義，拒絕上項的邀請，而當時蘇俄的動向，確是日本朝野視聽之的。同時滿洲（偽）國決定攻略熱河，中國又瀰漫抵抗空氣，在這內外多事之秋，所以發生日俄即速締結不侵犯條約的急進論。

尤以決心退盟的時候，遠東自主外交的還元論，漸次擡頭起來，而根據於世界主義，謀確立遠東的和平，要使遠東接壤的國家，好好握手言歡，方能有望，於是日俄親善論，開始萌芽其新勢力了。

當三月八日，蘇聯邦不變更其「聯盟不合作主義」和「對滿不干涉政策」，對十九國委員會的招請，正式拒絕了。這回答雖然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但是實行了以後的影響，的確可以使日俄關係上，發生光明的途徑。

三月十一日，蘇俄新大使游列納夫氏，在這好空氣裏到任了。前大使托洛耶諾夫斯基氏，離開東京時說：『日本和蘇俄很有提攜的必要，如果兩國間不能和平，那世界上就永遠不能和平。我雖然離開東京，將來回國後，對於締結日俄不侵犯條約，應當盡最善的努力』云云。現在新大使游列納夫氏，既經到了東京，如果蘇俄不變他從來的主義，以和平政策爲他的國是，那就爲遠東和平而協調，也是當然的事，所以他想努力本着這方針進展，也是明顯的事。游列納夫氏到東京的那天，在火車裏似以很堅的決心對我

說：「日俄是接境相隣的同志，日本對蘇俄的關係和對美的關係，自然是完全不同。我也很知道我們兩國關係的重大性，所以既然担任了駐日大使，當然要努力於兩國關係的向上改進，」云云。

然則像上面所說的過程，日俄兩國，究竟能否翻然親善起來，締結不侵犯條約，而到了確立遠東恆久和平的時機呢？或者片雲集爲暗雲，而更有惡化的可能性呢？這種實際的關係，非常微妙，僅僅憑着表面的動向，不易逆料將來的推移，必須對於那國所有對內對外的情勢，仔細地觀察明瞭纔可。所以下面就將蘇聯的對外情勢和對內現狀，可以參考的地方，提出來說一說。

蘇俄對外的情勢

到了本年三月裏，國際政局有二樁可驚的大變動：一樁是金圓國——美國的銀行停業和禁金輸出；一樁是德國希特勒國社黨占據他們的國會。這兩樁大變動所給與的影響，自然是不僅限於蘇俄。但和蘇俄從來關係密切的美德二大國，遇到這種急激的變動，

在蘇俄方面所受的打擊，當然不下於他國。

美國民主黨大總統羅斯福就職的時候，一般對於承認蘇俄的論調，也擡頭起來，并且希望恢復通商的關係，構成兩國經濟的連鎖。德國在政治經濟的關係上，本是蘇俄的一個親善國家，那知國社黨突然把持政權，發表他四年任期裏的計劃，並實行彈壓共產黨和猶太人。當三月初國會選舉的時候，襲擊共產黨的本部，又將國會大禮堂放火的嫌疑加諸共產黨，對於共產黨員的逮捕彈壓，越發猛烈起來。希特勒派的這類行動，遂使德俄兩國間的關係，投射着一重暗影。而且住在德國無辜的蘇俄人民，所遭的損害，也由蘇俄向德國政府正式提出抗議了。

住在東京的蘇俄有力者，對我這樣說：『蘇俄不是因為希特勒派的勝利感着困苦，還是希特勒政權的本身感着爲難。獨裁的墨索里尼，和蘇俄是要好的；就是希特勒，也沒有什麼大問題』。現在俄德的關係，雖然不至於馬上發生什麼事故，但是希特勒的擡頭，使蘇俄正站在「西部戰線起異狀」的立場上。

希特勒派的登台，使法國起了反響，自不待言；而法國和蘇俄的關係，從蘇俄革命後許久的時間裏，是積不相能的，到了近年，漸漸地接近起來，去年兩國締結不侵犯條約的機運已經成熟，本年二月兩國都批准這條約，且已發生效力。法國又和蘇俄訂立購買石油契約，由於石油的輸入，答應了信用借款，於是經濟的接近也開端了。這時期中間，因為有希特勒國社黨的誕生，所以法俄的關係，不得不採親善的態度；還有在法國金錢連鎖援助下的波蘭，拉脫維亞，奧斯脫尼亞和芬蘭諸國，都和蘇俄的國境相接，而早已和蘇俄締結不侵犯條約，希望接壤的各國，都相安無事。俄德的關係，像從前蘇俄西部一帶的戰線，由於締結不侵犯條約，表面上似可以顯現着和平的空氣；但是到了德國希特勒黨占勝後，這一班小國，好像受了很大的威脅，在他們的政治經濟軍備各方面，都感着欠缺獨立的能力。

英國和蘇俄兩國，由於去年渥太華會議的結果，蘇俄在英國的商品市場，被加拿大奪去了；後來兩國的通商條約，又被廢除，所以彼此的關係也就淺簿了。又和意大利土

耳其的關係，僅能維持親善的立場，而不能如往年之足以容納蘇俄的期望。

至於遠東地方，就是對日對華的關係。對日的關係，讓到後面來說。試看對華的關係怎樣？國交斷絕了數年之久，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俄紛爭以後，中東鐵路會議剛閉幕了，而滿洲事變發生。那時候，日本拒絕蘇俄提議「締結不侵犯條約」，而於國際聯盟的四面楚歌中奮鬥，突然於日內瓦完成中俄復交之議。這中俄復交的真意，究竟在那裏？是否蘇俄在英國喪失了的市場，想從遠東中國方面求出路呢？或是對介於中俄間的日「滿」兩國示威呢？很使各方面懷疑着。然而從滿洲（偽）國占領熱河所起的華北混亂，和美國財界不安所給與中國的影響等等看起來，這也沒有什麼很大的效用了。

蘇俄國內的情形

反過來看，蘇俄國內的現狀怎樣呢？在現今國際情勢之下，所謂豐裕的國家，差不多是沒有的，蘇俄也因爲受着各種的影響，不能達到他預期的地步。

第一次五年的建設計畫，在去年底已經結束了；從本年一月起，再進入第二次五年

計畫的建設時期。據斯太林的說明：那第一次五年計畫，只完成了九三%，還有七%沒有完成。但是五年計畫，在四年三個月裏終結，僅有七%未了，這在數字上看起來，可以說是非常的成功了。電氣企業，石油，煤炭，鑄鐵，汽車等各項工場的建設，在重工業方面確有長足的進步。然如斯太林演說所云：『因為遠東的一隅，拒絕締結不侵犯條約，只得將重工業的一部分，改製軍需品，所以不能得到預定的成績。』所以偏重重工業的結果，自然要輕視輕工業和農業政策，使食糧方面發生很大的缺乏，從內部看過去的蘇俄，到了一九三一——三二年的時候，漸次感覺食糧困難，陷於意想以外的苦境了。

要把「食糧難」的實情分析起來看，不得不先從農民勞動力的降低說起，他如勞動希望的減退，和急進地改造農村的失敗等等，跟着發生；而都市的生產品，要流通到農村裏去，欠缺了一種調劑，使都市和農村起了隔膜；還有因為貨幣價值的低落，和一九三一年（二億九千萬金盧布）一九三二年（一億三千萬金盧布）對外貿易上空前的輸入超過；所以他的對策，就是減低購買力，向物價便宜的市場想得到他預期的成績，乃不

顧他自己國內的需要，將輸出品類占最大多數的農產物，向外輸送，以填補那一大筆的輸入超過。這樣下去，就使食糧困難的苦楚，激烈地壓迫他的國民生活；加以偏重都市方面勞動者的結果，農村民衆集中到都市裏來，於是各都市裏的人口激增，發生了居住困難的問題。後來重要都市發佈緊急整理命令，如莫斯科，哈利古夫，列甯格勒各處，對於都市住民，發行承認居住權的許可書，開始覆查各人的身分證明了。

在現今過渡時代的蘇俄，根據中央黨部已經立案的方針，講究各種改善的方策，但並不加以大眾的實行能力，所以各方面發生了許多障礙。

爲使國民生活的向上，確立國家的基礎，成立了第一次五年計畫，在這時期中，使國民的資力勞動力全部總動員，努力於計畫的推行，但是發生了意外的食糧困難，和他的苦楚；且更勉強進行第二次總動員的五年計畫，就國內情勢觀察起來，很有批評他不當的議論。

第二次五年計畫的根本，就是變更從來急進的方式，從量的多少上，注意到質的良

；從前進的方針上，注意到腳踏實地致力於新建設。就是想先把已經建設的事項，充實起來的一種消極政策罷了。

蘇俄國內的情勢，在人類現實的生活上，遭遇着衣食住的困苦時代，也可以說是進入想像以外的國難時代了。

日本國內國外的形勢

然則日本對內外的事情怎麼樣呢？日本也在國際經濟的漩渦裏，陷於困苦的境地，確是事實；並且從退出國際聯盟的前後，感着聯盟各國口頭上經濟封鎖的威脅。這類經濟封鎖的話，事實上雖然不能實行，但是當時世界的政局，對於日本究竟有怎樣的舉動，是不易預料的。列國對日軍侵略熱河的疑慮，已經成爲事實，將來兵災擴大到華北，而且禍害波及外人的時候，不知問題發展到什麼田地，使人感覺到非常的危懼了。

試把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的立場，和從侵略熱河後的日本立場等，來同非常時的日本現狀相對比觀察，究竟神國日本怎樣地變化推移，還在不能明瞭的狀態。

雖然高唱遠東自主外交的還元論，和支持非常時的內閣，並有優勢軍隊的協力，國民一致的後援，認為國際孤立不足畏懼，以自相誇張；但是現在的大勢，於國際關係上，如果一國孤立，殆為不可能的事，況且如日本的國家，還要仰給原料於別國呢？

遭遇着這危險的日本，當他聲明退出國聯，代表團離開日內瓦，揭櫫他遠東自主外交的旗幟以後，像是天祐日本，不久發生美國的經濟恐慌，和德國國社黨的希特勒內閣出現了。這樣，日本的對外關係，已經有利地展開了；經濟封鎖這類話，就無形消滅了；而美國資本的停止使各國發生反響，且顯示着從經濟孤立的體系上邁進的動向。同時侵略熱河，又是意外迅速地得到預定的成效，使華北捲入混亂狀態；接收美國資本恩惠的華南政權，也受了很大的打擊。此外以一聯盟中心主義，歐洲聯盟主義的法蘭西，一為始，其他羣小國家，因為德國國社黨政權的活動，對於遠東問題滿洲問題等，沒有干涉的餘裕了。所以這時候是日本實行自力自主之內外政策的絕好機會。

像上面所說的，以日本和蘇俄兩國爲中心所起之各種情勢，展望日俄兩國將來的關係，相信可以得到相當的推察。

天祐呀！神助呀！很可懸念之日本退盟後的國際立場，因爲國際情勢的變化，從前所顧慮的，不過一種杞憂，而一切都得有利地展開，像處於順水行舟的地位一樣。

日本援助滿洲（僞）國，又平定了熱河，日滿聯合起來，正在向建設的道途上邁進的重大時機。如果說進入遠東外交還元期的話，那末在遠東方面，應有強固的地盤和聯合同志的必要，現在更不應該遇事生風，庸人自擾，這是很明白的。

說到這裏，那蘇俄的存在，往往使人想到彼此連繫的問題了。試看滿洲事變發生的時候，蘇俄對日本和滿洲（僞）國所表示的好意；最近又拒絕國聯的招邀，根據他們的「國聯不協調」和「和平主義」，表明對滿問題不干涉等等事實上看起來，蘇俄決不願意和他國發生事端；并且從和平主義上着想，始終對日提議要締結不侵犯條約，他的和平的意志，確是很明顯的。蘇俄前駐日大使托洛耶諾夫斯基臨去的時候說：『將來日俄兩

國，必須締結不侵犯條約，我始終有盡力進行的覺悟；又新任大使遊列納夫氏，也在他的言外含着這種意思。尤以日本去冬對蘇俄「締約時期還早」的答覆裏頭，關於國境問題，詢問蘇俄有無「設立日俄滿三國委員會」的準備的時候，蘇俄表示有參加的意思了。

遠東的和平，和日本之遠東自主外交的發展，他重要的樞紐，在於和接壤國蘇俄的關係，所以蘇俄所要求的不侵犯條約，如果是這事的關鍵，那也是可以辦的。一方面不要拘泥固執他的成見；一方面趁着不侵犯條約，把一切懸案同時設法解決，在兩方都是有利的事。

傳聞蘇俄在西比利亞地方，謀充實他的軍備，這如果單是國內的政策，那末一切案件，從此時有利於日本的大局上着想，這不侵犯條約，更進一步的接近起來，也是得計的。至於北滿方面夾雜着中東路的各項問題，和其他日俄間沒有解決的問題，雖然還有不少，但是國境以外的事情，是容易解決的。

要之，日俄兩國的中間，如蘇俄方面認定不侵犯條約是希望的重心；而日本方面則

說時期還早，想緩一步再議，兩方是處於互相期待的現狀裏。但三國國境委員會的設立，在順序上先事進行，自然是可以的。總而言之，此後兩國間，漸漸地進入親善提攜的機運，剛巧新大使遊列納夫氏到任，把所有體面的問題和拘泥於文字的斟酌等等，暫時擱起，先謀外交的接近，並促進經濟連鎖的實現，豈不是很好麼？

把對內對外的政策，分開清楚，注射目光於大局上面，好好地應付，那末日俄兩國的關係，一定向改進的途上推移，並且達到世界和平的目的，也不是很難的事情。

（本篇載四月號東洋雜誌，作者爲東京日日新聞特派員馬場秀夫）

七 法俄互不侵犯條約成立之意義

鄧季雨

俄國自十月革命後，俄法間因債務問題，法對俄仇視極深，歷來歐洲之反俄運動，法常爲其領導者。蘇俄西境諸小國，多在法之卵翼下，常聽從法之指使而與蘇俄爲難，此實蘇俄所常引爲憂慮者。近年來蘇俄鑒於鼓吹世界革命之不易成功，資本主義之未可輕易傾覆，乃將對外之目光轉而向內，力求國內經濟之建設，物質之進步；惟欲努力對內建設，必先對外建立和平關係，然後力量方可以集中，建設始有速效可言。故於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間，蘇俄先後與土耳其德國阿富汗立陶宛波斯等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及至五年計劃開始實行後，蘇俄對外建立和平關係之念益切，乃提議與波蘭，羅馬尼亞甚至日本等國訂立同樣條約。而欲與法國訂立此項條約，則更爲蘇俄所念念不忘者。查俄法草約，去年卽已成立，當時之所以未能批准者，卽俟俄波條約成立之故，因法國要求，須俟俄波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後，法國始批准俄法互不侵犯條約。現在此關係國際政

局之俄法互不侵犯條約已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法外部由赫里歐與駐法俄大使正式簽字矣。
。條約之全文如次：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法共和國總統爲謀鞏固和平，增進雙方友好，願秉過去互盡國際責任之精神，更具體證實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非戰公約所伸和平之意旨，訂立協定如次：

第一條 一方決不單獨或與他國聯合自海陸空任何方面攻擊他方，并尊重他方之領土及屬地主權。

第二條 任何一方受其他一國或數國攻擊時，他方決不予攻擊者以直接或間接之援助，如爲一方主動攻擊一第三國，則他方可以用通知而廢止現約。

第三條 上列二條并不推翻或改變雙方在本約以前所訂各約中取得之權利，惟雙方同時宣布不受以前任何約中所定必須參加於第三者攻擊中之束縛。

第四條 雙方均不得參加任何限制對方之貿易及貨款通融之國際協定，及任何阻止

對方國外貿易之手段。

第五條 雙方均照第一條協定，尊重雙方之領土及屬地主權，不得妨礙對方之內部事務，特指不得以任何直接行爲，煽動或鼓勵任何擾亂宣傳或干涉之企圖，以破壞對方之領土完整，或以武力改變對方一部或全部政治及社會制度之計劃，雙方同時亦不得發起，或擁護，或供給，或補助，或准許其國內以武力攻擊對方土地或傾覆對方政府之軍事組織。

第六條 規定雙方發生一切衝突及爭端時，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如同時所訂調解協定所指出者。

第七條 規定協定之法文本及俄文本，同樣有力。協定須待在莫斯科交換批准文後，方生效力。協定施行後二年內，不得廢約。此後如欲廢約，須在一年前通知對方。

附調解協定：

法俄調解協定共有八條，其內容規定自協定生效後，雙方發生任何爭端而不能以外

交方法解決時，須交於一調解委員會。該會每次由雙方政府各委定二代表組成，其主席必須爲開會所在地國家之國民。同時可聘專家以諮詢資格參與該會，證人亦可於需要時參與。委員會每年召集一次，惟雙方同意，遇急要時可臨時要求召集，召集之十五日前，雙方須照外交手續，以欲付討論之問題，開單交入。開會時間，以十五日爲限，雙方同意時，亦可延長，開會地址在巴黎及莫斯科二處輪流。此外規定委員會開會時須雙方委員均到，方能有效，決議須得全體通過，如不得全體通過，可由一方要求於開會四月內召集一特別會解決之，委員會關於調解手續之提議，雙方構成與否，必須在三月內答復。最後該協定之有效期間，與上列之不侵犯條約同。

現在試一考察促成此約訂立之原因，及其意義——對於國際政局之影響。在以前，德法之仇固深，俄法之怨亦大，故俄德邦交極睦，常連合以抗法國。自德國右傾勢抬頭後，局勢卽爲之一變。德國國社黨日以取消凡爾賽條約相號召，荷亨索倫朝之復辟呼聲復盛，德國之要求軍備平等，凡此種種，均爲法國之所枕席不安者；而希特勒所領導之

法西斯蒂與第三國際所領導之德國共產黨，更爲冰炭不相容之仇敵；俄法對於德國右傾勢力之抬頭，都各有戒心，此或爲促成俄法條約成立之最大因素。

蘇俄與波蘭之互不侵犯條約已於今年七月二十五日簽字。惟蘇俄與羅馬尼亞之互不侵犯條約，因比塞拉比亞問題，至今尙在擱淺中，現在法俄條約既成，赫里歐或將強迫羅馬尼亞，令其不願比塞拉比亞問題，而批准俄羅不侵協定也。從此蘇俄無西顧之憂，更得集中力量於國內之建設；而且此後俄法間之商業，必大進步，蘇俄之對外貿易額，必見驟增；是俄法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實爲蘇俄和平外交之最大成功。

俄美復交，久有醞釀，自羅斯福當選總統後，此說益盛。現在俄法條約既成，實與美國以很大的激刺。美國爲復興經濟計，豈能坐視蘇俄之大好市場，徒爲他人逐鹿，不思增進俄美間之商業關係乎？是俄法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實間接促進俄美之邦交。

自日本侵佔我國東省後，日法間之有諒解，已成爲公開之秘密。該時日本爲欲免除列強之干涉，詭稱占領東省，爲進攻蘇俄之第一線。自俄法條約成立後，歐洲局勢，較

前大爲穩固。日法之關係，已不如從前之密切，日人之詭辨，更不足引人注意；是俄法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實減弱日本外交上之力量。

蘇俄第二次之五年計劃，特別注重遠東方面，此後與我國之經濟關係，益臻重要。俄法條約既成，蘇俄對於五年計劃之努力，必將較前更有成績。吾國當局於此，其亦仍如以前之泄泄沓沓，不決不斷，任命聽運乎？抑或奮然自拔，確定方針，以期爲民族國家求一出路乎？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八 中俄復交之意義

鄧季雨

斷絕五載有餘之中俄邦交，已於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恢復。中俄兩國，土壤相接亘萬餘里，欲兩國完全斷絕外交關係，在事實上爲不可能，故一九二七年四月以來，兩國雖屬絕交，但兩國間相互派遣之使領館，究未全撤，亦事實使然也。在此五六年間，中俄兩國邦交，可謂是變態的，則十二日兩國在日內瓦之互換文件，亦僅爲恢復兩國外交之常態而已。兩國恢復常態外交，事本尋常，無可驚異，然當此日本軍閥癡狂橫暴，國聯威信掃地無餘，東亞和平岌岌可危之時，中俄兩國當局，以敏捷之手腕，毅然決然即日正式恢復兩國邦交，亦未嘗無嚴重之意義。

觀於日人之言論失態及其張皇失措情形，可知中俄復交，首與日本以一嚴重之打擊。據路透社十三日東京電，日本政府發言人表示：「中俄恢復邦交，日本殊不歡迎；併稱阻礙世界和平份子，現已携手合作，日本對此勢力，將嚴厲抵抗。列強當前之問題，

將任破壞勢力充滿遠東歟？抑任建設勢力馭制大局歟？中俄復交後釀成此種嚴重局面，較之滿洲問題，則重要多矣。」又據十四日路透電日人消息稱：「東京政界表示中俄諒解，或將使各大國對於日本較趨和緩，俾可維持遠東勢力平衡云。」夫破壞遠東勢力平衡者，爲中俄復交，抑爲日本之武力侵略，各大國當早洞悉，無待日人之費辭。則此後各大國之態度，或未能如日本之願以償罷？蘇俄現正努力經濟建設，努力對外建立和平關係，中國則土地遭人侵略，人民遭人屠戮，而日人竟稱中俄爲阻礙世界和平份子；松岡在莫斯科時，竭力與蘇俄政府周旋，據大阪每日新聞十一月十六日，記松岡洋右在俄之活動云：十一月四日日本代表松岡洋右與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談話至五十分鐘之久，與副委員長加拉罕暢談至一時之久，日俄親善精神，溢於辭表。而日人現謂對於蘇俄將嚴厲抵抗；此種顛倒錯亂毫無人性之嚙語，何嘗有置辯之價值。不過據此益足以反證日政府發言人對中俄復交猜忌之深，惶急之甚，而不自覺其言論之失態也。又據十二日內瓦電稱：「今日下午五時半，即中俄復交宣佈後半小時，日代表松岡洋右往訪李維

諾夫，松岡本欲再提及不侵略條約與滿案，欲利用俄國牽制國聯，及聞中俄已復交，奸策無從施用，遂改變態度，僅謝在俄受招待，并述幾句祝中俄復交之套語，忽然而去。是日人之詭計已窮，日人之醜態更可掬已。

自俄法互不侵犯條約締結後，歐洲之和平多得一層保障，中俄復交後，亦可謂東亞之和平多得一層保障。我國外交部長羅文幹氏宣言中有云：「任何努力足以促進相互信賴及國際合作者，均屬可貴而應與鼓勵。現在新關係，為中俄兩國互欲在遠東創設和平繁榮新時代之結果，中俄邦交之恢復，惟在此種觀察之下，方有特別之意義。」同時俄外長之宣言中亦云：「吾人欲圖國際合作，促進和平，或圖共同遵守國際約章，設立共同承認有效之國際組織，必須世界一切國家維持國交。余深信渴望和平與國際合作者，對於中俄兩偉大國家之恢復邦交，當認為滿意。」是中俄邦交之恢復，實為東亞和平鏈索中甚至世界和平鏈索中增加有力之一環。

美國之承認蘇俄，久有醞釀，自羅斯福當選後，此項呼聲益高，俄法互不侵犯條約

之締結，中俄邦交之恢復，均爲促進俄美關係之重要事件。李維諾夫於中俄復交時之宣言中有云：「此時遠東困難之開始，與沿太平洋各國之未有邦交，關係非淺，自無疑問。」其言外之意，卽爲對俄美無正式邦交表示遺憾，與希望美國從早承認蘇俄。預料羅斯福於明年三月就任後第一步外交行動，將爲正式承認蘇俄。從此太平洋岸三大國提携並進，作世界和平有力之支柱，必能與強暴者以有力之制裁。

在中俄復交之今日，令人不能不回憶到中俄絕交之過去。李維諾夫於宣言中有云：「引起中俄兩國絕交之事件，此時不必重提。但此種不幸事件，非由蘇俄主動，余信今日中國境內未有一人認此事件係由蘇俄主動者。」此吾人於中俄復交欣幸之餘，不能不對此表示遺憾者也。夫中俄邦交之斷絕，顯由第三國際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之破壞政策所致。絕交雖非由蘇俄主動，但蘇俄實播中俄絕交之種籽。數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成績如何，深謀遠慮之斯拉夫民族對此應有深切的認識。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越飛之聯合宣言中有云：「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

中國。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倚賴也。『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第六條爲：『兩締約政府互相担保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并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之宣傳。』當今復交伊始，甚望蘇俄當局翻然憬悟，一變以前對中國之政策，確守孫越聯合宣言及中俄協定第六條之精神，共同創造遠東和平繁榮之新時代。此吾人於稱道中俄復交之餘，所欲爲蘇俄當局及其全體國民誠懇相告者也。

九 太平洋上列國對峙之經濟的與政治的背景 陳次溥

是篇爲日人岡村彰所著，載十二月號東亞雜誌中。從日人口中，自招日本之侵略野心，與英美法列強在太平洋沿岸相互間之經濟的政治的關係。閱後即可明瞭下列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野心如何？

英國何以支持日本之侵略行動？

法國何以援助日本之侵略行動？

美國何以反對日本之侵略行動？

帝國主義者之真面目如何猙獰？

中華民國之目前環境如何險惡？

十三年前，凡爾賽和約所決定之世界第一次再分割，依其後情勢之發展，難以維持，列

強爲欲解決此項問題，計劃第二次世界戰爭，今且漸就成熟之途矣。第二次世界戰爭之主要目標，爲支配太平洋，而依此目標進行之列強，各樹其計劃，繼之以行動，故今欲對於列強之行動有所了解，則對於列強在太平洋上之經濟的政治的背景實有分析之必要。

世界恐慌日趨深刻之結果，各國資本主義，遭逢絕大危機；彼所謂資本主義金城鐵壁之阿美利加，恐慌益甚；英國不得不停止金本位制；德國又瀕於財政的破綻；日本之資本主義，亦因恐慌而大受打擊。日本對中國大陸之侵略，即所以謀解決其打擊；而列強亦繼起效尤，實行向華發展。茲者列強間對立，已極度尖刻，尤以「日本對美國」，與「列國對蘇聯」之直接衝突，危險愈甚。乃以此鬥爭爲樞紐，進行帝國主義陣營之整頓，然則此整頓之基礎如何？試分別論之。

英國對美

世界資本主義之陣營內，其對立最大者，厥惟英美二國，此二國之對立，且進展至太平洋沿岸，構成所謂太平洋問題之根本要因之一。在英國之自治領域內，此項鬥爭，

以經濟為主，即顯現為貿易問題之鬥爭。美國資本，侵入大英帝國之勢力圈內，驅逐英國資本。太平洋沿岸之英國自治領，如加拿大及奧太利亞方面，英美資本之鬥爭，依下述數字，即可知之：即一九二九年度，加拿大之輸入商品，美國占六八%，英國占一六·八%；而奧太利亞之輸入，英貨減為四三·四%，美貨則增至二四·六%；又紐錫蘭之美貨輸入，一九一三年度僅一〇%，至一九二九年，則增至二九%。

更從南美及中美觀察；該處英美兩國之鬥爭，已帶有政治的色彩，蓋兩國利用土着之封建分子與資產分子，引起幾多政變，努力擴大各自本國之勢力。今於此等地方，欲知英美兩國之經濟的勢力，試觀英美對智利，祕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各國之貿易關係，（一九二六年）可資比較：

	英 國	美 國
智 利	一七·二%	三二·六%
祕 魯	一五·六%	四六·二%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厄瓜多爾

二二·六%

四二·四%

哥倫比亞

一六·二%

四七·六%

他如墨西哥及中美諸國（巴拿瑪·科斯塔利加，撒薩巴唐爾，尼加拉瓜，瓜底瑪拉等）之美帝國主義，有確固不拔之勢力。故此等地方，漸次有利於美國之發展，然此亦為英美兩國激烈之政治的鬥爭之因素，而於該地方之勝敗，足以決定世界戰爭之戰略上要點，所謂巴拿瑪運河之能否確保，頗堪注意。

美國於亞細亞沿岸上，支配印度，錫蘭，俾爾曼，海峽殖民地，馬來半島，波爾納，香港等巨大區域，對於「印度納夏」地方，亦有相當之支配權。

在「印度納夏」之表面上支配者，為荷蘭帝國主義，實際不過盡「介紹人兼憲兵」之任務而已。對於「印度納夏」之橡皮（占世界產額之三分之一）獨占，為英國資本所操縱，此乃英美二國係爭之主要對象也。該處尚有幾多資源：如銑鐵之產額，為日本之十倍，中國之四倍，亞鉛礦且達世界產額之四分之一，故新興美國，侵入此數十年間之英國獨占殖

民地，勢漸強大。

中國爲列強侵略最大對象，美國對於中國市場之發展，近更顯著。故美國因此欲於中國市場獲得優越之地位。世界大戰之結果，執世界經濟牛耳之英國地位，已被美國起而代之，於東洋尤其中國方面，英國不得不於美國資本攻擊之前退却，而失其原有勢力。

在此等情勢之上，英美對抗，近更激化，且於此次遠東戰爭，已被日本利用矣。英國政府之於遠東，左顧右盼，設法肆應，但一般保持與日有利之政策，此決非日英二國利害一致之故，蓋英國政府之是項政策，視爲因「英美之對抗」，「英國資產階級之反蘇政策」，「反中國共產黨之蘇維埃政策」之表現可也。此時美國資本，仍侵入英國自治領之內，並鞏固其經濟的政治的勢力。似此英美對立，將來於東洋方面，勢必漸趨激烈也。

日本對英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英國鑑於與美對抗之漸趨激烈，乃與日成立友誼關係。一面希望對日提携，同時對於日本此次行動，並不與以十分有效之扶助，此蓋日英之利害關係對立，因日本之進展，其對立狀態愈起激烈之故也。英國因日本資本之進展，失其東洋市場之大半，此種趨勢，由日英美三國輸出東洋市場之變化，可為明證。茲將日英之代表商品，即綿絲布之輸出情形，分列於后：

(1) 中國方面

	日 本	英 國	(美 國)
一九一三年	一八·一%	五六·三%	(七·八%)
一九二九年	六六·五%	二一·八%	(〇·三%)

(2) 印度納夏方面 (綿布輸入量——單位百萬碼)

	日 本	英 國
一九二九年	七 〇	三 五

一九三〇年	七	〇	二	一
一九三一年	七	二	一	一

(3) 英領馬來半島 (七八九三個月之綿布輸入量單位同上)

	日 本	英 國
一九二九年	一二・七	二四・七
一九三〇年	一五・四	八・五
一九三一年	一五・〇	四・三

(4) 印度方面 (綿布輸入量每月平均數單位同上)

	日 本	英 國
一九二五年	一	八
一九二九年	四	五
一九三〇年	三	二
一九三一年	三	二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觀上項記載，日本之對印輸出，在一九二五年中，為英國之六分之一；在一九二九年中，增至五分之二；而一九三一年較之一九二九年，英國之對印輸出，降至七〇%，日本則降至四〇%，

最近英國之紡織業及其他輸出，稍有進境，此緣英國停止金本位制，及日本對華侵略之結果，中國內地及其他東洋市場（印度支那，印度納夏，俾爾曼等華僑勢力強固地方），勃發排斥日貨運動之影響。

日本與英國競爭之主要對象，為中國市場，兩國關於鐵道之敷設，港灣之設施，以及紡織企業，信用金融各方面，皆有激烈之衝突。

日本之勢力範圍，大體集中滿洲，現並向英國資本勢力下之華中華南進展。

在此基礎上，日英兩國之政治的對立，亦同趨激烈。蓋日本國內，缺乏資源，而於殖民地確保原料資源，為其存立上必要條件，其資本侵入東洋市場，到處與大英帝國「

東洋殖民地」之支配體系，發生正面衝突。英國對於東洋殖民地之支配，主張「維持現狀」，謀確保現存勢力；日本不急於口頭主張，依其地利與武力，實行「門戶開放」，於是兩者對立漸趨激烈，乃自然之勢。

如上所述，日本之目的，不僅在支配中國市場，與確保在華之勢力；并欲獲得鐵，石油，亞鉛，橡皮等資源。凡有擄取土民之可能性者，如馬來半島，印度，荷蘭印度各處，亦將波及。故日本在東洋市場之進展，不得不傾覆英帝國之東洋支配。

然而東洋尤以在中國之日英關係，因東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與中國革命，更臻複雜。中國受共匪騷擾，一部地方脫離外國資本之影響，以搖動其支配，殊使日英兩國，發生驚駭。在東洋次第失其勢力之英國，思欲賴日本爲東洋革命運動之砥柱，遂爲英國決定對日政策之重要原因。然此未能除去兩國之經濟的政治的對立，故仍足使英國對日政策，發生動搖。

日本今日國際地位之強大，由於過去二十年間之日英同盟，即以英國之對日援助爲

基礎。然而日英同盟，於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因美國及英國自治領之壓迫，業被取銷。其後英國着手建設新嘉坡之大海軍根據地，表面上似預備對美，實際則使日本受一大威脅。華盛頓會議後，英美有相當之協調，日本處於孤立之境。但最近因英美之對抗漸烈，日英間之關係，復臻緊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關於中國問題，締結日英協調，爲使其協調之實現起見，英國對此次日本在華行動，事實上加以援助，使日本自由發揮其手腕。今英國之此種態度，遂使美國於一定期間內，採取「靜觀」態度之重大原因之一，可無疑義。更從國際聯盟中英國之態度，對於派遣調查團英代表所取之態度，關於滿洲問題英外相西門氏之態度等觀之，英國大體維持日本之行動。然此類事實，決非可以緩和遠東日英之對抗；反之，因日本之進展，日英兩國之對立，爲不可抗力之激化。英國之帝國主義者，因日本之進展，對於被侵蝕之遠東支配，絲毫不肯讓步。

日本對美

日美之對立，以「資本主義世界與蘇維埃聯邦之對立」及「英美對立」爲基礎所發

展，迄於近日，已有極度之激化，進而爲日美間之鬥爭。是兩國對立，與其謂立於經濟基礎之上，毋甯謂其立於政治基礎之上也。

美國在中國及其他東洋市場之貿易，與日本競爭之前，尙未發達。且日美貿易競爭，不如日英貿易競爭之激烈，美國在中國及其他東洋市場貿易之大部分，與日本資本家妥協：如日本輸出中國商品之大部，係美國之原棉及半成品之加工商品，故日本輸出中國之主要商品——綿絲布日用品等，與美國輸出商品並不衝突。美國之重要輸出貨物——煙草，石油，木材等，日本並不輸出。美國商船，不如日英二國對於中國及東洋航路有較大之效用。又美國之對華投資，較之日英二國亦極少額。而其投資，僅關鐵道方面，至如中國之重工業紡織業，其特與日本資本有利害關係者，不相抵觸。加之美國對日貿易，遠超對華貿易之上，故美國在日本市場之利害關係，遙勝在華市場。一九二二年——二六年，每年平均對日輸出，爲美國全輸出額之五·五%，其輸入則爲九·五%；在同時期對華貿易之比率，輸出二·九%，輸入三·七%。且美國資本在日，

較任何他國，有更大之效能。據最近統計，美國對日投資額，爲四十五億三千五百萬圓云。

依上項說明，日美對立之激化，謂爲經濟上理由，毋甯謂其根據政治上基礎而起之事態，可以明矣。日美鬥爭，乃二個侵略國——美斯汀遜與日本軍部互言對方爲侵略國——之衝突。兩國俱不滿足其現在之領土的經濟的及政治的勢力關係，積極競爭擴大各自之支配範圍。

侵略之步驟如何——日本方針：先行確保滿洲（朝鮮已於十三年前爲日本殖民地）；次須席捲中國全土，或其大部；然後以此爲基礎，支配全亞細亞及全部太平洋沿岸諸國。現在日本依此步驟，貫徹不變。但此政策之實現，不僅妨害美帝國主義之發展，且將威脅其勢力下之英國自治領，及南美中美各處所有美國之利權。

美國自美西戰爭後，向中國進展以來，對日本常揮其積極的組織的反擊手段，日本利用地理關係與軍事勢力，已公然實行強力侵略政策，美則極端反對。故美國亦每乘各

種機會，對華進展：如運輸航空無線電等戰略的事業，業已着人先鞭；同時利用中國，為美國反日政策之先鋒，抵抗日本之對華侵略。及日本佔領滿洲，遂使中日關係日美關係異常險惡。

日本自佔領滿洲後，已確保大陸上重要之新地盤與資源，使日本獲得強大之力量，提早太平洋戰爭之時期。然而因此之故，太平洋戰爭之勢方關係，起一大變化，即如任此情勢推移，則美國於不久之將來，不僅喪失其所有進展之可能性；而美國資本，勢不能不於中國及全東洋總退却，故美國之非妥協的態度，實緣此種極端之情勢而起也。

日本此次之進展，同時對英亦為一大威脅，既如前述。中國長江方面，本為英國勢力範圍之內，但日本確保滿洲後，勢必繼續注意於該方面。然而英美之對抗——此於對日共同戰線上，有妨英美之協調，已如前述——列國對中國赤色運動，及蘇維埃聯邦之憎惡與恐怖——此等情勢之下，日本暫可保持其侵略政策。

更有法國「支持日本」之一貫政策，與資本主義各國恐慌之深刻等關係，美國迄今不能出諸任何對日行動。最近美國對於日本行動所表示之態度，（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通牒，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之聲明，上海事變後之斯汀遜聲明，日本承認滿洲時之美國態度等等）足見美國與日本之積極政策，毫無妥協餘地，日美兩國之鬥爭，已瀕於直接衝突之危機矣。

法國之效能

法國在太平洋之競爭，不甚重要。蓋太平洋上法之貿易或航運，遠不及英美日三國。然而法國之於東洋，領有「印度支那」，即南洋羣島，爪哇，以及中國南部，均有利害關係。

法國於太平洋上，並無足以活躍之海陸軍，但爲確保上述之殖民地及勢力範圍，曾密伺其進展之機會，尤以最近金融力之膨脹，益使其增加「積極進展遠東」之希望。

法嘗引帝俄爲助，向遠東進展（中東鐵路及其他），此乃法國之欲向遠東進展之方式。今其最適當之互助者，日本是也。蓋法國意中：認日本在經濟上，與法無何等衝突之虞；且法國殖民地之安全，或可得其保障。最近日本對華侵略後，法國對遠東政策，依然不變，卽以其立於是項方針之上故也。如法在國聯保證日本地位，援助英國，反對美國干涉；且對於日本軍事行動，與以巨額之財政上援助，日本因法國如此全局面之支持，方得行動無阻。但法國對此之代價，要求日本默認其獲得中國之西南部分自不待言；此外法之最大關心者，在於歐洲，當日本對華侵略之前，締結所謂日法密約者，卽日本以「支持法國在歐，爲獲得霸權，所起鬥爭之全局面」爲條件。如法國對蘇聯之干涉，從遠東方面加以維持；軍縮會議等歐洲爭霸時，擁護法國之地位。

如是，日本與法國之利害關係，現在完全一致，因之日本對法國，與以絕大支持，其結果，不外促成日美之鬥爭而已。

十 蘇俄的假想敵

陳次溥

一、赤俄的威脅

蘇維埃聯邦五年計畫的成功，已經漸漸地成爲世界公認的事實，因而資本主義各國，就很畏懼蘇俄，宣傳「赤俄的威脅」了。他們原來把所謂蘇聯的工業化，看作就是赤軍強大化的緣故。如果赤軍的國防力充實起來，那「布爾雪維克」黨人，雖然不致於從事直接侵略他人的戰爭，但他們所希望的世界革命，或將要設法達到目的。并且也有人疑慮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如英國軍事雜誌 (Naval and Military Record) 的社論裏有說：「莫斯科方面，現在不斷地策畫，想侵入波蘭，比其他任何部分還要緊些，但是克雷姆勝利的夢想，恐怕不能夠滿足。他們想獲得蘇彝士運河的支配權，或者要表現拿破崙往年的野心。鮑洛希洛夫想占領埃及和蘇彝士運河，橫斷土耳其敘利亞和耶路撒冷，從事很大的侵略戰爭呢！」這種不識實情的話，還公然揭載出來，這是因爲從來英

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於防禦侵略印度北境的帝俄陸軍，這時候還想起當年的夢魘，想作反蘇戰爭的口實，正是英吉利的帝國主義呀！

赤軍和帝俄軍隊或資本主義世界的軍隊，他的本質上完全不同，在資本主義各國，大部不甚明瞭。按蘇維埃憲法第十條規定：『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用種種方法，爲擁護偉大的勞農革命之成果起見，認定防衛社會主義的祖國，是共和國全體人民的義務。並規定全國皆兵制，凡手執武器防衛革命的名譽權，惟有給予勞働大眾。』這樣看來，赤軍的存在理由，是擁護勞農革命的成果。列甯屢次激烈地主張：『勞動階級和一切勤勞大眾，爲要防衛階級的利益和革命的勝利，無論何時，必須執劍自衛。』斯大林也曾說過：『赤軍的特色，是以國際主義的精神，尊敬其他民族的精神，對各國勞動者愛敬的精神，維持和發揚國家間的和平精神，從始至今，加以訓練……這是世界革命的軍隊，國際勞働者的軍隊。』赤軍的指導精神，既然如此，就絕對不能說他是爲侵略戰爭而用的。

蘇維埃聯邦，占有世界上大約六分一的土地，而且擁有一切豐富的資源，更沒有侵略外國領土的必要。據蘇俄學者葛卜金教授說：蘇俄的森林，占地球上全部森林的四分之一；白金，占世界的九五%；鐵的埋藏量，比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總數還要多些；石油的量，也居世界第一。人口雖說有一億六千萬，但從這龐大的領土上看起來，他的密度還算很小，在現今工業化的階段上，實際勞働力，正感着缺乏。這是我們不僅知道蘇俄要維持其本國的將來，并且構成其絕無向外移民和擴張領土的必要條件。所以赤軍以保障這龐大的領土，和無量的資源於勞働者和農民之手，爲唯一的任務。所謂「世界革命的軍隊，」不是以武力直接援助他國的革命，如斯大林所說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無論何處，都有存在，這不是從外部進去，是從內部成長的。」只看蘇維埃聯邦確立於世界一隅的事實，已足使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働者農民，十分鼓舞他們的鬥爭精神。況且逢着經濟恐慌高潮的資本主義，當這將要破落的現狀裏，蘇聯內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越發可以增加蘇聯革命的影響。

現在世界的生產量，除蘇俄外，都漸漸地減少下去。在這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情勢下，蘇俄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量，將一九三一年和其前一年比較，增加二一%，而第一次五年計畫裏，每年增加的平均數是二三%，這就在美國極繁榮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大的速度。這類事實，已經使資本主義世界，對於世界革命的祖國，由憎惡的觀念，變成恐怖的心理，樹立對蘇干涉的聯合戰線。

二、反蘇集團內的波蘭

以蘇俄爲公然的假想敵，不斷地進行干涉準備的國家：有英法日本，和蘇俄西部鄰國波蘭，羅馬尼亞，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諸國。意大利或因英國的關係，有引入這戰線的可能性，但現在意國需要蘇俄的石油木材食糧，所以意蘇兩國的關係，還正在順利發展之中。美國也不失爲反蘇戰線的有力份子，因爲美國從來對蘇，採取半經濟的封鎖，和製造反蘇空氣的手段。美國的政治領袖，將美國農業恐慌的責任，歸咎於蘇俄小麥的傾銷，是爲周知的事實。德國因受凡爾賽和約束縛的緣故，站在特殊的地位，反

蘇干涉裏，德國的效用，正如忒爾門所說的：做各國進軍的地帶，或對於軍需供應上，處於轉運的立場。其他諸國，因有多少理由，沒有正式參加反蘇戰線。至於同情於蘇俄的國家：有土耳其，阿富汗，蒙古，印度，阿拉伯，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等。

波蘭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小國的反蘇動機，有幾多根深蒂固的共同因素。這類小國和蘇俄，往往發生領土的民族的爭執，并且因地理上介於蘇俄和資本主義的西歐之間，是對蘇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要衝。那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國家，對於這類鄰近的弱小資本主義國家，很能使他們發生銳敏的感覺，搖動他們社會組織的根基，所以他們自然無條件地形成反蘇軍事的機構。波蘭的首都華沙，和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差不多是世界反蘇宣傳的情報處，也因爲這個緣故。現且將這類小國的軍需工業，加以調查比較：

軍需工場數	} 二三年 三一年	同上勞動人數 (單位千人)	} 二三年 三一年	同上生產額 (百萬噸)	} 二三年 三一年

波 蘭	一五	三七	三·五	四五·〇	二·〇	三五·〇
羅馬尼亞	四	一八	二·〇	一二·〇	一·〇	八·〇
芬 蘭	三	一五	一·〇	六·〇	〇·五	四·五
拉脫維亞	二	五	〇·三	二·五	〇·二	一·五
愛沙尼亞						

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已經陷於慢性的徵候了。一般生產部類，因都漸漸地下降，獨於軍需工業一方面，反逐年繁盛起來，這種奇異現象，是我們都知道的事實，就是弱小諸國，也不能逃出例外。波蘭是帝國主義對蘇干涉的前衛，同時是從波羅的海貫通黑海諸弱小國家反革命的先鋒。

波蘭自從處於帝俄時代的領域以來，繼續他歷史的使命，算是歐洲的憲兵。他們所懷着反蘇的感情，是從階級的見地產生出來。波蘭地主在烏克蘭或白俄羅斯所領有的土地，被蘇俄沒收了的損害，不能就此放棄；波蘭的資本家，在烏克蘭所有的工廠，還希望幾時能夠奪回。所以波蘭的重要產業，如纖維工業金屬工業的市場，還是西歐方面比

較蘇俄多些。但是工業恐慌潮流波及的波蘭，因為國內市場漸漸地縮小，貿易也漸漸地衰敗下去，勤勞大眾愈加貧困，他們的工資，就降至全歐的最低率了。貧農對於土地的熱望，一天一天伸張起來；隸屬民族對於波蘭資產階級的怨聲，也一天一天澎湃起來。惟有和蘇聯接境的地方，在無產階級治下，所有民族問題農村問題，很快地解決了；勞動的工資，也漸漸地提高了；所以無數的勞動者和農民集團，往往規避他們國境監視人的眼目，向蘇俄移住。那蘇俄的吸引力，可算是很大呀！

波蘭的皮爾蘇斯基政府，見到蘇俄內部正在肅清反革命勢力的時候，很希望從外國的壓力，設法破壞他們的五年計畫。所以波蘭的軍事預算，占預算總數的四〇%，其增加的程度，是近年他國所不能比擬的。每年波蘭的陸軍大演習，從法國參謀本部聘請將校，在蘇俄國境方面舉行。從希萊希亞到葛特納亞的鐵道，由法國軍需工業資本家借款建設，歸法國管理九十九年，兩國間并且訂了軍事同盟，所以波蘭也可看為軍國法蘭西的屬國了。

三、干涉之軍事的指導者——法蘭西

法國在俄國方面，從前維持着許多利益，依巴黎資本家的戰略，俄國是供給法國重工業原料的地方，同時也是法國生產品的販賣市場。一九一七年以前，外國資本投資於俄國的國民經濟方面的總額二十億金盧布中，法蘭西的資本，大約占三分之一，就是六億四千八百萬金盧布。這一筆債務，被蘇維埃政權破壞了，所以世界金利生活者的法蘭西，到了現在還不能忘懷，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種關係，一九一八年協約國武裝干涉蘇俄的時候，法國的決心，比其他國家都早些。他的理由：是法國在協約國中所出的戰費格外多，而且因為疲於戰爭的結果，恐怕越發有「感染布爾雪維克病毒」的危險。

當這第一次干涉的時候，法國想強奪俄國的什麼權益，於是和英國協定了勢力範圍，選擇那烏克蘭，克里米亞，通巴斯的西部地方（該處有法國資本建設之通巴斯煤鑛）和波蘭各處。像烏克蘭的白俄政府，對於法國，曾經償還從前帝政時代的債務。并且他們和法國訂了條約：將國內的經濟和軍事政策，受法國監督五年；全境的鐵道利權，讓

給法國五十年。

從俄國南部的反革命軍潰敗了以後，協約國軍隊就從奧迪塞和他處撤退。這裏不得不撤退的內幕，就是他們最恐怕的所謂「感染布爾雪維克的病毒」方面，還遺留着多少事蹟啦！

法國對於開關戰後的新市場，認為非常重要，所以採取國內商工業界的輿論，於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式承認蘇俄，但是從來的「干涉」觀念，依然沒有消滅。法國究竟想怎樣地準備干涉，從一九三〇年檢舉審理產業黨事件，已經體無完膚地曝露出來，就是蘇俄內部反革命團體之中央產業黨，和法國參謀本部的關係，由這次事件都明白了。

產業黨之政治經濟的程序：是要在蘇俄組織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採普通選舉制，實施議會政治。但是開始的時候，承認有軍部獨裁政治的必要。他的產業政策：是想把工廠歸還從前的原主，改造或增設的工廠，變更組織為股份公司，用股票償給從前的廠主；農業方面，獎勵私人經營，一部分一部分地購買從前地主的土地；廢除對外貿易

的國家獨占制，採用保護關稅政策等等。在原則上，不僅回復資本主義的途徑，而且承認帝政時代的財產所有權。產業黨，是在一九二六年由於許多技術家所組織的。這班技術家，從前曾受過廠主的優待，而居於支配勞動者的地位，因革命的緣故，失却他們固有的地位。這黨的結合，是想阻止五年計劃，並且企圖怠業。這黨裏設中央委員八人，有黨員二千名，黨員裏的組織，非常嚴密。他們的首領「嬾姆岑」本是莫斯科技術專門學校的教授而兼溫熱研究學院的理事，其他中央委員，也大都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或最高經濟會議裏占有技術的最高地位。一九二二年以後，蘇維埃經濟，好像有漸漸地復歸資本主義的希望，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以後，纔明白地知道這種希望是失敗了。於是他們趁着脫洛斯基一派的黨內暗鬥時代，假借反俄的歐洲諸國的援助，想破壞蘇維埃的政權。

從一九二七年他們自己擬議的組閣名單看起來：有「羅科姆斯基」「特尼金」等在內亂上很活動的帝政時代的將軍，和「特尼索夫」「李耶蒲行斯基」「破休納格拉基」

等曾經亡命法國的產業資本家。這班產業資本家，且曾在巴黎組織「貿易及產業委員會」，於一九二八年，和產業黨發生密切的關係。更由這「貿易及產業委員會」，和英國產業資本家以及保守黨聯絡。

據「賴姆岑」的自白：他受蘇維埃政府的使命到外國去的時候和「貿易及產業委員會」的幹部以及法國參謀本部的「李啓特」上校等會面。他每年接受百萬盧布的運動資金，并且已經交過一百六十萬盧布。由莫斯科的法國大使館，保持聯絡，并交換情報。干涉的代價，是對英法波蘭芬蘭羅馬尼亞各國，約定利權或領土的割讓。當初想在一九二八年進行干涉，但因爲內外的準備還沒有妥善，延遲到一九三〇年，隨後於一九三一年方纔實行。他的口實，是想從波蘭或芬蘭的國境上，引起衝突爲導火線。

這類新反俄戰爭的特質：是由法國居於指導的地位，使波蘭羅馬尼亞和其他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軍隊動員。法國的方針，就是加以技術上的援助罷了。至於英國的參加，和「羅伽姆斯基」將軍等統率白俄軍隊去幫忙，自然是不必說了。

四、日本也是他的假想敵

從前曾經特派到芬蘭俄國以及波羅的海諸國的英自由黨機關報「孟德斯鳩衛報」記者「格特」氏的著作「對俄國的干涉是神話麼？」這本書裏面（一九三一年出版），有下述一段話，肯定那干涉的真實性。

「從一九一七年到現在，仔細地觀察起來，不得不正式承認布爾雪維克。俄國的危險，是從外部來的。這不是突然發表的聲明。」

蘇俄從過去的經驗上，得了教訓，同時認有幾個國家是他的假想敵，那就是英法指導的歐洲西部邊境各國，和遠東方面的日本。赤軍的防衛方針，可說是受這種戰略的支配，也無大差。從產業黨的事件，已經赤裸裸地顯露出他們干涉的內容，所以最低限度，於一九三一年前，在西部國境方面，努力講究其防衛的手段無疑。「太平洋爭霸戰」這部書的著者「忒楞吉夫」也說：「對俄戰爭之確定的地點，自然是在蘇維埃國家生活中心地附近的西歐。」

但是滿洲事變後，蘇維埃軍部對於遠東——日本，已經非常地關心了。從莫斯科派赤軍司令官到遠東方面，移動他的軍隊；在國境方面，添築守備隊的營房等等，這是我（作者）親眼看到的。

英人熟識遠東事情的「皮利瓶」氏，在「Nineteen Century and After」雜誌上，有：「貝加爾以東，約十三萬赤軍的配備，已經完了；浦鹽方面，以「波色托」灣為補助港，聘請德國的軍人技師，正在建築要塞」，這類大規模的宣傳。皮利瓶氏的話，雖然不能完全相信，總之蘇俄對於遠東俄領的防衛上，最小限度之必要的軍事設施，當然不能疏忽的。

蘇俄的軍事當局，轉其目光到遠東方面，原來不一定是單認日本為假想敵的意思。因為和西歐的鄰境諸國，締結不侵犯條約，暫時可以安定，所以只有遠東方面，算是最切迫之干涉的勃發地點，恐怕到了極端的時候，依然有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干涉，這是蘇俄當局所預料而時時加以注意的。赤軍總司令鮑洛希洛夫說：「倘使一切帝國主

義者，和我們作戰，我們將發揮天賦我們的猛力勇氣和他們決戰。將要竭我們一億五千萬自由民偉大的全力，和他們決戰。世界一切勤勞的人類，是我們的好友，最後的勝利，大概是屬於我們的。」。

批評戰爭危險的議論，在蘇俄算是已經完全銷聲了。防衛祖國的觀念，和赤軍軍事力量的強大化，現在成爲蘇維埃國民的中心問題。他們已經明白覺悟到：資本主義國家，不能供給軍火，所以防衛他們的祖國，必須先將社會主義工業的建設，用最大的進程，把他完成起來。認定各個各個的新工場，是保護蘇維埃國家的甲冑，全部國民，正爲着社會主義建設而動員。

本年一月七日蘇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開大會的時候，斯太林的演說裏有：「第一次五年計劃，在期限內只能完成九四%，其餘六%還不能夠完成的原因，是因爲鄰國裏有拒絕和蘇俄簽訂不侵犯條約的，并且遠東的情形，也很複雜，所以把多少工廠，變成製造最新式的防禦武器，預備發生戰爭的危險，并且將各種重工業急速的進行。但是現在

蘇聯邦已經完成足以應付萬一發生戰爭的準備，所以製造武器的步調，也漸次緩和了。

『我們聽到這一類話，就可以知道上面所說的底蘊了。

（譯自三月號東洋雜誌，原著者爲饒平名智太郎）

一一 英國在波斯之煤油權利

王伯祥

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波斯京城特哈連傳出消息：謂波政府已於是日將達爾西租借權暨英波煤油公司合同一併取消以後，重要之爭執亦即隨之而起。波斯政府此種辦法固不僅足以牽連在英國政府控制下的英波煤油公司之運命，同時實更足以影響英國海軍及所有商船一部份燃料之供給。波斯之財政地位既與該國廣大油池之開發有密切之關係，而英波煤油公司之情形又甚奇特，以是此項國際糾紛之解決實須謹慎之處理也。

自伊拉克境內莫索耳(Mosul)之北部向東南擴展以迄於波斯之南部，廣約一百英里，長約六百至一千英里，即為廣大油池之所在地。在此世界最大之油區中，現已有四處被人開發。其在該區之北部者為巴巴格爾格爾(Raba-Gurgur)及莫索耳北部與克爾古克(Kerkuk)附近之區域；跨於伊拉克及波斯兩國之邊境者為拉夫特威勒油場(Infant-Khaneh)；至瑪斯吉得蘇勒曼圖(Masjid-i-Suleiman)則在阿華斯(Ahwaz)

東北六十五英里之地，而哈夫特克爾區（Haf-Kel）則在阿華斯以東約六十英里。瑪哈兩區皆在波斯境內，其所產之煤油皆用鐵管引至亞巴丹（Abadan）以便製鍊。

波斯人民對於該地所有之煤油，可謂在千百年前即已發現，蓋自有史以來彼等即已解用之於各種事務也。彼等非惟在築牆，舉火及船舶用之，即在戰事上有時亦有用到煤油之處。此外則更用之於療治癬疥及牛馬等牲畜之瘡傷。當十九世紀後半期，若干外國人士即已作數度之努力，研求各種之可能性以開發該地之油池。經過若干之波折及困難以後，始於一九〇一年得到初步之成功。

威廉諾克斯達爾西者（William Knox D'arcy）一勇於事業之英人也，早年在澳洲之產金區域曾獲巨利。彼於一九〇一年即以每年約二萬元之代價自波斯政府獲得一產煤油之租借地。嗣後波政府即與彼開發煤油，天然瓦斯，瀝青及石礫之專利權，其期限為六十年，地域則幾及波斯全產油地之六分之五，所未劃入者僅北方五省之範圍耳。當時波斯因忽於該地寶藏之富，遂貿然將此至可寶貴之權利讓於外人，至其每年所獲二

萬元之代價，在今日視之實微末不足道也。

達爾西採油公司在其開始考察所有租借地之各部時，固亦曾遭受若干之困難，故在最初之數年除搜集若干之報告而外，所有之工作實際上皆毫末收到效果。迨至一九〇四年始有油井二處立於波斯邊境之加蘇爾克（Chiah Sourkh），始有少量之煤油出產。其後該公司即將其大部份之力量集中於巴克蒂尼山麓（Bakhtiari Mountains）之一荒涼之石谷，以從事於油井之成立。按該地適與一稱爲瑪斯吉得蘇勒曼廟之廢墟鄰近，蓋卽所謂梭羅門之廟也。該地之鑛苗本多，以是於一九〇八年五月遂卽大功告成，油泉湧激高與人齊，爲利之厚可知已。

一九〇九年英波煤油公司成立，於是遂取達爾西採油公司而代之。其後油井迭有成立，世人乃愈信該地實爲一絕大之產油區域。該公司整個計劃之大，恐在採油事業所有單獨企業之歷史上亦無可與之抗衡也。

波斯之氣候本屬異常炎熱，而所有之土人則又須加以訓練之後始能工作，各油泉所

在之地更復僻遠，凡此種種皆爲絕大之障礙，然此巨大之企業則仍蒸蒸日上，初不爲此種困難之所阻撓。英波煤油公司因有波政府及其派駐該地之代表之合作，指導工作之適宜及處理困難情形之得法，再加以波人及外籍工人之勤勉幹練，故卒能成功一巨大之工場，而其進行方法之切於實際及科學原則，則更無論矣。

亞巴丹位於沙特耳阿刺伯海股 (Shatt-el-Arab) 之東岸，又適爲加隆河 (Karoun) 及底格里斯河 (Tigris) 之交匯處，故英波煤油公司亦卽選定該地爲最適宜之製鍊煤油地點。因該處適爲波斯及伊拉克兩國邊疆之交界處，故該公司之運油船舶在靜止時則係居於伊拉克之領海，然一旦開始運貨時則又係往來於波斯境內矣。此種情形亦甚奇特也。亞巴丹之位置爲一狹長之島嶼，距波斯灣海股之北端約四十英里，在此四十英里中除靠近水邊一帶有叢茂之櫻栢外，其餘皆爲荒涼之沙漠，由海岸直抵於內地之矮山。

亞巴丹鍊油場有儲藏煤油之坦克約二百個，每個約可儲油一萬噸，此外則有商店，電力廠，貨棧及廣大之公事房等。又如碼頭船塢堆棧及其他各項運輸之設備；波斯土人

及外籍勞工之住居區域；街道及暗溝；教堂，學校，醫院俱樂部以及運動場亦皆次第建築成立。且凡事皆以科學之方法進行，其規模之宏大實可想見。與該製煉場緊隣之地爲波斯神話上最有名之阿拉丁（Aladdin）故宅，然縱使阿拉丁之神燈尙在，當亦不能幻出如此巨大之事業也。

瑪斯吉得蘇勒曼油場所出之煤油運至亞巴丹煉油廠時係由一約一百四十五英里之鐵管輸送。建築是項鐵管之材料皆係由運貨之汽船先運至莫罕默拉（Mohammerah）起卸，然後再改由駁船運至加隆河畔分配於各地。至於在阿華斯以上各地所需之材料，則又須自駁船上卸下，由陸地運至三英里以外之地，以避免加隆河中之兇灘湍激。然而其困難尙不止此，蓋加隆河道隨即不容船舶之通行，而欲將此等笨重之材料運至距該地迤北三十英里之油場，則又須完全利用騾馬曳行於崎嶇之山地也。直至最近此段路途始有一狹軌之輕便鐵路及馬路一條。至於該運油之鐵管則自油場以迄於煉油之所中間須跨越兩處之山嶺，其最大之高度爲一千三百英尺，故鐵管所經之地較之藤比（Tendri）地方

之油棧亦常高至七百英尺也。

英波煤油公司初時所用之鐵管，在山地中之直徑爲六英寸，在較爲平坦之沙漠則爲八寸。此等鐵管皆由騾馬八匹至最近之江邊運來，至於在不容騾車通行之地，則大都將牲畜數頭連成一線，蜿蜒曳運。此項最初之鐵管係於一九一〇年一月開始設置，至一九一一年六月始告成功，其中一段約九百英尺許，須跨過巴瑪西爾河（Bahmashir River）能始達到練油廠，其工程實極困難，蓋由大陸至亞巴丹又非經過此河不可也。此項鐵管每月中最大之輸送力爲九百萬加倫

一九一四年初第二條鐵管之設置又復開始，此項鐵管之直徑爲十寸。但中間因歐戰之關係，工作乃受到嚴重之影響，以是直至一九一七年一月始克全部告成。此項鐵管成功後，每月輸送之總煤油量遂即增爲三千五百萬加倫矣。一九一九年六寸直徑之鐵管已不復用，惟另於莫拉桑里（Mullasani），庫特亞薄得拉（Kut Abdulla），及多耳寬（Dorgain）三處各建油棧一所以打送煤油。此等油棧距起迄兩處及互相間之距離皆大

約相同，故成功後對於煤油之輸送量即大激增。第三條鐵管之直徑爲十二寸，於一九二一年開始裝置，一九二二年冬即告完成。因之嗣後兩管之輸送量實已到達每年五百萬噸之數。若將各油棧之打油力再爲加強，則每年輸油七百四十萬噸亦非難事也。

英波煤油公司於逐步進行上述各種之發展時，復在其他各地進行考察之工作。經過此種考察之結果，於是哈夫特克爾新煤油場亦遂因之成立。該處之煤油係由一直徑十二吋而長及六十一英里之大鐵管輸送於古特亞薄得拉，而在亞巴丹迤北約六十七英里之處與前此之兩鐵管相接。此種新鐵管之傾斜度爲一千四百英尺，而與其他之兩條鐵管適成一「y」字形。此「y」字之東臂達哈夫特克爾，西臂則抵瑪斯吉得，其主幹則向南直抵於亞巴丹。

那夫特克勒煤油場位於波斯及伊拉克兩國之邊境，其在伊拉克境內之部份在克拉金（Khanokhin）東南二十英里之地。該地之油場雖有數處之油泉，但與外間貿易之出口迄尙未能妥備。蓋在地理上及氣候上之嚴重難題尙未解決以前，欲利用鐵管翻越山嶺以

達於高原上之城市或商業中心地點，殊無法辦到也。當地採油事業若就普通營業上之觀點言，則此項鐵管之設置當然所費不貲，而其將來所有之收入亦無論如何不克抵償。然就將來國家之切要而言，則此種費用實又不能謂其為毫無意義。蓋世界各國即常有專爲此種原因而從事於軍用鐵路，官道以及海港之建築也。因之，拉夫特咸勒以及其他將來繼續發現之油場所產之煤油，或有一日竟能利用鐵管及若干之打油站以達於波斯內地各城市也。至若由公司方面與波斯及伊拉克兩國政府訂立商業上之友好條約，將波斯所產之煤油經由伊境輸出亦非不可能之事。將來世勢變遷此等地方之煤油恐尙須以鐵管直接輸送於地中海岸也。

伊拉克境內煤油之開採係爲一受英波煤油公司扶助之克拉金煤油公司所經營，該公司在克拉金有一鍊油廠，其輸送煤油之鐵管則至一九二六年始行成功也。伊拉克境內油井之所在地距波斯邊境僅有數百英尺，而波斯在距該地約一英里有半之地亦有油井數處，故伊境之煤油或即係波斯之地底而來亦未可知。過去波斯在該地所有油井之出產量雖

與伊拉克之油井無甚軒輊，然在將來經過大規模之開發以後，則地底寶藏之富必以伊拉克境內爲多而獲利亦必較鉅也。但證以目前克拉金出貨之微，此種之可能亦無所用其驚駭。同時英波煤油公司在與波斯政府之財政往來上或早已將此點詳爲考慮也。波斯在該地所產之煤油如何可以覓得一與外間貿易之出口，在目前實仍爲一尙未解決之問題。

波斯政府於取銷達爾西租借地，及推翻上述巨大事業之基礎時所持之理由約有以下數端：

- (一) 達爾西租借地之承認係由壓迫手段所促成。
- (二) 煤油開採稅之估計對波斯甚不公平。
- (三) 在歐洲大戰時期並未向波斯繳納煤油開採稅。
- (四) 英波煤油公司曾拒絕波斯政府委派之會計師查賬。
- (五) 英波煤油公司曾拒絕繳納所得稅於波斯政府。

(六) 英波煤油公司曾繼續耗費大宗之款項於外國煤油及其他各項事務之考察，故公司之贏利減少，而波斯政府根據此項贏利所得之煤油開採稅亦受到相當之損失。波斯除對於國內之煤油有甚大之關切外，對於國外各地之煤油並無所用其重視，故波斯對於上述費用之分担實為受到間接之威脅。

(七) 英波煤油公司歷來皆以過度之高價售賣其經過製鍊之煤油於波斯人民。

(八) 英波公司對於波斯境內油場之開發並未盡力，同時對於波斯以外之各種企業則反予以優先權利及種種之補助。

(九) 波斯政府於去年夏季曾邀請英波公司委派代表至波京特哈連，以便從長計議，但英波公司殊始終置之不理，故此次波政府取銷該公司之合同及租借地之舉，實為該公司之自召。

(十) 英波公司所僱職員大都支領高薪，而公司本身之費用亦恆超出常度，因此減少公司之贏利並影響波政府之收入。

(十一)租借地內有若干之權利與波斯本國之主權衝突。此種特權遍於波斯全境六分之五，直不啻視波斯爲一附庸國家。波斯既爲一自由獨立之國家，故不能不除去此項有損主權之恥辱與侵略。

波斯政府於發出取銷合同及租借地之通知以後，隨即由財政部長以波王之名義，宣言波斯政府已準備基於雙方之權利與公司方面談判新約。並稱目前公司方面之活動亦仍可讓其繼續下去，以免中間受到停頓。

在英國方面，目下之難關已屬不少，故波斯此舉亦立使英國之政界發生緊張之情緒，蓋英國對於此種重大之威脅若不能加以敏捷之應付，則必至影響於其在印度之重要權益也。英國方面關於此項問題之討論及各方面之言論，約可歸納如后：

(一)達爾西租借地及英波煤油公司合同完全爲私人方面站在商務之立場上與波斯政府談判之結果。在當時及以後數年中此種事業亦曾被認爲耗費及冒險之嘗試。

(二)此種事業既爲英國人民之所創立，同時復與英帝國之權益有關，故英政府乃

於一九一三年供給公司方面所需要之資本而取得參加該公司之管理權，以免此種事業之淪於外人之手。

(三) 英波公司對於各項條約上之義務皆已履行。

(四) 在預備開採煤油之最初七年中，所費之金錢已不知凡幾，而最初之油井亦直至一九〇八年始克成立。其後因建築工場，鐵管，船塢，道路，以及使千百之工人得到新式之便利等事，故公司之費用尤屬有增無已。迨至一九二一年六月初步之規模完成以後，公司方面所費之金錢已不下巨萬，然在收入方面而言則可謂分文無有。波斯政府當時並未出過若何資本。故波斯所稱公司方面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所得之贏利即須照付開採稅於波斯政府亦顯係錯誤，蓋一九〇六年以後之六年中尚無涓滴製鍊之煤油以供銷售也。

(五) 在歐洲大戰時期因局勢之不安定及戰爭上之危險，故事業進行時之用費亦較平時為多。一九二〇年曾由雙方訂立一附約，在此附約之下波斯政府曾收到英金一百萬

鎊，以了清所有各項之經濟爭執。此項附約對於以後贏利之如何估計亦有規定。

(六) 公司方面曾以自身之金錢建築長及數百里之道路，而波斯政府則反在此種工作上勒取稅捐。此種道路皆處公衆交通之要區，而在若干地方因有此等道路之故，遂使波斯政府得節省其自行修築之經費。

(七) 在過去數年及目前油場之開發中，除有約近五千之外國工程師及機械師與其他之職員外，公司方面通常皆僱有約及二萬五千之波籍人員。公司方面在此種情形之下當然必須消費若干之金錢於波斯境內，故亦不能不謂爲對波斯之一種直接的利益，至對於波斯政府所繳納之開採稅則更無論已。

(八) 英波公司對於所僱之工人，以及工人之家屬與附近之居民皆予以不少之利益，如新式醫院，各級學校，圖書館，運動俱樂部，自來水，電燈以及衛生事務等之設備及建築是。

(九) 雙方所訂之合同既未規定之一方有撤銷是項合同之權，故波斯政府此舉實與

條約不合。

(十)近來世界經濟衰落，煤油之價格亦遂因之低減，有時且更影響於煤油之需要，又因世界各地皆有同業之侵略競爭，故幾於使各國所有之任何事業皆受到巨大之打擊。在此種情形之下，英波煤油公司之贏利自必銳減。

英國輿論界對於波斯之批評大都亟爲憤懣，其中一部份甚至於謂波斯對於其最好之友人皆有一種傳統的嫉視。而在國聯方面，則自此項爭執發生以後即又已增加一層困難矣。

波斯之所以毅然宣布取消合同實爲一種新興的獨立精神之結果，而波王之進取觀念及人格又隨時皆思實現一更爲廣大之國族主義，故此種獨立精神遂亦更趨濃厚。波斯民族意識之發生實始於一九〇六年憲法之頒布，至一九二五年波斯國會將克吉爾(Kajor)最終之統治推翻，而擁戴現任波王萊沙漢拔勒衛(Reza Khan Pahlavi)卽位以後，波斯之民族意識更愈爲明顯。自此以往，波斯即無時不思擺脫外人之羈判。一九二八年波

斯遂將各國之治外法權取銷，完全由波斯之法庭及審判官受理波斯人民及外人之訴訟事件。觀於此次達爾西租借地及英波煤油公司合同之取銷，可知波斯實視此爲完成自由獨立之第二步工作也。

在此種爭執之中，雙方雖各有其所持之理由，然波斯所有此次勇往之舉措，實足以獲得世界之同情而不容吾人之非難也。自一九〇一年達爾西租借地讓與以後，英國公司即在波斯全境（內除與俄國毗連之五省）取得開發煤油之全權，此種事實，在當時一般人頗以爲英國對於防止俄國勢力侵入並控制波斯之一大成功，蓋當時波斯實與一孩童相似而又無適宜之保姆也。在此種情形之下，若非英國捷足先得，恐波斯亦無法保守其在達爾西租借地內所有之權利也。然自蘇聯成立以來，此種威脅已歸消滅，至於今日則蘇聯更已向各國表明其無復再有帝國主義之野心矣。前此帝俄時代自波斯取得之各項租借權，現已由蘇俄退還波斯，此外尚有一由俄境直達塔布里茲（Tabriz）而爲俄人所建築之鐵路，現亦爲波斯所有。在舉世紛紜之中，蘇聯首先破除自私之心而樹一良好之先例，實

有足多也。

蘇俄對波斯北部之威脅既去，則英國對於干涉波斯南部時所持之藉口當然已不復存在，故此項爭執之必須認爲商務性質，而由享有主權者與製鍊者之間設法解決自屬毫無疑義。吾人以爲對於雙方皆無所偏私之新條約亦不難成立，而使英波煤油公司得繼續維持其管理良好及訓練優美之事業，同時在波斯方面亦可以得到較多之收入。

過去二十年中，世界若干之大國每於其帝國主義之目的受到阻撓，或於其國內之財政發生變化時，即任意破壞各項正式之條約及經濟上所有之義務，即以戰債一端而言，現亦有若干之國家（英國亦在其內）正與美國進行談判，以從事於協定之修改。故波斯此次之舉動當亦不無先例也。英波煤油公司之合同內固無一方可以宣布取消之明文規定，然唯其如此遂即有取消之必要。因上述合同中若有此種安全之保障，則不待糾紛發生之日即不難控制之也。英國對於英波公司既有控制之權，故今後欲謀糾紛之解決亦必以英波兩方繼續合股以從事於煤油之開發爲原則，在此種情形之下，不僅兩國之和平可保

。同時波斯政府亦能集中其力量以從事於庶政之愈趨進步也。

（譯自三月份美國現代史料）

一一一 德法關係之史的研究

葉祥法

(By Richard von Kuhlmann)

德法關係，是歐洲政策的基石，這幾乎是盡人都能接受的一句成語。這不能解決的問題，到現在是格外重要了。爲求完全明瞭起見，最好在史的方面追溯一下。在掩有歐洲中部的沙爾門大帝國 (Charlemagne's empire) 分裂以後，諸國爭霸歐陸，乃愈形尖銳化。法國因爲有精明強幹的君王，統一成功最早。德國正與這相反。羅馬帝國強權中心日漸衰微，各省各邦，單獨結合的趨向非常猛進，這種情形延長着，直到三十年戰爭同羅馬教與新教分裂以後，日爾曼皇帝的權威僅等形式而已。

法國的保本王朝，與德國的赫蒲斯堡王朝爭霸的戰爭，延長了好久的時候。保本王朝雖然傾覆，法國革命的人物，以及拿頗崙都仍不住的向這方面努力。脫夫格一戰結束了這個爭鬥，而建立了英國海軍百年以上的權威。滑鐵盧一戰擊碎了拿頗崙的雄心。維

也納會議更進一步的壓下了法國爲主宰的奢望。在與拿頗崙帝國主義周旋的時候，日耳曼是聽命於兩個首領之下，一個是奧大利，另一個是普魯士。普魯士，在大選舉者 (elector) 以後，因爲有能幹的統治者，尤其以夫勒得力克二世 (Frederick II) 爲最，已經在日爾曼國家有了相當的地位，即說他是領着日爾曼民族在歐洲爭霸也不爲太過。一八六六年經了一次很短的戰爭，就將這爭鬥解決。俾斯麥，摩提克 (Moltke) 的才能已決定了普魯士的優越。從此後，荷亨索倫 (Hohenzollerns) 王室下的日耳曼與法國爭霸，代替了舊有的赫蒲斯堡王室下的日耳曼與法國爭霸。

很明顯的，一個以柏林爲中心而佔萊茵河上強固地位的日爾曼結合，從法國人的眼光看來，這個實在是含有無限的危機；這個要比從結構鬆懈的奧匈眼光中看來緊張得多。奧匈結合，是以遠在東方的維也納作京城，他們的眼光偏向意大利巴爾幹方面要比偏到西方去強些。拿頗崙三世的外交政策，這是常被人斥爲愚蠢的冒險的政策，當他與日爾曼聯邦競爭的時候，也不過實行法國的傳統政策罷了。假如在法國東境，有一個強固

的日爾曼聯邦設立而不軋碎牠的話，自勒西紐（Cardinal Richelieu）以次，誰也不能擔保法國將來的命運。拿頗崙三世的命運決定了。戰事還不到四星期，他，他的將官，他的軍隊，在色頓地方都成了階下囚。干柏特（Gambetta）將軍最後的抵抗，並不是爭什麼勝負，不過是爲三色旗爭些許光榮而已。全法國的民衆心裏，在法國與德國結城下之盟的時候，都含着一個理想：誓雪國恥，恢復愛爾，色斯羅內尼兩省失地，毀滅日爾曼強權，使牠永不敢再進窺法蘭西聖潔的土地。有一個最光榮的法國人，那推大將（Maréchal Lyautey），關於他的一生事跡，馬羅斯（André Maurois）氏有很詳細的記載，曾親對著者說：他的教育同自然趨勢，都想把他造成一個外交人才。但經過一八七一年大敗以後，他同他的朋友都肯定的說法國人惟一的出路，祇有加入軍隊。他們加入了行伍，眼看着志願成就了，日爾曼被摧折了，並且帝國的冠冕也被革命的勢力所踏碎。

關於凡爾賽條約，現在有人爭論說，這是法國世世相傳報復的成績。實在說起來，

這並不是一個敏慧的工具。路易·喬治(Lloyd George)看了很清楚的，但是不能停止這事件的狂濤。他並不是缺乏判斷的眼光，不過他不願違棄當他情感極興奮而對聽衆極表同情的時候所發的誓言。美國謙和的態度是無效的。所以聰敏且富有經驗的政治家如克爾羅克(Lord Carnock 即 Sir Arthur Nicolson)爵士者，當他看出這樣基本問題竟以愚不可及且不穩定的方法決定的時候，就故意裝着不聞不問的態度了。

奇怪的很，德國反對法國的情感並不是完全由於戰事而起的。德法問題的緊張，雖然在一八七一年後即未停止，然而經過四十三年來的相安無事，當然鬆弛了許多。在法國少年中，著者有不少私人的朋友。在戰事未發生的時候，著者曾與他們討論這一切的問題。據他們自己說，假如愛爾色斯羅內尼兩省人民能設在德國境內尋得了滿意的家鄉，並且他們的呼籲，不再傳到法人的耳鼓裏，我們也就能遵守一八七一年的盟約了。德法衝突已經被英德衝突超過了，尤其關於海軍的事件。最後引起大戰的既不是因為英德衝突（這個兩方已經締結了條約了），也不是因為法德的仇視，而是因為沙皇國家（Tsar

rdom) 與支離破碎的赫蒲斯堡王室，在巴爾幹的宿怨而起的。祇有凡爾賽條約與法國後來所做種種誤點，是挑起德人痛恨仇視法國情感的。法人種種錯誤中間最大的錯誤，就是佔據魯爾。這個引起了德國絕大的痛苦，並且因此將德國整個的幣制完全破壞。佔據以後的幾年，法國又使有色的軍隊，沿着萊因河的幾省駐紮，這樣也是觸起了德人的感情。

任何遠見的政治家都能想到歐洲再也不能維持這緊張的局面了。假如情形再無法改進，不獨法德必要重累，即全歐亦將受害不淺。這可以算是白里安氏不朽的功業，當法國戰爭的空氣漸漸冷了下去，立即主張重新將法德相互的關係完全公開的決定一下。他很僥倖的在德國找到一位同調，斯德萊斯曼氏，以他的德行聲望，很可以對付那兩國關係最後改進的嘗試。這裏也要順便提一句，解決歐洲和平問題，駐德英大使得愛堡倫（Viscount D'Abernon）也有一部份功績。他們協商中最要的一點，就是將佔有萊因河數省軍隊提早撤退。收回國家土地，是大戰後德國唯一明顯的切實的责任。關於提早撤

回駐軍的事，法國很敏慧的依從協定，這樣使德國格外能明瞭法國的誠意。

十九世紀是比較的平安的過去了。從維也納會議到大戰前祇有一次戰爭，這就是美國南北戰爭。經過如許長的和平時期，牠的結果，人類對於發明的領域，物質的幸福，均有很快的進步。歐洲大戰，戰區廣闊，為歷來戰爭所未有；牠的破壞能力也算是空前的偉大。這是因為世界工業的效率猛增，及驚人的高壓勢力推進的結果。德國因為她處在鬥爭的中心，因為要供給她的小邦大批食物，衣服，軍備，金錢，所以她所受的經濟壓迫，比較任何國家都大。

老的保守派勢力，這是已經被德國民衆軋碎而在廣衆之間久已不見的勢力，這時也以爲機會到了而想恢復他們已失去的地位。他們第一步的工作是很潑辣的。他們勸誘民衆所尊崇的興登堡大將接受日爾曼共和國總統的職位。他們經過長時間的運動，相當的聯絡，不間斷的挑起德國民衆的熱情。凡爾賽條約的恥辱及普遍的窮困（他們把這一點歸罪於賠款問題），是他們不厭申述的兩大綱領。波捲全德國的國家主義，也就是希特

納主義的狂濤，就是興登堡多年向喚醒德國國家主義精神方面努力的結果。國家主義者主要的要求，如：廢止賠款，廢除凡爾賽條約第二三一條款（德人絕對反對擔負大戰禍首的罪名），軍備平等，即富有經驗的新德國銀行總理邵克提（Schacht）氏，亦公然加入呼籲；此外中央黨又添上三個極切迫的問題，助着他們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民主政策。

德國國家主義高潮正在狂吼着，法國也有一種頑固而未見得幸運的政策，正在將累年積蓄的國際同情，很迅速的分解着。因為對種種問題不肯屈就，英國對法國已失去了忍耐；美國呢，對法也是一步步的疏遠；對意大利的關係，也是日驅緊張，墨沙里尼有驚人的語調，在他演說詞裏，他用「戰」字表達他的憤慨。

法國的政治輿論，對於這種危機不是看不見的。在今年春季大選的時候，法國民衆很堅決的表示他們的願望，他們要請政府避免任何的冒險；為免除國際複雜情形的恐懼，他們認為法國亟需要的是一種和平外交政策。所以當新總理赫理歐氏就職的時候，就接受了人民賦與他的使命。議會第一件通過的，就是洛桑協定。這清算的政策，本是各

國都贊成，而尤以英意格外如此（也許美國對此並未有若何的鼓勵）。還有除廢戰債也是表決的案件之一。洛桑會議的真義意，沒有一個人能比雷頓（Siv Walter Layton）氏在牛津大學演詞中所節述的再切實了。他說：「決不要相信洛桑協定僅是一種條款。賠款的事已到了結束的地步，沒有一個人能再使他復活的。吾人對德國賠款的讓步，已經到了最後的數目；任何事件不能改動這樣處置的，除非我們是不想減低這個數目。」

洛桑會議的消息，傳到德國的時候，正是德國競選最熱烈的時候。所以完全注意到這件事的實在沒有幾個人。德國的報紙已被各黨派勢力佔滿了，牠們對於洛桑會議的重要性，並未對德國民衆解釋一個字。民衆既未能完全明瞭此點，因此洛桑協定中戰債處置之批准，又將是一個大的難關。同時還有幾種特別協定，如紳士協定，信用公約（*Creditance pact*）再加德國在洛桑會議時提出的兩點，如廢止凡爾賽條約第二三一條款，軍備均等，亦將因種種困難而不能公佈。

據富有經驗的人觀察，洛桑會議的工作，很足以使德國要求廢除二三一條款的願望

達到。尤其英國願意成全德國的意旨。不過德國提出了軍備平等要求，也許提出的方法不對，而將德國成功的機會破壞了。

凡爾賽條約第二三一條款的要點，是專指到德國賠款的。假如廢除賠款，這一條就不能存在。歷史對於說是德國爲大戰戎首一點本是不同意的。我們可以能再向事實的深處追求。納爾喬奇曾說「歐洲是陷入於戰爭中了」。他很顯明的把這事實發生的經過，暗示給我們了。即從法國人的眼光中看來，假如賠款事件消滅了，這第二三一條款亦不能表示存在的必要。第二三一條條文，顯示一種很廣泛的觀念，似乎整個凡爾賽條約都根據德國爲大戰戎首的理論而定的。現在，全世界的輿論，都公斷了這條理論不合；這似乎因着這一種的條文存在，而使整個的條約減其效能；且而有害於法國的利益。法國一班要人，對於否認第二三一條文指德國是大戰戎首爲歷史的事實一點，也發生了不少麻煩。他們很想說，條文的意思：德國不過是僅向俄國宣戰，而引起法國揭開這一幕大悲劇罷了。另一方面，雖然不是官場方面，但人數很多並且也有力量的，也有說：關於

條文所說德國爲大戰禍首，法國的解釋已盡其所能。總之，從各方面着想，法國如將此衆論紛紛的條文中有毒的成份取出，即是由官方申明：這一條決非指德國爲大戰禍首，這樣，也許與法國有利。法國如這樣做，當然使德國的輿論更能發滿足。

國際間似乎有了一種不滿的論調：洛桑會議對德讓步，無異使德國國家主義運動格外的增進。要知暴雨雖然停止，江河仍然不能即時停止牠的流動。德國國家主義，本來是別的國家，尤其是法國，給與牠一種錯誤觀念養成的；決不能因爲現在已經採用很智慧的很和平的政策，而如變戲法的驟然停止牠的活動。如果，這似乎有人指出過的，法國對於軍備問題能有合作的協定，則阻止這兩國互相諒解道途中之障礙物，非移去不可。

這也是一個解決的辦法，承認紳士協定，同時承認德國軍備平等理論上的權利，這樣當然使軍力均衡的實現又向後遲延了。均衡可以從兩方面達到：漸漸使德國的軍備加增；或者，疾速的減低別國的軍備。無論如何，最近法國報紙所宣載軍備問題的討論，

已經不能再產生一種緊張的情緒，在以前這樣的討論，是常發生無結果或者竟發生危險的事實。

普法戰爭，法國大敗以後，遠見的俾斯麥爲法國開了擴張殖民地的門。法國殖民地帝國（French Colonial Empire）的大部份，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纔建立的。德國同意國，是歐洲重要國家中最後統一的，都看到法國在海外殖民是極其順利。俾斯麥所得的不過是些殘餘；就是這些也很可以做德國殖民活動的訓練學校。剝奪六十五兆活潑的勤勞的向海外找出路的青年的活動，這是凡爾賽條約中最不智中的一點。英國在戰前已有很大的遠見。英國重要政治家都以爲在世界上給德國多一點空位，無異減低溫度太高的水壺中的壓力一樣。祇有大戰爆發可以阻止英德的協定，這個協定本是可以給德國在海外一種活動能力的，當楊格計畫正在討論的時候，在巴黎私人談話中，英國負責任的政治家堅決的表示，對德國重建幾處合理的殖民地，絕無有敵視的意思，即法國政府當局，亦與英表示同樣的而爲現在所缺少的態度。有幾條罪狀訴說德國虐待殖民地土民，

這實在叫德國倍覺傷感。德國殖民地都認爲這樣判罪實在不公。加麥龍(Cameroun)與東非洲的土著，在德國領導之下，以與人數，機械多寡懸殊的強敵相抗；德國假如是虐待她的屬地土民，他們如何肯出死力以爲的德國實力的後援？從這一點判斷，協約國的判決實在是事實。這是實在的，大戰戎首問題，軍備問題，已經處置失當，除了德法間對殖民地合作有一個合理的協定外，再沒有方法可以使兩國的感情格外接近。

再有別的難點，就是東方問題。波蘭新的畫界，又鑄成了一個大的錯誤。塞爾協定中，但澤迴廊問題失敗，亦給與德法和解一大的阻礙，法德對於此點外表看是間接關係，直接的似乎還是德波兩國。但著者亦不必對此問題再事探討。世界總有覺得非除去這和平的障礙而再求一公正的決定的這一天。

從經濟的立場說，德法兩國工業的金融的前方的接觸，已有很大的進步。關於肥料問題，電力問題，整個化學工業問題，煤鐵交換問題，兩國已有相當的了解。將來德法兩國以貿易爲基礎的會議，當有合意的了解與有益的结果。

另一方面，法德將來的協定也會有好結果的。法國是富有資本的國家；從國家的積蓄，她有超過國內須要的資本。所以，法國銀行界仍有繼續戰前政策的趨向（雖無良好的效果）將資本向各國投資；以前許多投資，與其說是正當的投資，不如就說政治的援助。因為兩國誤解的原故，即使用法國的資本研究德國的企業，也是被阻止。但不久法國銀行界將不能再固守以前的偏見。洛桑協定以後，德國的財政已能向法國擔保，這在別國還是不能的。實現的時候也許還是很遠，不過無論何人都可信任這事實決然能來到的。

戰前德法兩國智力的美術的接觸，比較歐洲任何兩國國家都要親密。德國博物院能買法國的繪畫；德國的音樂總是在法國佔了優越的地位，旅行白勒斯（Bayreuth 大音樂家 Wagner 的故鄉）的人，法國人是佔了很大的部份。在戰時這種舉動也許暫時停止，然而富有獨立精神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即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亦未嘗稍稍停止歌頌德國精神上的賜與。這是很足樂觀的。在智力上文化上戰爭的精神很快

消滅了。德國的音樂在巴黎尋得了公開的了解與同情，德國的歌劇在法國劇目中已有相當的地位。德國的電影更是在法國得着了成功的評語。德國的書籍，不論是文藝或是科學，被譯成法文的，數目是很多很多。

總括起來說，德法一九一八年以後的關係，經了詳細的分析，認為法國希望與德國有一個完滿協約，她的願望沒比這時再更大的。若是這種敏慧的忍耐的感覺，不被萊茵河對岸的國家主義的狂潮所驚倒（這是以前的錯誤所種下來的惡果），就可大胆說一句，將來兩國外交的結果，決不會不利。兩國人民的精神上的關係，亦當與兩國工業商業財政的關係，同時漸趨接近。德法休養（Franco-German détente）實在可以給與力爭歐洲力爭世界和平經濟昭蘇的人一個新希望。

(From Foreign Affairs, Oct. 1932)

一三一 希特勒政策與俄法兩國之關係

陳次溥

一 法西化過程中之德國

本年一月三十日統率德國國社黨之希特勒，繼施萊轍之後，聯合前總理巴本及國權黨領袖胡根堡等，組織事實上之聯立內閣。自二月一日解散國會以來，該內閣所努力者，在於總選舉之絕對勝利，因而專對全國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加以澈底之彈壓。於此種嚴重情勢中，卒於三月五日國會總選舉之結果：國社黨獲二八五票，國權黨獲五二票；他如社會民主黨一二〇票，共產黨七九票，中央黨七一票；而希特勒內閣之國社黨，已於其國會中完全實現其絕對多數之企圖矣。此外更堪注意者：即三月二十三日國會賦予希特勒內閣以憲法上之獨裁權力，由四四一票對九四票之絕對多數，通過所謂「政府信賴法」，使全德境內藐視國會，實現法西斯蒂之統治，而希特勒內閣之獨裁強力政治，遂獲得法律上之根據矣。

希特勒固標榜其「國民社會主義」，以建設第三德意志帝國爲其理想；但其內閣中人物，有代表封建貴族及地主之副總理巴本氏，與代表重工業及農業資本之農工商部總長胡根堡等介於其間。希特勒內閣如成立於是等勢力之妥協基礎上，則彼所揭櫫之「土地及資本之國有」，「利子奴隸之廢除」等等政綱，當不能遽行具體實現。但大體上，希特勒內閣現在可認爲一致之顯要目標者：即對內在於彈壓「馬克思主義政黨」，而尤注意於共產黨；對外在於修改凡爾賽條約，享受與他國平等之權利，并思獲得與德國人口相當之領土殖民地等是也。

此中最堪注目者，爲希特勒總理在解散國會之當日，放送所謂四年計畫，其大要如左：

「予將於此後四年間，救濟德意志農民於窮困之中，且必須制止失業之發生。自建設共和國以來，十四年間，橫行於德意志之馬克思主義，竟使德國化爲荒廢之區；倘更導入布爾雪維克主義，則今後一年間，德國或將有崩潰之虞。望國人假予

以四年之時日！政府四年計畫中，關於國內經濟之基礎，即為強制勞動，與地方人口增加之政策。至政府對外政策之使命，在於擁護德意志國民之絕對的權利，並回復其自由。更若世界為軍縮之故，使德國永遠無擴張軍備之必要，則德國或將以為非常微倖。然而當前之最大急務，乃係阻止德國共產主義的破壞行動」云云。

上項演說，為希特勒對內政策中，有排除「馬克思主義」意圖之絕好材料。希氏更於三月二十一日新國會開會式時之演說中，有：『予要求撤回凡爾賽條約所載關於德意志之大戰責任各條項』等語，亦足以瞭然於法西化之德國，對外關係上之進程矣。從來凡爾賽條約，對於戰敗國所規定之責任，分財政的條項，軍事的條項，與地理的條項三方面，希氏究欲要求解除其責任，擴充至若何程度，雖未判明，但賠款幾等於取銷之削減，業已議妥；，即軍備平等權之要求，亦方在進行中；是此後德國之要求，當更涉及於地理的條項無疑。

似此希特勒內閣出現後，德國之國內形勢，已顯示其急激之變化。當一月底以前，

因共產黨之活動，柏林街衢，尙遍懸赤旗；但一經希氏秉政，不瞬間而赤旗潛形，勞働界之活動，亦被禁止；同時顯耀於街衢者，則爲褐衣黑靴之褐衫黨突擊隊之行軍，與穿着帝政時代軍服步武堂皇行進之國權黨鋼盔團是也。

一切左翼之運動，銷聲匿跡於高壓之下，書肆之赤色出版物，亦完全被其取締淨盡，無從再見。各家大門窗戶所懸者：赤旗固不待言，卽懸德意志國旗亦被卸除，起而代之者，或爲褐衫黨之旗幟，或爲帝政德意志之三色旗，臨風招展，似鳴其得意之色。希特勒內閣第一次之德國國會，於三月廿一日召集，但對於共產黨議員，不曾發送出席通知書。並因二月底之國會議事廳放火事件，認共產黨議員有叛逆罪之嫌疑，禁其到會。

繼莫斯科之後，稱爲第二赤都之柏林，因此之故，不過二月有餘，已盡將赤色易爲褐色，卽繼羅馬之後變爲第二之「法西」都市矣。

依上述之內容與情勢，所起之希氏「法西」的獨裁權力之出現，對於歐洲全局，予以非常之衝動者，自爲當然之事。就中以蘇維埃聯邦及法蘭西二國或將受有最大而且直

接之影響，是俄法德之三角關係，方將變調，爲我人不能忽視之事實。

二 俄德關係之緊張

自德國希特勒主義之出現，對於馬克思主義之諸政黨，發生一大威脅，是爲我人充分察知者也。茲從下列二事，即可明瞭此中之究竟：

(一) 第二國際本部，於二月十九日發表宣言，其大要爲：『若德國之法西斯蒂彈壓勞働者，則反動分子或將於世界各國開始進擊，然則全世界之勞働者，對於德國之勞働者，必須與以最大之支持。又我人對於德國及各國勞働者，勸告其中止相互之攻擊，應聯合戰線，共同對法西斯主義鬥爭。第三國際若贊成此舉，則以共同動作之目的，對此進行交涉。』云云。

(二) 其次爲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於三月五日以前，向各國勞働者發表『向法西斯主義鬥爭！』之宣言，其要旨爲：『隨恐慌之發展，勞働階級之失業，及窮困之深刻，而資產階級對勞働階級之政治的經濟的既得權利之進擊愈烈，「法西

」的反動，今則風靡各國矣。如德國公然制定「法西」獨裁，則當幾百千萬之各國勞働者之前，對於資產階級尤以德國資產階級之「法西」的進擊，有組織同一戰線之必要。反之，共產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勞働者，形成單一戰線途上之主要障礙，即爲從來社會民主主義諸政黨所施之資產階級提攜政策，而德國之獲得法西的反動之勝利，亦不外此政策。

然而第二國際之二月十九日宣言，發表加入第二國際之社會民主主義各政黨，爲謀對於德國之「法西」的反動之鬥爭起見，有與共產黨員聯成同一戰線之用意。此後與彼等從來之政策及行動相矛盾，故難遽信；但遭遇德國法西斯主義進擊之事實，且當世界反動勢力抬頭之機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一切共產黨，亦曾一度勸其試由社會民主黨之斡旋，與社會民主主義勞働大衆，形成同一戰線。勞働階級對資產者之同一戰線，信其足以擊退資本與法西斯主義之進攻。

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間，爲「反資產的反法西斯的」行動之協定，雖視各國之特殊事情而決定，但共產黨對社會民主黨幹部，關於共同動作之提案，以下述之條件爲基礎：（a）對於法西斯主義及反動派向勞働階級之各種進攻，宜速以相當之組織加以反擊。如羣衆的抗議，遊行示威，演說開會，政治的罷業，并須組織各企業，勞働介紹所，勞働者區域內執行委員會與自衛隊等。（b）當依上項意味之共同鬥爭時期中，共產黨停止攻擊社會民主黨機關。此外一切共產黨，尤以對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關於共同鬥爭事項，不待雙方交涉與協定，勸其火速着手聯合社會民主主義勞働者，及一切傾向於共產黨之勞働者，組織共同鬥爭委員會。」

希特勒秉政之對俄影響，爲排擊馬克思主義，尤以共產主義爲甚，於是不得不認其對於以莫斯科爲大本營之第三國際，成爲思想的對立。而第三國際在實質上，與莫斯科之共產黨政權，同一源流，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倘希特勒欲徹底排斥共產主義，則蘇俄

對德感情出諸激化之言動，乃屬自然之勢。同時第三國際，如上述之對希氏政權公然宣戰，則希氏政權對共產主義之憎惡，難保不移其針鋒，以向蘇俄之情事發生。故俄德關係之緊張，有謂此係當然之現象也。

希特勒政權出現後，所予蘇俄以極度之刺戟者，茲試列舉事實於后：第一，當國會總選舉之際，希特勒在柏林遊藝場舉行之選舉演說會中所云，關於蘇俄者，則為「實踐之馬克思主義，較之理論之馬克思主義，為良好的否定，在馬克思主義完全勝利之國，我人唯見其可怖之窮乏。今日不得不有驅逐幾十萬人於都市以外之事實，非窮乏之左證而何？從前之資產者不必謂為從前之敵。十四年間，尙未使其敵人得知其自己思想為純正，果能謂為偉大之思想乎？如斯狀態，若發生於「住民之八%在都市，九二%在農村」之國家，則於「農村住民僅三五%，都市佔六五%」之德國，對上項制度，究將獲得如何之結果？

我人在彼國之所見，殆為資本主義之敗北乎？或為全資本主義世界，以自己之資金

救濟「布爾雪維克」，且竭力援助彼輩，設備彼輩之工場，提供彼輩以技術人員及熟練之勞動者乎？西比利亞之森林帶，所推行之勞動制度，甚願對於共產主義之本質有信仰之德人，前往作一週間之體驗。我人更將觀察彼等和平主義之理想究竟如何？赤軍，乃此馬克思主義之和平主義的世界理想之象徵也。彼國民衆其鑒諸！實踐馬克思主義而被支配之彼國，於一切事項之中，否定各人之自身，即無任何之幸福與任何之社會的向上；有之，唯平等灰色之貧困，與平等灰色之窮乏而已。」云云。

據柏林三月三日發之喀華斯訊？，希特勒之上項演說，頗予蘇俄駐德全權代表以非常之衝動，隨即將其內容電達莫斯科。是月七日，辛秋克全權代表，以其本國政府名義向德外長訥拉托氏抗議：希特勒首相演說中，攻擊蘇俄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一般狀態。又是項演說，傳佈至軍縮會議開會中之日內瓦，蘇俄代表認希氏不僅攻擊馬克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且對於蘇俄政府，每多非難之聲，頗爲憤激。據述：德政府之態度，有使國際政局，尤以軍縮會議之空氣，益趨惡化之虞云。

其次，據蘇俄各報之記載，三月底至四月初間，德國政府對蘇俄之挑戰行爲，完全爲有組織有計劃之舉：即希特勒政府之警官及國社黨黨員，藐視俄德間之現存條約，以「罕布爾喀」地方爲始，侵入各地之蘇維埃商務機關，（通商代表辦公機關，駐德之蘇俄石油製品販賣公司及其他）搜索家宅，沒收文書物品，並加暴行於其辦事人員及其他蘇俄僑民，或竟將其逮捕，等等事實；且德國警官及國社黨黨員，認此種「反俄的行爲」，恰似「英雄舉動」，自鳴得意；與德國國內禁止蘇俄機關報之發行，凌虐蘇俄記者等等是也。

蘇俄朝野，從來對於德國發生「布爾雪維克」的無產階級革命之期待，遭此意外變化，適如落雷鉅響，震動莫斯科。蘇俄各報對於希特勒政府之此等反逆的挑戰行爲，一致攻擊，其咒咀希特勒者，想係當然之事。就中「伊士維斯察」之社論有云：「最近之各項事實，已明示德國對俄政策之方向而有餘，即德國全土之反俄運動方在極有組織之進行中。此種運動，使人預想或將發生某種重大事端，亦未可知。」等警告之語調。又

「浦洛特」報亦云：「德國引蘇聯爲敵，乃自誤其對外政策者也。」至蘇俄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機關報「印道斯托里阿里薩邱」報則云：「我人今鑒於德國事態之變革，應實行通商關係之改善，考慮法蘭西，瑞典，捷克斯拉夫，波蘭，及從其他諸國輸入貿易進展之可能性；更宜考慮美國產業上發展之可能性，」云云，是暗中慫恿對德斷絕通商矣。

似此，希特勒政權之出現，不意引起俄德對立之新國際的事實；更視今後之發展如何，與全歐國際政局有絕大影響，至堪注意者也。

三 德法對立之尖銳化

希特勒政權之實現，其影響及於法國者至鉅且深，縱謂全歐和平之樞紐，繫於今後兩國關係之發展如何，亦非過言。

歐洲局勢，原以凡爾賽條約爲中心，有取消派（打破現狀派）與非取消派（維持現狀派）之二大陣營，固爲周知之事實。取消派急先鋒爲德國，次之者爲意大利奧大利匈牙利諸國，是等國家，咸不滿於凡爾賽條約，苟有機會，無不希望其廢除或改訂；他方

面，非取銷派之領袖且不憚竭全力以維持之者爲法國，此外爲由條約結果所產生之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及其他諸小國。法則聯合此等小國，執其牛耳，以國際聯盟爲機關，常因維持現狀而利用之。

然而際此取銷主義之急先鋒希特勒秉政，藐視和平之德國憲法，宣言獨裁，以烽火燎原之勢，舉全力企圖恢復德國國勢於戰前狀態，此在極度恐懼德國復活與報復之法蘭西，不啻當頭棒喝，認爲不能忽視之形勢。况如前段所述凡爾賽條約中之財政的條項與軍事的條項，幾被取銷，或在事實上已被取銷之狀態，希特勒黨所更要求者，當在地理的條項之取銷，則事勢所趨：或將使膨脹之法蘭西國境，發生變化；或將釀成小協約國及波蘭等之大戰；或將使土地擴大之各國，漸趨殄落；總之，其間頗潛伏幾多之危機。最近希特勒派遣突擊隊之一部，侵入萊茵區域之非武裝地帶，威脅法蘭西國境地方之正面，其事勢之嚴重可知。此殆爲各方不能忽視之迫切事端歟？然則此種事態，今後或將再見於波蘭國境，更進而有追求根本問題所謂改訂凡爾賽條約之可能性。

最近據歐洲之報告，傳謂危機急迫，且有第二次大戰勃發之情勢，此蓋德國國權回復黨之急進派，獲得實際政治權力，而意大利及他國對之，更表示支持之態度故也。因此德法兩國之對立，已至極度尖銳化之境矣。

日前英意兩國總理，爲謀解除目前歐洲全局之不安，會談於羅馬，結果提出所謂四強協約，其內容似以修改凡爾賽條約爲中心；但據最近報告，法國對該協定內容，表明反對態度，以致曾一度陷於僵局。此緣法國之立場，如將抹煞其同盟國波蘭與小協約國，而使德意強大，則對其本國之安全發生疑慮故也。

如斯，希特勒政權下之德國，與法之對立情勢，不易解決，固甚明顯。倘德國對於軍縮會議及四強協約等，不能貫徹其主張，則希特勒或將於其國國民之前，實行單方廢除凡爾賽條約，亦未可知。若然，兩國之對立，更將擴其範圍，而爲：德意及其他爲一方，法波（蘭）及小協約國爲另一方，紛爭不已，勢將導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亦未可預料也。彼熱心回復國權之德國，從此由希特勒獨裁政權，趁全國輿論之波，而奏其

行進曲，或使德法關係愈趨險惡，殆爲我人意計之中。

四 俄德法三角關係之轉變

上既略述德國希特勒政權實現後，對於歐洲政局之主要變化，與此相關聯而不能忽視者，爲從來處於對立地位之俄法兩國，乘此機會，有急謀接近之傾向，因而過去俄德法之三角關係，遂呈轉變之象。爲說明此種轉變起見，非先明瞭過去之三國關係不可。

德法兩國之關係，爲傳統之敵對仇讎，固不待言，無論過去現在，莫不如斯。大戰後之德俄關係，與法俄關係不同：前者表示親善態度；後者反之，往往惹起種種問題。試就俄德關係觀之，聲明舊條約上一切舊債，完全廢除，且標榜世界赤化而遭國際嫉視之蘇聯，與被判爲世界戰爭唯一犯罪者之戰敗國——德國，於國際政治上，而能與法蘭西領導下之聯合國之強壓抗衡者，實由「拉潑洛」條約爲基礎之俄德結合之力所致也。是項結合，對於兩國有仇敵關係之法國所起之影響尤甚。前此兩國之結合關係，曾經一

度動搖，但至最近，德國則以世界經濟恐慌之下，本國幾瀕破產，而蘇俄適爲其優良市場，同時蘇俄則以五年計畫實行上所必需之設備，以及其他機械等等之輸入，苦乏資金，而德國爲提供最有利之信用交易，於是兩者之間，更於經濟上發生密切之關係矣。

至蘇俄與法國關係如何？法國於西歐方面，向持其傳統而最強硬之反俄態度，爲西歐反俄領袖，乃係周知之事實。而其理由：則認爲對於共產主義之反感，蘇俄取銷對法債務，對法國殖民地之赤化運動，及因蘇俄之經濟的進展，所予法國之壓迫等等。但對法國之反俄的舉動，蘇聯又不忘情於報復手段，是則兩國於所謂「赤白對立之現階段」中，居於明顯之尖銳狀態，迄於近年，兩國間因複雜之經濟的政治的幾多理由，其對立關係，漸趨緩和；雖於前年夏簽字俄法不侵犯條約之草案，以及去年十一月正式簽訂不侵犯條約，但事實上，兩國尙未至真正親善結合之時期。

三國關係既已如斯，而希特勒之強力獨裁政權出現，竟極度敵視共產主義，並以恢復德國國權爲目標，力謀完全取銷凡爾賽條約，於是上述俄德之歷史的友好關係，遂起

裂痕；同時俄法關係，由仇敵漸趨接近，而使其密切，雖係自然之歸趨，但不得不謂爲近時歐洲國際政局上頗堪注目之變動也。

觀察俄法接近傾向所得之事實，已屬不少，茲據各方所傳之主要者，列舉如左：

(一)關於締結通商條約，俄法兩國政府間之交涉，將近完成，而於進行交涉目的之下，傳蘇俄當局對法之冶金工業，已發若干定單，更有幾多之新定單，已約定離德國而轉與法國交易矣。同時法國政府對於蘇聯之輸入品中，除其海軍定購之原油外，於貿易純差額問題，有讓步之意；又蘇聯在法國信用貿易之保障，雖未遽獲成功，但法國市場上之蘇聯債券價格，似已得有完全自由之待遇。

(二)三月八日，法國發表其駐俄大使之命，而新大使「阿里芬斯」氏與赫里歐氏，同爲一九二四年以來唱導親俄政策之人，此次阿氏使命，傳爲倣效舊俄法同盟，締結中立及互相援助之俄法同盟條約。

(三)最近兩國間，決定實行交換革命以來最初之駐紮武官。

(四)二月十五日俄法不侵犯條約批准交換以來，俄法兩國尤以法國方面，謳歌兩國親近之空氣，頗為濃厚。等等。

最後，更就緊張之俄德關係上，有應加研討之必要。前既述及希特勒政權，對共產黨彈壓與反俄舉動，頗使蘇俄對德之感情，受一刺戟；此時成爲問題者，究竟希特勒政權之真意，是否在於俄德兩國之離反？此事，就兩國從來之提携而獲重大之成效上觀之，不能不有幾許疑問之餘地。

希特勒氏於三月二十一日國會中演說，涉及俄德關係，有云：『對俄採取親善政策，信爲兩國相互之利益。德國國內之反共產主義鬥爭，係國內問題，不容外部之干涉。由於重要之共同利益，與德國結合之諸國，彼此之國際的政治關係，可不因此而受影響。』

又德國前閣員塞克脫將軍，亦於其所著「介於東西間之德國」書中，說及『德國國內，對於共產主義之鬥爭，無論至若何程度，不致反映於俄德間之政治經濟的關係。』

並勸希特勒政府，對於莫斯科恐懼「德國破壞東歐之親善關係」之心，設法使其安堵。塞將軍更申述：「德國對俄親善之真意義，似無例證之必要；試想像世界戰爭之危險，殆已充分而有餘。我人豈再見兩方發揮其砲火於疆場之間耶？波蘭海軍，可於波羅的海威脅德國，我人豈欲其從東普魯士切斷我人之聯絡乎？我人其願容許波蘭海軍進出於「奧特爾」地方乎？設使我人確欲擯絕蘇俄，則上述諸端，殆爲可能之事。」云云。

德國方面：因對共產主義之憎惡，由於國際政治上之必要以及經濟上之關係，與蘇俄斷絕從來之親交，抱有遺憾之意者，頗不乏人。且鑑於俄法接近之情勢，亦認此事爲過當之舉。故希勒氏如其所聲明者：重視俄德國交之繼續，仰制反俄之舉動，以緩和蘇俄對德之感情，恰似法西斯蒂治下之意大利，雖於國內彈壓共產黨，仍得維持對俄之友善關係。是德國或於某程度內，繼續從前之對俄親善關係，亦未可知。況蘇俄因尙有「波蘭爲蘇俄自然之敵而爲法蘭西自然之友」之故，俄德離反，則與蘇俄最有利之信用貿易條件，失其效用，當亦非蘇俄本身之所願也。

然而與第三國際之關係，依然成爲問題：即對於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間之國民社會主義運動，形成同一戰線之交涉，頗使柏林當局憤激；而莫斯科之態度與第三國際一致，對德感情已漸趨惡化之今日，將恐情勢推移，不能謂兩國友好關係不致完全破壞也。

似此希特勒獨裁政權之實現，於歐洲國際政局上，可謂惹起三方面之重要變化，即：

- （a）俄德關係之緊張；
- （b）德法對立關係之尖銳化；
- （c）因俄德之離反與俄法之接近，所起俄德法三角關係之變調是也。

（譯自五月號之蘇維埃聯邦事情，原著者爲小山氏）

一四 四強合作條約與德國

吳卓生

「改訂凡爾賽和約！」這在以法國爲盟主的一羣，所謂現狀維持派的國家看來，簡直是惡魔之聲；但由意大利，德意志所領導的如奧地利亞，匈牙利，布加利亞等，所謂凡爾賽條約取消派視之，則認爲是希望的結晶！德意志民族社會黨首領希特勒，自一九二七年以來，所以能風靡了德意志的政界，在本年一月三十日即承施萊轍將軍之後，一躍而贏得了德意志聯邦總理的榮冠，也就是因爲他高揚着即時改訂凡爾賽和約的旗幟，而能把握了德意志國民的心理。

在過去的三月十八日，英總理麥克唐納及外長西門赴羅馬，與墨索尼總理交換了兩次意見的結果，就產生了墨氏所提出的四強合作條約案；該案是想在聯盟規約範圍內，來規定凡爾賽和約改訂的實行方法。世界的輿論，遂因此俄然的緊張起來。然也不過剎那之間；待法國提出了應付的方案，四強合作案的呼聲，也就隨之而消沈；不僅此，更

爲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所招請的轟動全世界的世界經濟會議的呼聲所掩蔽，四強合作條約，至此差不多已由國際的舞臺宣告退場。事實上，四強合作條約，是已到了末日吧？

關於四強合作案，僅僅有個簡單的公報的發表，只能算着傳聞的情報；現在且將麥克唐納向議會關於該案的報告引來，以見其一斑。其報告如次：

余與西門外相行抵日內瓦時，正軍縮會議從事於細目的討議，而瀕於決裂之重大時機。吾人對德既已誓約應與以平等之待遇，是列國能由聯合以有損自尊與名譽之義務，而得加以束縛之時代，已成過去。墨索里尼對余所提出之簡潔文書，即遵照克羅次基非戰公約之精神，而圖由英法德意四國間之協力，以達成維持和平之提案；所以其中對於德意志，含有使於原則上得有平等待遇之宣言。該案並規定左列諸項：

一、不訴諸實力之宣言；

一、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九條（聯盟總會，可隨時請聯盟會員國，重行考慮業改已不適用之條約，以及國際情勢若因此繼續下去，或致危及世界之和平者

。訂諸條約；

一、條約有效期十年。

政府不單以一般和平爲目的，且欲作成諸細目，以期條約之改訂。關於除去由現存條約所發生之各種焦燥原因，小國較之大國更有利害關係。國民運動之再勃發於各國，而至對於和平條約之論議，乃必然之趨勢。本提案即欲於此場合，防止歐洲當前之危險也。

四強合作條約案之輪廓，以及英國對於該案之態度，由以上所引麥克唐納的說明中，大致可以了解；總之，英國於盟約所許之範圍內，是同意於改訂凡爾賽和約的。英國對於凡爾賽和約維持派和取消派，向來是嚴守中立，然至今日，忽改弦更張，變了初態，總算是墨索里尼外交的偉大成功！對此，德國的欣慰，自不待言，而因此實曾大了法蘭西的憂愁，亦爲事實；因爲一切，除犧牲法蘭西莫辦！所以迨麥克唐及西門攜帶了這個提案到巴黎，向法總理達拉第及外長彭古說明該案的內容時，法國對此雖仔細的發出

了很多的質問，但未能即時與以承諾。嗣後法國並發出一「四強合作條約案中之某一條項，有加以相當變更的必要；無論如何，仍非加以極其慎重的閱討不可。」這樣一個非公式的聲明；同時法政府，且認爲歐洲的平和機關的國聯，既然存在，則與此平行的四強合作條約，殊無締結的必要。再盟約第十九條雖有改訂條約的條項，而盟約第十條，（聯盟會員國担任尊重并保持各聯盟會員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國之侵略，如遇此種侵略，或此種侵略之任何威脅，或危險時，理事會應籌履行此項任務之辦法。）亦同應尊重。由這樣的論法，也是拒絕四強合作條約案的強有力的辦法。

四強合作條約案，就這樣很巧妙的，由法國使其流產了。但該案之性質，誠如麥克唐納總理所言，與其謂其爲對於現在迫切之歐洲的國際的危機之解決案，則不若謂其爲乃凡爾賽和約改定派向現狀維持派之挑戰狀爲當。蓋苟能得英政府之支持，則以德意志，意大利爲先鋒的凡爾賽和約取消派，今後必將以四強合作條約之精神爲指導原理，向

現狀維持派作最強烈之肉薄。傳聞凡爾賽和約取消派，現在好像已不願在四強合作條約的折衝上作功夫，他們已於羅馬，以墨索里尼總理爲中心，會合德副總理巴本，奧首相杜爾斯，匈牙利特使安他爾博士等，計劃以歐洲四法西斯蒂國家同盟，來對付凡爾賽和約維持派；而同時德意之提攜，亦聞已完全成立，此頗使法國及小協約國的神經，非常亢奮。

總之，現在歐洲煩惱的種子，就是凡爾賽和約取消派的集團，和維持派的集團的抗爭。列甯對於凡爾賽條約的批評，是：「凡爾賽的和平，——可以說是這些戰勝國的資本家，同帝國主義者等，向他們自己的身上，加了一重大的打擊。」他所說的正常與否，且不置論，然由上述的看來，凡爾賽和平的機搆，總是有了一罅隙！取消派的集團，自不用說是以意大利，德意志爲首的奧地利亞，匈牙利，土耳其，布加利亞等的那一團；維持派，當然是以法蘭西所領導的白耳義，波蘭，以及小協約國的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的集團。他們由凡爾賽和約擴張了領土，或由此建國的國家，當然加入

了維持派的陣營；而戰敗國及不滿於和約的一派，遂也結成了取消派的集團，來繼續不斷的抗爭。

維持派的代表者法蘭西，爲欲使由凡爾賽和約系統下所分配的領土永久化，乃機巧的藉着載了「永久平和的組織」假面具的國聯，來彈壓取消派；且不僅此，她更進一步的，依據凡爾賽的和約系統，作成了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的小協約國，並由法蘭西的自由分配，將波蘭也置諸她卵翼之下；於是乎，她就由南自亞得里亞海經黑海而北達波羅的海，橫斷歐洲南北大陸的四國，築成了萬里長城；一方固可監視德奧，同時，她更堅固了，對於蘇維埃聯邦赤化的防壁。

然而對於法蘭西這樣完備的制霸的壁壘，頓起了反響的暴風雨。意大利在歐洲大戰時，所以脫離了三國同盟，而加入了協約國的戰線，她的初心，是想恢復意大利舊日的光榮；但是凡爾賽和約和聖日爾曼條約，對於領土的分配，可沒有副了意大利的期望。例如達爾馬地亞給與了法蘭西的聯盟國南斯拉夫，遂使意大利多年宿望的亞得利亞海的

制霸權，歸諸泡影；而南斯拉夫與法蘭西間成立了軍事同盟，這於巴爾幹方面的意大利發達上，又有了重大的障礙；加以地中海方面的海軍力量問題，亞爾巴尼亞問題，及亞非利加殖民地的分配問題等等，更使法意間對立的關係尖銳化了。他方德意志同波蘭爲着波蘭走廊問題及關稅戰等，形勢極其緊張；匈牙利對於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因爲領土被他們分割，懷恨極深；而德意志民社黨的勃興，對於上述的那樣險惡的情勢，更加了動力。

高唱改訂凡爾賽和約，否認賠償的德國民社黨的首領希特勒，當獲了德意志總理的榮冠的時候就急速的解散了議會，連合着國權黨，組織起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內閣；而關於條約的締結，希特勒更進而要求縮小國會的權限超越憲法的絕大的獨裁權；議會中希氏保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所以他的要求，完全爲議會所承認。希特勒所最注重的外交政策，就是：

一、結合德意志民族建設一大德意志國；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 二、改訂凡爾賽和約及聖日曼等條約，以要求與他國平等的權利；
- 三、要求與德意志人口相當的領土和殖民地。

然而這些政綱的具體的目標，是什麼呢？且先依凡爾賽條約，將德意志所失去的檢討一下。凡爾賽條約，是想掠奪德意志所有的物件；諸如領土割讓，實物的給與賠償金，軍備制限等，——凡爾賽和約的各項目，是完全羅列着擄取德意志的文字！但於此實無敘述凡爾賽和約，向德意志所要求的一切條項的必要：蓋如交出戰爭責任者的德皇的問題，德國應返還由法國奪去的沒有用的大砲，及舊軍旗等，當然不成問題，且實物的給與，亦已成過去的事實；即如賠償問題，雖不能說是已經有了最終的決定，但由德意志支付力的缺乏，所引起的一九三一年洛桑協定，事實上已告一段落，而今日賠償問題，復變形的由尖銳化的對美戰債問題所轉化，而爲了此次羅斯福美大總統所招請的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交涉的標的。今日所殘餘的，對於歐洲政局切實關係的問題，要當推德意志的割讓地了。

由凡爾賽和約，德意志所喪失的領土，依其形勢，可分爲三：

一、隨條約的成立而即放棄的領土（割讓地）

二、關於將來屬於那一個國家，由協約國命人民投票而決定的地域。

三、關於將來屬於那一個國家，由國聯命人民投票而決定的地域。

屬於第一種的，隨條約的成立而即放棄的土地——亞爾薩斯羅林歸諸法國，波森，西列細亞，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的一部，歸諸波蘭，富爾慶地方，歸諸捷克斯拉夫，梅梅耳地方，則割讓了都安尼亞，但澤及其附近，在國聯保護下，已形成了但澤自由市，而德意志殖民地的全部，又都變爲各國的委任統治的區域。

屬於第二第三種的，是由該地域內居住的人民投票，而決定統屬的國家，例如：馬爾美地，已在比利時強壓政策下，由人民的投票，而成爲比利時的領土；上西萊細亞，在德波間的激烈的對立下，由英法分別的援助了德波，經人民投票的結果，德國雖然優勝了，但終不能不割讓給波蘭；同樣的，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雖經人民的投票，德

意志獲得了勝利，然而一部份仍爲波蘭所合併；而在勒蘇蓋格北部的一部，則劃歸了丹墨；僅沙爾河流域的決定屬國的人民投票，決爲一九三五年舉行。沙爾河流域，在人民未投票決定屬國之先，固暫由國聯管理，沙爾煤區的監理權，則在德國當退却時破壞了法國煤區的口實下，而爲法國所有，並且法國對於沙爾河流域，因爲要作人民投票的準備，又設法獲得了法蘭西勞動者的移民權；這樣看來沙爾河流域的人民投票，將來怕終於難免一大騷動的。

希特勒總理所主張的外交政策中，所以要結合德意志民族，實現一大德意志國，就是想德奧合併，和收復由人民股票所失去的土地；要求獲得與他國平等權利的最高目的，卽在於獲得軍備的平等；——而於領土收復中最切要的，則爲波蘭走廊地帶的合併。

關於軍備平等權，最近在原則上，雖已爲列國所承認；但也不過僅僅是原則，至於現實的問題，還是有很多的困難，留待着將來。英首相麥克唐的意向，據外間所傳：是想增加德意志現有國防軍的二倍，使她保有二十萬的常備軍；對於法蘭西，除在歐洲

本國內保有與德同數的二十萬軍隊外，並承認法國於其殖民地，還可有二十萬常備的軍隊；而於意大利軍隊的數額，除其殖民地方面僅能有常備軍五萬外，餘與德法相同。然而，像這樣的規定，法蘭西能否應諾，自是疑問，即德意兩國之於承認，恐怕也有所躊躇吧？

德奧的合併，爲凡爾賽和約所嚴格的禁止；即如一九三〇年的德奧關稅同盟，且被認爲德奧合併的先聲，因法蘭西作梗而致取消。雖然奧地利亞，是希特勒總理的出生地，他在弱小的時候，就是極力主張德奧的合併，但關於失地的收復：亞爾薩斯羅林、既有洛迦諾條約作了法國的安全保障；波蘭走廊地帶，則有國聯盟約爲其防衛；而其他藉人民投票之名所搶奪的領土，在現狀下，德意志也不能動其分毫。

洛迦諾條約同國聯，照說都是希特勒總理的抱負的當前的阻礙；然而在德意志未由洛迦諾條約，加入國聯以前，德意志外交政策的基幹，是僅以萊茵地方的撤兵，和賠償問題的解決爲主要的目的，且也每爲英美法的外交所左右，而不能樹立獨立的外交；自

由洛迦諾條約的締結，准許了德意志加入國聯，德國纔算是聯盟國的一員，獲有了平等的權利，——但不過，也得承認使戰勝國領土的保有永久化的國聯盟約。

誠然，國聯盟約第十九條，對於業已不適用的條約、及由條約適用的結果，行將危及世界和平的國際狀態，有促使聯盟國重行考慮的可能，而開拓着條約改訂的途徑；但德意志根據盟約第十九條，向國聯要求解決波蘭走廊地帶、究竟能否得到成功，還是疑問。將德意志本土和東普魯士從中隔開的波蘭走廊，在今日差不多是歐洲和平前途的大障礙，所以誰都承認，即是負責任的政治家，也都敢於公言的。然而德意志關於此點、何以對國聯竟拱手無爲？那就因爲看透了國聯保守舊機械論（Mechanism）的原故。蓋除去盟約第十九條外，還有關於聯盟國的領土保全，尊重現有政治上的獨立，以及對於外部的侵略，國聯理事會有籌履行此項義務的盟約第十條的赫然的存在。對於四強合作條約案，法蘭西所據爲理論武器的，就是這盟約第十條。

現在凡爾賽和約的取消派和維持派的抗爭，若是到了大戰前的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

的情形大相彷彿的時候，號稱爲維持和平機關的國聯，倒反要轉化爲和平的障礙物了，此於中日糾紛問題的討論上，已足證明。這就是墨索里尼總理所以公言國聯爲意大利發展的桎梏，和最近德意志高唱脫退國聯的最大根因。

四強合作條約案，即使無聲無息的就此滅亡，德意一派，也不想強其復活；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兩總理，在怎樣一個形式上相提攜，來強行的改訂凡爾賽和約，實爲歐洲一大關心事！希特勒總理在組閣後未久的時候，就命民社黨突擊隊，侵入了萊茵非武裝地帶，而激怒法蘭西；而波蘭則借口但澤港口的維斯德爾普蘭德半島的火藥庫，恐爲德系的但澤市民所襲擊，遂遽派軍進駐，也深深刺戟了德意志國民，而使德波間的關係，極端的惡化；總之，希特勒總理在現情勢下，雖決不致於斷行他的強硬的政策，但勢之所趨，或與意同謀，而出諸脫退國聯之一途，亦未可斷言！

（譯自五月十五日出生報之外交時報，原著者爲久島午郎）

一五 變化中之美英俄關係

楊祖詒

三月四日日美國新大總統羅斯福就職及就職後之傳說，謂美國將放棄威爾遜，哈定，柯立芝，及胡佛四大總統之不承認蘇俄政策。強硬固持排俄政策之胡佛總統去職，標榜自由主義之羅氏掌握政權，世人期望有何等新傾向，乃屬當然。此又反映多年從事對俄貿易而因自己利害贊成承認運動之商人，有欲於此時積極達到其目的之意氣。但三月十八日以後，傳「總統正考慮蘇俄問題，惟其最後決定，因目下國內財政經濟之糾紛，將為某期間之延期」，又或謂「先締結通商條約，或先承認後，再行通商交涉」。再觀外界之議論如何，民主黨前候補大總統斯密斯（前紐約州知事）氏，關於承認蘇俄，發下列議論，希望其實現。彼謂「予以為應承認蘇俄，予不知有何不承認之理由。或有人謂美國曾借給蘇俄美金一萬萬元，但余等未與蘇俄發生戰爭，竟相當期間駐兵於俄，與彼

等以損害。此等事項，可商議解決。余等不必暗中與蘇俄貿易，但現在則屬暗中貿易，余等莫如派代表於蘇俄，蘇俄亦派代表於華盛頓，堂堂執行貿易事務。又余等雖不贊成彼等之政體，但亦無反對之必要。前國務省蘇俄科長蒲爾氏，久爲排俄論者不承認論者，在波斯頓之外交協會，發表改變之驚人論調，氏謂『美國之對俄政策，過去雖屬健全，但良好之政策，亦無永久良好，新總統就職時，我國與蘇俄之關係，不能不從新檢討』。（蒲爾氏在大戰當時，曾代理莫斯科總領事，並曾代理大使，現爲蒲林斯登大學國際事務學校之顧問會長）。此外菲塞爾氏關於遠東問題之對日政策，大呼美俄接近，希望美國承認蘇俄，克里女士等主張由國際經濟協力以救濟美國之失業，因倡承認蘇俄以圖美俄接近。要之，美國之蘇俄承認論者，最近相當出現，無論何人亦不能否認。

予因將本問題稍加攷察，先檢討美國過去之對俄政策，與新推察之政策對照，且該新政策有無急速實現之可能性，並最近突發之英俄關係將有如何影響及於美俄問題等，請一加檢討。

二

率直言之，過去之美國對俄政策，爲維持嚴密之不承認策。但美國不非難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之革命行動，對於在中美因革命而變更政府之國家，不易與以承認之美國，對於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帝政宣布共和之俄國革命，認爲有如十八世紀後半美國自己之獨立，三月二十二日卽正式承認俄國臨時政府，此爲列強中最初承認之國家。不僅如是，美國不久卽對臨時政府表示好意，借與美金二萬萬八千三百十萬元。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日，美政府派遣特使魯度氏往俄，魯度氏六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公言「援助俄國人民爲美國民主人民所欣幸者」。此外美國對露夫及凱崙斯基之新政府表示好意之例尙多。但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甯之波爾希維克政府成立後，美國之態度忽變強硬。在大戰末期之美軍西伯利亞遠征期，固不待論，一九二〇年遠征終了後，亦不僅繼續其不承認策，反益加強硬。

最明白具體表示者，爲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威爾遜政府之國務長官戈爾比氏致意大

利大使之通牒。該通牒述蘇維埃政府之共產主義與其實行。大異於其他文明國，照蘇俄政府宣言，無履行國際義務之信用。該通牒又指摘蘇俄當局公言雖締結條約協定無實行之意，與此種對手國恢復國交，實屬無用。

一九二一年三月威爾遜政府終結，反對派之共和黨總統哈定氏亦嚴格繼續此種政策。哈定氏就職前，私人雖說過承認論，但國務長官許士氏之不承認論占勝利。共和黨外交家而有勢力之前國務長官魯度氏，夙鼓吹不承認，當亦有影響於共和黨之政策。當時之美國態度，觀國務長官許士一九二一年三月廿五日致美國駐雷娃爾領事之通牒，即可明瞭，該通牒主張「（一）生命之安全，（二）承認私有財產之堅固保障，（三）契約之神聖，（四）關於自由勞動權足以令人安心之方法等，非由蘇俄設法保障，不能恢復國交」。哈定氏之後繼者荷立芝總統，亦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之教書，述「不與不承認國際義務神聖之國家發生關係」，「不能爲通商權利而交換人類權利」。又同月十六日及十八日蘇俄外長齊絕林與國務長官許士間之往復文書（非公式者），亦說明美國方

面之同一趣旨。

至一九二四年，蘇俄對英吉利意大利法蘭西之外交成功，在各大國中，僅德意志未承認蘇俄，翌年一月更得日本之承認，獨美國未與以承認，一九二九年三月胡佛大總統就職，史汀生任國務長官，亦依然不改不承認政策。

三

然則美國今日何為遽改變政策，予認為最大原因，美人以為目下經濟衰落時，承認蘇俄，可促進美俄通商之發達。蓋美國與蘇俄之過去貿易，於美國誠有不能輕視者，試將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一年之美俄貿易示之於下。

年 度	向 蘇 俄 輸 出	由 蘇 俄 輸 入	合 計
一九二三	四·五五〇·〇〇〇	一·四八八·〇〇〇	五·九九八·〇〇〇
一九二四	四二·一〇三·〇〇〇	八·一六八·〇〇〇	五〇·二七一·〇〇〇
一九二五	六八·九〇六·〇〇〇	一三·一二〇·〇〇〇	八二·〇二六·〇〇〇

一九二六	四九·九〇六·〇〇〇	一四·一二二·〇〇〇	六四·〇二八·〇〇〇
一九二七	六四·九二一·〇〇〇	一二·八七七·〇〇〇	七七·七九八·〇〇〇
一九二八	七四·〇九一·〇〇〇	一四·〇二五·〇〇〇	八八·一一六·〇〇〇
一九二九	八五·〇一一·〇〇〇	二二·五五一·〇〇〇	一〇七·五六二·〇〇〇
一九三〇	一一四·三九九·〇〇〇	二四·三八六·〇〇〇	一三八·七八五·〇〇〇
一九三一	一〇三·七〇〇·〇〇〇	一三·一〇〇·〇〇〇	一一六·八〇〇·〇〇〇

以上表明蘇俄爲美國生產品輸出之有力市場，且其金額逐年增加。在一九三一年度，蘇俄躍登美國第七位之市場，次於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法國中國等國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占第二十位，一九二九年占第十七位，一九三〇年占第八位，表示着着進步之跡。此種市場，在平時猶且切要，况在現在之經濟衰落時！美國之重視，蓋亦當然。

最近之經驗，使美國益覺因不承認蘇俄，致對蘇俄之通商競爭上，較他國居於大不

利之地位，何以言之，試將去年與前年美國生產品輸入蘇俄額與其他諸國生產品輸入蘇俄額相比較（此係依蘇俄之統計表，故用盧布爲單位），輸入蘇俄之美國貨，一九三一年二萬萬三千萬盧布，一九三二年降至三千一百萬盧布，減少八成六分五厘之巨，本年一月之輸入，亦激減至去年一月額（四百十六萬一千盧布）四之十一（十萬六千盧布）。然觀與蘇俄有國交之德國，一九三一年向蘇俄之輸入，四萬萬一千萬盧布，一九三二年三萬萬二千四百萬盧布，僅減少二成之程度。再觀一九三〇年與蘇俄訂立臨時通商協定之英國，一九三一年七千三十萬盧布，一九三二年增加九千九十九萬盧布。更觀法國，亦證明對俄貿易之盛衰由於國交如何者居多，即一九三二年法國排斥蘇俄，致前年一千四百萬盧布之對俄輸出額，昨年減至三百萬盧布之微。但昨年末法國與蘇俄締結不侵略條約，兩國關係十分改善，本年一月法國之對俄輸出額，達前年一月之二倍半以上，即由二十五萬盧布激增六十七萬盧布。

由上述諸例，可知力圖救濟經濟衰落之美國上下遂重視蘇俄貿易，反乎柯立芝總統

時代之極端言詞，引起由承認蘇俄以促貿易發達之心理。

吾人俱知蘇俄之對外貿易歸國營，政府有左右對外貿易之力，自然歡迎承認蘇俄國家之貿易，較未承認者爲甚（固然亦有因特殊事情，有時謀與未承認國接近）但此自是別論，因未承認之結果，缺少領使館之設置及其他國際貿易上之各種設施，美國人往蘇俄之護照簽證，亦不容易，卽此數點，其阻害美俄通商之大，無論何人當不難看出，故此次羅斯福執政後，承認蘇俄論之抬頭。純由於促進美國之貿易，殆不容疑。

四

予決非專以此點爲美國承認論抬頭之理由，此外尙有其他理由，（一）最近歐洲或美國亦傾向以國際債權減額或寬大處置爲救濟世界經濟衰落之條件，（二）國家承認之事實主義，已由一部分人提倡。

（一）美國反對承認蘇俄之理由，爲蘇俄政府夙聲明取消國際債務，美國對蘇俄之債權如下。

蘇俄對美國政府之之債務（元利）

美金二萬萬七千二百萬元

對美國私人之債務（元金）

美金八千六百萬元

要求賠償在俄美人財產被沒收及破壞額

美金三萬萬元

合

計

美金六萬萬五千八百萬元

自蘇俄波爾希維克革命後，對此六萬萬五千八百萬元美金之債務，一時宣言取消，其後感着不當與不利，一九二二年日內瓦會議，蘇俄外長齊吉林聲明對戰債以外之債務負責，同時要求賠償因美國及其他列國蘇俄出兵所受之損害，表示大體兩者相消之態度。又觀蘇俄之對英對法交涉，如獲通融資金，則提出將承認過去債權之交換條件。但美國不滿意於蘇俄此種態度，要求蘇俄忠實承認債務，履行支付義務，表示蘇俄不如此則難承認之態度，此為世人熟知之事。

但最近歐洲之傾向，承認巨額之國際債務取消或減額，去年七月之洛桑會議，將德國賠款（最初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雖有一九二九年之楊格案，尚有三百七十萬萬

馬克）減至三十萬萬馬克，卽此數目亦因事情而無須支付。美國政府過去雖不同意戰債之取消或減額，關於此點之民主黨態度，雖謂較共和黨尤甚，但現在四周之狀況，已不能不對英法意大利等之戰債問題讓步。此種四周之狀況，已使美國政府對蘇俄亦不能不抱與其長此以債權問題而不承認莫如幾分緩和其嚴厲態度之意見，此其爲承認論發生之一原因，固不待論。

（二）其次美國歷史，對於承認政策，不採「正當主義」採事實主義。固然在拉丁亞美利加，有多少例外，但此由於特殊之地域而然，對遠方之歐洲（對南美之一部），則採用事實主義。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八日美國副總理亞德氏之通牒，卽爲說明美國此種行動之好證據，該通牒謂美國之承認政策，自十八世紀獨立以後，與外國開始外交關係，概依事實主義，卽（一）行政機關之支配，（二）一般人民之同意，（三）有無履行國際條約義務之能力與意思之三條件如何，至其承認爲正當與否之問題，明言不顧。此種見解，因上記美俄貿易促進之希望與債權問題觀念之和緩，而漸次增加其勢力，予認

此與最近承認問題之新傾向有深切之關係。

五

照以上所說，當能明瞭目下美國承認蘇俄說抬頭之事實。然則承認說果能成爲美國之政策而急速實現否？此實尙難斷言，現在尙有相當困難，因最近發生之各種事情，使人感着其爲阻礙上述承認之材料者不少。

所謂此種「阻礙材料」之重要者，爲最近在俄之英人逮捕事件，卽蘇俄反革命者企圖破壞蘇俄大電廠之發動機，三月十一日，蘇俄官廳檢查英國麥度羅波里丹維克公司，沒收多數書類（有多數信件），逮捕英人技師六名，僅釋放亞爛門豪士及查爾士諾爾維爾兩名，其他四名繼續監禁。關於此事，英國政府於三月十六日訓令駐俄大使，謂該事件完全出於誤會。令警告俄政府恐該事件將對英俄關係發生不幸之結果，嚴重抗議，要求卽刻釋放被捕英人。但蘇俄強硬拒絕英國要求，外長李維諾夫十七日之對英回答爲，「犯罪者雖爲英國市民，可依蘇俄法律處理，英國雖如何壓迫，蘇俄對犯罪者決不放鬆

，不應以此種一人一公司之問題而影響於國際關係」。且使再開之英俄通商條約交涉斷然中止，並公言「照現在之情勢，繼續交涉，亦屬無益」，三月三十日，更命駐俄大使歸國，四月四日，英國政府提出禁止蘇俄貨物輸入英國案於議會。

關於上述英俄關係之惡化，吾人認爲其原因爲前年十月二十七日排俄主義之保守黨在總選舉大勝利，並去年七月沃太華會議之結果，英本國及自治領經濟較前接近，不能廢除一九三〇年四月之英俄通商暫行協約（締結於勞動黨內閣時代，與蘇俄以最惠國待遇，因沃太華協約，加拿大等要求廢棄者），此點證明英俄關係漸次疏隔。前記英人技師之反革命事件發生，證明蘇俄不十分保護外人，關於司法權之獨立與檢察手續，缺陷亦多，使外國深懷疑在蘇俄外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

此事件與蘇俄向中央亞細亞並中國新疆省方面之活躍及南下傾向，不僅使英人俱抱危懼之念，且令同爲安格羅薩克遜民族俱爲英語國民之美人心理發生莫大之影響。卽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與法治狀態如不保障，雖與蘇俄復交，結果將歸失敗之觀念，又復出

現於美人之間，此吾人所不能忽視者也。

至此予覺形勢幾分緩和之美國承認蘇俄及俄美復交，又復相當逆轉或蹉跌。

加之，美國現在仍有不少反對承認蘇俄之分子，最甚者爲工會，美國勞動總同盟前會長康白斯及現會長古林等，俱固持蘇俄不承認論。本年一月二十九日古林氏大呼「蘇俄如不放棄世界革命計劃，不可承認」，工會方面不欲與蘇俄之復交，蓋不欲廉價之蘇俄貨物輸入美國。總之，關於蘇俄承認，英國之勞動黨與美國之勞動系，有甚大之差異。其次言論方面，依然爲不斷之反對承認，民主黨前國務卿戈爾比氏於二月下旬再三爲不承認之論，力言不可改變威爾遜之政策。

故美國之承認蘇俄，雖認爲形勢轉好，但又可斷言其不一定急速實現。美國之承認蘇俄與否與英俄今後之關係如何，於遠東政治上有重大關係，吾人對於今後本問題之發展如何，應加留意。

（譯自五月一日出版之外交時報，原著者爲法學博士大阪朝日新聞社顧問米田實）

一六 所謂波蘭『走廊』問題

王伯祥

（譯自本年四月份美國外交季刊。作者Ignace Jan Paderewski
曾於一九一九年任波蘭首相。并曾任巴黎和會之波蘭代表）

近來的報章雜誌一提起所謂波蘭走廊的時候，總以爲這塊地方是從德國取來的，這種論調實在不很正確。我們討論一種嚴重的國際問題時，無論在形式，歷史和邏輯各方面，都應該有適當的名詞才不至令人誤會。

就整個的德國而論，他對於波蘭的瓜分原本沒有實行參加，就是波蘭被瓜分了牠也未見得可以得到甚麼直接的利益。從歷史上說起來，我們這一塊被稱爲走廊的領土原是被普魯士從波蘭的手中搶了去的，並且就是那樣有九十九年的時間成了好幾代普魯士的領土。一八七一年這塊土地劃入新德意帝國版圖的時候，也仍是普魯士邦的行省之一。大家都知道前此那種糾紛和不幸是完全出於俄普奧三國的陰謀，那麼，我們把整個的德

國拉在這漩渦的中間，究竟是否合於邏輯？我們對於威登堡，巴威略，漢諾威爾，以至於薩克森等邦都無所謂惡感，雖然有兩任很壞的波王是從他們得來的。我們對於以前德意志聯邦和德意志帝國的任何大公爵或任何份子，也沒有絲毫的怨恨。我們很誠懇的希望和德國保持永久的和平友誼的關係。

德國人民是一個很偉大的民族，他們對於近代波蘭文明的啓發實在有極大的功績。他們在各項人類的活動和思想方面的成功，——如工商業，理論或實用的科學，哲學，詩歌，文學，藝術，尤其是音樂，——也都曾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一個國家能夠連續的產生一班偉大的人物，如像格登堡 (Gutenberg)，萊齊林 (Reuchlin)，阿伯爾特杜勒 (Albrecht Durer)，賀爾伯因 (Holbein)，克勃勒爾 (Kepler)，萊布里齊 (Leibnitz)，伊瑪略·康德 (Immannu Kant)，費歇 (Fichte)，黑格耳 (Hegel)，萊新 (Lessing)，歌德 (Goethe)，細勞爾 (Schiller) 海涅 (Heine) 巴齊 (Bach)，漢德耳 (Handel)，格勒克 (Gluck)，悲多汶 (Beethoven)，修

漫 (Schumann) ，威格勒 (Wagner) 等，這不但值得我們敬仰，同時還令我們十分的豔羨呢。

德國的人民除掉住居於人口稠密的本國而外，無論甚麼地方也都可以發見他們的蹤跡。這些過剩的德國人口常常都在那裏努力着，想利用國外移民的方式來增進他們物質的生活條件。他們只要在無論甚麼地方住下來，那一種民族的固有的美德和特性便馬上使得他們成爲優良忠實的模範公民了。在美國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現象，在波蘭我們也同樣的可以看見這樣的現象。甚至於有好些忠實的波蘭人民一直到現在也還沿用着德國的名字呢。我們更可以說在多少熱忱愛國的波蘭志士的脈絡中，也有着良好的德國血液的搏動。

一八四八年，通常是認爲各國的黃金時代，那時德國和我們原有很好的友誼。就在那一年的八月裏，馬克斯曾在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報上連續發表過好些的文章，反對普魯士政府而同情於波蘭。他在有一編文章裏面曾經說過：「一八一五年以前

對於波蘭的瓜分實在是一種夥劫的舉動，至於在一八一五年以後則直是等於偷竊了。誠實的德國人民，試想你們是怎樣的被人欺瞞了罷！「真的，在那個時期的短促的革命當中，甚至於住居柏林的德國人也都是對我們表示着同情的呢。自然，他們現在大半是和我們處於對立的地位，我們對於這種現象固然深深的遺憾，但我們也能充分的了解他們。普魯士人在獲得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一年迭次的成功以後，已是把全部新德意志帝國完全置於普魯士階級的積壓之下了，在這樣的勢力之下所教育出來的人民，當然對於波蘭是有着無可解釋的怨毒了。

說到普魯士國王斐特立，他可真是瓜分波蘭的唯一的罪魁。在歷史上，以一人的關係而使一個國家受到那樣大的損害的，實在還算少有呢。他是一個真真的軍事天才，一個特異的統治者，一個不出世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並且還是一個受過高度文化薰陶的人物，可是綜計他平生所追求的目的却只有一種：他想盡力的擴充他國家的版圖，而他這樣企圖的完成可就完全把波蘭當作唯一的犧牲品了。伯蘭登堡(Brandenburg)原是一

個小小的古邦，自從他的祖父 the Great Elector 敷上了濃厚的軍事色彩，更經他的父親斐特立威廉第一加以補充和推進，到了斐特立本人繼爲普王的時候，國勢之雄真是震撼一時，就是米拉波 (Mirabeau) 也曾經這樣諷刺的說過：戰爭真要算是普魯士的國家企業了。

斐特立第二是深信武力萬能的人，他常說：「上帝是常常和較強的軍旅站在一起的。」他對於上帝既有這樣離奇的概念，所以在波蘭初被瓜分的時候，他曾經寫信告訴他的兄弟亨利說：「波蘭就好像聖餐的美餚一樣，我們現在正從事於分得一瓣哪。假如這種舉動對我們的靈魂沒有甚麼好處，但對於國家的利益可真不小啊。」還有，當他正準備瓜分波蘭的時候，他又曾寫信給東普魯士的行政長官唐姆哈特 (Domhart) 說：「我知道巴勒梯萊特 (Palatinat) 和波默萊尼亞 (Pomerania) 的人民都是屬於波蘭國籍。」可是話雖這樣說，結果他還是把這些地方併吞了，因爲他對他的臣僚以及他的政治文件中他都是這樣的說：「誰能夠佔到維斯杜那河 (Vistula) 的河口和但澤 (Danzig)

的城市，那他在波蘭的地位就比較波蘭的政府還要穩固了。」

赫爾茲伯格伯爵 (Count Hertzberg) 是裴特立的有名的外相，他在他的日記中對於這件事曾說過，當時裴特立把這種計劃告訴他一般策士的時候，他們都認為應該把肥沃的波次勒尼亞 (Poznania) 奪過來是更為有利，這一來可就使普王大發雷霆，他幾乎把他的御杖拿起來把這些莫明其妙的顯赫人物痛打一頓，因為他們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只要把波蘭這塊地方吞併了，那他便已經居於高屋建瓴的地位，而可以在任何時候把其餘的部份拿過來了。

無疑的，裴特立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老實說，他的率真也就不失其為偉大。他傳下來的普魯士統治階級現在已經是有六代了，但是他們還是依然把他的精神看作一種導師。他的聖經般的言論仍然保持着固有的地位，他的政治觀念仍然被滿了全國，他對於波蘭所留下的教訓也仍然為一般人所嚴格的奉行和遵守。比如最近那種惡毒的所謂「走廊」的宣傳，也正因為要想重新恢復那種高屋建瓴的局勢，以便在任何時候併吞其餘的波

蘭領土，更因為要想把從前那種歷史上的公平舉動代之以合法公認的侵侮，所以才那樣高唱入雲呢。

爲要把裴特立第二的惡毒的工作完全的解免，但澤這塊地方實在早就應該無條件交於波蘭。就是美國以前的鼎鼎大名的總統德奧多爾羅斯福的意見也正復如此。在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之間，作者曾與美國參議院議員洛吉氏 (Senator Lodge) 有數度的談話，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政治家，並且對於歷史和國際形勢的知識也是非常的淵博，作者還記得他屢次都力主但澤是應該無條件劃歸波蘭的。但是在和平會議勞心焦思以從事於領土的整理的時候，因為對於人種問題的考慮過甚，所以最後的決議也便與此相反了。

過去對於但澤問題的解決，其所用的方法實在是半生不熟的；我們拿一種半生不熟的方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當然免不掉要歸於完全失敗了。但澤這個地方如果真真的在波蘭的統治之下，那牠不但在我們國內會獲得極端重要的地位，同時在國際貿易上也將

變爲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們又何嘗得到了這塊地方呢？除掉一些理論的和動人聽聞的特權而外，大家都公認我們可和但澤自由市自由運用共同的港口。但是不幸得很，但澤自由市的參議會却始終都認我們爲侵略者，認我們爲仇敵。我們不但無從得到和衷共濟的合作和相互間的利益，却反而惹起了極端麻煩的紛爭和交涉。

但澤自由市的人民在受到了屈辱之後，是否也有權利表示他們的憤慨呢？

從一四五四年到一七九三年，波蘭和但澤的聯合都是沒有間斷過的；在這三百多年當中，但澤是舊大陸的一個主要口岸，同時也是中歐最繁榮而人口又極稠密的城市。遠在十七世紀的時候，但澤便有七萬七千的人口，這個數目在當時看起來可說是很爲驚人，就是像漢堡那樣的地方也還足足的遲了一百年才能達到這個數目呢。自從波蘭第一次的瓜分和但澤被普魯士併吞以後，因爲該地的人民對於普魯士的仇視最深，（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忠於祖國的宣言卽其明證，）所以到了一八一三年該地的人口便只有一萬六千了。普魯士雖然在一八七一年曾一舉而戰勝法國，因此普魯士的國勢也便蒸蒸

目上，但是但撒這個地方的進步仍舊是極度的遲緩。但撒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既然和波蘭分離了，所以當地的海港也便只有局部的地位而退居於波羅的海岸各口岸的第十位了。（其實有時還不止此。）在歐洲大戰以前，每年在但撒登記的進出口貨物很少的時候能夠超過二百萬噸。

但是現在的情形是大不相同了。但撒已由第十位一躍而為波羅的海沿岸港口的第四位了。一九三〇年，在但撒登記的進出口貨物為八百二十一萬三千噸。至於經由但撒而運銷各地的貨物也同樣的增加了四倍。

其實這個城市的發展也還可以更快一點。假如這個地方的政治空氣沒有糝和著毒素，以及共同努力所基以成立的互相間的信任心沒有被外來的繼續不斷的煽惑所摧殘的話，但撒的繁榮恐怕還不止於此呢。很顯然的，那一種關於但撒的反波蘭的宣傳，（就是但撒本身現在也正在那裏進行着這種宣傳），固然足以壓足普魯士的陰謀，但對於自由市及其住民的福利可就是處於相反的地位哪。

不管波蘭政府和自由市之間是有着怎樣的關係，我們總不能說波蘭決定在格底尼亞（Gdynia）建築海港是一種尋仇報復的舉動。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有人曾經說過：「需要是不認得法律的。」（Necessity knows no law）。但是商務可就認得法律，只不過在細節上不很留意罷了。波蘭的人口現在已達到三千二百萬，由於商務發展的結果當然使得第二港口的建築成了迫切的需要。我們對於格底尼亞港口，無論怎樣都是值得驕傲。憑着真真的美國的力量和鼓勵，我們已經在五年之內把一個僅有十幾家茅屋的小漁村，變為一個有四萬五千住民的海上城市了。這一個新的海港對於但撤的舊港的活動，根本就說不到有甚麼衝突。

我剛才提到的那一種宣傳的妙用，就是在把一個絕對屬於波蘭的領土加上一個「走廊」的名字。顧名思義，「走廊」兩個字就是說在某一堅實的建築物中有着這麼一條細長的通路的意思。他們把這個名詞應用到這個特殊的事件真是巧妙到了極點：他們完全把事實曲解過來給別人一種印象，就好像是和平會議因為要滿足波蘭堅決要求的出海的道

路，便不惜將一個大國的領土加以分割而將其很重要的一省拿去了一樣。不錯，這一種分割是實現了，但這絕不是一個平空想出的新觀念，更不是一種強橫的舉動。這只是歷史上一種公平的舉措，把一份財產還給以前合法的主人罷了。

波蘭絕沒有得到德國一分一寸的領土，也沒有得到任何一塊普魯士人或者德國人可以佔到多數的地方。和平會議所側重的對於人種問題的攷慮，是那樣最堅決的遵守着的，就比如但撤這個地方罷，我們與其說對於波蘭的民族意識有利，到毋寧說對我們政治和經濟的利益都是衝突的呢。

這一塊聚訟紛紜的地方，最初是呼爲西普魯士，現在則又稱爲「走廊」，但不管怎樣，牠却始終沒有變成過德國國家的領土。牠的德文名字是波默爾恩(Pommern)，拉丁和英文的名字則爲波默萊尼亞(Pomerania)，這兩個名稱都是從波蘭的原名波穆爾茲(Pomorze)轉變來的。依照波蘭的文字，「穆爾茲」(morze)的意思是「海」，而「波」(Po)則爲一種冠首字，含有「沿」或「在後」之意。(要不是斯拉夫的文字就沒有這種

冠首字)。在那種特殊情形之下，「沿」和「在後」兩個意義都是很爲正確的，因爲他們同樣的都可以指出那塊千萬年以前從海中湧現出來的土地的地形上的位置。自從有史以來，這塊地方便是由操波蘭語言的人民所居住，而受波蘭統治者的管轄。在第十世紀的末年，勇毅的波勒斯拉夫 (Boleslav the Brave) 便已經把牠作爲波蘭王室的封地。同時他更於耶蘇紀元一千年的時候，在該地的科洛伯萊茲格 (Kolobrzeg 卽 Kolberg) 首先建築起波蘭的教區，——這就是說，到現在已經有九百三十三年了。自從一三〇八年到一四五四年，這個地方是由名聞一世的條頓民族的騎士所統治，但自此以後一直到一七七二年波蘭第一次的瓜分，她却始終是波蘭整個領土的一部。到了凡爾賽和約將牠還給波蘭的時候，事實上這塊地方的面積已經是相當的縮減了。在目前，住居該地的人口有百分之九十是波蘭人，至於用德國語言的住民實只有百分之十。該地大約有十一萬至十二萬的克樹比人 (Kashubes) 沿着我們狹長的海岸居住，他們和我們都是屬於同一的血統。在波蘭，本來是有好幾種的方言，但是他們所用的方言却更與波蘭的語言相近。

一般伶俐的普魯士統計家總是想把他們在人種學上造成功一個獨立的單位，就如像他們之於東普魯士的幾十萬的瑪魯利安人一樣（Mazurians）。這種說法假如也合於邏輯的話，那麼那些用約克縣（Yorkshire）的方言的人，我們也可以說他們不是英國人了。那些克樹比人之具有波蘭的血性，最好的證據就是他們自從一八七一年新德意志帝國成立以後，他們始終沒有選過一個普魯士的議員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他們所有的代表都是波蘭人，而且還是孔武不屈的波蘭人呢。（德國的寇蒂斯博士最近在某處講演的時候曾經提起這一點，並且還舉出了若干的普魯士代議士來，但他是根據一種誤解，所以他心目中的整個的走廊是包含着但撤的，至於我所說的則並非全部的所謂走廊。）甚至於就是經過德國政府審定的學校地圖，也明白的承認波蘭在這塊互認不已的地方的歷史上的權利。我自己現在就有這樣的地圖，在隨便那一張上面都可以尋出證據，只不過並沒有說明裴特立大帝是怎樣的把牠宰割的罷了。

我們最近而最新的地圖當然要算是 *magna Charta* 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不能不承

認這是美國人民的一種勝利。因爲，要沒有威爾遜總統那樣爽直的胸襟和美國輿論界的有力的援助的話，這一種近代歷史上的最高尙的成功和波蘭領土之幾乎全部恢復，恐怕還不會那樣容易就實現了呢。

但是歷史上的權利要是沒有更爲有力的需索，——根據於實際生活和經濟情況的需索——也不過僅能發生修詞上的結果罷了。就譬如有人能夠證實他是千真萬確的迦泰基的最偉大的英雄漢尼拔巴爾加（Hannibal Barca）的合法的後代子孫，恐怕他也絕沒有機會可以在今天得到迦泰基的罷。因爲迦泰基根本就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波蘭的情形可是不同的，她不但是生存的，並且還有他生存的意義。多伯爾隆勳爵是一個銳敏的觀察家，同時又是一個外交界的聞人，他曾經任過英國駐柏林的大使，在他的「世界第十八次的決戰」一文中，他曾經這樣的說過：「一九二〇年在華沙背城一戰的勝利，較之波蘭在若干年以前屏蔽西歐的那些歷史上的戰爭，實不減其重要。……假如蘇聯的軍隊當時戰勝了波蘭的抵抗，並且將華沙佔領的話，恐怕布爾扎維克主義早已瀰漫於中

歐，乃至於深入全部的歐洲大陸了。在每一個德國的大城市裏都有不少的共產黨徒在那裏做着祕密的準備，——他們有着具體的步驟，——他們早經選出了負責的領袖，——他們曾經把要殘害的人們列成詳細的表格，——他們在暴亂的陰謀之後會繼之以殲擊和謀殺。」

德國的宣傳是把這一種好處和一六八三年波蘭在維也納附近所獲的勝利一樣的忘掉了。就說一六八三年的事罷，土耳其人對於中歐的侵襲德國是首當其衝的，要沒有波蘭的話，德國是不消說得，就是中歐恐怕也不能保罷。他們的金科玉律好像就是「波蘭必須絕滅」(Delenda Polonia)。他們一味的抹煞歷史，故意裝作一種只考量生活的實際和經濟情形及利益的神氣。他們所持理由的根據不外以下的幾點：(一)該地所有德國的特質。(二)走廊的無可比擬的畸形，實足以阻礙東普魯士的交通，而使德國全部遭受鉅大的損失。(三)波蘭當局對該地德國少數民族的不平待遇。(四)將東普魯士隔離於本國之外所發生的道德上的損害。

現在讓我們檢查一下上面這些的理由罷。無數的德國人都能夠確說這一塊雙方爭執的領土究竟含有那一國的特質。我現在只隨便舉出幾個人來也就夠了。在這個問題的編年次序和地位上說來，裴特立大帝當然要算第一重要的人物了，但是他自己就曾坦白的承認過，他所搶來的這塊領土是由波蘭的人民所居住呢。至於近世社會主義的聖徒馬克斯的詛咒的意見，我們是早就已經知道了。上面所說的這兩個人自然是死了好久了，但是，我們真要感謝上帝，現在也正有很多活着的老實的德國人，他們關於這一點的論證又何嘗不是非常的簡賅明了呢。

德國國會的議長洛貝氏 (Loebe) 有一次對羅滋 (Lodz) 地方的德國人演講曾經說過：「在德國，我們儘管是抗議波蘭的走廊，然而每一個人都承認那裏的人口是屬於波蘭的國籍，」弗萊德里奇，威廉，弗爾斯德教授 (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 是一個有名的和平主義者，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曾經說過：「波蘭走廊之突然出現，其涵義實不僅限於凡爾賽和約之一種決議。因其主要之原因與其謂為出自協約國在戰事之勝利

，毋甯謂其出於歷史上的根據爲當也。凡爾賽條約不過僅就此種事實作成一種定則耳」。

赫爾謨特吉爾拉歇 (Helmut von Gerlach) 也是德國的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曾在 *Die Friedenswarte* 上面發表過一篇文字說：「我們實在不容爭辯克樹比人的波蘭國籍。」又說：「德國批准過的條約必須絕對的尊重。」此外，一個德國很有學問的神父裴特力克謨克爾曼 (Father Frederic Mukermann)，也曾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在柏林 *Das Tagebuch* 週報上說：「我們不應該忘記德國在一九一四年的邊界並不是一種正大光明的演化的結果，而是由於三次的暴舉所得來的。這三次的事件，每一次都是一種罪過。我們看看現在德國東邊的國界，能不慄然於歷史上的不可避免的報復嗎？」以前一個德國海軍的軍官海恩斯克拉雪斯基 (Heinz Kraschutski) 更曾經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在 *Das Andere Deutschl and* 週報上說：「我們圖謀使波蘭在協約國中間陷於孤立，以便收回波屬波默萊尼亞的政策，真是最危險不過，因爲這種政策

完全是建築在一種很壞的信念上的。德國爲波蘭的隣國，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都是在那裏不斷的向波蘭施行壓迫，請問在德國是否真真有人相信波蘭是情願割讓一個百分之九十的住民都屬於波籍的省區呢？那末我們又爲甚麼要努力於恢復一個本來就不是我們所急切需要的領土呢？這真是一種愚昧的政策，其結果會無疑的引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

「上面這些話說得多麼透切！此外如像德國國會中的議員，高級官吏，新聞記者和詩人，也有不少的人是具着同樣的見解，但是如果要一一的把他們印出來，那恐怕要成爲笨重的冊帙了。

一年以前，有一個德國煤礦兼冶鐵事業的很重要的人物到美國來，向一般地位很高的美國聽衆宣傳這一個所謂「走廊」之來得離奇古怪。照我看來，他的言論究竟也沒有多大的影響。他因爲要打動美國人的想像力，所以曾經打過這樣的比譬向他們說：假如有一朝墨西哥會強盛起來，並且有能力把他們的國家分爲兩半而在美國的中部劃出一道寬闊的走廊以達於加拿大的邊境的時候，那麼美國人究竟又作何感想呢？這是多麼荒唐的

一個比喻！我們真真夢想不到墨西哥既然有太平洋和大西洋在其國境的兩側，還會另外謀圖和愛麗湖（Lake Erie）或者密期根湖（Lake Michigan）維持直接的交通哪。我們把東普魯士那種荒瘠，貧苦，人口稀少，但却又非常好戰的情形來和美國東部濱海諸地的富庶，人口稠密而酷愛和平相比，那真未免太辱沒煞人了。

美國人並不需要這種言過其實的調言的。他們早就知道「走廊」是怎麼一回事，並且還有不少的人親自自過這種的經驗。美國和阿拉斯加中間的一塊領土就是一個絕大的走廊。但那些到阿拉斯加去尋求黃金，海豹皮以及其他獸皮的人們都是乘着海船去的，他們根本就不會夢想併吞英屬的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在墨西哥也有一個小小的走廊介於約默（Yuma）與桑地牙谷（San Diego）之間，而由一條鐵路以資連絡。此外假如一個美國人從布發洛（Buffalo）到底得拉（Detroit）想要節省一點時間的話，他就得選擇密期根這一條路，經由昂特里阿省以達到他的目的地；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經過的走廊就比波屬的波默萊尼亞還更為寬廣呢。反過來說，假如一個加拿大人從

聖約翰到渥大瓦，他也必須在美國的馬因州（the State of Maine）裏走二百英里以上的路道，假如他再繼續的由渥大瓦到威列帕格（Winnipeg），那他就更不能不跨越美國의 森林湖（the Lake of the Woods）以南的敏納梭特州（the State of Minnesota）了。在其他的國家有這種所謂走廊的也不一而足，我現在只再舉出一個介於瑞士的雪複蓀城（Schaffhausen）和巴塞爾城（Basel）之間的一塊德國的走廊來罷。瑞士的人民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通常是要呈驗護照的，但是德國人民乘坐通車到普魯士或由東普魯士到德國，就不會在波蘭的走廊中間受到這種形式的拘束了。所以我們與其說所謂波蘭走廊之來得古怪，到不如說那些加於這個走廊之上的譎言之來得古怪了。

但是關於交通和貿易上的困難，以及所謂全部德國都感受着的重大損失，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當無過於柯列格斯堡（Konigsberg）的德國鐵路管理局的公報了。這種公報說得好：「就運輸一方面而言，東普魯士已經不復是一個被異國所包圍的領土了。這個地方的運輸是沒有任何的阻礙的。一般的旅客在波蘭的鐵路上通

過的時候，就好像仍舊在德國鐵路管理局的控制之下一樣。依照德國關稅條例所定下來的運費，也仍然是那樣的維持着，正無異於介於東普魯士和德國中間的一塊領土仍為德國所有的狀況。我們實在應該承認波蘭的鐵路管理局也正在那裏努力的履行條約上的義務。」

我們再看一看他們關於貨物轉運的統計，就可以知道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東普魯士和德國之間所有商品的運輸採取海道的是佔百分之四十七，而由陸路運輸的則佔百分之五十三。但是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採取海道的便只有百分之三十二，其餘百分之六十八到反而是往來於這個討厭的走廊上面的了。一九二五年東普魯士和德國之間往來的旅客，有五十九萬是乘火車，僅僅有五千人才是經由海道。這些數目字已經足以證明德國所稱交通上的困難和全部德國都受到的重大損失之為毫無根據了。

同樣，他們所說德國少數民族在波蘭統治之下所受的不平的待遇也可以從數字上面加以檢查。數目字本來是乾燥無味的東西，可是也只有數目字才最能令人心折啊。

普魯士人的統計當然不會有袒護波蘭的嫌疑了。根據他們的統計，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波蘭在普魯士的人民共有九十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人，同時普魯士在波蘭的人民則為八十八萬四千一百零五人。這些德國人在波蘭的國會裏面有五個代表，參議院也有三個代表，替他們說話並且保護他們的權益。但是我們所有那樣的波蘭人民在普魯士的邦議會和德國的國會裏面，究竟又佔到了多少的議席呢？他們却連一個也沒有！

在波蘭，現在是有十萬零五千八百六十一個的德國學齡兒童，供他們上學的有八百一十一所的德國學校。在德國，波蘭的學齡兒童是有十一萬五千，但是他們却只有八十一所的波蘭學校。因此，在波蘭的德國兒童有百分之七十二可以受到德國語言文字講授，而波蘭在普魯士的兒童則還沒有百分之五可以用波蘭語言文字講授的學校了。這樣看起來，究竟誰才是真真的受着不平的待遇呢？

至於說把東普魯士和其餘的聯邦分離是全德國的一種精神上的損害，那真完全是感情用事的話。我們就承認分離是一種損害吧！還有誰比波蘭人更能確切了解這一個字的

意義呢？我們在過去有一百四十八年的時間是被人分離，而在三個殘民以逞的暴主之下過生活。在普魯士，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之上，除非我們捨棄我們的國籍和宗教，根本就不能在公共機關裏面任職。我們的田莊是被歿收了，我們的農人要想建築一所簡陋的草屋也被禁止，我們的兒童不僅在彼此用波蘭文說話的時候要受到殘忍的毒打，就是他們用本國的文字騰告的時候也要受到同樣的責罰。在可怖的戰爭爆發了的時候，我們是受着強迫來自相殘殺，我們不得不在三種敵對的軍隊之中去應募，而將我們的刀鋒對準我們自己的弟兄。普魯士在今天是絲毫沒有這樣的事的，而且將來也絕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東普魯士和德國是否有這些波蘭的領土彼此間那樣神聖而親密的連繫呢？追溯既往，東普魯士和德國自始就是被一大塊的波蘭領土所分離的。在（great elector）的時候，東普魯士的邊境和伯蘭登堡所屬的斯拉夫的領地中間的距離，真比現在還要遠得多呢。裴特立第二在當時由柏林的王庭到柯列格斯堡的行宮，也不得不經過一大段波蘭的領

士，——就是英國的文學家湯麥斯克萊爾（Thomas Carlyle）也爲他氣憤不過——一直到他後來把波蘭共和國瓜分之後，他才覺得心滿意足了。

東普魯士從來就不是屬於一八〇六年終止的古代的德意志帝國的。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六年，牠也並不屬於德意志的聯盟（Deutscher Bund）。一九一九的和平會議關於東普魯士的問題，曾經在一種「協約及聯合各國的覆文」中很公正的指出：「德國的歷史家盡都承認普魯士並不是德國原有的土地，只不過是德國的殖民地罷了」，現在普魯士也仍然是一塊殖民地，而其所以是殖民地的原因也並不只是因爲有若干的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那裏居住。普魯士所以是殖民地的原因，實在於地方的荒瘠和人口稀少，因爲在歐洲的文明國家之中，除掉西班牙的荒涼的山地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以及芬蘭的峭壁嶢嶢的極帶地區，就要算普魯士的人口最爲稀少了。就是現在每一平方啓羅米突以內，也還不上六十個的人口。德國在一九三〇年的國家預算中曾經劃出十七億的金馬克，準備在五年之內用之於普魯士東邊的地區，他們其所以要拿出偌大的金額來的原因，實

在是想要增厚東普魯士的德國主義（或者乾脆說普魯士主義）的色調。我們試想，德國對於這個地方還不得不消費四億二千萬美金的外債才可以堅定牠的地位，從可知東普魯士那一種假託的德國主義之微弱了。

德國人民既然在東普魯士消耗了如許的金錢，也無怪他們會覺得這個地方之至可寶貴了。他們原本是條頓民族的騎士的後裔，所以他們之有此種觀念亦盡人所知。不過在普魯士的那些人民縱使和真真的德國人在種族上有多少的關係，並且和他們用着同一的語言文字，但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說起來，他們仍舊是大不相同的。那些普魯士人的祖宗本是以前參加十字軍的騎士，在一二二五年的時候波蘭的馬梭維亞公爵（Duke of Masovia Conrad）因為要想改變該地原有普魯士人及立陶宛族的暴戾貪婪的習氣，所以便把他們請到波蘭來常作宣傳福音的聖徒。因為他們根本就是一種好戰的人，所以他們後來也克服了相當的領土，並且還獲得了軍事上的值得羨慕的名譽。他們是主要的搗亂分子，也是破壞歐洲東北部和平的中心人物。最後他們雖是失敗了，並且不得不承認波蘭

的主權，但是他們總不能忘懷過去的光榮以及他們所受的委屈；情形是這樣，所以一個有名的英國作家曾說：「他們便勤苦的訓練他們自己，在一個對波蘭含有永久的仇恨的地方居住着」。他們的後裔是一種很奇怪的德國人，原始的普魯士人乃至於波蘭血統的混合雜種，他們於承繼了廣大的田地外，同時也承繼了他們的先代對於波蘭的仇恨。這一種情感一代一代的傳下來，也一代一代的增加了強度。好了，裴特立大帝是出現了，他們便認定他爲一個復仇的主腦，同時裴特立也便認定他們是他的忠實的從者。波蘭被瓜分以後，他們就成功了一種貴族式的政黨而爲絕對專制的普魯士的統治階級。他們那一種頑梗不化的對波蘭的仇恨，從此更變成了他們的政治上的金科玉律。自從一八六七年普魯士人掌握了德意志帝國的大權之後，他們就努力的把這一種信條推行於德國的全部。

他們曾經生硬的鑄出了「走廊」兩個字，他們也曾經鑄出了「我們是一個主宰的民族，別的人只不過是一種肥料」那一種荒謬的格言。是不是爲了他們的舒服，爲了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威的原故，我們就得把一部份寶貴的國土拱手讓人呢？是不是爲了要滿足一

個還不到二百二十五萬人口的省區的貪慾，我們就得犧牲一個三千二百萬人以上所組成的國家的真正的重要權益呢？

這個問題的癥結還是那一種由裴特立大帝所傳下來的野心：要想在波蘭先取得一個居高臨下的地位，然後在無論甚麼時候併吞波蘭其餘的領土。

現在我們又看一看這一種犧牲對於波蘭將有怎樣的一種意義呢？

在和平會議的時候，美國地學和史學的權威，如像波曼教授（Bowman），赫斯金教授（Haskins）以及諾爾德教授（Lord）等，都曾公開的說明那一塊走廊之屬於波蘭。波蘭屬的波默萊尼亞實在不僅是三十代所遺傳下來的寶貴的產物，而且還是全部波蘭唯一的海岸。這一條海岸線只有七十六啓羅米突的長度。一個三千二百萬人所組成的國家僅有這麼一點的海岸線，當然不能說多，尤其是在想到我們的強鄰單是在北海方面就有四百九十八啓羅米突的海岸線，而在波羅的海更有九百九十啓羅米突的海岸線的時候，我們到反而要覺得這是太少了。但是這一條海岸線雖是再短不過，牠對於波蘭的價值

也就正不亞於一千四百四十八啓羅米突的海岸線對於德國的價值哪，乃至於像那整千英里的海岸線之於美國的價值哪。這一塊地方對於我們物質和精神上的獨立生活，都是無可分離的。牠是我們和外界聯絡的通路。德國的宣傳老是在那裏勸我們承認這一件小小的犧牲，但我們如果真的承認的話，其結果究竟怎樣？

這種犧牲無疑的會使一個在歐洲佔第六個位置的大國的經濟生活完全趨於破滅，會使我們與各大文明國家中間僅有的聯繫橫被剝奪，會使我們的獨立自主的國家變為普魯士與俄國所包圍的囊中物，同時更會使波蘭成為殘廢而變為他們的奴隸。

一個國家的殘廢和奴隸生活也和單獨一個人所受殘廢和奴隸生活的痛苦一樣，國家不過是億萬人的集體罷了。我們已經不希望再變為殘廢和奴隸了。不管誰是我們的對手，我們也永遠不能自動的接受這一種無可比擬的損害。交還給我們的土地當然就為我們所有，我們決定盡我們所有的力量並且不惜任何的犧牲來維護這一塊領土。假如把領土交還給波蘭是一種錯誤，那麼波蘭的瓜分便是應該的了，我們能接受這一種強詞奪理的

判斷嗎？

我們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我們的歷史便充滿了顯明的證據。在我們過去四十三個的國王之中，也有好幾個是好大喜功而不亞於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英雄的戰士，但是後世的人到也並不把他們看得怎樣的偉大。這當中倒只有派亞斯特朝最後的國王葛斯密爾（Casimir of the Piast Dynasty）最得人民的愛戴，但他之所以如此，也正因他是一個聰明睿智而又寬仁的君主。他是一個有真正的建設的秉賦的天才，同時他又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物。

我們並不希望戰爭。每一個波蘭人都是在這裏希望和平的。我們需要和平還比任何的國家更爲迫切呢。但是假如我們迫得要從事於戰爭的時候，我們也將盡力的保護我們自己。

戰爭的命運是反覆無常的。可怖的事情也隨在可以發生。我們必須記着現在德國的共產黨已經超過了九百萬。這是多麼巨大的一個數目！在十年以前，俄國正式登記的共

產黨員也不過才有六十二萬。在波蘭，我們也有着不少的共產黨，並且他們也非常的活動，但他們一直到現在也都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過一朝戰事發生了，國民政府被推翻了，人民趨於失望了，那麼這些共產黨恐怕就要乘機攫取政權，而將歷來屏蔽西歐的重鎮的門戶開放起來了。

那些星相家告訴你們說，只要把走廊交給普魯士便可以回復繁榮，請你們不要上當。那不過是講給小孩們聽的故事罷了。就使把波蘭重新瓜分一次，恐怕也不會完成這樣的奇蹟吧。波蘭瓜分了，生產的過剩也還是同樣的無法醫治，千百萬的失業者也還是無從得到工作，各國在革命後的俄國所喪失的市場也還是一樣的不能恢復，現時隨時都關閉着的商務的通路也還是一樣的不能重開，但是在另一方面說，波蘭的瓜分可就會變為一種新的國際糾紛，一種對於德謨克拉西的打擊，一番文化上的摧殘，同時還會生出意想不到的災害的結果呢。裴特立大帝死了之後，有人要請那一個有最高崇的心靈的德詩人佛萊德里克細勞爾（Friederich Schiller）替他做一篇平生的述狀，但是細勞爾是拒

絕了，他說：「這將是一種不德的行爲的祖咒啊！」

一七 蘇聯與歐美各國最近之關係

吳卓生

一、最近之歐洲國際政局

英法以及其他各國自去年以來，在國際聯盟會議時，都是以日本一國爲對象，而熱中於討論滿洲問題，真是所謂「燈台之下有黑暗」反將近在眼前的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的動向，等閒視之。因此到了本年，在極短的期間內，歐洲以及美國所發生的顯著的政局底動向，現出了過去數年來所未經見的不穩底現象。蓋自希特勒內閣出現於德國的政界後，既投給了歐洲國際政局一大波紋，而德國內部的政情，在僅僅二三個月亟短期間內，也因有了急激的變調。

希特勒政權的出現，固惹起了歐洲全局的搖動，而其對於蘇聯、法國、波蘭，以及歐洲其他各小國的影響尤大。關於德國賠償金的鈎銷，法國雖終於不能不讓步；但對於軍備的平等，法國在未獲得安全保障之先，恐難於實現；而在不自然狀態中的德國東部

國境線問題，對於波蘭以及其他小國，實有重大的關係，居於保護地位的法國，也不能等閒視之，實乃當然。因為國境問題的關係，使波蘭更離開了德國，而有接近蘇聯的傾向；由於民社黨內閣對於僑德俄民的壓迫，使德俄關係的對立益形尖銳化，蘇聯機關報，甚且主張與德斷絕通商。

在歐戰當時公約以達爾馬地亞的佔領，而加入協約國的意大利，因不滿於凡爾賽和約，高唱打破歐洲的現狀，墨索里尼更乘機連絡希特勒，兩法西斯蒂國的提攜，最近益形露骨；歐洲各國，對於墨索里尼這樣的態度，遂大為注目了。所以深悉此中情形底英首相麥克唐，乃突於二月二十八日伴同外相西門，親訪意國的首都，遂產生了四強合作條約案。該案最近雖差不多大致成立，但其目的被認為欲企謀發起反俄十字軍，因引起蘇聯的特殊注意。

確立一黨專制底民社黨，因圖實現汎日耳曼主義，遂想向奧國擴張其勢力，特於五月十三日派宣傳部長戈貝爾氏及其他民社黨領袖八名，前往奧國的首都，在羣衆極熱烈

的歡迎，參加了民社黨派的大會。奧地利政府，雖想壓抑民社黨；然而像這樣澎湃而勃興的汎日耳曼主義的勢力，在尙未知究竟能否足以壓抑之間，德奧同盟的可能性，早就喧騰於世界了。

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國，因對於民社黨強硬外交政策北漸的恐懼，日漸增大，所以他們三國的波羅的海同盟的締結，也有了顯著的進展。

再本年初，蘇聯發生了有組織地破壞莫斯科及其他主要發電所的事件，維克公司英人技師六名，有了參加嫌疑，被俄當局逮捕，英俄通商關係，因此事實上遂告斷絕，又使世界咸抱不安。但一方美國的承認蘇聯問題，則又轟動了人民的耳鼓；而處在蘇聯與英德關係相反的過程中的，除美俄接近外，法國的親俄政策，也漸漸地表面化，此就蘇聯對外貿易中的對英德的通商關係上言，法美兩國，是佔有了漁人之利底地位了。

美國本年起了經濟恐慌的狂潮，發生了黃金的悲劇，與此有關的六月開幕的世界經濟會議，自然不僅討論戰債問題，而對於綜錯複雜的國際經濟問題，以及超越經濟問題範

圍外底政治問題，也都要有所論列，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在經濟會議開幕前，是早已傳出了以戰債問題為中心底種種悲觀的論調。然為打破現今緊張底國際局面，期待軍縮會議，以及經濟會議的成功，而向世界五十四個國的元首提議所謂國際不侵略條約底羅斯福，已於五月十六日發表了聲明書，披瀝着對於確保國際和平底美國政府的堅固的決意。

像這樣變化不定的最近的的歐洲政局，很明顯地孕藏着現在及將來的危機；尤其英美德俄的現況，是處在日本以上底非常時期中的。

關於最近的歐洲國際政局諸問題中，作者所欲陳述於本誌的範圍，是由政治及經濟兩方面，所觀察的英俄，美俄，法俄，以及德俄的關係。

二、互相離背的英俄關係

本年初，英籍技師因參加了破壞蘇聯主要發電所底關係，被俄國政治警察所逮捕，於是就掀起了英俄斷絕通商關係底波瀾。

追溯過去自一九二一年，革命後英俄最初所締結通商協定以來，兩國間的關係，是常常不圓滿的，在過去十二年間，都繼續着不即不離的狀態，以直至於今日。諸如革命後最初的一九二一年的通商協定，一九二二年的由英國親土政策而起的兩國關係的惡化，一九二四年二月的英國之正式承認蘇聯，一九二六年的蘇聯勞動組合，對於震動全英國底礦工總罷工的後援，及英外相張伯倫的反俄政策的擴大，一九二七年的英俄兩國斷絕邦交，一九二九年的兩國國交復活，後繼之以去年的渥太華會議，而廢棄了兩國的通商協定，到了本年三月，又因英技師被捕事件，而使兩國通商關係，又告中絕等，都是一反一復的不能入於正軌的現象。但我們回顧這過去十餘年間的變幻無常底英俄關係的史實，可以知道兩國關係變遷的動機，每次都由英國主動，這都爲着英國自體的對內矛盾，以及國內的危機的推移所使然。

在去年秋的渥太華會議開幕前，蘇聯在對英的經濟關係上所佔的地位，是極其有利的；但在會議後，英俄通商條約既已廢止，而輸入英國底蘇聯的商品，又有了限制或禁

止，蘇聯實受了很大的打擊；尤以蘇聯輸出的大宗木材，因坎拿大的木材輸入英國，更受了致命的創傷，兩國貿易不免減退的原因，也大都以此。因兩國通商條約，自本年四月遭遇了廢棄的運命，兩國的國交，也就隨之陷入了危險底狀態；嗣後，兩國雖有意於重開通商的交涉，但又突發了逮捕英技師的事件，遂使兩國國交頓告斷絕了。

英技師被捕的消息，一傳到了英國，雖判決尙未確定，然而英國全國的輿論，都極度地激昂起來。到了四月四日關於該事件的英國外交部和駐俄大使奧伯間的通信內容，就以「白皮書」公表了。英國政府以此事，特向駐英俄大使馬義斯基提出最強硬的通牒，謂：關於逮捕英技師六名事件，使英國輿論非常的沸騰；若莫斯科政府，對於本事件，不能與以圓滿的說明，則英國勢將不能不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同時，駐俄奧伯大使，復遵照本國政府命令，往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並謂：「逮捕英技師事件，頗使大英國國民異常昂奮；若俄國不能中止公判，則英政府勢不能不出以斷然處置！」然李維諾夫則答謂：「余當座即可消釋貴大使一切疑慮。即

關於此次事件，已有檢察官之最後決定，而此決安，則絕對不得變更，是故若貴大使欲由所述貴政府所擬執行之處置，以動搖此檢察官之決定，則認為決難得若何結果。依據強力壓迫之外交手段，用之於墨西哥方面，時或奏效；然於蘇聯，則必其失敗也！

自英俄兩國關係惡化後，當時兩國的言論戰，亦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英報詆俄國強橫無道，而俄報亦謂英國欲以施之於殖民地底手段，施之於俄國。

同時英政府，復以僅召還駐俄大使，勢仍不能使蘇聯屈服，故主張不與之斷絕通商關係，不足以促其覺悟。於是於四月十九日，僅以十五分鐘的短時間，就將禁止蘇聯重要輸入品底命令，通過上下兩議院。其所公布的禁止蘇聯重要輸入品底命令的要旨如下：

一、禁止品的名目，為牛油，小麥，棉花，石油，木材等，——其廣汎的範圍，約及由蘇聯輸入總額的八成。

一、禁止令，自四月二十日發生效力。

英國政府對於蘇聯輸入品，所以不全部禁止，而僅禁止特定品目的輸入者，乃因所禁止輸入的品目，是由蘇俄輸入的大宗，所以雖僅選擇了特定品目，加以輸入禁止，而於實施上，與完全禁止蘇聯商品的輸入，有同一效力。

自英國公布禁止輸入蘇聯商品命令後，俄國也報復地發出了以下的命令：

- 一、禁止外國貿易業者，向英國預定貨品。
- 一、禁止傭雇張掛英國旗幟之船舶。
- 一、對於須經由蘇聯領域而運輸之英國商品，得適用關於上項之制限法規。
- 一、各種轉運及運輸機關，對於英國各港口，及其貿易根據地之利用，僅限於最小限度。

一、以上之規定，於英國四月十九日所公布之禁止蘇聯輸入品命令之有效全期間，實施之。

英俄通商的關係，於是遂告斷絕了。然四月十八日，蘇聯對於英技師底判決，則出

乎意料外地輕微，這或許是蘇聯考慮了微妙的國際關係底結果？但因此却引言起了一般英國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指摘政府這次對俄，是操之過激，而斷絕通商，尤使英國受了莫大的損失。

前年度及去年度英俄通商的關係，有如左表；而去年度的英國對俄貿易額，是僅次於德意志，而佔有了第二位。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對俄輸入	一三四，三一	二六六，〇七一
同輸出	九〇九三二	七三三八一
合計	二二五，二四三	三三九四五二

(蘇聯外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統計，單位爲千盧布)

上表所列數字，僅爲英本國兩年來對俄貿易的總額，而英領殖民地，坎拿大，及愛爾蘭之對俄貿易額，則不包括在內。去年度英國對俄輸入額，較前年度大爲減縮，但此乃因去年度蘇聯對外貿易，全般的減縮所致，即佔第一位底對德貿易，去年度也大大的

減縮了。蘇聯對英輸出中，最重要的品目，是木材，穀類，石油，而去年度木材的輸出，僅五五八四四千盧布，穀類三二四三九千盧布，石油二七二八五千盧布；然而蘇聯機關報，則仍認爲由兩國通商的斷絕，而蒙受損失的，並不是蘇聯，還是英國。但此次禁輸的結果，今後蘇聯對於這些商品輸出的市場，究能在何處尋求，實爲一有興味的問題，恐此後蘇聯對外貿易上所受的影響，也很重大。去年度英國對英輸出額，較前年度固約增加，惟蘇聯對英採取報復手段而亦禁輸英商品後，英國所受的損害，當亦甚大；尤其是缺乏船舶而常僱用外國船舶底蘇聯，對於僱用英船，竟亦禁止，此其結果，英將所蒙受的損失，實不在小。因爲英俄貿易輸出入品的運載，多由英國的船舶，每年大約有一千萬噸內外的裝運。像擁有失業者三百餘萬人底英國，同這樣富有購買力底蘇聯斷絕商通關係，失業者將必增加，且蘇聯停止對英機械類的輸入，英國機械工人方面，必發生失業的恐慌，這更是英國難堪的苦病。同時，英俄兩國通商的斷絕，可以助長，近已漸漸接近的法美同蘇聯的貿易；而前此英國國民反俄雖極熱烈，爲期僅也不過一兩月

之久，英國實業界已早非難政府對俄手段的不當，而要求恢復英俄通商關係底呼聲，現已瀰漫了全英國的各處了。

再蘇聯對於維克公司及其他英國各公司約有二千三百萬磅的債務，兩國通商關係，既告斷絕，則這些負債問題，恐也難得着簡單的解決。

以上所說的是此次以逮捕英技師爲中心而起底英俄最近關係的概況，而在知道了蘇聯對於英技師判決的今日，對於英國此次所採取的處置，事實上，實覺得操之過激，但如法國馬旬報，竟謂此次英俄關係的斷絕，大有永續性，則作者不能贊同。時而接近，時而反背，變化莫測的英俄的關係，恰與陰陽兩電的關係相像，兩國接近的時期，在不久的將來，定要到來；而將來使兩國接近的引導者，怕不是蘇聯，還是目下呻吟於經濟困難底英國，這由大戰後兩國關係變遷的事實上觀察，也足證明上之推斷爲不誣。

三、美俄關係

美俄關係最近已漸趨於良好境地，所以關於承認蘇聯之呼聲，高唱入雲，美俄的關

係，其可說是與斷絕國交的英俄關係，在反對的行程中的了。蘇聯的報紙，現多高揭着關於美國承認蘇聯底消息；因為得着各國的承認，是從來蘇聯外交政策的重要使命之一。所以關於美國承認蘇聯的消息，對於莫斯科當局方面，是非常地歡迎，尤其對於美國上院前外交委員長波拉氏向上院提出的承認蘇聯案，以及於勞動總同盟向羅斯福大總統所提出的關於承認蘇聯的陳情，有了特殊的注意。不過蘇聯政府方面，目下對於要求承認問題，並不採取任何行動，只靜待着美國承認的時機的到來，而最近蘇聯的新聞，對於美國承認蘇聯的問題，也不過僅僅報告美國輿論的動向。

承認蘇聯的國家，目下已有了二十六國，而主要列強中所未承認蘇聯的，僅美國一國而已；這就是因為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胡佛四大總統，都一貫保守着反俄主義所致。其中尤以胡佛反俄為最激烈；因他認蘇聯在那樣經濟組織之下，不能成爲一個永久的真正生產的國家——蘇聯終於不能製造出豐富的輸出商品，同時也不能購買多量輸入的貨物——所以他對於與蘇聯底通商，不十分經意了。

但自標榜自由主義底羅斯福，掌握政權以來，美國即以此爲動機，關於承認蘇聯的問題，就有了很可驚異的輿論的表現。美國承認蘇聯的問題，其勢好像也不過時間遲早的問題，甚且還有二週間內、即可實現的報道。據聞新大總統羅斯福氏，前特招請視察蘇聯新近回國的主張即時承認蘇聯論者的菲烈氏赴白宮。關於對俄問題，曾作長時間的協議，結果，羅氏頗傾向承認蘇聯主義，實爲事實；聞現即已從事考究下列二方法：

一、對於蘇聯先與以承認，次始討論恢復爲俄國所推翻的美國債權，及禁止向美國宣傳赤化等，然後再入于美俄通商之協議。

二、對於蘇聯債權，通商問題，禁止赤化宣傳等，先由非公式協商後，若兩國意見能完全一致時，再開始談判承認問題。

美國上下，現多主張承認蘇聯，輿論界亦多認爲美國因不承認蘇聯所受之損害，較之蘇聯因不得美國承認所受的損害，要大得多。而波拉氏對於承認蘇聯，主張尤爲激烈，他說：

我等對於世界和平，軍備減縮，經濟狀態的改善，以及失業救濟等問題，均極其關心，而承認蘇聯，對於以上問題，則均可得而解決。蓋由于友好關係，不獨能增進世界和平，及使軍縮收獲好結果，且蘇聯之于我國商品，乃一未開拓之大市場，故由於獲得此大市場之結果，對於失業問題之改善，必大有裨益。由於輸出之增大，必可使多數失業者得業，是以關於擁有一億六千萬住民之蘇聯市場之獲得，未有能如我美國之處於有利地位者也。

根據以上所說的，也足明瞭現正勃興的美國的承認蘇聯論者的意向了。但也有少數爲這次維克公司英技師被捕事件所震怒，反對承認蘇聯的論者。然綜合起美國的輿論來觀察，可以知道贊成承認蘇聯底論者，足以制服反對承認蘇聯底一派。

五月十六日，羅斯福大總統的軍縮聲明書，發送給五十四個國的元首，美國所承認的蘇聯，也是其中之一。「承認蘇聯」，近已成了美國人士的議題中心；新大總統和他的顧問，對於承認蘇聯的態度，又遠較以前共和黨政府有了好意，此次對於蘇聯也發

給了軍縮聲明書，即是對俄有了好意的表示了。蘇聯當局，對於美國大總統的這個重大的聲明書，殊為滿足，因而更堅信美國有承認蘇聯的計劃。

在美俄外交交涉開始底時候，將要逢着比較禁止赤化宣傳還要困難的難關，那就是蘇聯的對美債務問題了。茲據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調查，蘇聯對美債務如左：

臨時政府的借款	——	——
	——	——
本金	……	一九二·六〇一
利子	……	一三四·九八二
民間負債	……	四四一·〇〇〇
合 計	……	七六八·五八三

(單位美金千元)

當俄國凱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之初，美政府以為此乃德謨克拉西的勝利，大為歡迎，於是上記的借貸，就由政府和民間的協力而成立了。

在一九二二年日內瓦會議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齊吉林氏，聲明戰債以外的債務，可以負責，同時，對於由美國出兵蘇聯所生底損害，也要求賠償；大體，他是隱隱地

表示着債務與賠償相抵的方針。美國自然是要要求蘇聯承認債務，和履行支付的義務的；惟歐洲各國，最近是已開始奔走呼號努力於國際債務的廢棄和減少，由此狀勢上看，即美國對俄債權的限度，也應有幾分的緩和。美國當局方面，大都有這樣的意見，這因此美俄間雖有債務的難關，大致也不足為美國承認蘇聯的障礙。

關於美俄經濟關係方面，我們知道，美國去年度對於目為美國工業生產界的將來的市場的蘇聯的輸出入，是有了可驚的減縮，現在蘇聯雖於紐約，設有通商代表部而繼續着通商，然無正式通商關係的今日，於兩國貿易方面，自有很大的影響，美國輸出業者，主張即時承認蘇聯，實為正當的舉動。

關於去年度美俄貿易額的減縮，由下列圖表更可明瞭：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減縮率
對俄輸入——一七·〇一四……	二二·六九〇……	二五%
對俄輸出——二一·六六五……	二二九·九一五……	八六%

合 計——四八·六七九……二五二·六〇五……八〇%

(單位千盧布)

蘇聯對美輸出，雖也大大地減縮，但比美國對俄輸出，是要小了幾倍；其主要的原
因，自是蘇聯向美中止了機械類的訂購，而美國政府，禁止了蘇聯的木材的輸入，以致
兩國通商關係惡化，亦為不可爭的事實，此點，關於美國承認蘇聯問題的今後的動向上
，頗有關係而應加以注意的。

蘇聯在世界通商上，是不能忽視的一大因子，除去了蘇聯，而欲謀國際經濟的協力
，實失了意義，所以美國人士多有主張於世界經濟會議前承認蘇聯的。

英俄斷絕國交後，若美國能乘機承認了蘇聯，實能得着漁人之利的地位；惟在承着
英俄斷絕國交後底世界經濟會議裏，與英國共同握掌着誘導此會議成功之鍵底美國，若
一攷慮着與英國微妙的關係，對俄接近政策，當不能急實地求其實現，——即俟世界經
濟會議有了結果，然後承認蘇聯問題，才能解決底意見要為妥當。再關於美國承認蘇聯

問題，或亦不能如一般所觀測的那樣簡單，必須經過全權委員舉行預備交涉後，才有實現的可能，直到正式承認之日，其間當須經過相當的時日。

美國關於承認蘇聯問題，除由鑑於去年度美俄兩國貿易減縮，而欲藉承認蘇聯，謀振興兩國貿易的經濟論者外，美國上院赫蘭姆監孫一派，亦主張連絡蘇聯，互相提携，而便對華對「滿」兩國得有協同的動作，以制日本；惟依美國現勢觀之，此種主張，離實現之日尙早。

但南京政府，既用其智巧的宣傳，陷日「滿」兩國於窮地，更欲利用美俄的接近，而離間俄「滿」，所以在側面煽動由國內的關係而有承認蘇聯之趨向底美國，促其實現承認蘇聯，關於此點，日本應加以特殊的注意。

四、法俄關係之改進

爲着對於共產主義的反感，蘇聯廢棄對法的舊債，以及蘇聯向法領殖民地宣傳共產主義等的關係，法國及今都是抱着強硬的反俄態度，而蘇聯對法，亦採取報復的手段；

但自去年十一月俄法互不侵犯條約，正式成立後，過去兩國對立的關係，爲之緩和了不少。

二月十八日莫斯科新聞報，關於俄法互不侵犯條約批准書的交換，曾作有以下的社論：

批准書的交換，對於俄法關係發展上，是劃了一個新的時期，即是由法國曾主演的干涉政策的失敗，而進入了赫禮歐所提倡的承認蘇聯的時期。法軍當局，對於蘇聯經濟力及兵力能有正當的評價，不侵犯條約的成立，是有了不少的助力。尼賽爾將軍在巴黎雜誌上，說：「現代的赤軍，已有了良好的武裝，和經過政治訓練的幹部，而且在如伏陸西勞夫氏那樣優秀的權威者之下，從事於軍備擴充。對於蘇聯及其赤軍的強盛，一般都抱着強化起對俄的鬥爭，或積極地採取親俄政策底兩種意見，但法國若採取後者，實能使我們滿足；蓋法俄間，既無何等特殊的矛盾，而蘇聯與法國同盟國的波蘭間，也無矛盾的存在。」

不侵略條約的批准，是蘇聯平和政策發展上的重要階段，因而可知所謂蘇聯向世界挑戰者，也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所虛構的宣傳。蘇聯不但無挑戰的存心，且非常努力於不侵略條約的締結。李維諾夫最近向列國所提出的鞏固克羅次基非戰公約的提議，已爲法國各新聞一致的歡迎，但李氏在提議時所演說的基本思想，不但應與以精神的支持，且若能使其實現，則俄法親善關係恐將從此益形增進。但兩國的親善，在增進相互的經濟關係底努力方面，也得有所表現；且法國與蘇聯有了經濟關係，在法國方面，可以算是得着安全而且鞏固的保障。所以兩國在經濟關係上，政治關係上，都應以同樣的努力，促其增進。何況兩國間的親善，不但是歐洲及亞細亞大陸方面和平的要素，同時對於世界，也有莫大的利益！

極力主張俄法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及兩國親善的法國前總理赫禮歐氏，最近在巴黎馬尼安雜誌上，曾發表題爲「法國與羅俄斯」一文，極力陳述着親俄的意見，他說：我所不斷地要求的，就是將對俄的關係正當化，和應將最正當的對外政策的原則，

適用於蘇聯。

出生於流血期間，可算法國大革命之孫兒的我，對於正在創造新制度的蘇聯，是不能妄加侮蔑的。

我可算是一個帶有一點帝國主義的色彩的，同時也是一個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人物，對於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蘇聯，認為現在已到了不得不刮目相待的時候了。我與蘇聯大使杜勒夫斯基，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和誠實協商的結果，已訂立了法俄互不侵犯的條約；今後我等對於蘇聯的獨立，應與以尊重，同樣的，蘇聯對法領土方面政治的自由，也應有尊重的義務。我等應將使法國陷於政治孤立的對外政策廢棄，力謀連絡其他各國，以鞏固自國的立場。我以爲力圖與各國親善，乃最名譽之事，我願忠實地努力，即幾經挫折，終不爲之稍懈。

由上所說的，蘇聯新聞報及赫禮歐的意見，也可明瞭法俄間的關係，最近已有了顯著的好轉的傾向。但德國自希特拉內閣成立以來，法德關係，即益緊張，且因而波及歐

洲國際政局者甚大。法國連俄策固已日益具體化，然亦多由德俄關係惡化，更促使蘇聯傾向於親善法國者，亦甚顯然。

關於法俄兩國經濟關係的方面，因德俄德法關係的緊張，而漸漸增進法俄親善關係的事實，由蘇聯向與英德有大宗的定購，現多移轉於法國的事，即可證明。

去年度兩國的貿易較之前年度，法國對俄輸出稍有減少，而於輸入方面，則稍有增加。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對俄輸出……………四二二一……………五〇九七

對俄輸入……………二九五二五……………二九一九六（單位千盧布）

在蘇聯對外貿易，那樣減縮的去年度，對於法國的貿易額，比之與其他各國的貿易，較少動搖，這就是臨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賜與，而自去年十一月該條約正式簽訂後，在本年一月裏，法國對俄的輸出額，較之去年的同月，即由廿五萬盧布，一躍而增至

六十七萬盧布，差不多是有了兩倍半的增加了。

法俄關係好轉的事實，於通商關係上，即可證明，而英俄關係的斷絕，在蘇聯對外貿易關係上，更增大法國可以享受的漁人之利；尤以地理的關係，法國所處的地位，較之正擬承認蘇聯底美國，還更有利。目下差不多已進於交涉終結的法俄通商條約，傳於最近即將成立；若非常隔閡的俄德關係，長此下去，英俄中斷的邦交，不能恢復，則於蘇聯對外貿易關係上，迄今佔有第一位的德國，和第二位的英國所享受的利益，恐將轉向法美——尤其是法國，這是可以想像的。

現在法俄兩國已交換了最初駐在的武官，倘更繼之實現了通商代表的交換，則兩國親善，當益增鞏固，自不待言。

五、尖銳化的德俄關係

希特勒所統率的民社黨內閣的出現，對於德國內部，和歐洲政局，都有了波動；特別是對於國內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是用了武力的彈壓。他們是利用了國粹的鋼盔團

和警察，以武力徹底地彈壓反動派；而民社黨黨員，對於反動派的暴行，那更是公開的活動了。

據最近的消息，德國現已設立世界上未之前見的宣傳部，用以宣傳政策，和監督言論；而對於自德國帝政以來，最有歷史的聯邦制度，又于五月五日將其取消，至是由坎斯坦斯湖至巴羅的海，由黑海而至西勒西亞的丘陵，乃全歸屬於民社黨的專制之下，以建設第三帝國為目標的德國國民革命，是差不多完成了。不過，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所屬的差不多超過千萬的大數的勞働者，目下對於民社黨暴力的壓迫，雖採取靜觀主義，然若到了這些勞働者能開始積極反抗運動的時期，民社黨獨裁政治的危機，恐終難倖免。

民社黨政府，對於留德的俄僑，常舉行家宅的搜索，或無理的壓迫，已頗使蘇聯氣憤；而於四五月間，對於蘇聯駐德的通商代表和新聞記者的住宅，亦加以搜索，且將蘇聯通商代表，放逐於廊下，雖經蘇聯大使，一再抗議，亦竟充耳不聞；同時，對於蘇聯

入港的船舶，亦加以極嚴峻的壓迫，更使蘇聯憤不可遏了。

民社黨當局，對俄這樣的行爲，使德俄關係，益形尖銳化，以致於兩國間築成了隔閡的壘壁；最近德意兩法西斯蒂國的提攜的消息，既已傳遍了世界，而羅森堡最近復代表希特拉，與意大利代表於羅迦諾會見，密謀合併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再加波蘭及蘇聯領土之一部，擬創設一新聯邦國家，這樣一個國際的大陰謀，也洩露到了外面，更使蘇聯大大起了恐慌，而銜恨德國了。

但關於德俄經濟的關係，在前年和去年兩年度的蘇聯對外貿易方面，還是推德國爲第一位的。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對俄輸入……………九八・〇六一……………二一九・三三八

對俄輸出……………三二四・四一一……………四一〇・六四五（單位千盧布）

去年度蘇聯對外的貿易，有了非常的減退，而蘇德間貿易額，比之其他各國，則減

退較少。最近各國對於蘇聯支付購買貨品底能力，咸抱不安，獨德國對於蘇聯，反延長了信用協定的期限，其間竟有四十八個月長期的信用協定，真打破了從來的記錄；然而，這些都是在希特勒內閣出現以前成立的。

五月十一日，德國農商部長胡根堡，鑑於德國經濟狀態，認為輸入限制，有更擴大的必要，乃不顧當前之世界經濟會議，竟悍然命令自六月分的輸入起，以後的輸入，僅能在較原來預定的輸入月別分配額低下五成的範圍內行之，此真不啻用以抵制俄貨的輸入。

像處在現狀下的德國國民社黨政府，對蘇聯的政策，若不設法緩和，則德國今後對俄的貿易，決將激減，殊屬易明。

七、結論

以上所說的，係本年內僅僅數月間所變遷的蘇聯對英美法德關係之概觀，和互相間綜錯複雜的關係。大體言之：由五年計劃的完成，相當充實了國力的歐洲東方強國蘇聯

的存在，可說是歐洲列強的威脅，但在英國的立場，正可藉蘇聯的強盛，作為德國的牽制；而在大戰後的法國大陸政策方面講，亦可利用蘇聯的存在，作為對德的安全保障。所以德國方面，若一考慮對法的關係，也應與蘇聯保持親善的關係。他方美俄國交恢復的時候，兩國在遠東方面，即可以說含有牽制日本的意味，所以中國當局，才認真宣傳美國承認蘇聯的消息。但美俄親善，對於今後英俄關係，如何展開，以及以日本為中心的遠東政治上，恐怕都有重大的影響。這樣看來，稱雄歐洲東方的蘇聯，真是國際政局——尤其是歐洲政局的一大魔星！所以在世界經濟會議，以及軍縮會議方面，若將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蘇聯除外，簡直是失了意義的見解，實不無理由。

最近法國的對俄親善政策，似乎很促進了英俄國交的恢復，和美國對蘇聯的承認，惟獨德國，仍迷於第三帝國的建設，而堅持反俄的態度，則恐於經濟關係上，將來必須受很大的損失。

（節譯自六月號蘇聯事情，原著者為古田信治）

一八 中歐新局面之開展

鄧季雨

德奧兩國本屬唇齒相依，兩國合併之聲，已爲吾人所習聞。而德法之仇爲不共戴天，奧爲德之友，卽奧爲法之敵，如云德奧關係密切，或謂法奧關係惡化，則吾人可視爲事屬尋常，毫無足異；今則德奧交惡忽喧騰於報紙，法奧交懽亦已見諸實行，事變之突兀如此，實足令吾人驚異。此其關係於歐洲之政局實至大且鉅，有加以嚴重之注意與精密之考察之必要。

希特勒自任德總理後，民社黨之勢力卽瀰漫全國，奧國民社黨之氣燄亦日甚一日。希特勒欲竭力擴大奧國民社黨之勢力，而奧國當局則加以遏止，兩國之衝突卽由此而起。先是德國民社黨專員佛蘭克博士遊奧，在格拉斯地方發表反對奧國政府之言論，致爲奧國政府驅逐出境，於是兩國卽往來報復，愈演愈厲。後來德國抵制奧國溫泉療養地，增加德人之遊奧護照費，而奧國亦切實取締民社黨運動，奧國農業聯合會與德國農業聯

合會亦斷絕關係，兩國邦交由是日見惡化。奧國內閣會議約於六月十一日通過緊急命令，授權於政府，在奧任何報紙，凡登載或傳播危及現政府存在之消息者，得令停刊或禁止發行，自二日至一年為限。該命令已首對慕尼黑德國民社黨機關報實施禁止其在奧發行一年。據六月十二日維也納電稱，該處民社黨總機關業為警察所占據，一切民社黨集會場所悉被封閉。一般預料政府將頒行大批命令，懲治民社黨之恐怖行為。希特勒駐奧情報專員哈比赫，於六月十三日在林斯被捕。格拉斯地方之柯洛士倍克格士及貝桑凡格士兩地之民社黨黨部均於十三日被警察佔據，因此兩地皆為褐衣隊之根據地也。奧政府具有消滅民社黨之決心，特於十三日任命一全國宣撫使，賦以維也納及各省中心地方應付事變之全權，並對於保障治安向政府負全責。國防部長及保安部長於同日向軍警發表命令，禁止加入民社黨，並揭發該黨之陰謀。而駐德奧使署情報處長華塞巴克於十四日晨二時亦為德警察逮捕，很明顯的，這是德國對奧之報復行為。又六月十四日維也納電：據印斯白魯克官方消息，自民社黨於六月十一日擬暗殺泰羅爾自衛團長史梯蒂以後，

又有一百二十名民社黨領袖被捕，泰羅爾都會空氣仍極緊張。又據同月十五日維也納電：近數日內奧國民社黨黨員被捕者不下一千一百四十二人，內有文官三百八十六人，市長八十一人，軍官二十一人，而各省被捕者尙不在內。及至奧總理杜爾夫斯由倫敦返維也納後，更加嚴厲取締民社黨之活動。六月十九日奧內閣決議解散民社黨之挺進隊，并禁止全國民社黨之一切活動。二十日在克倫斯坦丁與毛登三處宣布戒嚴，因此三處乃民社黨之根據地也。二十三日奧國衆院復通過議案，取消民社黨議員之資格。又據二十四日維也納電：奧國民社黨領袖柏羅克志駕飛機在林斯擲下傳單，解除奧國民社黨職員之任務；此舉顯圖使民社黨黨員於將來奧國發生暴動時有卸罪地步。傳單中且載有德總理希特勒將向奧政府挑戰，并隱含煽動之文字，奧國特於今夜在全國千餘大小山頭舉火以答之，此爲奧總理杜爾夫斯預示反希特勒運動大示威之一部分。杜氏在林斯演說，謂奧政府決不爲威嚇之函所動，奧人準備保衛祖國，至流其最後一滴之血云。維也納民社黨領袖佛洛恩菲爾德今日在赴意途中之某村被阻，押回維也納加以逮捕。又二十九日維也

納電：奧政府現已準備對於民社黨在奧境內所採用之恐怖手段採新的裁制辦法，迄今奧政府所採壓制民社黨之手段，均屬和緩者，因奧當局恐一旦採行嚴厲裁制之手段，必將至行旅裹足，但現時民社黨之恐怖行爲，日益加厲，故奧政府已決定對任何危害奧國之政治安甯者，採取嚴厲之法律制裁。今明兩日，奧政府均將舉行會議，討論應付民社黨之辦法，聞假定民社黨之行動，危及人民之生命時，則對犯者將判處死刑，聞奧當局擬將改易姓名或以其他方法滯留奧境之民社黨密探一律驅逐出境。奧總理杜爾夫斯於六月二十九日行抵奧民社黨根據地印斯白魯克，民衆一萬五千人予以熱烈之歡迎，當局曾特別戒嚴，以防暗殺之企圖。杜氏向民衆演說，表示不受恫嚇之決心，并謂奧人之責任，乃在效忠祖國，而不問身隸何黨；當局前對奧民社黨力加忍耐，已爲人視爲懦弱，故政府今將因時制宜而行事云。杜氏又稱，渠與其同僚受天之命，居政府地位，以保護祖國，於必要時不惜流血。以應付一切。又謂德國政府禁止其人民遊歷奧國之舉，奧國應設法抵制之；奧國準備與德國親善，但若以殺人放火之黨徒，參加奧國政權爲親善之條件

，則非奧國所能承認云。此爲近來德奧衝突之經過情形也。

德奧既交惡，德之敵人——法國——乃極力拉攏奧國，於是乃有法奧之交權。據六月十日巴黎電：奧國駐法公使龔德晉謁財長龐萊，繼又與外長彭古會談，所討論者，當係一九三二年七月日內瓦議定書所規定由法國担保之奧國借款七千五百萬先令（奧幣）事件。同時柏林民社黨通信機關發表論文，指斥奧總理杜爾夫斯之親法政策，謂此項政策，在奧國經濟方面，實爲不幸。奧總理杜爾夫斯於由倫敦回國途中曾小駐巴黎，向法國運動借款事已如願以償。杜氏於六月十七日午後訪晤總理達拉第，說明法國扶助今日之奧政府，而使民社黨不能握權，於法國如何有利各節，達氏乃慨然允之。奧國願得借款三萬萬奧先令，法國將供給三分之一，該借款發行日期尙未決定，因法政府之決議須由國務會議正式核准也。按此項借款，係爲奧國所久求而不能得者，今德奧關係惡化後，法國乃慨然允之，此中關鍵，實至明瞭，法奧關係之親密，實德奧關係之惡化有以促成之也。

德奧衝突既成，希特勒乃竭力拉攏匈牙利，因此德奧之關係近來日臻密切。匈牙利總理龔波士突然於六月十七日乘飛機蒞柏林，事前絕未有預示，龔氏到後立即與德總理希特勒作長時間之談話，十八日繼續與各要人會商兩國相關之各種問題，并與希特勒同赴愛爾孚城檢閱南德民軍及衝鋒隊，龔氏對報界宣稱，渠擬研究各種經濟問題，對於德國新制度尤欲明白了解。十八日下午希氏復設宴款待龔氏後，龔氏即乘希氏特備之飛機返布達柏斯，民社黨黨部外交政治組於匈牙利總理離德後，曾公布消息一則，內稱，十七日匈牙利總理龔波士至希特勒氏官邸訪問，雙方談論之事為普遍經濟政治問題，此次兩國領袖會議，關係至為重大，而結果則已完全成功。又據十八日柏林電：民社黨外交事務局發表宣言，內稱，本年底德國曾派代表團赴匈牙利，謀以新基礎迅速解決德匈兩國之商務關係，此次匈牙利總理龔波士之來柏林，即德國代表團事先接洽之就緒者。德奧之接洽在於排除經濟之混亂，而東南部歐洲重新組織之各種問題，即由此發動。此次經濟上進攻，在政治上發生重大影響，此由匈牙利總理遊德一事可以見之。龔波士

與德當局談話時，當然涉及奧國內政問題。德匈解決彼此關係之理由，亦爲匈牙利與羅馬尼亞成立妥協之原因，匈羅成立妥協，故可希望其他有利之發展。現在柏林與維也納民社黨各事務處對於中歐最混亂最困難之一部分，正努力求一新組織，而使各方面均能滿意云。同時維也納對匈總理遊德一事，發生極惡劣之印象，此似爲當然之反應矣。

希特勒在其所著「我之奮鬥」一書中有「欲求日耳曼主義之充實，當先將奧國毀滅」一語，可知希特勒所謂德奧合併，就是將奧國直接隸屬於德國，成爲德之一省，而非平等的合作。奧國司法部長 *Schuschnigg* 博士曾謂任何人不能使奧國變爲一省，奧國只能附於德國爲一獨立及自由之邦。奧國防部長 *Vingovin* 氏亦曾屢次宣稱，凡日耳曼運動，若其勝利而使奧國變爲德國之殖民地地位，則此種動作，渠決作有效處置對付之。奧總理杜爾夫斯在巴黎對記者宣稱，奧國與民社黨之糾紛現尙未了，但吾人尙可自恃，固不畏民社黨之行爲也。又謂此事僅爲奧國內部之事，僅與奧國相干，吾人將設法結束之，吾人決不與民社黨妥協。杜氏結論謂，凡無外交問題之處不當強求其有，奧國內

部秩序，亦當聽任奧國人自行解決，此層希望德國政府終能瞭解云。由此可知現在之奧政府絕不願讓在希特勒領導下之民社黨奪取奧國政權，致使奧國成爲德國之附庸。

大戰後奧國政治極不安定，此於中歐和平甚有影響，爲中歐和平計，爲安定奧國內部計，奧國問題實極待解決。解決奧國出路問題者向有兩派，一派主張德奧合併，一派主張奧匈聯合恢復哈斯堡王朝，欲實現任何一派主張，均各有其困難。而外力之足以影響解決奧國問題者，當以法意兩國爲主要。意國與德國，在反對法國獨霸之戰線上是一致的，但德奧合併，意國必不贊成，因爲德奧合併之後，日爾曼民族結合運動之高潮更形澎湃，意領TYROL地方之日爾曼民族，異日恐不免發生異議。所以在意國自身利益的立場觀之，在此兩條途徑中，意國與其贊成德奧合併，不如贊成奧匈合併爲有利而無害。因爲奧匈合併恢復哈斯堡王朝，對於意國不啻在多腦河地帶樹一屏藩，藉以抵禦斯拉夫民族往 Adriatic 海岸之前進，并且藉此足以打破小協約之聯絡而使南斯拉夫孤立。據六月十五日羅馬電：意大利半官式言論機關「意大利日報」發表論文，評論德奧關係

，其措辭似於杜爾夫斯政府有利，謂「任何國家對於自主權決定無自願放棄之理，故奧國之盡力保護其自主權乃屬情理之常，此柏林方面所不當忘却者也」云云。在六月下旬，奧匈復辟之說，一時甚囂塵上，且有意相墨索里尼已以此項計劃提交列強之傳說，此說雖未成事實，亦可窺意國之意向矣。蓋目前德匈關係日見密切，即使意國有此企圖，匈牙利必不贊成，試觀下面一電即可明瞭，據六月二十三日維也納電：近日外間盛傳奧匈間已有合併之企圖，而以哈斯堡嫡統爲兩國之君主云云，惟匈牙利某方今日復發表意見，敘述已往事實，蓋匈總理龔波士前此屢在國會演說，均對於兩國之合併表示極端反對，并稱匈政府對於王統問題，尙未到加以注意之時期，而欲以哈斯堡人物統治兩國，則尤非匈國所能歡迎云。

至於法國不願德奧合併，自不待言，即匈奧合併，亦爲法國及其所卵翼之小協約國所反對。據六月二十二日巴黎電：外傳意法兩國間現方討論匈奧聯合計劃，此訊業由法國官方人士加以否認，巴黎晚報撰文評論此事，謂法國與小協約各國始終切實關聯，若

促進奧匈接近，則法國與小協約各國之見地將背道而馳，斷非彭古外長所欲爲。據法國政界人士之意見，組織中歐之唯一方法，端爲成立廣泛經濟妥協，使多腦河流域國家一律加入云。又二十三日巴黎電：南斯拉夫外相吉夫蒂樞今日在此間切實聲稱，三小協約國（卽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決不容許奧復辟云。吉氏發言之前，曾與法外長彭古談論該問題，聞彭古曾聲明法國反對匈奧作政治的聯合，法國唯求多腦河諸國作經濟的親善，此外實無所圖云。

英國對此問題之態度亦值得一述。法國之獨霸歐洲，英國當然是嫉視的，奧國親法，是增強法國在中歐之勢力，當非英國所樂聞，然德奧合併，則法西斯蒂的德國更將飛揚跋扈，睥睨一切，此亦非英國所願。英國在利於德奧既不合併，法奧亦不親善，而使奧國保持獨立的地位。據六月十四日倫敦電：英政府頗有意於調解德奧兩國之糾紛，而使兩國邦交得以恢復。又據六月十六日維也納電：德國攻擊奧國獨立之第一結果現已發生，卽英國報紙對奧國表同情是也。英國晨報謂民社黨態度爲歐洲和平之危險，該報甚

至主張由國際上共同干涉以保障奧國。又十九日倫敦電：英外交次官艾登聲稱，奧國杜爾夫斯總理努力從事財政復興工作，及保全奧國之獨立，英政府對於杜氏之努力，與以同情之注視，并望德奧兩國間齟齬之原因不久可以消滅云云。又二十二日倫敦電：英國負責人士謂外國傳說意大利外交當局曾爲匈奧聯合問題與英外部有所接洽，實則并無其事。英國對於此事處於兩難地位，一卽任匈國復辟而與奧國聯合，一卽任德奧聯合，但一般人士信任奧國，謂定能保持其獨立地位，而不致與德國聯合，但奧國此種態度，恐終難於持久。英國似擬主張一種經濟建設計劃，俾由前匈奧帝國分裂後成立之各國得在經濟上互相聯合，而保持其政治上之自主權云云。由上述數電觀之，英國之態度已昭然若揭矣。

在嚴重的經濟壓迫之下的杜爾夫斯政府不得不採取親法政策，對法蘭西的黃金投降了。法政府既有小協約國供其驅使，復得與其仇敵——德國——爲同種同文之奧國入其勢力範圍，可謂籌躇滿志。但國際關係之變化，常有未能逆料者，此次法郎外交之勝利

能常久保持乎？有歷史性之德奧聯合與匈奧合併問題竟爲杜爾夫斯一時之親法政策所掩沒而永無抬頭之日乎？這且待將來之事實說明。

七月八日寫完

一九 修改凡爾賽條約問題

李文顯

自協約國假美國之力擊敗同盟國後，致力世界問題之解決，迄今已十有三年。凡爾賽條約，提亞農條約，奈力條約，洛桑條約及一九二二年華盛頓協定，均追逐此同樣之目的：創造一種環境，使戰勝國之布爾喬治得囊括一切。明眼人對於此項條約將產生之惡果所作之種種推測，無不依次實現。一九二〇年我們寫道：

「資本主義各國政府之沒落是不能避免的，因為人人都知道如果帝國主義者及布爾喬治依然在朝，新的戰爭之發生是必然的。日美間十年來之外交鬥爭，其結果，二國間之新的衝突，新的糾紛，將層出不窮。在私有財產權制度基礎之上，戰爭是一種必要。得到許多新殖民地之英國與法國之間，戰爭是不能避免的。究竟未來戰爭在何處及怎樣發生，雖無人得而知之，但人人都在看見，明瞭，談論這個積極準備着的不可幸免之戰爭。」

我們寫此文時，我們並不知道今日我們所知的一切，我們並無近年來陸續公布之各種文件供我們參考。我們並不知法國老虎總理遊印歸來，在倫敦訪晤勞萊喬治，責其於戰爭甫告結束，即變轉陣線，反抗法國，而勞萊喬治帶笑答道：『英國不過又回復其老政策。有什高希奇？』

我們此時並不知道威爾遜的主要參議豪斯大佐之函件，凡爾賽條約簽字後，豪斯赴倫敦，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由此地致函威爾遜云：

『兩國（英美）之關係，將發生戰前英德關係之同樣性質。』

我們此時並不知道英國海軍著名著作家 Bywater 所露出的祕密：

『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冬天，華盛頓由其外交官及偵探部得悉日本決以武力對付關島及 *Kavita* 美國所設之軍備。』

一九二一年三月，我們僅以唯物哲學作根據，測知戰後之國際大勢如後：

協約國對抗德國

美國對抗日本（及英國）

美洲對抗歐洲

帝國主義世界對抗亞洲

自此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關係，自然有種種具體之變改。我們雖不能斷定在戰爭時期何者是資本主義力量具體的團結，但歐戰所產生之環境，萬不能如此維持下去，實明若觀火。

賠款已告破產；賠款問題加重戰後資本主義之恐慌，實前古所未聞。戰債問題，不啻是國際資本主義頂上之大瘤，極難擺脫。由武力所定之國境，致使許多歐洲民族之身體，強制分裂；因此所成之瘡痍化而為膿，引起長期之寒熱病。各列強的殖民政策，在火山之上仍未停止活動。

凡爾賽條約之基礎復生矛盾：法帝國主義假英美之力打敗德國；然而戰事一過，英美拒絕擁護法國用武力得來之利益。許多參戰之帝國主義列強不滿意戰後之分配。義大

利與日本要求重分天下。美國——帝國主義中最大最富之國家——無好的殖民地，並且，連海軍根據地也沒有，我們知道，大戰後，美國海軍之目標，在至少能與英國齊等。

修改凡爾賽條約，是資本主義戰敗國的要求。一九三三年之戰敗國，已非一九一九年之戰敗國。彼等已恢復其經濟及軍事力量。在這些國中。新人物繼起，不復記憶戰敗之事，但仍感覺戰敗之結果。一方面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者固大聲疾呼，要求重分世界，一方面反對此項運動者，亦在頑強抵抗，致力於現狀之維持。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馬克思爲土耳其問題寫道，自法國第一次大革命以來，君主制度之弱點，亦在此項問題上表現出來，維護現狀。此種普遍的意志，即不惜任何代價維持由偶然得來之事物的現狀，正足證明列強無力推進文化，保障進步。

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布爾喬治們，亦知這個條約不能作爲發展資本主義之基礎，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竭其智力，冀得一種和平條約，足以滿足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慾望。自Kynes氏凡爾賽條約論一書出現後，關於修改凡爾賽條約問題之著作相繼發表。任何

與德帝國主義有利之建議，均不爲法帝國主義所接受；任何與美帝國主義有益之建議，均不爲日帝國主義所接受，英帝國主義的妥協建議，不爲法帝國主義所歡迎，其他關於歐洲東南之分配以及走廊等問題之計劃，更不待言。

爲解決賠款戰債等問題，很簡單的不應忘記這個重要經濟原則，卽一個國家欲償還外債，只能靠其對外貿易，因此之故，負有債務之一切國家，自然而然的要以傾銷方法，妨害其對方。然而，這個問題之本身，並不能依照此種簡單說法，得一解決。一種事實不允許戰債如此清理。此種債務，如果對英法實行放棄，美國納稅人將因此加重負擔。唯一的解決方法，卽取消一切戰債，將使金融資本家及年金收入家受一猛烈之打擊；此種辦法，布爾喬治是不贊成約。

希望修改凡爾賽條約及華盛頓條約之列強，在正義美名之下，要求重分天下。我們知道德國亦要求收回其已失殖民地；德國以日本已退出國聯爲借口，要求退還其在戰時爲日本奪去之各殖民地。然而，此種要求之提出，實正在數千萬被壓迫之殖民地人民奮

起反對殖民地制度的時候。

修改凡爾賽條約問題與歐洲被壓迫各民族之關係在什麼地方呢？

沃斯提烈 *Wostok* 河下游地方，爲日爾曼民族與斯拉夫民族鬥爭之目標，已數百年於茲。後來，條頓族在此地實現有計劃之殖民政策。波蘭被瓜分後，德國在該處遂實施其消滅異族培植德人之殖民政策。德擬以經濟壓力加諸波蘭，冀將德人居住地域之邊境加以開展。波蘭方面，將普魯士大帝福禮德烈割去之領土收回後，亦以經濟壓迫方法將居住該地百年以上之德人數十萬趕走。資本主義能公平的解決這個問題嗎？換言之，能使民衆不感受痛苦嗎？

不能，國民利益，經濟利益，均不許可。在社會主義之下，各民族有其自己之邊境，其分隔僅在行政方面，在此種制度之下，民族間之密切合作是可能的。

歐洲東北民族問題，無公平之解決方案，多腦河，巴爾幹各民族之關係，糾紛重重，亦無法得一公平之解決。往前，有許多民族經過該地，種族混合，新的民族因之出現

。只有歐洲東南作革命之聯合，以各民族之利益爲原則，才能創立民族問題公平解決之基礎。

所以，修改和約之口號，不過是重分世界問題，帝國主義間互爭雄長之問題。凡爾賽條約不能作爲民族間進步之根據；而作爲資本主義發展之根據亦有所不能。反對凡爾賽條約之帝國主義聯合勢力方面欲締造之和平用以代替凡爾賽條約之和平，亦不過與凡爾賽條約下之和平一樣，對於民衆不啻是監獄，是鎖練。

凡爾賽條約締結至今，已十有三年。各國民衆未能統一步驟，齊一前進。而帝國主義強制維持凡爾賽制度之企圖失敗後，亦未能給世界一種與前不同之局面。

最好的證據是，各法西斯蒂政府竟成爲修改凡爾賽條約運動之前驅，而他們在本國內壓迫其國民，無所不用其極，其所根據之意識觀念，爲中古時代思想，他們以歐北日爾曼種族優於一切民族之更加落伍之理論來代替白種優於有色人種之帝國主義理論。

修改凡爾賽條約運動，勢必引起新的戰爭。關係人物做出將以和平方法修改舊日條

約的樣子，不能欺騙任何人。對於修約運動所有之外交活動，不過是備戰方式一種。其目的在激動民衆表示對方之可惡，且爲成立聯盟，獲得同盟國等問題之試探方法。修約二字，是戰爭的代名詞。修改和約者之所以首先要恢復其在凡爾賽條約上失去之軍備平等權，明眼人並不以爲離奇。各帝國主義者在修約問題掩護之下，准備其前古所未聞，前次歐戰所不及之大屠殺戰爭。

以上所言，已足決定世界民衆對於目前修約運動之態度。已足流露此項運動之真實意義。世界民衆是凡爾賽條約之敵人。只有民衆運動之勝利，才能撕破凡爾賽條約，代以民族自決爲原則之和平條約，即最落後民族之國民利益，亦要顧及，爲這些落後民族開一道路，使之協同爲改造世界之工作而奮鬥。此爲社會改造問題。任何帝國主義之集團，任何以以此攻彼爲原則之世界新分割，均不能得到公平之和平。只能造成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式之和平，結果仍等於零。

只有民衆革命及各殖民地革命得了勝利，始能避免世界之兇惡戰爭，開闢一種真正

和平解決的道路。

世界民衆既以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爲態度，自不應參加帝國主義者那方面，彼等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現其重分世界之迷夢。防止第二次大戰之發生，爲世界民衆奮鬥之主要目標。

許多國家指蘇俄欲挑起戰爭，圖收漁人之利。此種無意識之誣蔑，原不值作鄭重之答辯。戰爭不僅使野蠻的國家主義思想解體；以最近武器進步之兇猛觀之，戰爭一啓，將使全世界之生產力量破壞無遺，民衆雖然得到最後勝利，在其從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時，自必遇到極大之困難。

如以蘇俄不故意加重列強間之衝突，不參加各帝國主義之紛爭，各帝國主義國家即對蘇俄表示好感，實大錯誤。在在準備戰爭之列強卻極畏蘇俄。彼等明白，即使彼等能摧毀民衆之抵抗力，而驅之上火線，但列強稍有挫折，革命運動，即要奪得民衆，於是兵連禍結，其結果必促成社會革命之成功。

列強復懼蘇俄之存在，深刻影響主戰國之民衆。因此，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內，產生反俄團體，主張在重分世界之先，應先對俄作戰。

彼等以爲，如能驅日對俄作戰，俄國力量當大爲減弱，日本將亦因之不振，於是其他帝國主義者當不再怕此新生強項之青年日本帝國主義。

列強如能驅波蘭對俄作戰，波蘭在烏克蘭方面得到報償後，對於走廊問題，將容易讓步，法西斯的德國因此可得一出路。

德國對外政策，欲藉修改凡爾賽條約運動，再締結與德國有利之白萊斯特（Brest-Litovsk）條約。我們無須說，欲作此好夢的人們，可惜出世太晚。白萊斯特時代早已過去，一切以犧牲蘇俄爲修約代價之企圖，將使資本主義國家之生存問題，亦要發生危險。蘇俄不欲過問各帝國主義間之糾紛。但是，一切陷害蘇俄之企圖，不僅是蘇俄對於凡爾賽條約，以及目前以暴易暴之修約運動表示其真正態度之問題，實爲資本制度的生死問題。不知勾心鬥角之帝國主義者亦曾注意及此否？

（譯自巴黎國際通訊，原著者爲拉迪克）

二 美國最近之外交政策

一 美國承認蘇俄問題

王伯祥

自羅斯福氏當選爲美國下屆之大總統後，世人大都以爲今後美國政府在民主黨領導之下，或將一變其外交政策，因以影響遠東問題之解決；在日本方面，此種見解更爲普遍，甚且將數年前羅氏所撰「美日關係」一文，鋪張揚厲發表於某刊物，以自鳴得意者。詎知今日遠東之形勢，已大非曩昔可比，美政府之外交素稱老練，甯不能洞悉個中之真象。然則日人之詡詡自得，亦屬庸人自擾耳。本篇譯自美國著名之雜誌（The Nation）之對俄復交專號，原著爲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其所引證之各節皆爲民主黨重要份子之言論，吾人當知所謂對俄復交，其結穴卽爲對日造成一種新壁壘，民主黨竟能默認日本侵略政策以及挑戰行動耶？

美國衆議院中民主黨領袖議員萊勒氏（伊利諾州之代表），近已與參議員波拉氏及魯濱孫氏一致起而要求立即承認蘇俄矣。此種官場意見之轉換，其顯著性至堪注意。萊

勒氏曾謂吾人過去未能與蘇俄復交實爲一種經濟上之罪過，在一八九八年之際，美國已有船舶八十四艘航行於黑海沿岸各埠及美國之間，然至今日則所有之船舶除供旅行之用外，反無貨物運銷蘇俄，不亦大可怪耶。蘇俄在實際上爲世界最大之市場，而吾人則不欲承認其存在，坐令國內無數之工廠實行倒閉，無數之人民游手好閒，實不能不謂爲至愚之事。此種論調洵屬正確，然尙有更愚之事發生於吾人此種態度之中也。詩家谷展覽會行將開幕，對於蘇俄政府本已一例邀請參加，徒以華盛頓政府不允許蘇俄之赤色旗幟發現於美國之內，故竟無從着手，卽紐約城內之所以竟無一家蘇俄建築物，亦不外此種限制之所致。此尙可以自鳴得計耶。

顧若吾人反對承認蘇俄之理由，係與傳統的政策或與吾人日常活動之途徑相合，則當然爲另一問題。然而吾人過去所持之理由實不外恐懼共產主義之流行於美國，而不願有以助其成功耳。吾人因有此種恐懼，故對於過去爲布耳塞維克所攫取之各種美國工廠及所有對美債務等問題，皆無法進行談判。况吾人既未承認蘇俄，然而今日共產主義在

美國仍甚爲活動，當非蘇俄宣傳之力量，而爲吾人自身經濟的崩潰有以致之。一千二百萬失業人民之無故而日瀕於凍餒，其憤懣之情形夫且無因？以是危害美國資本主義文明者實非俄國之克林姆而爲吾人對於真正騷動之原因之不能認識與夫在國內缺乏真確之領導也。一班純粹之愛國主義者，似以爲吾人只須與蘇俄斷絕一切關係，並禁止美國人民之前往該國，卽足以傾覆蘇俄，實爲妄想。蓋蘇俄縱不能向美國購買所需之貨物，彼固可同樣的採購於世界其他各地也。英國之保守黨政權是否將與蘇俄繼續其商業關係，雖不可知，但若德法意以及世界其他各國則無不亟思向蘇俄傾銷其國內之貨物，且證諸曾經與莫斯科有商務經驗者之言，則彼都對於商業上之誠實及付款之迅速，較之他國亦有過之無不及之勢。蘇俄每年對外國之貿易不下億萬，吾人亦未聞彼之不能清償債務。

關於美國人民被沒收之財產，蘇俄曾屢次聲明願與美國行家，如國際墾業公司等，進行賠償交涉；而於沙皇及凱倫斯基時代借款問題，亦曾屢次聲明願在相當條件之下進行談判。美國政府對於歐戰時期協約國之借款尙可酌量讓與大部之債權，則對於蘇俄之

借款又何獨不可以同樣的方法辦理之耶？況美國若能如此，則前此俄國人民在阿爾干汲耳被美國軍隊無故殺害，及美國軍隊在格勒伍斯指揮之下，非法攔入俄境之舊賬，皆可以令蘇俄打銷抗爭。吾人以爲若政府方面果有誠意，則此等細節只須數日之磋商即可終結。

參議員魯濱孫氏本爲一極端保守之民主黨份子，彼尙謂對俄復交足以增進國際關係，並刺激美國之對外貿易，則今後之政府當不至若以前之漠然無動，可以預言。參議員約翰孫之保守，且有甚於魯濱孫，然彼亦謂只須美國之政策略爲變更，則億萬蘇俄之定單立即可以獲得，而美國之失業問題亦可以因之稍爲解決。約翰孫最重要之爭議爲美國若能承認蘇俄，則第二次大戰即可因以避免。於討論滿洲邊境日俄關係之際，彼謂該地隨時可以發動大戰之機，蓋日本方以爲蘇俄之傾覆，足使世界人心爲之大快，若美國之態度稍爲變更，則日本即可拋棄此種想象。美國一班參議員居於太平洋之此岸，近來已發覺一朝日俄關係決裂時，美國道德的力量將施於布爾塞維克一方面，殊不能不謂爲美

國之一種進步。

目前承認蘇俄，實爲千載一時之機會，即使美國並無現在流行之經濟衰落現象，吾人亦以爲稍具清晰頭腦之人當不反對此舉。若政府當此舉國艱苦之際尙不立即承認蘇俄，則其結果真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也。胡佛氏及史汀生氏自可堅持其過去之主張，然若美國不能得到億萬蘇俄之合同時，則無數之餓殍又何不能競集於彼等之門前耶？本誌因鑒於對俄復交意義之重大，用特發行專刊，所望全國人士，勿等閒視之也。

二 美國之對俄政策

鄧季雨

胡佛總統所遭逢嚴重的失敗引起了莫斯科人們很大的興趣，因為他們當胡佛是承認蘇俄的主要反對者，莫斯科希望新的統治者重新考察美國之對蘇政策。這種希望因美國輿論多數贊成承認蘇俄而加強，現在美國輿論界贊成承認蘇俄之熱烈，為十五年來僅有之現象，其贊成承認蘇俄理由有二，一為承認蘇俄後，可以增進美蘇間之商務關係，一為欲保證遠東之和平，只有與蘇俄合作。

在重新討論美蘇關係之前，對於美國以前之對俄政策以及此種政策所根據的原則，我覺得有回溯之必要。

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之讓位，以爾夫(Prince Lvov)為首領臨時政府之成立，西方國家均為之欣喜不置，以為這是德謨克拉斯的勝利，俄國民眾更可以有新的勇氣與德國作更強烈之鬥爭。美國駐俄大使佛蘭西斯(Francis)曾聲言，革命的

確實現了「人民的政府」的原則，佛氏并催促美國從速承認臨時政府。這是三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雖然臨時政府從起首就被迫與兵工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分掌政權，美國還是當臨時政府是單獨代表俄國人民的。美國於四月加入歐戰後，對於俄國的將來更爲關切，總統威爾遜派遣一特別代表團至俄國，其首領爲前國務卿羅特（Elihu Root）。代表團的任務爲「因俄國實現民主政治，將美國各階級間對俄的同情，代表陳述於俄國政府及其人民」，爲要建立一個反對德國專制的共同行動的基礎。羅特代表團（俄國社會主義者批評牠是非常守舊的）很明顯的將他們考察的範圍只限於臨時政府中地主和資產階級代表的態度，當羅特於七月離開俄國的時候，他說，他和他的同伴「並沒有尋到在俄國的民主政治中有不可救藥的病症」。斯蒂文斯（John F. Stevens）表示着同樣樂觀的態度，斯氏爲美國於一九一七年五月遣派至俄國的鐵道代表團的首領。

同時，臨時政府正式代表柏克美泰夫（Boris Bakmeteff）於七月五日到達華盛頓，當時總統威爾遜曾聲言，「俄國在世界偉大自由的國家中，將有其合法的地位」。美國於五月間已經借一萬萬金元給臨時政府，復行借款給柏克美泰夫作購買軍用品之需。美國借給臨時政府的款項，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共達一八七，七二九，七五〇金元。

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塞維克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事先他們漸次地獲得控制兵工代表蘇維埃的權力。蘇維埃政府除聲言終止戰爭外，立即將土地，銀行，工廠等收爲國有，將教會和國家分離，學校和教會分離開來。新政府所宣布的原則不僅對現存的政治經濟制度挑戰，并且產生了下列的危險，就是德國（已經與俄國和解）將集中其所有的兵力於西境。威爾遜於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致國會的信件中，講及十一月的的事件，曾說道，「這悲慘的逆轉終結了俄國人民自由政府的建立」。佛蘭西斯大使爲拒絕與外交委員長托落斯基作正式之接洽，於一九一八年二月離彼得格勒至伏勞達（Vologda），但由美國紅十字會首領勞賓斯（Raymond Robins）和蘇維埃政府維持着

非正式的接觸，勞氏直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始離彼得格勒。

蘇維埃政府曾同時與德國在布萊斯特·力套夫斯克（Brest-Litovsk）開始和平的談判。然而總統威爾遜還相信俄國的人民（和「他們現在的領袖」有區別的）可以其贊助協約國，假使將聯軍戰爭的目的正確地告訴他們，威氏曾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國會裏作有歷史性的演說，陳述其十四條之和平綱領。其第六條要求

撤退所有俄國境內之聯軍，關於俄國一切問題這樣的解決，將獲得世界其他各國最好與最自由的合作，俄國可以得到一個無阻礙的機會去獨立地決定其政治制度而國家政策，可以保證牠在其自擇的制度之下加入自由國家的集團而得到誠懇的歡迎。

美國政府在維持其「靜觀事變」的態度的時候，對於蘇維埃統治並沒有表示公開的仇視，并相信俄國人民不會忘記臨時政府時代美國對於俄國的同情與援助。當蘇維埃政府解散憲法會議的時候，美國還是沒有改變這種態度。甚至在蘇俄政府於一九一八年二月

八日宣言取銷所有沙俄政府所借的國債之後（包括美國所借給臨時政府的債務），總統威爾遜於三月十一日致書於全俄蘇維埃大會，說道，當美國政府不能再予以直接幫助的時候，牠還是「担保俄國在其自己的事務中有完全的主權與獨立。」

大會的回答是非常不客氣的。牠對美國政府的同情表示感謝之後，聲言其下列的希望，「幸福的時間是不遠了，全世界勞動羣衆將毀滅資本主義的枷鎖，將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纔能有正義，纔能維護和平，勞動人民纔能有文化與幸福。」

這種回答以及一九一八年三月德俄在布萊斯特·力套夫斯克簽訂的和約並沒有搖撼了美國的信念，牠還相信俄國人是牠的朋友，是「反對共同敵人的聯盟者」。代理國務卿鮑克（Polk）也是這樣的見解，在其三月十二日致日本代辦的覺書中曾說道，「事實上並沒有俄國政府可以與之交涉，所謂蘇維埃政府（德國曾經與之議和的），美國政府甚至從未在事實上承認牠。因此其任何行動美國政府無須正式地加以認可」。

俄國之退出世界大戰並沒有能很久地避免他人之挑釁。一九一八年三月，協約國要求美國參加武裝干涉，其宣稱的目的為加強因俄國的背棄而分裂的東部戰線，並為保護捷克的囚犯。威爾遜起首是反對干涉，後來因協約國的要求和公眾的意見而讓步，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發表聲明書正式參加武裝干涉。美國在北俄羅斯與英法合作，在西伯利亞與日本合作。

美國決定參加武裝干涉并非是心干情願的，由聲明書中就可以看出來。起首的一節就說「武裝干涉恐怕不能救濟俄國現在悲慘紊亂的狀態，或者反會使現狀愈趨惡劣，不能救牠出於災難，反而傷害了牠，這或者是利用牠，而并不是幫助牠。」聲明書再三申言美國干涉的目的是「為要保護軍械儲藏所，這些東西或者將來是俄國軍隊所需要的，美國并想俄國在組織其自衛的武力中，這種幫助或者為俄人所樂於接受的」。美國遠征隊七千人由格拉夫斯將軍（General William S. Graves）統率。於八月遣派至海參崴，另一部份軍隊於九月在亞爾干白爾（Archangel）登陸。

聯軍之武裝干涉，起首算是反對德國的戰爭的行動，至一九一八年九月休戰後，干涉還在繼續，其理由或者要爲要使俄國人民能自由地選擇其政府制度，協約國政府，特別是英國和法國，對於反革命領袖如拉蓋爾（Wrangel），丹涅金（Denikin），高却客（Kolchak）的協助，使武裝干涉很明顯地帶着反蘇維埃的性質，協約國對此亦不加否認。然而一九二〇年國內戰爭之終結以及蘇維埃政權之確立推倒了一切繼續干涉之藉口。美國在北俄羅斯之遠征隊已於一九一九年六月撤回，至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美國軍隊完全離開西伯利亞。

當聯軍還逗留在俄國境內時，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曾企圖確定其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勞易·喬治（Lloyd George）與威爾遜主張請俄國各黨（連布爾塞維克在內）的代表到巴黎來，但克萊孟梭（Clemenceau）與奧蘭多（Orlando）拒絕與布爾塞維克有所接洽，雖然喬治曾爭辯着說，「布爾塞維克是俄國現在真實的統治者」。最後和會決定將俄國所有有組織的政黨請至瑪滿拉海（Sea of Marmora）

中之普林西普島 (Prinkipo) 開會，關於此事之宣言，由威爾遜起草，經十人委員會通過，於一月二十二日公佈。蘇維埃政府於二月四日接受此項請求，但其他各黨拒絕與「叛逆」和「篡奪者」協商。

美國與英國并不因這種失敗而沮喪，仍企圖與蘇維埃政府直接交涉。美國於二月間派布烈特 (William C. Bullitt, 巴黎和會美國代表團團員) 至莫斯科考察俄國政治經濟狀況——這種任務只有在巴黎的美國與英國代表團知道。布烈特曾會見列甯，齊吉林和李特維諾夫，從他們他知道蘇維埃政府願意在中立地帶開和平會議討論一切。布烈特對威爾遜的報告曾說蘇維埃政府已經穩固地建立起來，該報告書終未正式地呈獻於和會，亦未於該時付印。英美鑒於德國在和約中所得之條件，并復行希望高却客不久可以推翻蘇維埃政府，遂捨棄布烈特所擔負進行之協商。與蘇維埃政府的交涉遂完全停止，協約國復進行對俄之經濟封鎖——直至一九二二年還沒有捨棄這種目標。

美國於一九一九年後想免除歐洲再有紛擾，似乎對於蘇維埃政府的存在置之不理。

對俄貿易之出口執照從未發給，在一九二二年前，柏克美泰夫還被認為俄國大使，雖然他所代表的政府久已消滅了。決定美國對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原因可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國務卿考畢（Cobly）致意大利駐美大使亞凡莎諾（Baron d'Avazzano）之照會中見之，當時亞氏詢問美國關於俄波（波蘭）間戰爭之見解。（照會全文見一九三〇年八月號之現代史料）

考畢照會中之重要原則，後之繼任國務卿者曾屢次申言，該照會再三申說美政府對俄國人民重新努力建設其民族生活所表示的同情，以及美政府對於俄國將來的信念。美國與協約國的願望極其一致，都想「將歐洲現存的困難得一和平的解決」，但美國不能「這樣想像，就是承認蘇維埃政權對於這種目的是有幫助的」，因此美國「不願意與蘇維埃政府有所商討」。考畢聲言，「俄國的統治者沒有依照俄國人民多數的意志去管理國家」。美國并不想干涉俄國的內政，但牠希望俄國人民「不久將建立一個能代表他們自由意志的政府」。然而美國不承認蘇維埃政府并不是因為牠不贊成俄國的政治制度，

而是因爲布爾塞維克領袖對於債務和宣傳的態度。蘇維埃政府對於國際義務之一「藐視」以及牠與鼓吹世界革命的第三國際之連繫爲承認事件中最要的障礙。

照會續謂，據美國政府看來，和一個不顧國際信義的國家，這裏沒有任何共同的立場。假使任意毀約賴債，決不能有什麼互信。對於決定圖謀反對我們制度的政府的經紀人，我們不能承認，不能與之發生正式的關係，不能與以友誼的接待。這種政府的外交官就是危險的叛亂底煽動者；牠的代言人說，他們簽訂條約的時候并不想遵守牠。

齊吉林對考畢照會的答覆由馬泰斯（Ludwig Martens，一九一九後蘇俄在美國的非正式代表）轉交於亞凡莎諾。蘇維埃政府聲言：爲着俄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主要的經濟上的需要，彼此應有經常的關係和貨物的交換，并鄭重聲言，這種關係的首要條件爲互信與不干涉。齊吉林這個答書並沒有得到回信，而馬泰斯不特不爲美政府所接待，并於一九二一年被強迫出境。然而美政府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取消對俄貿易與交通

的禁令，但當時曾聲明取消這種禁令并不含有「政治的承認」的意思，同時又聲明，從事於對俄貿易的個人和團體要完全依賴他們自己，因為「美國所能給與其人民（從事於對那些為美國所承認的國家的貿易的）的幫助是不能在現在的情形中尋求」。

一九二〇年哈定當選總統，當時蘇維埃政府希望新的執政者對於承認事件或較為有利。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李特維諾夫，當時為蘇俄在愛沙尼亞(Estonia)的代表，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加列甯的意見書呈獻於美國新政府，想重行建立兩國間之商務關係，解除兩國間之障礙。這個意見書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國務卿休士(Hughes)由美國在利瓦爾(Reval)的領事館轉致其答書，謂美國政府對於俄國人民所處的境地至為關心并同情，并願意以各種有效的方法促成適當之機會，經過這種機會，商業方能建立於穩固之基礎上。然而他和新任商務部長胡佛同一意見，以為在現存經濟制度之下，俄國之生產難有起色，因此其國外貿易恐無發展希望。休士說，「俄國人民的希望只有在發展俄國生產力這方面，在生產底經濟基礎未能穩固地建立

起來以前，而希望恢復商務關係是徒然的」。在他的意見，這些經濟的基礎包含「生命的安全，私有財產之確實保障底承認，條約之神聖以及自由勞動底權利」。在美國政府沒有確信基本的改革（包含個人生命財產之保護以及維持商業條件之確立）已經發生之前，覺得沒有考慮商務關係之任何正當基礎。

休士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致書於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谷柏斯（Samuel Gompers）復論及這種觀點，就是說在蘇維埃制度未放棄或未修正以前，俄國是不能有什麼經濟建設的，在這封信裏，他說俄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的真空體」。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當休士拒絕意大利政府請其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時候，他復行聲言，「在蘇俄當局（現在俄國經濟之紊亂，他們須負主要的責任）未能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前，將使俄國重行獲得其生產力之經濟條件是不能得到的」。

美國政府對於蘇聯的態度雖然這樣不滿，但美國賑務總監胡佛對於俄國一九二一—二二三年的大饑荒還是積極加以救濟。當這個時候，這個賑務機關的工作完成對俄救濟全

部工作百分之九十，不過美國認爲這是「非正式」的，雖然其經濟大都是經過國會批准的。

休士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答復國際婦女和平自由大同盟（該組織謂俄國情形業已變更，美國以前之對俄政策不再適用）說道，僅僅內部情形不足以決定承認的問題。他說，「承認一個政府的基本問題要看牠是否能表現實行國際間責任的能力與誠意。政府地位的穩固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假使牠在執行賴債和沒收的政策這方面穩固，那末這種穩固有什麼意思？」在他的意見，以爲蘇維埃政府不僅沒有履行「法律上責任」的誠意，并且牠也沒有將放棄其「破壞的宣傳」的表示。休氏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致書於谷柏斯，除敘述蘇維埃政府拒絕履行國際義務外，并謂「保護在本國境內合法經營商業之外國國民之生命與財產，并禁戒在他國從事敵意之宣傳」。

總統柯立芝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致書國會重申不承認政策。他說美國不願意「和一個不承認國際義務之神聖的國家發生關係，更不欲因商務的利益而失去撫育人類的

任何權利」。惟柯立芝曾表示爲救濟俄國人民起見願意作極大的讓步，并謂：

無論什麼時候，祇要蘇俄有誠意賠償我國人民的損失，承認臨時政府（不是沙皇政府）所欠我國的債務；只要牠放棄反對我們制度之積極的活動；只要牠有改悔前愆的確實表示，我們國家應該第一個給與俄國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援助。

書中對俄國的希望畢竟失敗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齊吉林致電於總統柯立芝，謂蘇維埃政府預備根據互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之原則討論柯氏所提出之一切問題，并已充分準備「在互惠之條件下」與美國開始談判以求獲得完滿之解決，其意即含蘇聯亦將提出反要求者。惟休士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曾發表下列談話：

現在似乎沒有開始談判的必要。……假使蘇聯當局能發還美國人民被沒收的財產，或作有效之賠償，彼等可以如此做去。假使蘇聯當局能放棄其否認對美債務之命令，并確實承認美國債權，彼等亦可以如此做去。這些事情，用不着來開會商討，莫斯科應該努力使其實現，作爲其信用之例證。美國政府并未欠俄國債務，亦未

否認其應盡之責任。最嚴重的事情就是蘇聯繼續宣傳要推翻這個國家的制度。在莫斯科未放棄這些活動以前，實無談判之餘地。

國務卿凱洛格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四日重申這類的主張，當他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報告時，他說布爾塞維克之繼續赤化宣傳致使俄美間建立友好的關係全然無望，并謂根據歐洲國家的經驗，可以知道承認蘇聯或和她談判只是鼓勵蘇聯現在的統治者之沒收與賴債的政策。史汀生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曾有類似之聲明，他說在蘇維埃政府未承認債務以前，美國在俄被沒收之財產未有賠償的保證以前，想以革命推翻美國政府的煽動未停止以前，美國不能承認蘇維埃政府。

美國的政策亦不因蘇聯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參加凱洛格非戰公約而有所變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凱洛格曾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明「參加於連環條約之舉動并不能視為承認之條件」。後來法官摩爾 (John Bassett Moore) 曾反對這種見解，他以爲「由此舉動我們必須承認蘇維埃政府」。但當中國與蘇聯因中東路事件衝突的時候，史汀生於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由駐莫斯科法國大使致牒於蘇聯政府，促其注意非戰公約應負之責任，并警告其履行「此項最神聖之諾言」方足以維持其非常需要的「世界之良好輿論」。此牒發表時，剛在中蘇兩國謀開中東路談判之後，并引起蘇聯政府之憤怒。該政府於十二月三日聲言，美國的牒文對於談判係「不公正的壓迫」，不能視爲「友誼的舉動」，并表示驚異，以爲美國政府從未承認蘇聯，并無資格向其提出此項之勸告。

有些觀察者以爲蘇俄對美國這種譴責妨礙了美國承認她的機會，此後兩國間之官場關係即完全斷絕。然而兩國間之商務并未受影響。美國對俄輸出（以機械與工業用具爲大宗），其貿易額在一九二三年爲四，五五〇，〇〇〇金元。至一九三〇年增在一一四，三九八，五三七金元。至此，除德國外，蘇聯輸入即以美貨爲最巨。俄美間之貿易額，自一九三一年即趨低落，而以一九三二年之首八個月爲最利害，當時對俄輸出和前一年比較起來，降落百分之九十，其原因由於蘇聯商務經紀人在美國難得銀行信用，并因美國限制蘇聯貨物入口。政界商界許多領袖爲對俄貿易嚴重的損失而警惶起來，他們以

爲蘇聯是製造品無限制的市場，於是羣起要求承認蘇維埃政府，論爲這是獲得蘇聯定單唯一的辦法，現在獲得定單的主要國家爲德國與英國。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現有議員十三人或十四人贊成美國承認蘇維埃政府。國會兩院中主張承認蘇聯者所持之理由不外下列二項：欲在蘇聯境內，獲得美國貨物之市場，以減輕當前之失業壓迫；不要使日本覺得美國之不承認蘇聯認爲是美國願意或至少不反對蘇聯政府之傾覆。

亞加薩斯州 (Arkansas) 參議員魯濱孫於四月二十一日在阿蘭塔 (Atlanta) 演講，聲稱彼之贊成承認，其目的在「提倡親睦之國際關係并以激增美國之對外貿易」。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約翰孫 (Johnson) 更力主此說，彼謂「現在美國如不能獲得隨手可致之商業利益，則其政策直爲一種愚蠢的經濟政策耳」。當四月二十二日衆議員薩巴斯 (Sabbath) 提出承認蘇聯議案時，意大利諾州衆議員賴尼 (Rainey)，衆議院民主黨領袖，且直斥不承認蘇聯爲現政府之「經濟罪」。

然據參議員約翰孫的意見，貿易問題并非承認中之緊急理由。他以為此舉頗有助於滿洲現在之嚴重局勢。

日本似乎以為蘇聯之傾覆是舉世所歡迎的。美國在這方面能有所表示，則可以除掉她這種幻意。……在日本企圖征服俄國時，她不能從美國得到精神上的贊助，吾人於此應有明白表示。在現在這個時候，假使美國能對俄建立常態之外交關係，則可以免除遠東之戰禍，即世界和平亦繫此一舉也。

在承認問題之各種障礙中，現有兩種已失其重要性。蘇維埃政府之穩固是不再成問題了，其政治制度亦不復如已前之為美國輿論所不滿。現在也沒有人爭論說蘇聯是一個「經濟的真空體」，無裨於國外貿易。法官摩爾以為承認一個政府并不含有贊成其國家政治的或經濟的制度，即不管其為沙皇政府或為蘇維埃政府。然而現在的美國還是和一九二三年一樣，以下列要求為承認蘇聯之先決條件，即要求蘇維埃政府承認償還凱倫斯基政府所欠的債務，賠償美國在俄僑民被沒收的財產（據稱現在連利息計算總數達八萬萬

金元），并停止在美國經過第三國際作共產主義的宣傳。

蘇維埃政府拒絕承認有償還凱倫斯基債務的責任，以爲「沒有人民有償還縛束他們的枷鎖的代價之義務」，惟她曾表示願意和美國談判，商得一解決辦法。另一方面，蘇維埃政府曾有一種反要求以爲抵制，即要求美國賠償因美國參加武裝干涉，蘇聯所受生命財產之喪失，其確實數目并未提出。至於赤化的宣傳，蘇維埃政府曾聲言其與第三國際并無直接的連繫，并謂願意在互不干涉內政之基礎上建立兩國之外交關係。蘇維埃政府之建議雖未爲美國政府所接受，然遠瞻之觀察者終信此種僵局必有打開之可能。因爲承認一個國家主要的是政策上的問題，爲要增進俄美間之商務關係，爲要在遠東與蘇俄合作，美國之對俄政策將有所轉變，并不是不可能的。

(完)

(From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1933. By Vera Micheles Dean.)

三 美國新政府之外交政策

楊祖貽

美國新大總統羅斯福於三月四日就職，民主黨在野十二年，今日方獲得政權，民主黨內閣之政策，從此開始。

過去之美國內閣中，無一有如現內閣之處於內外多事之秋者，較第一回之華盛頓內閣，較中興之祖之林肯內閣，現內閣尤爲處於複雜困難之局面。新總統羅斯福果能開前二者並稱否，抑循敗北之途徑，今後四年間之歷史，當有詳細之記載。

若現在時局循其正當之道程而進，則羅斯福所取之外交政策，亦將如教科書內之定規。大概美國有四個根本之外交問題，第一爲門羅主義，此乃美國一世紀以來在美洲大陸所行之指導政策。第二爲中國門戶開放主義，此乃海士國務卿宣言以後從未改變之政策。第三爲美國不與他國同盟或負攻守責任之政策，此乃特對於歐洲而言。以上三個政

策如易以其他言詞，則對南爲門羅主義，對東之歐洲爲不干涉主義，對西之東洋爲門戶開放主義，結合此三者，可謂爲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

但時移勢易，僅此三者不能包括美國之對外政策。進而不能爲國際的與退而不能爲孤立的之間，自然生出一個外交政策，此即凱洛格非戰公約及參加國際司法裁判所等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紛爭之政策。產生此政策者，雖爲共和黨，但因此政策之產生，出於必要，無論何黨掌政，俱認此爲美國之國策，殆爲顯明之事。

如在平時，則此等政策當一如原則所示依次實行，但現在之世界狀態，不許美國之外交政策如此同時並列無阻，迫於必分爲二大部類。

二

此二大部類如何？第一爲美國有直接利害，其解決不許延遲者，第二爲主義上雖屬美國之根本外交政策，但無卽行下手之必要。前者可謂爲美國目前之實際問題，後者可謂爲原則之問題。

如此分類，則美國緩急兩種之外交政策遂可分爲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第一爲美國目前不能不解決之最大問題，即關於戰債問題是也，附屬於此者，有關稅，金本位制，軍備縮小等問題。第二原則之問題中，有南美之巴拉圭對波利維亞，祕魯對哥倫比亞之糾紛事件，東洋之滿洲問題，蘇俄承認問題，菲律濱獨立善後問題等。

此二者孰爲重要，此雖因人所見而不同，但在解決順序上，經濟問題不許一刻遷延，殆爲無疑之事實。內有瀕於崩壞之經濟組織與一千三百萬人之失業問題，外有與改造國內經濟上有密切之相互關係，而在六月十五日之次回支付期日前總須得一解決之戰債問題，英總理麥克唐納等一行前次且不待新總統就職而渡美。

將外交政策之重心置於經濟問題，欲先由此着手之羅斯福大總統之方策，任命赫爾爲國務卿，即可知其用意。羅斯福不請楊格，貝加，德富士等及其他前輩爲國務卿，而請比較名望不高之赫爾担任此席，此即爲欲推行其所主張經濟外交之表現。

新國務卿爲律師出身，久居華盛頓下院之議席，於二年前爲上院議員。關於經濟衰

類之救濟策，素主張國際協力之必要，如一律減低世界各國之關稅一成，緩和匯兌之限制，解放輸出入之禁止等。彼發表宣言，謂「經濟武裝之解除與軍事武裝之解除，為恢復商業最必要之二大事項，過去三年間忘却此種解決方法，致經濟恐慌惡化而無止境」。

新國務卿，過去未嘗視為外交家，亦無外交之訓練，經濟問題則為其專門。新總統羅斯福自己雖有明達之國際眼光，但其周圍無此種專家，已經羅斯福自身說明。故美國新內閣注力之外交政策，為關於經濟事項，對於東洋問題，無論如何重要，自然不免俟諸將來，有如在後面所述者。

三

羅斯福內閣第一緊要之外交問題，為戰債問題。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對美支付日期，已支付者與未支付者之國家如左：

已支付之國

英國	九五，五五〇，〇〇〇美金
捷克	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芬蘭	一八六，二三五美金
意大利	一，二四五，四三七美金
里斯亞尼亞	九二，三八六美金
拉特比亞	一一一，八五二美金
合計	九八，六八五，九一〇美金
未履行支付之國	
比利時	二，一二五，〇〇〇美金
法蘭西	一九，二六一，四二二美金
匈牙利	四〇，七二九美金
波蘭	三，三〇二，九八〇美金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愛斯特尼亞

二六六，三七〇美金

合計

二四，九九六，五一二美金

最初胡佛政府對於上列滯付之國家，拒絕關於此問題之一切交涉，但羅斯福則已與法國開始交涉。代表此等債務國之立場，當為英國，此兩國交涉之成否，即為決定全部戰債問題之解決與否。

英國及歐洲對於戰債之希望，為戰債全部之取銷，觀英國財長及新聞界之論調，即可明瞭，意謂將此問題與他問題混合，徒使交涉繁雜，戰債問題應完全獨立辦理。

關於此點，羅斯福與胡佛於一月二十日會見結果，發表共同聲明，謂就戰債本身考慮之前，尚有附帶之問題。其意蓋主張美國為世界極少數金本位國之一，各國復歸金本位，乃恢復世界經濟之一必要條件，主張與戰債問題交換討論此等問題。

英國對於美國此種主張，發出通牒，謂戰債問題與其他經濟事項商議，雖不反對，但此等經濟問題應為日後召集世界經濟會議之議題，不應與急須解決之戰債問題結合。

英美兩國對於戰債之意見，雖有相當距離，但美國無必取全部戰債一百萬萬金元之意——實際去年末以來，美國輿論亦驟軟化，已感覺非爲某程度之讓步不可，他方英國亦無全部取銷戰債以其負擔歸諸美國國民之意，當願接收某程度之交換妥協條件。

尤所幸者，美國最初與英國交涉，英國不願國內嚴重之局面，如約支付戰債，博得美人之絕大信用，英國先作榜樣，他國勢將效之，戰債問題解決之前途，有足樂觀。

四

現在英國內閣爲勞動黨與自由黨保守黨之混合內閣，其外交政策不十分統一，最近分爲麥唐納包爾溫等之親美派與外長西門財長張伯齡等與歐洲列國協調之二派，保守派占勢力之下院，傾向支持後者。後者政策之結果，英國在日內瓦與法國提攜，成爲與美國對立之形勢，致去年十二月關於對美戰債之支付，麥唐納總理於得內閣之同意，頗感多大之困難，張伯齡財長關於戰債問題，於一月爲「對於美國無讓步必要」之相當強硬聲明。

由此觀察，則西門外長之親日態度，亦容易了解，但西門之奔走，不足以動日本，結果歸於失敗，因此反對此派之聲四起，致華盛頓斯達新聞之倫敦專電謂：「英國此種態度，似欲使美國新政府對於解決各種世界問題之努力終歸於無效，駐美英國大使林則氏見美國之對英感情日益惡化，爲使英國政府了解美國之狀況，歸國與英政府商議，結果麥唐納發表爲商議戰債與其他美國所認爲必要之問題，自己渡美」，同昨紐約泰晤士報之倫敦專電亦謂：「英國官場已了解張伯齡最近演說與西門外長在日內瓦對於軍縮及滿洲問題所採之態度已大害美國之感情，使戰債問題解決困難，因此有傳張伯齡與西門之辭職」，又謂：「閣員之大多數現追從麥唐納總理之妥協態度。」

西門外長之親日態度與滿洲問題之妥協失敗，爲使麥唐納之親美政策成功，此雖非全部之理由，亦爲一部之理由。紐約泰晤士報謂：「在對日問題，英國如支持與同情美國，則美國可以此爲戰債減額之代償」，此亦可爲西門外長態度變更之一理由。

總之，美國今後外交上最有力之資產，爲戰債問題，以此爲對歐伸縮之材料，與此

問題並行或不可分之問題爲：一、金本位之恢復問題，二、關稅減低問題，三、軍與縮小問題，亦將同時討議，因此發表召集世界經濟會議，美國國內熱心要求，新總統自己亦曾口諾將採用銀爲貨幣單位問題，亦在此會議中討論。

在會議之前，英國政府首領將與羅斯福會見，大體之政策與議案，兩大國之間將先成立諒解，一如倫敦海軍會議。戰債全部取銷，當非美國所能首肯者，將如歐洲所傳，全部減爲美金十萬萬或二十萬萬元，抑或各別整理，當俟諸今後之交涉。

五

前已敘述，請美國新政府認其他問題不若目前經濟問題之重要，由其新國務卿之任命，即可明瞭。若羅斯福之外交側重於國際聯盟及歐洲問題，則將以國務卿之重任委託於日內瓦美國軍縮代表富有手腕之德富士氏，此爲當時一般之推察，德富士本人亦曾作此想，乃任命赫爾，此足覘羅斯福之意嚮。

新總統羅斯福與民主黨，過去對國際聯盟表示好意，一九二〇年之民主黨政綱，由

威爾遜提倡光輝之國際協調主義理想，一九二四年之選舉，尙贊成國聯，一九二八年之政綱，則已放棄國聯問題，昨年之選舉，則全未提及國聯。

羅斯福自身對於國聯之態度，亦前後矛盾，國聯創設時，彼與威爾遜同在巴黎，歸美後，爲熱心支持國聯論者，一九二八年，曾謂：「與維持和平之偉大機關國聯協力」，向國聯表示好意，但於昨年之選舉，則全然背反國聯，謂：「今日之國聯，非威爾遜理想中之國聯，如當時美國加入，或不至如此，觀最近情形，國聯之重要任務，非爲維持世界和平之廣大目的，不過爲討論歐洲困難問題之會合所，此種國聯於美國無用」。

此或因當時羅氏之選舉後援者中，有嫌忌國聯之哈斯存在，其次原因爲史丁遜之外交政策太過接近國聯，國內對此有相當反感，羅氏欲在政治上利用此種人民心理。無論如何，羅斯福內閣決不至較胡佛內閣更接近國聯，胡佛外交爲美國接近國聯之最大限度。但以獨立立場，與國聯同其行動之點，則將一如從前。

新內閣將確守門羅主義，固不待言，但吾人須注意者，美國之門羅主義已轉變為有名無實之狀態。

美國之門羅主義，國際聯盟已正式承認為美國之特權，人所共知，一九二八年，美國與歐洲諸國新締結公斷條約時，欲插入從來未使用之保留條項，即包含『關於美國之問題，保持美國之傳統態度，即普通呼為門羅主義』之問題，不付公斷是也。但拉丁美洲各國以美國此種意思在對於美洲大陸發生之任何問題均拒絕公斷，責難紛紛，亞爾然丁及巴西之不批准非戰公約，蓋恐該公約結局被適用於門羅主義。

一九二八年七月，科斯達利加國致函國聯行政院，謂該國於復加入二十三年前脫退之國聯時，當先詢問者，為盟約第二十一條所承認主義之正確解釋。國聯行政院明答以『行政院無解釋一國或數國所創政策之權能，但從國聯盟約之意義言，國聯之一切會員，不問其在拉丁美洲與否，均有同等權利與同等義務』。國聯捨其從來之恐懼態度，明言拉丁美洲各國能與歐洲各國同樣請求國聯之保護，即對於美國之事件，亦有訴諸國聯

之權利。

此處發生問題者，爲門羅主義與國聯二者在美洲大陸孰居優越之地位，美國對於從來認爲可由美國決定之事件，已承認國聯有干涉之權能。結果波利維亞與巴拉圭兩國之相爭事件，由國聯行政院處理，秘魯與哥倫比亞之戰事，美國召集非戰公約參加國於華盛頓，商議調停，美政府以此通知國聯，此爲從來所無之新例。

敘述此等簡單經過後，可知門羅主義已脫去昔時一方宣言優越地位，而十分帶有妥協普遍之性。美國新內閣之政策，亦難與從來獨異，門羅主義結局僅爲美國國民之一種感情而存在，實際機能由國際聯盟與其他和平機關行使，帶着世界色彩，已爲顯明之事。

七

其次吾人所關心者，爲美國對東洋之政策及承認蘇俄之態度，此二者驟觀之似爲不同之問題，但自滿洲問題發生後，特別有密切關係。

就目下情形言之，羅斯福治下之美國，不久將與蘇聯握手，否則感情接近之機會亦必甚多。聞新總統就職以前，已就蘇俄爲種種之研究，且新總統爲自由主義傾向之人，縱不卽行承認蘇俄，亦將交換通商代表或通商委員，以爲到達承認之初步。其理由有二，一爲對東洋——更確切言之，對日本該兩國均感共同利害。美國與蘇聯均非國聯會員國，因從來之關係與國民之感情，其立場不能在國聯機構中與國聯完全共同動作。但全般反對日本之點，除中國外，無有如兩國之甚者。滿洲問題發生後，蘇俄出動陸軍美國出動海軍以防備日本，爲周知之事實。

滿洲事件發生後，蘇聯對美國施以引誘之手段，欲以此爲機會使美國承認蘇俄。史汀遜之單鎗外交，於昨年一月七日之聲明書，卽爲不承認滿洲國之聲明，幸國際聯盟亦追隨美國之後，出於同樣態度，獨蘇俄採取獨立立場，若蘇俄承認滿洲國，則對於美國宣言，不無道德的打擊。

其後日本退出國聯，美國與蘇俄之對日關係，私毫未有較前良好，且因南洋之日本

委任統治等問題，兩國對日本之警戒心益盛，兩國此種同樣之立場，將使兩國接近。

八

尚有美俄接近之另一可能理由，美國所引爲不承認蘇俄之理由者，近來已漸次失其重要性。第一、當時認爲蘇聯政權未必能安定者，今則無論何人已不懷疑其有永久存在性。第二、美國要求蘇俄承認對俄借款——借於凱崙斯基政府者——及私有財產沒收之償金八萬萬元美金爲承認蘇俄之前提，但現在借款不償還者，非僅蘇俄一國，法國及其他國家尙且滯付，蘇俄之態度亦無須爲往昔之強硬，兩國之接近，頗有可能性。

加之最初美國所恐懼者，爲赤化宣傳，最近因經濟恐慌，美國思想已急轉變，近來研究蘇俄者，異常增加，出版物亦關於蘇俄者最多，從而赤化運動問題，已不如昔時之刺激美國國民感情。况蘇俄亦不干涉他國內政，在美之蘇俄國民似亦允不從事宣傳。

美國傾向承認蘇俄之最後大理由，爲美國輸出貿易需要市場之一點。美國對俄輸出，一九二三年爲美金四百五十五萬元，一九三〇年達一萬萬一千四百萬元，在蘇俄之輸

入國中，僅次於德國。但一九三一年之對俄輸出，至昨年八月之統計，較其前年減少達九成之巨。

蘇俄五年計劃告一段落，美國之機械輸入已不必要，固為美貨輸入減少之理由，但此足令美國國民希望與蘇俄開始通商關係，設定信用與由其他方法，以除去貿易障礙，殆不容疑。有此等種種理由，美俄之接近，將急速實現。

九

美國新政府對日本將採如何政策？如云根本政策，羅斯福內閣與胡佛內閣之東洋政策，殆無不同，其基礎依然為門戶開放主義。去年十一月末，羅斯福與胡佛內閣之國務卿史汀遜氏會見，對於種種外交政策商量後，發表『明白表示美國之外交政策不能不保持國際條約之神聖，予以為欣幸』，暗示承認史汀遜主義之『不承認違反非戰公約所出現之任何狀態』，或胡佛主義『美國不承認違反非戰公約所出現之領土所有權』。

如將汀史遜政策在論理上推演，則美國不能不破壞華盛頓條約，使軍縮條約無效

。因昨年二月二十四日史汀遜致波拉之函，表明如日本破壞一九二二年簽字之九國條約，則美國不能不同時改訂海軍協定，明示此兩條約之相互關係。

關於九國條約，中國希望討論適用問題時，美國應邀請締約各國爲充分而無隔閡之交涉，在該條約第七條負有此種義務，美國對此其將如何？

又美允許菲列濱獨立，其善後策，美國向太平洋各國特別向日本要求承認菲列濱之中立權。又南洋各島之委任統治權問題，刺激美國之對東洋感情，日本海軍既已聲明必須保持此等島嶼，美國將採如何態度？

無論如何觀察，日本與美國之間，發生極奇妙不易解決之問題，如在平時，則有其一件已視爲相當重大之問題，況今數件同時而至，加之，美國國民最近對日感情，益加強硬，羅斯福內閣其將採如何態度？

十

前已敘述，美國新內閣不能不即刻解決者，爲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政治問題

本質上無論如何重要，但與美國一萬萬二千萬人民之麵包問題無直接關係，必然留置於後。

最後余引用德納地博士關於美國對東洋政策之學說以結束本篇，該博士為研究美國東洋政策之專家，彼謂美國之東洋政策常如鐘擺之搖動。中國宗主權問題，諾克斯之滿洲鐵路中立案，一九一八年之借款團，及西伯利亞出兵等問題，為美國東洋干涉主義之表現，史汀遜主義亦為其一，此種事件之後，或再回至不干涉主義，謂羅斯福內閣將不採積極政策者，蓋以此也，但若美國之東洋市場被閉鎖，則鐘擺之反動，又將出現從來所無之大干涉主義。

（譯自三月十五出版之外交時報，原著者為清澤列）

四 最近美國遠東政策之轉換

陳次溥

一

美國羅斯福新總統就任後之二月間，其外交政策，已漸呈露其端倪。試觀最近過程中，美國新內閣之外交方針，似採我人意料以外之積極態度，即從來對於歐洲問題自外之美國政界，此際頗欲出以積極之舉動，並謀確保世界和平，攷慮廣汎之計畫。如美國加入之世界唯一和平機構，所謂凱洛格和平條約之缺陷，在無執行機關，今羅斯福氏似欲救濟是項缺陷，與各國締結更完備之協約，對世界和平之責任，有不辭共同擔負之決心。

凡知美國對外政策之內容者，認此新內閣之態度，頗堪注意，蓋彼放棄過去之孤立主義，而轉向於積極之協調主義故也。羅斯福氏之思想，固景仰前總統威爾遜之國際主義，而美國心理現狀，似不願與國際聯盟及其他國際機關接近，超出胡佛斯汀生二氏

以上，殆爲一致之意見。然而麥克唐納及赫禮歐之英法兩代表，應羅氏之請，前往華盛頓時，羅氏似進而表示美國之積極態度，即對於歐洲之協議條約，亦有參加之意，使兩國代表驚爲事出意外，當其歸國時之談話，足以推知之矣。

此美國之新政策，對於遠東情勢，將採如何形式乎？美國之遠東政策，在日本石井代表到達華府之前，或將祕不發表，但此根本政策一經決定，我人即可將美國在遠東之企圖加以推論也。

二

當分析美國新遠東政策之時，我人應先注意二三之基礎條件：

其一，美國對滿洲問題，常利用國際的輿論爲背景。美國若感覺中國主權因日軍行動而被摧殘，認爲有解決之必要時，則儘可利用九國公約，最爲輕而易舉；緣是項公約，認中國爲主體，以「尊重中國主權之獨立與領土行政之完整」條項爲始，且包括本公約所規定之適用問題，苟認事態發生而有討議之必要時，約定無論何時，可與關係締約

國間進行充分而無隔閡之交涉。但美國並不利用此有效之九國公約，而依據於極廣汎極抽象之凱洛格和平公約。該約爲一種道義的宣言，並無執行其宣言之輔助機關，已如前述；尤以如提案人凱洛格氏所云，該約中所規定之「放棄國家政策手段上之戰爭」，並不包含自衛手段之行使。

美國之所以不採九國公約而訴諸不完全之凱洛格公約者，蓋觀察日本態度，深知依據九國公約決難期待任何效果；同時認日本之違反條約，爲國際道義問題，不外「欲以世界輿論壓迫日本」之意圖耳。

其二，美國注目於世界輿論之結果，對滿洲問題自不得不與國聯接近，此乃美國利用凱洛格和平公約之當然結論；美國首先主張之「滿洲國」不承認主義，其見諸具體之形態者，不外此國際聯盟機關。美國因先各國表明不承認主義，頗處於危險境地，即美國獨自構怨日本，其所引起之反感，尤以最初期內爲甚。日本之注意焦點，不在國聯，不在他國，而在美國。日本對美感情，一時曾陷於相當險惡之境，美國爲欲避免此種狀

勢，隱居於國聯背後，乃屬當然之事。

美國於其過去歷史上，從未如今日之接近國際聯盟，此雖使美國之右翼主義者——哈斯特一派，非常不滿，但其政策之結果，業已成功。何以言之？美國始固構怨日本，終則嫁其全部之責任與主張於國際聯盟，而已則仍得不入漩渦而爲壁上觀故也，此雖於道德上認爲卑怯之行動，而於政策上則極爲巧妙之方法。但既由國聯解脫其險惡情勢，而遠東問題又復與國聯發生深切關係，是今後美國，更不能離國聯而脫身事外也。從斯汀生開始與國聯之關係，不得不使後繼者愈加其深切之度。當於後段述之。

三

美國當進行遠東政策之際，既注意於世界輿論，復與國際聯盟協調，而其內幕之一貫主張，則爲斯汀生主義是也。

斯汀生主義，固使日本不滿，但在美國，原則上不僅無人否定，成將隨今後時代之推移而增其重要性，美國國內縱有反對之者，亦不過反對斯汀生採用之方法，而非反對

斯汀生主義。

我人於此不能不加以明瞭者，卽斯汀生主義之正確意味爲何？所謂斯汀生主義者，爲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對中日兩國通牒之聲明，已屬周知之事實。而其根幹，則係「美國政府對中日兩當事國，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條約之約束及義務，而成立之一切狀態條約或協定等，通告其毫無承認之意。」是也。

然而斯汀生主義，是後略有變更，卽胡佛前總統於其第二次候選總統之競爭演說中，言及「予對國際事件，業已提出新主義，此新主義，爲我人對於違反我人署名之和平公約所獲得之領土所有權，決不承認，今後亦將不予承認。」云云。

上述之斯汀生聲明與胡佛之演說，未必盡同：前者爲不承認違反巴黎條約之「一切狀態條約與協定」；而後者則係不承認「領土所有權」。若更具體言之：前者雖本不承認滿洲之新興國家；而後者則以滿洲苟非日本之「領土所有權」，縱予承認亦未始不可。但兩方否認由於武力所造成之結果則同。

斯汀生原則，決非其獨創之新原則，乃申述美國之傳統政策——開放主義而已，與近年日本對華提出所謂二十一條要求時，蒲雷安國務卿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一日所予日本之通牒相同。於此所應注意者：即美國之門戶開放主義，對於日本併吞高麗，並不加以十分阻礙；又蒲雷安縱提出不承認原則，而日本由二十一條所得之最大權益，如滿鐵及大連之租借權延長等，美國仍公然承認也。

然而美國不承認原則，厥後復為國際聯盟所採用：如三月十一日之國聯大會，去年十二月之大會，以及本年一月之十九國特別委員會，俱為主要之論點，日本因不服其制裁，遂致退出國聯。似此美國提倡之不承認原則，於其解釋上與具體實現之方法上，縱有種種不同之論議，然其成爲「原則」一點，謂已臻國際化典範化可矣。今後美國，將絕對不離此原則，爲我人討論美國遠東政策之前提。

四

美國在遠東方面，擁護其不承認原則，確有相當之熱誠與決意，蓋從九一八事變發

生以來，亘一年半之長時間，集中其大西洋艦隊於太平洋之一事，足以知之矣。

然而我人於此須加注意者，即美國之遠東政策，或不至出諸更進一步之手段歟。狄涅脫博士曾言：美國方面對於不承認原則，雖屬一致，幾無一人例外；但公平之論者，咸將認其並無此種行動以上之意圖。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之海軍條約中，美國應允不再添設西太平洋沿岸之防備，足為美國並不贊成積極的干涉論之明證；當胡佛政府對遠東問題採取強硬政策之際，美國議會反抗大總統之意，通過菲列濱獨立案，亦可窺知其趨向之一例；最近美國議會對大總統請求賦予「對交戰國禁止武器之權能」，結果僅通過中南美賦予此項職權，而於遠東則加否決，亦可知美國民心之傾向矣。惟羅斯福大總統，將依其特殊之政治手腕，再行提出議會，或可賦予其全部特權，但此不過為羅斯福氏政治手腕與交涉順調之證據，不足信為美國全體傾向遠東干涉政策之理由。

似此，美國遠東政策，我人當較能明確矣。茲更簡括言之，可得下列之結論：

一、美國現方維持斯汀生主義為原則，而無變更之意，新大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

，且均聲明繼承此原則。

二、爲維持斯汀生主義起見，美國倚仗國聯，互相提携，益臻密切之度。

三、美國雖然維持此項主義，但無進而積極干涉遠東之意。

上述諸端，若果爲美國現在之立場，則新內閣將來究竟出以如何之手段，不難推論矣。

五

原夫斯汀生原則之缺點，在於「否定」方面，蓋無論彼如何含有國際的原則之重要性，不能藉此解決國際問題；惟該項原則，經國聯接受運用，構成將來之基礎，固無疑義。今假定日本承認此原則而從其主張，縱將滿洲回復原狀，恐遠東問題，任何人亦能明瞭其未獲絲毫之解決也。

苟認斯汀生原則爲有價值，則係「不承認侵略國之侵略的結果，使事態回復原狀，而提供新建設具體方案」之一點，故斯汀生原則，乃問題之初步，欲完成其主張起見，

非有第二步方案不可。關於此點，美國方面亦有數種不同之議論：

第一——世界宣告日本爲「侵略者」，同時放任日本行動之方案。主張是說者，以爲日本於此時遭遇二種事態：其一，乃日本因滿洲問題，度支浩繁，不堪負荷而起財政之破綻，即多數外人亦同此意見，蓋維持滿洲治安之軍事上支出，與因非常時期之軍備擴張，乃日本政策所產生之必然情事，僅此已足使其有不堪負擔之苦；他方面，由於國際的孤立所起之經濟壓迫，使在國外失其信用，且因信用降低之故，匯兌暴跌，雖一時貿易可望旺暢，而關稅壁壘與排斥日貨之發生，殆爲必然之勢，當此之時，日本能否永遠繼續其政策，殊爲疑問。故從自然之推移，足以制裁日本，爲美國自由主義者之立場。

第二——謂日本或有與蘇俄啓釁之機會，可以靜待其變。主張是說者，以爲日本大陸政策之究極，勢必與其隣國尤以蘇俄發生衝突，屆時日本目光，不能離開大陸，將來太平洋方面，可期相當時間之安全。此種意見，似頗傾向於物質的觀察，緣彼等對於共產主義之蘇俄與帝國主義之日本，均不愜於心，故望兩者之間，互相構怨火併，而無餘

裕兼顧他方，使彼等得以高枕無憂也。

要之，上項二意見，對日本採放任主義，如李頓調查團主席所云：日本在國際的進步上，遲五十年，我人對付之方法，惟有期待日本自身覺悟，所謂超然之立場是也。然而美國政府之立場，決非如斯之無責任者，固不待言。

六

若然，美國之建設的具體方案，將如何耶？或將於消極的否定的斯汀生原則以外，別有所準備耶？

我人認美國在遠東應有樹立新政策之必要，而此新政策，不似從來以遠東本體爲目標，將以遠東政策爲世界政策之一部。從來美國外交政策，包含二項明顯之矛盾，爲人所共知：卽一方面，對歐洲取不干涉主義孤立主義？而他方面，對遠東則取干涉主義與監督立場是也。蓋美國對歐洲之政爭以及各項事態，極端謹慎，而於遠東問題，往往作不必要之干涉：如對於二十一條問題與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之抗議，以及過去華盛頓會議

之活動，滿洲問題之抗議等，均足爲其例證。

然觀羅斯福新內閣過去二月來之方針，對於遠東問題務必維持慎重態度，當此次邀請日本代表前往華府，曾表示並無進而討議滿洲問題之意圖；反之，美國政府對於歐洲問題，則頗持積極態度。即國務卿赫爾氏，四月二十九日於華盛頓舉行美國國際法協會之年會席上，有云：「現在之經濟危機，爲世界各處領袖人才之崩潰，及政治家破產之結果。據予之判斷，歷史運命，現方命美國担当此重大危機之指導者」。是暗中有諷示超脫從來國際孤立主義之意。

設美國放棄其長期之傳統政策，顯身於國際政局，則其基本之條約，自必爲非戰公約；但該公約之一缺點，已如前述之無具體的輔助協定，故美國或將於該方面作進一步之發展，締結所謂協議條約，規定如何爲攻擊侵略？對攻擊者應如何講究對策？等是也。即就滿洲問題觀之，於地理的接壤之處，發生特殊情事，而爲局部解決，在門羅主義之美國，亦將視爲當然之行徑歟？如斯於地域上，構成和平條約或協議條約，而歸納於

全局之非戰條約，豈非現時美國所採之方針歟？

七

假定此項推論爲正確，則美國之遠東新政策，自可明瞭：卽非如從來置遠東於特殊地位，乃視遠東政策爲世界政策之一部是也。美國業已允許三十餘年來之屬領菲列濱獨立矣，然而確保其獨立之安全，爲美國之義務；且於其獨立後，更有樹立太平洋新政策之必要，於此無論如何不能不顧及日本也。

日本對滿恆取積極的政策，而於外交方面則恆爲消極的，卽對於他方提案，似僅謀抵制應付而已。今日本當脫退國聯後最初之外交舞台上，應否進而擁護此美國之世界政策，並提議以菲島及中國中部之不侵略爲中心之遠東洛伽諾條約或協議條約？是在當局者善爲之，蓋由日本之方針如何，可使日本之立場轉佳。

最後我人爲日本外交安全起見，務望海陸軍當局，未經外交部之洽商，不得遽爾發表外交的聲明。蓋自始一經聲明往往使日本立場不能活動，而失其外交上利用時機之餘

地。此固不必一一舉例證明，但日本對外地位，當此微妙推移之際，舉國應協力共濟，毋因循誤事，毋立異鳴高，是爲至要。

更有進者，美國此次雖或欲與日本努力於和平之機構，苟日本始終拒絕其希望，而與以不良之印象，則美國國民必將惹起極端之反動，試觀世界大戰當時之美國民心理，即可瞭然，故將來對美折衝，不能不注意於此點也。戰爭乎！和平乎！殆取決於日本之態度矣。

（載東洋雜誌六月號，作者清澤冽）

三 世界經濟會議

一 世界經濟會議之動向

吳卓生

世界資本主義，已瀕於破產，世界經濟的恐慌，已經繼續着三年有餘，就是素稱黃金帝國的亞美利加，也不能抵抗這經濟恐慌的狂潮，而不得不捲入渦漩了！充滿着世界的失業者，差不多達到了三千萬可驚的數目，物價從一九二九年十月以後又降落三分之一；一方面，農產物及原料品，則屯積如山，毫無銷路，工業生產的制限協定，於是乎遂向各方面擴展了。而各國通貨的制度的紊亂，各國政府的干涉政策，更使世界貿易萎縮不振，因此一九三二年第三四期的世界貿易價額，與一九二九年的同期相較，僅有三分之一。

各國的政治家，目擊這當前的資本主義種種危機的現象，遂不得不將最後的希望，托負在依國際的協調而求打開的策略上面。行將於六月一日以麥唐納為議長，開會於倫

敦可謂預定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在這意味下的一種展開。

二

世界經濟會議，於洛桑會議便已埋下了根苗；他是洛桑會議的決議事項之一。洛桑條約，第一是說明此賠償會議的目的，第二是政治的聲明，第三則爲下列之五決議：

第一，三十億馬克之公債，依據與德國協定中之下列條件發行：（一）三年後，視市場情形，如有發行公債的適當時期，始能發行；（二）發行價格爲九十馬克；（即名爲三十億實額僅二十七億）；（三）年利五分，餘三億馬克空額公債，亦須支付年利一分；（四）本協定批准後十五年間，如公債發行不可能時，該公債即廢棄之；（五）該公債交巴錫耳國際清算銀行保持，公債收入，作歐洲復興基金。

第二，講求關於德意志依本協定所發行之三十億公債之過渡辦法，又本協定之聲明書及條項，須延至本協定批准後實施。

第三，白耳義，英，德，法，及意大利，五國，誓約協力於援助奧大利亞計畫之達

成，以作復興東部及東南部歐洲各國之第一步。布加利亞及匈牙利兩國賠償支付之實行，須盡力保留至十二月十五日。

第四，關於打開現在各難關之必要手段，穀物之價格問題，及其他類似之解決等，五國幹部委員會，須向歐洲聯合創設委員會報告。

第五，世界經濟財政會議，於國際聯盟主辦下招集之，會議地址，將來再行決定，（按現已決定於倫敦）。但須即時組織專門委員會，以研究世界經濟財政會議所應處理之一切財政經濟問題，且須要請美國參加該專門委員會。

像這樣，遂抹殺了德意志賠償金的文字，而變為歐洲復興基金，同時牠的數字，也低減到三十億馬克。美國雖然贊成世界經濟會議，但以大統領選舉關係，關於前與歐洲所約的賠償戰債及關稅等問題，因於內政上有所困難，須於議題中，將此三問題減去；且以銀生產者的關係，擁有多數代辦者的銀問題，也須列入議題中之通貨問題項下，加以討論；於此條件下，美國始能參加。

七月十五日聯盟理事會即接受此洛桑會議之決議，急速地構成了以英外相西門爲委員長的聯盟理事會組織委員會，而謀專門家準備委員會的具體化。於是經時未久即組成以德意志白耳義法蘭西意大利日本（由合川波蘭公使，及津島財務官出席。）及美國之各政府委員會代表二名，國際聯盟理事會所任命之六專門委員，國際清算銀行所任命之二專門委員會，及國際勞動事務局所任命之三專門委員爲內容的專門家準備委員會。專門家準備會的第一次的會議，是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開的，本年一月九日，又開了第二次會議，因完成了世界經濟會議的附有註釋的議題（League of Nations,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ference, Draft Annotated Agenda）的事業。

三

此準備委員會所作成的報告書，是由以下所舉的二部而成的：

第一部

（一）緒言

(一)會議一般的日程

(二)議題

第二部——議題之註釋

茲將其大要說明如下：

第一部

(一)緒言 世界經濟，刻已逢着重大的危機，如不顧世界經濟，而僅欲謀國內的自給自足，此於經濟發展上，實為倒行逆施的事。因若採用這樣的政策，「恐必將使國際的財政機構，根本動搖，生活水準低下，而像現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也就不能繼續存在。」然而此乃「對於政治上經濟上的國際的秩序，應努力維持的人類的失敗的結果；各國政府對此應負責任，至甚明顯。」

(二)會議一般的日程 會議的主要問題，亦大致與洛桑會議之決議相同，茲記之於下：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三五九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三六〇

(A) 財政問題

(一) 通貨及信用政策

(二) 匯兌上困難

(三) 物價水準

(四) 資本移動

(B) 經濟問題

(一) 關稅政策

(二) 輸出入之禁止制限及其他貿易障礙

(三) 生產者之協定

次乃關係國政府所應考慮的問題：

一、關於貨幣及信用政策之分野，應以主眼置諸脫離金本位的各國所採用之有效的國際貨幣制度之復歸。

二、近年來，以商品價格有了未曾有的低落，遂使生產費與物價間生出非常的不均衡，因而增大一切債務的實質的負擔，而使各種事業預算爲難，其結果，必引起永續而且悲慘的失業增大的恐慌。世界物價水準的上昇，係回復世界經濟最初的前兆，故須一致努力促其實現。

三、撤廢匯兌管理，實係回復世界經濟之根本條件，然爲欲達此目的，關係國政府必須謀所以確保預算安定，及經濟組織安定的必要的國內措置。

四、國際貿易應與以最大的自由，世界貿易價額及其數量之低下，乃現世界不景氣的特徵之一，而其低下之原因，則爲近年各國爲欲防衛其經濟之破綻，而對貿易加以種種之制限，結果遂使其輸出亦因而減縮之所致。此種政策，必然的使國際貿易愈益癱瘓，世界不景氣，自隨之而起，所以各政府非謀恢復商品常態的交換不可。

上所述者，乃會議所處理的問題，而包括解決這些問題的詳細的提案，和指示案中所包含的技術上困難的附有註釋的議題，則收爲第二部。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三六一

(三) 議題

- (一) 通貨及信用政策
- (二) 物價
- (三) 資本移動之恢復
- (四) 國際貿易之制限
- (五) 關稅及協定政策
- (六) 生產及貿易之組織

第二部

議題的註釋

(A) 通貨及信用政策

- (一) 恢復自由的國際金本位的可能的條件
- (二) 恢復金本位的先決的通貨政策

(三) 金本位職能

(a) 政府與中央銀行的關係

(b) 金準備

1. 準備率的減低

2. 金滙兌本位

3. 金節約方法

4. 金準備之分布

(c) 中央銀行對於信用政策的協力

(四) 銀問題

(B) 物價

(一) 物價及生產費間的不均衡

(二) 回復均衡的方法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三六四

(C) 資本移動之恢復

(一) 外國匯兌限制之廢止

(二) 現存債務

1. 短期外債

2. 長期外債

(三) 資本的移動

(D) 國際貿易的限制

(一) 經濟原因及其影響

(二) 匯兌管理 清算協定等

(三) 間接保護主義

(四) 制限撤廢之可能性

(E) 關稅及協定政策

a. (一) 關稅增高之停止

(二) 關稅減低

(三) 關稅問題之特殊的局面

(四) 手續方法

b, 最惠國條款

(一) 恆久的例外

(二) 暫定的例外

(F) 生產及貿易之組織

(一) 經濟協定

(二) 小麥

(三) 其他之生產品

(四) 運送問題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四

這次的世界經濟會議，既胚胎於洛桑會議，所以和賠償及戰債問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亞美利加硬將這些問題——賠償及戰債問題——的討議，從經濟會議議題中削去，實在是剝奪了經濟會議的使命。然各國對於洛桑協定，是以關於戰債問題的對美交涉，得着圓滿解決，為批准條件的，這樣，在形勢上，歐洲債務國對於美國，是連成了共同的戰線，而使美國對於世界經濟不景氣的一原因，也似乎不得不承認是存在賠償問題裏。在準備會議時，英代表謂，若在戰債未解決前，英國萬難恢復金本位，（一月九日電通社電）但至十八日夜，英國也放棄了戰債預備交涉（一月十八日電通）。是以戰債問題，初見，似乎是不可接觸的問題；但其後各國間的交涉重開，却顯示了並不盡然的事實；美意兩國間的關於戰債改訂的最初公式的折衝，聞於三月間舉行，而法蘭西政府，又謂三月四日以後，擬與美國復行開始戰債問題的交涉。這些交涉，雖以美國金融恐慌，致一時中斷，然一至恐慌緩和，是有開始個別的折衝的可能；英首相麥唐納，且早已

宣稱，將於世界經濟會議前，親渡大西洋，與羅斯福磋商一切。

若果如此，則恐將如津島財務官之預言，戰債問題，將與世界經濟會議，平行協議，而羅斯福於大總統競選演說中，亦常常說及由關稅之減低，可交換的減輕戰債的可能性。

五

世界經濟會議的正式名稱，本是國際貨幣經濟會議，但於歐洲，多略稱為國際貨幣會議。蓋如其事實所示，於此會議，關於瀕於危殆的世界金本位制之救濟，乃係各國所最關心的中心議題，而議題的作成者，亦以金融資本家，及其代言人的關係，將議題的重心，置諸恢復金本位制的協力問題的上面。準備委員會的報告書，亦已詳說關於各種場合之諸必要條件，而吾人亦深信關於金本位制，應由國內的機能，變化到國際的機能，同時在國內方面，應由通貨管理，及固定的金塊一定量解放出來；對於作為國際支付手段的貨幣的機能，希望中央銀行間有更廣汎的協力，尤其希望國際清算銀行，對於金

融統制力的增加，我們也與準備委員會一致。不過，僅以金融統制，作為全部解決的見解，吾人則未敢贊同；而關於將來之金本位制的機能，準備委員會也未能示人以透澈的見解，尤為憾事！再關於銀問題，不欲限定於以銀使用於補助貨幣，或行使銀生產協定等，所謂狹隘範圍內，來尋求解決，那也不得不說是墮入了亞美利加銀生產者本位主義了。總之，我們亞細亞民族，是希望銀價安定的。

欲使國際清算銀行，帶有國際準備銀行的實質的理想，於現世界的階段上，恐也不過是一種烏托邦而已？若同意於此烏托邦，則當可贊成一九三一年勒菲衣羅芬氏於開會於亞摩斯德爾登國際統制經濟會議席上，所主張的世界五年計劃論了。依據勒氏所論，以為世界經濟應有五原則：第一，由世界經濟之發達，國際相互間遂發生經濟連帶之關係，是以不得以戰爭之勝負，判其二者之區別。第二，國家之主權，應由國際聯盟活動而制限。第三，歐洲大戰之損失，應由各國平等負擔。第四，世界之債權務關係，因賠償金，生產無統制，物價之下落，及社會政策關係，使之混亂，為解決此問題，不得不

採取強硬政策。第五，應維持先進各國之生活標準，同時須減低後進國之生活標準，以養成世界購買力之源泉。根據以上所說的五原則，氏復提出四方策，以爲達成此五原則之手段：第一，賠償及戰債停止支付五年。第二，舉行開發世界諸資源，及其可以刺戟世界購買力性質的國際借款。第三，由原料及製品之生產者，分割及統制世界市場。第四，設置世界統制機關（World Planning Board）。

六

次所討論的重要問題，就是爲欲減低關稅的一般協定。各國際此赤字財政的當兒，對於足以影響一時收入的關稅減低，贊成實有所難，準備委員會，因此纔於其報告書內，提出『在減縮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的協約未簽字前，可以締結作爲預備措置的「關稅休戰」』的提案。像這樣的提案，一見之下，自甚覺賢明；然回溯一九三〇年自二月十七至三月二十四，差不多費了五週間的時日，而結局等於徒勞的「關稅休戰」會議的事實，雖滄桑有變，今日的局面，不復一如舊觀，但舊調重提的「關稅休戰」的前途，恐還難

免危險。在過去的，關稅休戰會議中，曾遇着幾多難關，而時至今日，仍殘留於吾人記憶中者，其數有三：第一，即是在總會時，意大利組大部大臣波多尼氏的聲明。他反對歐洲關稅同盟，以爲在聯盟經濟會議內，應有一般性，而歐洲以外的諸大陸的參加，乃爲世界經濟前途的必要的要素。然而，將來的世界經濟會議，地球上的全大陸，果能全體動員，協力合作嗎？但波多尼氏的論調，在三年後的今日，已不得不謂其發生了效力。第二，即由歐洲關稅制度之相異所生之困難。如英，和蘭，挪威，丹墨，葡萄牙等國，是以關稅權作爲元首的自主權，而不許限制的，是主張所謂關稅自治的；而如德法等國，則都有協定稅率，依據通商的條約，其大部份的關稅品目，多有所限制。當時歐洲諸國中的八大經濟國的關稅，差不多十分之四或十分之七，是有了限制的，而法國關稅的制限尤多，實有了百分之七二；所以與其由關稅休戰草案，將關稅全部制限，則不若將當時現有的通商條約無條件的延長一年，反能使現狀安定。蓋於未受限制的百分之二八（例如法國）中，或許須應時之緩急，有提高關稅必要的如農產物等的存在，故與其

由草案受其全部制限的束縛，則不若採取據通商條約，商得對方國的同意，將關稅提高的手段之爲便。因此會議中，曾引起了激烈的辯論。第三，甯願以關稅制度由活用於保護關稅變爲活用於財政關稅，以作國庫一大收入的小國，在無條件的關稅休戰會議中，相互間也有了衝突。而於會議末期，由於奧地利亞不能承認草案的聲明，又引起了一大波瀾。若奧地利亞能參加，她就成了參加條約（關稅休戰）國，而瑞士，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等國，就不能參加了；蓋奧地利亞自脫離了聯盟管理後，對於關稅收入增加的方策，是不遺餘力地在講求，所以即對於當時現行通商條約的延期，她也極不願意，最低限度，是希望撤廢捷克斯拉夫及匈牙利的通商條約，以便將某商品（農產物）的關稅提高；由大局上觀察，奧地利亞的要求，即能作例外的認可，但由關稅的提高害及了對方國或第三國的利益時，他們間的條約，就算破產了。像這樣，法蘭西雖提出修正草案的條約——即延長通商條約一年——但以以上所舉的三點難關，遂未得着美滿的批准，關稅休戰會議，於是乎竟一無所得的流產了。

七

日本既於三月二十七日，毅然的通知國聯，退出聯盟，本來聯盟所主辦的國際會議，當然可不參加，惟一如齋藤總理所告諭吾人的：「對於國際平和的增進，及世界文化的發達的貢獻，是帝國傳統而且一定的政策，今後依然依照以謀人類安甯福祉爲目的，參與國際事業的一貫的方針，而無所更變。」因此，日本對於經濟會議，或將派遣正式代表出席參加。在一九三〇年的關稅會議的總會議席上，始終保守沈默的，是布加利亞，芬蘭，白耳義，瑞典，土耳其，及日本。雖然，若欲知歐美之一般情勢，由外國電報已足，固殊無特意派人出席會議之必要，但吾人感覺應有利用種種機會，將日本立場，向天下聲明以釋其誤解之必要，是以此次經濟會議，應派遣有力者爲代表，藉以說明日本經濟之情況。對於滿洲爲日本「生命線」的意味，歐美人迄猶疑視（例如李頓報告書及其附屬書），吾人於此，應將爲日本經濟生命線的滿洲，之於資源貧弱人口過剩的日本，於經濟上如何重要，加以詳細的說明；再「滿洲國」的獨立，是藏有對於世界經濟上，

能給與種種經濟利益的機會，及對於世界經濟更生上，也有莫大貢獻的可能，也應極力主張。故對於出席代表的人選，即於日本也得相當審慎遴選的。

八

經濟生活的世界化，經濟恐慌的世界性，盡人皆知，而國際協力的必要，亦為識者所主張；然事物之進行，則多相反。世界經濟之現勢，已暴露了幾多矛盾，而各國均仍向鎖國的封鎖化形成的過程方面邁進。在軍縮會議的莊嚴討論之際，中日的紛爭也不能為之結束；日美日俄的關係，又埋下了微妙的經緯；而德法間的關係，亦復緊張到了極頂，如德意志內務大臣費力屯氏所宣稱的，「本政府已決心不惜採取任何手段，而謀到達其目的。」實深深的刺戟了法蘭西的神經。美意二國，是世界最大的金塊保藏者，對於金本位的維持，債權的擁護有同樣的立場，和共通的關係；四月五日，羅斯福大總統要求「美國國民，將現在所有超過百元（美金）以上的金幣金塊及金券，期於五月一日以前，儲入聯邦準備銀行」，同時，對於財政部「為正當必要的目的，許可於金之死藏

禁止上無關的金輸出的特許令的發布」，復與以承認，由是一般論者，多以為此乃恢復金本位制的第一步；然而兩國間的輿論對立的強烈，則顯示了金本位內部的爭鬥，和協力合作的不容易產出。再雖有極力主張國際協力的準備委員會的報告書，而各國間的關稅鬥爭，匯兌管理，及關於輸入比率制度的法律命令之公布，仍繼續不絕，各國對於國際協力之熱意有無，要為疑問。即對於「國際平和之增進，文化之發達，」欲有所貢獻，將派遣代表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日本政府，觀其由日本銀行所發表的關於通貨及信用政策的方針，也與其他各國同一趣旨，如謂：「我國既已脫退聯盟，對於國際通貨經濟會議的日本銀行的態度，也得在這方面加以考慮，對於不可捉摸的經濟封鎖，信用抵制，於我經濟界上有重大職能的中央銀行，是不能自處在有些微拘束的地位的。」

且關於世界經濟的封鎖，經濟間的競爭排擊，已次第激烈。英帝國的運動，於渥太華會議，更其是火上加油。蘇維埃聯邦當完成了第一次五年計劃，而欲着手於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當兒，英俄通商的協定，由渥太華會議的決議而致撤廢——然而，這或者促成

了中俄的復交和中俄通商條約迅速的成功；亞細亞經濟的暴風雨，也將從此愈益強烈了。

在這樣的情勢下，即僅於資本主義社會內的一大陸歐羅巴，尙且喧嚷不止，而欲急急圖謀全地域的世界經濟協力的統一，真是個逆行的舉措。故最近歐洲聯盟論者，認必先完成地域的「緩和」(Andante)——即應完成歐洲中部聯盟，巴爾幹聯盟，波羅的海聯盟，及德澳同盟——以爲大歐羅巴聯盟運動的前提爲必要。(Roger Manuel, L'union européenne, 1932) 然則，於亞細亞以日本爲中心的地域的「緩和」恐也是將來一個重要的問題？

本文譯自五月號經濟往來，原著爲猪谷善一，本篇的脫稿，或係在四月上旬，所以文中的倫敦經濟會議的開會期爲六月一日，而現已改爲六月十二；再作者對「關稅休戰」的前途，那一段預測，也與現實有了出入；不過，全文的理論，是很透澈，我們也不妨暫借參考。

譯者附記

二 世界經濟會議之任務

周 琛

原文係英國經濟專家賴敦 (Sir Walter Layton) 所作，賴氏爲倫敦經濟週刊編輯，現任世界經濟會議籌備委員會英國方面選派之委員。

粵自歐戰，以迄今日，世界各國所舉行之國際會議亦多矣，且來日方長，此等會議之方興未艾，更顯然可以預卜，然論其所負責任之重大，世人期望之殷切，則除巴黎之和平會議而外，當莫若本年行將在倫敦舉行之世界經濟會議矣。其故蓋由世界經濟之危急，斷非一國政府所能使之解決，即欲略使緩和而亦勢有所不能，此種事實今幾爲舉世所公認，且一國之單獨舉動，如其不能籌備妥善，研究精確，而欲以之抵制其他諸國，非獨無補於世界一般的經濟凋敝，而反足以使之加甚，未可知也，即使單獨舉動可以有利於一國，而充乎其極，所得之任何利益，亦不過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證之往事無不歷歷可見，一言以蔽之，今日世界經濟，顯見有一惡劣普遍之環境，若論較此更爲明

顯之例，已爲世所罕有矣。

譬如今日世界各國政府，幾無一不竭力限制其入口諸貨，以保護其本國之經濟，庸詎知採取如是舉動之國愈多，愈足以引誘他國之效尤，而此法亦遂愈變爲大家無益，緣一國之所謂入口貨，即他國之所謂出口貨，各國皆限制他國之貨輸入其口，即不啻對於本國之貨自己限制其出口也，其爲一種自殺政策也明矣，然而陷入此環境中之諸國，仍無一敢獨步於其外者，蓋恐已國爲他國出口貨傾鎖之一地，而其自己之出口貨，反不能使之推廣也，因此之故，世界貿易與生產之日益凋零，惟有藉各國間合作之盟約，乃能使之少止。今欲成就此項盟約，不僅注重於商務上之事件，而又必注重於金融與貨幣之政策者，蓋即世界經濟會議之任務也。

今之所希望者，當此世界經濟會議開幕時，凡屬會議之工作，須得有一公共目的之觀念貫注其間，蓋前此歷屆會議，初起之性質，或則屬於金融，或則屬於政治，其任務無非因各國所持之目的，彼此莫能相讓，而欲從中求得一和解之辦法，而此次在倫敦之

會議乃不當如是也，如各國貨幣今因離開金本位之故，致其價格時有上下，難得鞏固，確有數國較其他諸國更注重於貨幣之鞏固者，然亦有數國以爲今日之需要，重在減低關稅，或取締其分担之定額，而除去其匯兌之限制者，但其有關於參預會議者之真正利益，則初無二致。實皆相同也。世界上既無一國能以維持貿易上之種種障礙，或使世界的國際金融制度永遠不穩，而得有利者，故亦無一國得以己國之通力合作而可強求一種代價者，如言此次會議而欲締結互市之條款，或必強求各國能彼此相讓，是不啻又欲鑄成一深且危險之錯誤也。

(二)

此項世界經濟會議，與會者固必望其能得一滿意之結果，但在該會議以此期望而得開幕之前，有二先決條件者，務必先求其能達到，其一，爲減鬆政局上之緊張也，假令此會議而必須望其成功，各國政府不獨需要一種毅力，並需有一極大之信任心，對於他國之政府，咸能推誠布公深信不疑，如此則必有極多之事，全由歐洲方面之盡力，不假

外助而能爲之矣，今歐洲方面正當竭力設法，欲使若干現行爭執問題，其著者如法意間與法德間之爭持，咸得和平解決，如能成功，則在裁軍會議中亦將立見其效，至論過去若干時，美政府之態度，亦常表示援助之意，因是之故，去年一月與八月美國務卿史汀生之兩次聲明書，表示美政府對於當前種種困難，方慎重考慮而無不可以相商者，頗爲歐人所欽佩，以該政府對將來可能的戰爭，輒欲確定其態度也。夫經濟會議本不必有待於裁軍及保證等問題之最後解決，但若以後數月之中，對於裁軍問題之解決，能有一預先確定之辦法，似較今日之所進行者，更有可能之性，則政治空氣中之結果改善，便將使各國猜忌之心得以逐漸消釋，而世界商工業亦庶幾可以少受阻礙耳。

其他一先決條件乃即戰債問題之須得一最後解決也。此點久已爲專家之意所一致主張，不盡歐洲方面之專家以爲然，即其他各方面之專家亦莫不以爲然。一九三一年之十二月，楊格計劃Young Plan下之專家委員會在瑞士國巴斯爾Basel市舉行會議，曾將各政府間之付款問題（兼含賠款與戰債），首列於彼等建議之中，由此報告之結果，遂

使各項賠款得以臨時解決，而歐洲各國互欠之債則於去夏洛桑會議 Lausanne Conference 時決議停付。自洛桑會議終了以來，籌劃國際付款之銀行團又嘗以整理貨幣之意，提出一同樣之意見，而世界經濟會議籌備委員會亦於彼等報告之中，聲明，『若非有一如是之解決，或如是一種解決之確有把握，則此等戰債必將仍為經濟上與金融上改造之一大障礙，而無法可以制之也』。

可見世界經濟會議籌委會之視此問題，不僅為一回復經濟之積極辦法，而為一先決條件也明矣，此並非謂屆時之得議成一約，無補於經濟之大局也，設屆時議成之約，而果能表示美方之善意，以及美國肯與世界合作以改造經濟之決心者，則豈曰無補，必將為舉世之所歡迎焉，且誠能如此，則於經濟一途所有荆棘叢生阻礙百出之問題，亦庶幾可望肅清，如去夏洛桑所訂之盟約然，可以增加信任之力而使貨幣之價咸得其平矣。

但任何妄想吾等今且勿必存之於胸。吾等對於世界之辦法，徒欲收取此類大批政府債項，以致引起不平，至於銀價大跌者，固可加以種種批評矣，而世界經濟之衰落，一

經開始，竟至一落千丈，致令世人所受之損失，遠非各項戰債之數可得而比擬，此又今日所見十分明顯之事也，例如美國每年全國收入，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已短縮者至少近乎三十千兆元，此數較之原有債款之總額，有三倍之大，而較之一年還本付息之總額，則有百倍之多，一九三二年美國對外貿易之總額，僅及一九二九年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單就關稅收入而論，三年之內短缺之數，已略等於一九三三年規定償付之本息，似此收入之頻頻短缺，美國如是，而世界各國多少亦莫不如是，結果，遂使當世一般的問題，其複雜廣大竟遠過於各國之戰債，故在此等情形之中，即令將戰債完全取消，亦未必便能使吾等再得向上發展。

但此問題之須得一種解決，要為第一步辦法，假令此時而猶欲設法再令償付，則其影響於全世界之心理，及直接影響於國外匯兌與金融市面者，勢將不免又與全世界以一大不堪，不幸而世界再至於若是之墮落，則大概美國所受之損失，當然必與任何他國相等。果爾，則美國國庫所受金錢之損失，必將遠過於其每年收入之總額。換言之，苟此

問題終不能得解決，則世界上絕無有一國，能於金融界或商界中，決定其採取何種之政策也。

惟關乎此事之一種解決，若即於此而討論其可能的詳細辦法，殊覺不甚相宜；因當此件提出時，美與若干債務國自可進行磋商，而在別一方面而論，每一國家對於他國之意見，若能與以諒解，此等磋商似乎亦更易成功，皆毋煩吾等之贅言也，故吾等於此苟將英人對於本問題之意見如何擇其要者而指出之，則亦未爲不可耳。

據英人所見，此項戰債不能作爲一種交易之題，論其第一層理由，請求修改償債之法，並非單獨爲我等之利益計，而任何救濟亦皆將歸之於我等自己之債戶，甚且更足以爲根本反對者，英國所擬採取之步驟，以作同等之交換者，謂須經國際之多方考慮也，例如，今已擬議，英對戰債之匯劃，可與金鎊之鞏固以作交換，但即此戰債之匯劃，實未必果能鞏固金鎊，如上次英國償付美國之款（除去年十二月所付者不計外），其匯劃之事乃在鎊價開始跌落以前數月行之，故即使戰債完全取銷，而世界情形若非根本改變

，則所以使鎊價跌落之原因，必將依然存在也。

又有建議，戰債之匯付當與關稅讓步以爲交換者，謂關稅讓步能使債戶諸國咸得增加其購買美貨之力，於此建議亦可與一同樣之辯駁焉，蓋事實上不能償付戰債，並不因債戶諸國之購買美貨太少而起，乃因美向債戶諸國購貨太少之故耳，關稅減低固與戰債問題有些關切，故謂關稅爲唯一之障礙者，實卽爲美國自己之障礙也。

其他關乎戰債問題，尙有別一可論之點，今以其所含之意義有論及辦法，及以後數月行將舉行各項討論之種類者，故亦必於此處申述之。夫各國欠美之戰債，在美京華府視之，不啻爲商業事件，與債戶各國間自相負欠之賠款戰債，法理上認爲均不相關，故對戰債之事，美國如必欲與債戶諸國分別談判，則債戶諸國必將無苦可訴，然料歐洲方面決不能與美同一見解，卽如英國，對於國聯盟約既負有應盡之義務，而又爲巴黎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簽字者之一，其必以一歐洲強國之眼光而視此事也，乃在所難免，以是在實際上與政治上，賠款也，戰債也，皆在一個簡單問題中爲不可分離之要素

，與國際關係無不深相接近，而凡歐洲各國，在戰債賬目上居債戶或債主之地位者，連同德國在內，幾無一不爲之牽涉。

現在英國國內頗多以爲，一國嘗因戰爭之故，借與其聯盟國之數，多過於其借入者，猶當於一最後解決之中，請其從本國收入項下，抽一宗淨數之款，不僅取之於己國納稅人而已，并須爲之運送國外，此種辦法殊覺太不公平，但若吾等不此之爲，而欲以應付與美者，即取給於歐，則事實上吾等便當在華府磋商時，即行規定吾等以後將要求於法意兩國之數量，所當特別注意者，法意之能否應付英債，須視彼等自己允認償付美債之多少而定，故吾等苟不與此等國家相商，而即昧然向之索取，亦顯然不在情理之中，換言之，即磋商雖可分別舉行，而一切主要條款若不先爲議定，則亦不能有何最後之解決也。

此非有意將歐洲債戶諸國構成一聯合陣線，以與美相周旋也，實則吾等乃各自有其獨立舉動之自由，觀乎去年十二月所嘗採取之舉動而可知矣，蓋此等債項之償付，於經

濟上與政治上，皆不免有連帶之關係，吾等之所爲原不過爲此事實之一種承認，并以解明，英國之內閣與國會對於，可在英美談判中議出大綱之任何解決方法，曷爲而不肯輕於核准，而必欲待各政府間互欠之一切債務，其最後均平辦法之已得擬定，及世界經濟會議之偉大任務已得有路可循也。

(三)

此次世界經濟會議之主要工作，不出乎兩大題目之一，即回復貨幣與金融之秩序，及解除國際貿易上之種種阻礙是也。現籌備委員會已擬具議案，並附以註解，此項議案係將金融問題置諸商業問題之前，據云如此排列，不過求其一種便利，並不表示其於時間上或重要關係上之應當在前，且稱第二類問題之特別重要性質，實亦極當着重焉。夫世界貨幣制度，今已因經濟凋敝而致崩壞，而經濟危局亦遂愈益擴大，已蔓延及於全世界，但經最後分析，而知金融者，乃爲貿易與生產之僕，而必非爲其主也，故金融上有一穩妥制度，亦初不能使經濟膨脹，而不過爲其一種條件耳，欲回復世界經濟之活動

，吾等決不可再犯十年以前之錯誤，不先明了經濟之背景，爲世界當自由發展以成其爲一經濟團體，而徒欲重定一種國際金融制度，以國際金融制度與經濟的民族主義，二者互相矛盾，若在金融一面，必欲使金本位完全回復，則在經濟一面，務必更有所作爲，不僅回復一九二九年之原狀而謂已足，今之所需要者，無非欲一反戰後關稅之完全趨向，在此次世界經濟會議之前成爲大問題者，卽此重大而且確實必要之任務也。

然而此次會議其兩方面之工作，常不能劃然分開，以其處處有相互之關係，欲此一類問題之解決者，輒必有賴於他一類問題之解決而後可致也。此種情形，以鞏固金鎊問題所引起之爭論觀之，實爲一明顯之例，用金諸國之代表每稱金鎊之價，若常此漲落不定，則彼等之貿易政策，終將不能改變，而在別一方面離開金本位之諸國，則又聲明，不到了貨物與資本得以暢行無阻之時，彼等之貨幣終難鞏固，而與用金諸國間求其匯兌之均平，亦將無法可以規定，故欲使此種停頓之狀，得以挽救，惟有將此兩大類之問題同時解決耳。且不到了資本再能準備流入此等國家之內，則中歐南美諸邦，對於入口

貨物加征之額，以及國際匯兌上之種種限制阻礙，皆必極難除去，此乃同一理也。然假如債戶諸國，其出口貨物常受如此之阻礙，致令彼等不能得到國外匯兌之利益，甚至現有之債務，亦無可得而應付者，則新資本亦將無從吸收也，如是則各種問題之務必兩方面同時着手又可知矣。

今議案之分成兩大類，每類含有許多問題。名雖各有不同，而實則俱有相互之關係，其主要者已在籌備委員會之報告中宣佈之，如下列一表中所載之各論題是也。

一、貨幣與金融問題

甲·貨幣與信用政策

乙·價格

丙·回復資本之運動

二、經濟問題

甲·國際貿易上之限制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乙·關稅與條約問題

丙·生產與貿易之組織

是乃一廣大之綱要耳，如欲望其中所含一切要點，悉憑此次會議，在數週或數月之中，而能同時完全解決，固無此情理，但各專家嘗親自指出，須向闊大之前線上加以進攻，而在每一分段中求其進行，又謂，『若以瑣碎之方法而為實際之進步者，其勢有所不能，故此種危局決非細咬政策之所當解決也』。

假令如是所見之進行方法果然不謬，則如英國之所欲，以回復金本位與一般的減低關稅以作交換者，顯然已下明白之註解，無所用其講論價錢矣，在英國之輿情誠然不盡喜歡金本位之回復，但此種態度，實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內所發展之種種情形而起，且若關乎一種新金本位之鞏固，而能定出相當之保障，則此種態度亦似乎不必保持，况英國有許多最重要之利益，如對外貿易與航運，銀行與保險之利，以及其他已投之資本，莫不有賴於國際上經濟之穩固，設或世界通貨再入於一紛紛跌價之時期，則深受其害者，

亦必莫若英國之甚，故據各專家之臆度，使金本位而果爲國際上唯一可能之本位，又使金本位而真能行之有益，則英國之回復金本位，不獨與世界他國以極大之利益，至少亦可與英以相等之利益焉。

他若與此相接近之辯論，亦屬不謬，卽一般的減低關稅，其利於用金諸國者，將必與利於英國者爲相等也，故於此而言如何犧牲，如何引誘，如何講論價錢，如何外交勝利者，皆爲錯誤也，要而言之，此次會議，苟能使成爲一世界合作之機會，而不徒爲一講論價錢之所，斯乃可爲一種成功耳。

(四)

在此議案之金融一方面，妥協之光景，已經籌備委員會二屆會議大爲改善，例如貨幣不甚緊張的諸國之中。咸欲施行一種輕取利息而推廣信用之政策，已得一致議妥，此卽進行之一大步驟也，如此一致議妥，實使一年來倫敦紐約所採取之各種貨幣與銀行之政策，可望在其他金融中心點，得爲同樣之舉動所贊成，夫金本位如須概行回復，勢必

先有一切實之改革，今則於此切實改革上，已有傾向妥協之大進步，而別有一種妥協，專論可成爲維持金本位之規則者，亦已近在目前而可見矣。

惟欲除去種種節制與限制，則頗有若干之難處，緣施行此等限制之國，大抵不僅爲債戶各國，而需要再行借債之諸國亦在其列焉，換言之，即彼等不獨僅賴出口之有餘，以應付彼等之債息，而又覺得自己儲蓄，亦不足以應彼等資本之需要，故當彼等覺得物產之難以安排，款項之不能再借時，加之以各種短期借款，債主已開始向之索取，彼等國家經濟之基礎，實在甚爲危險，且此等國家所負之債，大抵在借約上俱載明外國貨幣或金本位之名稱，假令還時，自己貨幣跌價，是即變爲加重一層之負擔，以是彼等現已採取種種辦法，以限制入口之貨，而在外國貨幣之購買上，又復加以如是之各項限制，致凡資本之收回，有時甚至息金之現付，亦皆使之不能。

按此等限制之施行，本非出於故意爲難，不過藉以抵制所論諸國經濟生命上遇到一種嚴重無已之險象而已，故若彼等所欲應付之難處，不能爲之除去，而徒欲建議免除此

等之限制者，乃毫無所用也，所謂種種難處，擇其大者而言之，即世界貿易之衰落，以及國際短期借債之借出與收回俱告停頓是也，然所以助成貿易之衰落，而使債戶各國莫能希望出口之暢旺有餘者，即在各國所施之種種限制，而同時債主各國則因久不能收取債息之故，即使可以勸其暫勿索取已借之債，亦難望其再有新債之借出矣，况即在此等限制得以取締之後，而欲望債主各國私人資本家之再將款項借出，亦須經若干時期，乃能使彼等回復充分之信用而爲之，斷非咄嗟之間所得而致也。

故此分成兩半面之問題，實有互相倚賴之性質，必欲同時解決之，或者須先商得特別救濟之舉動，此事當向債主各國之政府，或其中央各銀行說明理由，請其採用井井有條之理財政策，而捐棄「經濟國家主義」之謬見，則彼等庶幾可以担任，供給各國建設上及鞏固貨幣上所必要之資本，至個人投資者之信用逐漸復活而後已，如最近由歐洲許多政府擔保以借與奧國之債，已爲一種先例，今已擬得許多類此之協助計畫，以待此次會議之考慮，苟能心存善意，而稍加勇氣以爲之，則此種情形之問題決非不能解決也。

(五)

然而在金融方面所當進行之事實必與商業範圍中所當進行者，並行而不背，甚且更當偏重於商業焉，良以商業問題不獨更當爲此兩種問題之根本，抑且由許多要點上觀之，乃較金融問題爲尤難也，前嘗有提議一種國際貨幣制度之問題矣，迄今討論數年，頗能使一種肅清妥協之辦法可以出現，但若國際回復之計劃果真進行，則商業政策究以何種根本改革爲必要，恐任何一國之輿論尙未必能盡知也，夫使世界至於有今日之窘境者，其咎在各國之關稅及其所施之種種限制，然因上述之結果，對於此種攻擊之計劃，乃猶罕有同意者。

據最明顯之提議，謂當定出若干普及之公式，俾每種關稅稅率皆當依此公式而均等的減少，此種計劃推而用之，亦可以對付許多的困難，卽方今阻礙同一觀念之適用於世界軍備者是也，論保護貿易之關稅，在某某數國之中，其顯著之需要，確有大於其他諸國者，且更有若干國家，確有較他國高出極多之關稅者，於此而欲望比較的關稅略輕之

諸國，亦與彼等盛行寓禁稅率而高其關稅之數國，擔任同樣的減征，揆之情理殊屬不合，故依此等辦法實覺難以進行，其種種難處余深知之，而籌備委員會亦莫不知之，然則此時世界是否準備任何減稅計劃，可以厲行無阻者，乃殊不可知，况即使有任何普及減稅之方法，亦必爲最不願意之國蝸步蹣跚，延宕而不肯速行也。

以是吾人現頗注意，能依雙方互惠之盟約而實行減稅之辦法，例如英美有締結一互惠條約之可能，近已經各方之極力營求，惟此類可能性，若於此而一加分析，亦可以顯出有若干之難處，看來由此而成之減稅辦法，其性質亦自有限也。

其第一類難處中之一端，在乎事實上英之購買於美者，已較美之購自英者，多至五倍以上，在如此情形之中，而必欲兩國之交相讓步，事豈得能暢所欲言，且近來英所施行之關稅，確已限制美貨之入口，若照我英與各屬地所訂之條約，固可減少或竟蠲除我國之稅以作讓步，但爲讓步之邊際，却亦並不寬廣。

沃太華訂約以後之情形，係將各項商品之表格分成四節。其第一節仍爲一多數免稅

之表格，在此等商品之中，有許多棉類等品，皆於美國農民有極大關係，美已享受完全不受限制而得銷售於英國市場之利益，於此固無復有讓步之可言，他若油產亦當包含在免稅商品之列，以其稅已移歸消費者負擔，初非有岐視美產之區別也，其第二節中有某幾種特別之稅，而以征諸乳類產物者爲其主要，惟此等特稅，係遵照沃太華會議案之決議而施行，非得各屬地之允諾，固不可得而減少，而美之對此本亦不甚注意也，在第三節表格上，我英已坦認維持一種值百抽十之優先權，以惠顧各屬地者五年，且以此類商品上大概現行之稅，並無有過於已得保證值百抽十的最低限度之故，亦已無復有何餘地，得於此而再言對美之讓步矣，但以上兩類之商品，對英各屬地既皆與以承當，其中項目又比較的不多，故可得而自由減征者，尙有第四節所開之各項商品焉，然則所可再作讓步者，亦只在此第四類之中，惟此等商品，或則因已免稅，或則因沃太華之盟約，已明許其不在「可以讓步」之列，而英之對美可得而作讓步之範圍，亦遂不大矣，且即放棄沃太華之約束，對英之所能與美之利益，亦必以我英稅率比較的本屬低平之故，而

仍極有限也，假令吾等根據一九三〇年以計算，便可見是年輸入英國之，美貨總額爲一百五十三兆四十九萬七千金鎊，中有數值七十六兆七十三萬二千金鎊之貨，已照我國現政府當年所定各項稅法以征其稅，細分之，此項總額之中，有四十六兆七萬七千金鎊之貨，係征一分（卽值百抽十）之稅，有二十兆六十五萬八千金鎊之貨，係征二分（值百抽二十）或略少於二分之稅，而被征至二分以上之稅者，不過九兆九十九萬七千金鎊之貨而已，較之美征英貨之關稅，其輕重之相判，蓋不可同日而語。幸而事實上棉類貨物，還是免稅，去秋輸入於英者，其數量頗較前年爲多，故我國今日，雖由一切來源輸入之總額，罔不因世界貿易之衰落，而致減色，而以言輸入之美貨，則其總額之比例，在最近數月內，較之現行關稅實行以前之情形，實際上仍未變動也。

然有一法可使英國之購買力大大增加，其法維何，卽將美國與其他主張保護貿易之諸國所加諸英貨之關稅，實行減少是也，蓋自歐戰以來，英國失業人數，從未嘗少過於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今此輩失業之人，大半已在我國出口貿易場中，得以照常受雇，假

令此輩頗能消費美貨之人，咸得有事於出口之貨，則美國之工藝物品，以及生產原料之出口貿易，必可大為興旺，緣英國所費於進口之金錢，每八鎊中，必有一鎊流入於美者，故英國之興盛，苟能比較的稍有增進，則其可使美國之得益，亦必較英之完全蠲除入口諸稅為更甚也。

余意，若以此種或與此相仿之事實而一加研究，則吾人便將不免斷定，在此舉世皆重保護貿易之範圍中，而欲由某某等國雙方講論價錢以求其利益，則其求得之利益，決不能與採用全然不同的見解後所得之利益相等，此項斷定乃證之前十年之經驗，而的確知其為不謬也，蓋現行關稅制度，已無法可以彌補修理，世界各國所能望再見昔日之隆盛者，唯有採用一種政策，不獨較行之於前二十年者略更寬大，且非重重的寬大不可。

是為一種變更辦法，關係雖大，需要雖迫，而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今吾等務必具一決心的計劃以成之，然亦必不執之一見而毫不通融，假令世界各國果莫肯放棄其偏重

保護主義之成見，則將如之何？曰，是固在乎，視重振國際貿易爲關係重大之諸國，不待舉世採取自由貿易，而當先自佈置也。但就目前之事實而論，大概此等國家與他國締結之商約中，皆有一「最惠國」之一款，而彼等之深受阻礙，不肯輕變其政策者，實皆因此款之施行爲之梗耳，按此最惠國條款之初見於世也，當時世界上不獨禁止外貨輸入之稅法人莫能知，而保護關稅尤爲例外，乃照今日之情形，則最惠國條款實有變成阻礙進行之危險矣。例如任何兩國如不能推行其自由輸入之權利，以與訂有商約之各國，而欲僅就兩國之間，自相承認自由貿易者，其勢有所不能，即舍如是一種之極端情形而論，凡有一國對於別一鄰國，欲減少其入口貨上之關稅，以圖自己生產與貿易之更經濟而有利者，亦將遲疑而不敢爲，因對某一國之貨而若可減少其入口之稅，則對於其他各國，甚至對於今尙維持禁止外貨之稅法，以歧視己國出口貨之諸國，是否亦必與以同一之讓步，殊難決定也，且最惠國條款之初意，原爲一種方法，欲儘量推廣關稅減征之利益，乃該條款行之於今日則不然，勢之所趨，徒足以鞏固原狀，並阻止任何減征之進行而已。

由此而構成之局勢，以其如此反常，故而不能持久，今有許多國家已準備互相放寬其通商之關係，逆料彼等未必可以久爲最惠國條款之存在所阻，而不作此舉也，且自歐戰以來，美國代表已屢在世界會議席上，指示種種利益，謂可由歐洲各國，仿照美利堅聯邦之制，組成一歐羅巴聯邦而得，惟欲作如此運動之任何計劃，在初起時無論如何，必將不免含有一種優先權之制，與各國所訂商約中之最惠國條款相反者，試問明明爲美國倡議教導之一種運動，美國猶將狃於最惠國之權利以阻撓之乎？

欲減少關稅之障礙，其前途之最有希望者厥爲各地之先就近訂約，以成若干低稅之區域，俾在此等區域內之市場，得以對於彼自己國內市場亦能報以相等權利之諸國一律開放，吾想此次世界經濟會議爲此事設法，使最惠國之條款，不再適用於此種性質之盟約上，當爲非不可能之事，且必爲其所甚願者，良以此項條款，若於今日而猶設法，必欲有以維持之，則必頗有危險，意卽謂，該條款不由商約之滿期而便無形作廢，卽將并

各國間現行之商約而廢棄之，決無再有任何計劃尙欲覓一可以替代之原則者矣，果爾，則由此以往，必至於交易困難無所適從，關稅戰爭與國際惡感於以成熟，終且至於局勢愈益混亂而不可收拾矣，故於此時而苟能不再設法以維持最惠國條款，但認該條款之不適於現狀爲一事實，而能設法以定出一種可作替代而較爲和緩之計劃，以阻止種種可能的顯分畛域之弊端者，斯爲此次經濟會議之上策。本文雖非爲應當詳論此種方式之所，但若經濟會議而果欲於減少關稅上有所成功，則會議務必能想出一種方法，俾世界各國，不以彼此通商爲可以攻擊可以破壞之一件壞事，而確以爲有裨於彼等自己之隆盛者，咸不待全世界之具有同心，而便能竭力奉行之，乃爲最善，否者，倘無此種成功，則雖舌敝唇焦於貨幣與金融問題之討論，亦徒無益也。

(六)

今世界經濟會議，不久即將舉行矣，其真正之任務，有待於參加是會之各國政治家以爲之解決者，大致不出乎兩層，卽以後之世界是否須現一種形式，悉遵「封閉的」國

家經濟之途徑而成，而主宰其間者無非爲自足之目的與觀念；抑將另成一式，其所循之途徑，係屬一種經濟的國際主義，在歐戰以前之時日，向爲吾等之傾慕者。如於二者之間而以前者爲然，則雖欲修補一種國際貨幣之機體，而亦必無利可得，緣賴以支持國際貨幣機體之必要基礎，將已永久敗壞而難於收拾也，然設使有更賢明之計劃可行，又設使世界各國皆認以爲，唯承認互相倚賴乃能成就個別之利益，則此問題便可成爲一種，英將不減於美，甚願盡其力之所能，以促其解決之問題也，假令此次會議果有明證，能顯出一種國際善意之精神，又假令果能與世以合理之說明各國政府決不再爲國家私利所屈，決不再用前所罕見之障礙，以阻撓世界之商務，或阻止金貨使不得盡其相當之職，調劑國際貿易而使得其平，則吾知夫，英之肯担任與金鎊以最大之鞏固，使一種改革的金本位之一般的回復，立即可得一進備的辦法而並不斤斤於如何如何之保證者，必將不後於人也。

三 世界經濟會議之展望

陳次溥

國際經濟會議，此次並非創舉，如一九二〇年之「勃拉色爾」會議，一九二二年之「齊諾亞」經濟會議，一九二六年之日內瓦經濟會議，一九三〇年之日內瓦關稅會議等，僅屬歐洲大戰後所舉行者，已屬不勝枚舉；但是等經濟會議，咸不能獲得所期之成績，且亦有遭失敗者。至此次倫敦之經濟會議，其規模之大，意氣之盛，迥非從前之國際會議可比，故各國對此咸抱深切之期望，固屬當然。

此次經濟會議：分華盛頓之預備會商，與倫敦之正式會議。當去歲洛桑會議決定此經濟會議計畫之初，美國態度頗為冷淡，雖非拒絕參加，但係有條件之贊成：即當時美國表示以不涉戰債問題關稅問題等為條件而參加，蓋美國不外以物價提高問題為主，謀國際上之協調而加以贊同也。然至今春美國一變其從來之態度，對國際會議極表贊意，且進而欲以其本國為中心，努力謀獲得實際效果，此其理由有二：其一，為民主黨羅

斯福繼共和黨胡佛之後就任大總統之結果，其全般傾向，採取國際協調政策；其二，爲羅氏就職時所起金融恐慌之根本對策，使其切感國際協調之必要。

美國當共和黨政府時代，殆常超越於國際的考慮之外，依獨自之立場及利益，樹立經濟政策，與民主黨主張不同；又美國金融恐慌，雖由新大總統之努力，一度趨於鎮靜，但根本原因，所謂深刻之不景氣，如不打開，則未可以澈底解決。蓋金融恐慌之原因，即銀行業務之惡化，由於物價之降低與公債市場之下落而來，故當恢復財界景氣之先，雖暫可鎮定金融恐慌，然其根本疾患，尙未剷除也。且此財界不景氣之原因，存在於世界之全體，非謀全世界之協調，恐難打開現狀，例如：胡佛總統時代，僅努力於提高稅率之關稅政策，以保護內地產業，然此反爲美國今日經濟界萎靡之原因。

本年四月，當華盛頓經濟會商之際，美國務卿赫爾氏聲明有云：『縱欲不輸入外國商品，而將本國商品盡量輸往外國，實爲不可能之事；蓋須一方面多量輸入，他方面方得逾格購買也。』今日各國以高率關稅爲壁壘，排斥外貨結果，使本國之輸出減退，而

全般之貿易因以不振。試觀美國之實例；一九二〇年之貿易額爲一百三十億金元，去年激減爲三十億金元；至本年三月，更有減退之情勢。此乃胡佛總統當時之高率關稅政策所贏得之不良結果，不僅美國爲然，全世界中因高率關稅政策而陷於困難之境者，尙有不少實例也。

關稅問題既如上述，至幣制問題亦頗類似，即各國之貨幣價值低落，於國際通商上與以不小之惡影響，此亦非得國際上之協調，難於解決之問題。美國考察此種情勢，一變其對世界經濟會議之態度，反自居於主動地位，努力從事於實際之收穫。爲謀倫敦國際經濟會議能舉成效起見，事前須有何等之接洽而得大體諒解之必要。羅斯福總統爲應此項必要，乃邀請英法等十一國代表至華盛頓，如英之麥克唐納總理，法之前總理赫禮歐，德之銀行總裁夏哈德，日本亦派石井深川二人爲全權，均特應其邀請先後赴美。與是項計畫最有重大關係之英法代表與羅總統之會商，曾於四月底舉行，就中羅氏與麥氏曾經七次之長時間懇談，傳兩者之間，於根本方針上業已成立諒解。在舉行國際經濟會

議之前，作如斯大規模之預備會商，實屬創舉，似此，各國尤以美國之態度如何真切，從可知矣。

對本屆經濟會議，可得相當期待之理由，爲從來不熱心於此種會議之美國，此次竟能如前述之真切贊同，努力從事是也。英國態度，亦較過去之齊諾亞及日內瓦會議時爲熱心；加以開會地點上與主動者之關係，自必傾注全力貫徹初衷。此亦爲此次經濟會議可期相當成績之又一理由也。至本屆經濟會議之範圍雖未明確，而通貨問題，滙兌問題，物價問題，關稅問題等，爲討論之中心，固屬無疑；他如戰債問題，或將亦在討論之列；又軍縮問題，亦將因經濟的關係，加入討論。是項問題之討論，至少爲英美兩國領袖之希望，不難察知；惟問題如過涉廣汎，則恐使此特別計畫之效用，不免發生障礙。

無論如何，本屆會議之中心問題，乃通貨問題與關稅問題。前者，包括金銀複本位制問題，滙兌比率問題，匯價穩定問題等是也。按金銀複本位制問題，係美國方面之主

張，雖可得某程度之共鳴者，然欲於本屆會議中成立，恐係不可能之事。美國上院對於議員波拉氏提案，業已表決，通告國際會議之美國委員，其內容爲欲以金一銀十六之比率，採用金銀複本位制。就複本位制之宗旨言，固包含許多合理之主張，但不易得識者之贊同者：爲金銀比價之決定；又被決定之比價難於維持，或不能維持；尤以如美國上院之表決案，所謂金一銀十六者，極不合理故也。回溯前世紀之中葉，金銀比價固曾有一對十六之時代，但今日之銀價，已不及當時之三分之一，以最近紐約之銀塊價格三十五分又四分之三（每一盎斯）爲基礎，計算金銀之比價，恰與一對五十七相當，此爲美國金銀之比價；若更因金本位制停止，將金票加入攷慮而計算，則成金一對銀六十七之比率。現在銀價既如斯下落，而欲一舉提高至一對十六，卽三倍以上，不得不謂爲極不公平之提案。苟金銀複本位制問題，於某程度內協議成立，或將使銀與金並行，加入爲準備之正貨亦未可知。僅此，對於提高銀價與補充正貨準備之缺乏，必有相當效果。

通貨問題中，其傾注全力者，或係匯兌問題。過去英美兩領袖會見於華盛頓時，傳

曾協議英美匯兌之比率，大體內定爲一磅對三金元八十五分之比率。如英美間成立匯兌比率，努力維持，對世界匯兌之安定上，自必予以優良影響；倘更進而與各國成立匯兌協定，則足爲匯兌穩定之有力原因。至就匯兌協定而言，雖多主張各自國貨之廉價爲有利，但此不免囿於一時利害之偏見，故務須考慮各種情形，規定適當比率，實爲必要。

匯兌比率與匯兌穩定問題，有不可分之關係，比率縱經協定，若不加以維持，則無意義；蓋比率協定確能維持，則匯兌方得穩定，故維持之力，較之比率協定更爲重要。協定僅憑一紙規約，實行則非容易，此事須視英美等資本國家，是否誠心努力於世界通貨之安定，與有密切關係也。

要之，通貨問題爲根本之重大問題，似應於此經濟會議，覓得全般與恆久之解決；至減少匯兌之變動，恢復幣制於正規之狀態，果能獲得相當程度之效果，則僅此已覺本屆會議爲有意義矣。

關稅問題當本屆會議開會之前，既已實行，今後將於經濟會議未了之時，決定關稅

休戰，且得各國承認，關於此點，則各國之關稅問題究竟如何實行，實屬重要。過去之關稅休戰問題，因高率關稅之祖國——美國，不予贊助，致多窒礙難行；此次美國反居中提倡，或可期望相當之結果。今日之經濟問題，非有待於世界協調，多不能獲得解決，而其中最顯著者，關稅問題是也。設某國欲採公正之關稅政策，而他國仍課不當之高率關稅，則爲對抗之故，不得不放棄其公正之貿易政策，此所以稱各國之關稅對抗爲經濟戰爭也。然而今日者，各國已不能忍耐其流弊與苦痛，或將不固執其所謂特殊之問題與無關重要之問題，從大局上努力於世界之協調。於此種意味之下，本屆經濟會議，在關稅問題上，必能收穫若干之實效無疑。縱結果僅此告成，已使人感覺方之過去經濟會議有足多者，我人試拭目以觀其後可也。

（載六月號東洋雜誌，作者牧野輝智。）

四 國際軍縮會議與世界經濟會議之關係

楊祖詒

一

軍縮會議自去年七月末一般委員會採用白納休決議案以後，僅將去年十月三十一日期滿之軍備停止案，更決定延長四個月，其後無何等進步，惟暑假後德法間以德國軍備平等權問題爲中心而有多少交涉而已。其間欲將陸軍及空軍之具體軍縮協定，先從歐洲諸國間成立之傾向頗爲濃厚。英法等雖提出以此爲基礎之案，但至今無何等具體結果。入本年以來，日內瓦之舞臺以中日問題爲中心，軍縮問題自然無具體進步，三月英國提出軍縮案，未得到結論，前後休會一月，迄四月二十五日後，一般委員會開始討論。

二

概觀此次軍縮會議，大體有三方面之觀察，卽由歐洲觀察之軍縮，由美國觀察之軍縮，及由遠東觀察之軍縮，三者色彩各異。歐洲之軍縮，可謂爲法國安全保障問題與德

國軍備平等權之對立，本問題始終成爲議論之中心。最初法國提案創設國際軍，亦主張以安全保障爲主。德國之主張軍備平等權，去年暑假以後，議論甚盛，至年末，英德法意美各國之間漸承認其原則。英國對此安全保障所採之態度，由英國陸軍部派來之退模拍雷少將，自會議之當初卽謂關於大陸之安全保障不能爲洛加諾條約以上之保障，且始終抱此種觀念。大體英國之立場，關於大陸問題，不能爲現在以上之保障，認爲多蛙海峽如不涸竭，英國決非歐洲大陸。

由美國觀察之軍縮問題，頗帶有經濟色彩，美國新聞雜誌從來之論調，謂『歐洲諸國認今日經濟衰頹之原因，在戰債問題，故要求戰債取消或減額，但現在歐洲自身爲軍備而費莫大之金額，若縮減軍費之幾成，則容易支付戰債。又由此以救濟歐洲各國經濟之衰頹，則對於美國貨物之購買力亦增加，如縮減軍備，則可考慮戰債之減額』，與歐洲大陸各國之軍縮觀念，多少異其色彩。

由遠東觀察之軍縮問題，遠東之特殊事情與新事實，與軍縮有根本關係，遠東之軍

縮含有多量之軍事性質。

三

開會一年有半之期間，討論事情大體如何？先就陸軍關係，簡單說明，陸軍人員及器械材料等量的限制問題，討論至今，尙未達到何等具體之結論。人員問題曾以胡佛減少軍備三分之一案爲基礎而討論，此案最初觀之，誠似縮減軍備，但詳細觀之，則增加軍備之處頗多。最近美國亦不堅持此案，實際胡佛案之內容被破壞，現在已成爲無甚價值之物。其次，陸軍器械材料之質的限制，即限制武器威力之問題，亦曾相當議論，如限制戰車重砲之噸數口徑等問題是也，此問題，各國俱提出便於自己之案，德國自己重砲口徑受十生的半之限制，欲以此爲標準而加限制，英美欲於不影響於現在所有之十五生的而加限制。關於戰車，德國意大利等主張全廢，以軍隊機械化爲生命之英國絕對反對，威力限制問題，結果未達到何等結論。又空中爆炸問題，歐美各國之意見全體一致，然亦未達到具體之結論。其次爲條約之履行及實施之監督機關，即常設軍縮委員會問題

是也，此則得到成案，已決定關於編制及權限之條文。化學戰問題亦大體得到成案，但澈底禁止或制裁問題未決定，實際上無何等效果。例如允許關於毒瓦斯之防禦研究，但不爲攻擊之研究，則防禦之研究，當然不能澈底，結果亦不能不爲攻擊之研究。如此則戰爭開始時，當事國何方先用毒瓦斯，極難判斷，結果不免於使用毒瓦斯之虞。故欲澈底禁止，則防禦之研究亦須禁止，且如有使用之國，非由世界各國協力加以嚴重制裁，則不能禁止毒瓦斯之使用。如允許現在不澈底之防禦研究。則絕對禁止勢難實施。各國最易一致之毒瓦斯問題、尙且如此遲緩，何況其他。關於國防費問題，在後面詳述。

四

會議何故停頓？大體一般均認爲國際政局未安定至實行軍縮之程度。但一方又頗有以國際政局不安定，故須實行軍縮以使其安定之議論。又有欲依軍縮以救濟現在世界經濟之衰頹，以圖經濟之復興，故軍縮問題與世界經濟會議問題，互相關聯。要之，國際經濟之安定，以各國之政局安定爲前提條件，一方爲政局不安定，因謀安定而欲實行軍

縮，一方就財政方面言，欲由軍縮以節約各國之國防費，而調整財政。又歐洲如能在經濟上復興，自然戰債問題亦能解決。此軍縮問題，在政治方面與財政方面，與世界經濟會議有關聯。美國謂如實施胡佛縮小軍備三分之一之案，則大概可節約美金二十萬萬元，各國之國防費總額，雖各人觀察不同，大概超過美金五十萬萬元，故如縮減幾成，則財政上發生相當餘裕，美國對歐洲採此種態度，亦非無理。

五

然則國防費問題在軍縮會議中大體如何處理，有敘述之必要。會議當初設立之國防費委員會，詳細研究各國國防費之現狀與財政制度，由技術方面調查國防之能否限制，今年三月經主要國家十九國之審查，作製第一次報告書。

將會議期間成爲問題之要點介紹於下。

一、『何謂國防費』，即國防費之範圍問題，所謂國防費大體謂維持或擴張軍備之經費，不能以定義爲抽象之決定，列舉軍備維持擴張之經費。但此處成爲問題者，爲

下述之軍事潛勢力問題。

二、軍事潛勢力問題 例如蘇彝士運河之經費如何，巴拿馬運河之經費如何，此等運河在通商上使用，在軍事上亦非常有效，其經費算入軍費與否？又戰略上有效用之鐵道，戰略上有效用之道路，歐洲有此種鐵道道路，其經費算入軍費與否？又民間之軍需工業，各國不同，此種工業算作軍費幾何？及民用航空如何處置？軍事潛勢力程度與範圍，各國不同，故限制直接使用於軍備之經費，非常不公平，但結果關於軍事潛勢力之經費，大體不加限制。

三、國防費之普遍性問題 國防費之內容有與他國完全不同之國家，第一須考慮者為勞役無代價提供問題，此點徵兵國與傭兵國有非常之差異。蘇俄對軍隊無代價提供各種勞役，無代價提供金錢物品，無代價提供戰車飛機，凡此等等將如何算入國防費，如不算入，則各國之國防費額發生不公平。其次為對於軍事工業之補助金問題，或政府直接參加此等軍事工業問題，如不加檢查，此亦於各國不公平。

又國家之恩典，例如對於軍隊軍人之關稅免除，納稅上之特典，鐵路乘車費之折扣等，應以軍費考慮之諸條件，如各國不一律，則國防之限制不公平，就此種種，詳細調查各國之軍費現狀。

四、貨幣購買力之變動問題 在世界主要各國脫離金本位之現在，各國貨幣購買力俱有非常變動，限制各國之國防費時，如何求得由於此等變動之調節，在現在之國際經濟情形，此問題為非常重大之問題。

五、各國提出數目之公正性 有議會之國家與無議會之國家，在監督上非常差異，因之其提出數目之公正性亦非常差異，如何令各國提出公正數目，如不能提出公正數目，如何由國際監督，為重要之審議。

審查此等問題所得到之結論，（一）限制豫算，雖非直接限制軍備，但限制支出之經費，則可限制軍備，因已使用之經費，於軍備之維持擴張，有直接之響響，故應限制使用之經費。（二）各國能發表此等使用之軍費。（三）有議會制度之國家，能限制國

防費，無議會之國家，亦未必不可能。（四）在現在之狀況，不能限制各國之國防費，故須改正各國之法制，此爲大體報告之主要點。

至於各國對此所採之態度，德意志意大利明白採反對之態度，德意志之主張，謂世界主要國家俱脫離金本位之今日，限制國防費，不僅不公平，亦屬不可能。意大利則謂『有議會制度之國家不能與無議會之國家一樣限制，無豫算之國家，國防費之限制爲不可能』。法國則最熱心主張此國防費限制說，此恐係欲限制德意志之國防費。德意志依照凡爾賽條約，其兵員器械材料雖受限制，但國防費未受限制，故有外部不能見到之軍備，如欲加以限制，必從經費上限制，此殆爲法之真意。英美委員對於軍費限制，雖未表示明顯態度，但亦不採反對之態度。蘇俄採變動自由之態度，限制豫算表示贊成，改革制度亦表示可能，但蘇俄之軍事組織，外間不能明瞭，其軍事豫算，僅發表總額，決算不能得到國家證明之數目，故對於蘇俄無論設定如何規則，無論如何限制，均有逸出範圍之自由。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四一六

(譯自六月號日本外交時報，原著者爲日本陸軍主計大塚彪雄)

蘇俄之真相

鄧季雨著

要正確地了解蘇俄很不容易，這並不是蘇俄真是一個謎，不容易了解，而是因為正確地研究蘇俄的書籍太少，甚至於沒有。國內關於蘇俄研究之譯作，雖已不少，但不是失之過譽，即失之過謾，求其能以客觀之態度，作公允之檢討者，實百不得一。本書就是想完成正確地介紹蘇俄真相這一個任務。全書計十八萬言，附有精美插圖數十幅，南京拔提書店發行。謹以介紹給欲正確地了解蘇俄的人們。

蘇俄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印刷中）

鄧季雨譯

烏托邦社會主義之評判已出版

鄧季雨譯
鍾維明譯

此書爲考茨基之名著，內容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敘述產生烏托邦社會主義之時代背景，對於當時封建社會之政治經濟情形以及產業革命之前因後果，均有深刻的分析。中部說明烏托邦社會主義創始者穆爾之生活與思想，下部專述烏托邦社會主義之內容及其得失，並加以詳細之批評。原著文筆生動，譯文亦屬忠實流利。凡欲探究社會主義之根源，了解十六世紀前後歐洲之政治經濟情形者，不可不讀此書，至研究社會科學者尤宜人手一編。南京拔提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月初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關係

全一冊

實價壹元二角

出版者 國際週報社

南京湖南路五十八號

發行者 國際週報社

南京國府路

總代售處 拔提書店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